

# 列女传译注

张涛

山东大学出版社



K820.2

8

2

B705/26

# 列女传译注

张 涛



山东大学出版社

**B** 739102

**列女传译注**

张 涛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建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6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5607—0346—1

K·33 定 价：4.20元

## 序

刘向是我国汉代文化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家。班固曾以其与孟轲、孙况（荀卿）、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并列，称他“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汉书·楚元王传》赞语）他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起，领校王朝中室秘籍和民间收集的图书，达20年之久；所撰《别录》及其子刘歆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七略》（主要内容保存于《汉书·艺文志》），不仅开创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实际上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古代学术史。

《列女传》是刘向的重要著作之一。它同作者另外两部重要著作《说苑》、《新序》一样，都是刘向受命领校中书期间，依据丰富的古籍资料，精意编撰而成的历史故事集。在编撰过程中，刘向显然有总体的指导思想，有自己材料取舍的标准，也有一定的语言文字的加工。有人着眼于《列女传》辑古存旧、摭集众说的一面，怀疑刘向的著作权，不过是一种失之片面的理解，是不足为信的。

《列女传》以分类记述古代妇女的大量传记为内容。《汉书·楚元王传》说：“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

《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可见，《列女传》的编撰，主要是针对元、成之际后妃逾礼、外戚擅权的现实，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巩固刘汉大统，维护封建礼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有意抉发古人的盛德懿行，所载“母仪”、“女范”等等，实际上涉及甚广，其中虽有糟粕，却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客观上具体展示了妇女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和所起的特定作用，并能使后代读者从中感受到我国古代妇女的许多聪明才智、义行卓识、优良品德等。还应该看到，《列女传》所载传记，多达100余篇，现存古籍中有关西汉以前知名妇女的重要事迹，大抵尽汇于此。那末，今人如果需要系统了解西汉以前古代妇女的种种故实，包括查寻旧典、识辨史事、丰富知识，本书无疑是一种不可多得和具有很高资料价值的重要专著。另外，西汉时代，我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尚处于滥觞阶段。刘向笔下的人物传记，虽多“杂史”性质，然其谋篇写事、遣词用语，间或亦有匠心，在文学史上似也不无值得肯定之处。凡此等等说明，《列女传》在史学和文学上都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来，我们竟还没有对于这样一部古籍进行过全面的整理。

张涛同志潜心于两汉文史的研究，而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先后有《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略论刘向〈列女传〉的社会政治思想》等数篇学术论文发表，同时，又以很大的毅力，写成了这部近30万字的《列女传译注》。在写作过程中，为访查版本南下北上，披阅材料力求广泛详备，所作校勘译注曾经几易其稿，都表

现了一种在事业上有所追求、在工作上奋进不懈的可贵精神。坚持并发扬这种精神，相信张涛同志定然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获得更大的成绩。

有感于张涛同志的诸多辛劳，又乐见“译注”的终能问世，因应著者之命，爰缀数语，是为序。

董治安

一九九〇年七月

## 前 言

西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它为我们全面了解古代妇女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刘向（约前79——前8）<sup>①</sup>，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给事黄门郎、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迁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刘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世说》、《说老子》（以上已佚）和《说苑》、《新序》、《列女传》等。另外，《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十三篇，今存《九叹》、《请雨华山赋》。《汉书·楚元王传》附有刘向的传。

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典籍，在秦始皇“焚书”及楚汉战争中损失极大。刘汉王朝建立后，“广开献书之路”，搜集

<sup>①</sup>关于刘向的生卒时间，前人有两种不同说法。此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

的书籍日渐增多，昭、宣、元、成四帝“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这样众多的书籍，因来源不同，流传久远，散佚错讹、真伪杂糅、年代难辨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对书籍的整理工作就势在必行了。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应诏校经传、诸子、诗赋。他首先广致异本，积累资料，接着互相比勘，定著篇章，最后将新本缮写卷清，成为定本。一种书校勘完毕，刘向便编写叙录，介绍本书篇目，撮述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等。他还把各书的叙录另抄一份，汇编成《别录》。他在校定书籍的同时，依据内容和流别，对书籍进行分类，着手编制系统的目录。刘向去世，他儿子刘歆继续工作，仅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七略》的编写，建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刘歆又按照《七略》的分类体系，把《别录》编为定本，称《七略别录》，使其更具有系统目录的作用。可惜上述三部著作都已亡佚，我们只好借助清人辑本来了解其大概。刘向的群书叙录，保存下来的也仅有《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和《说苑》等书的叙录。尽管这样，刘向对学术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 二

刘向生活在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当时，宦官、外戚专擅朝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为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刘氏政权，刘向满怀悵悵宗室之义，屡屡上书，针砭时弊，语辞切直，因而遭到宦官、外戚的压制和打击。但他没有退却。《列女传》的编撰就是他晚年坚持斗争的一个表现。

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列女传》编撰于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这里的“赵、卫之属”不仅仅是指赵皇后、赵昭仪姊妹和卫婕妤，而是指整个外戚集团。当时王太后兄弟王凤等多人封侯，掌握朝政，对皇权构成不小的威胁。可见，《列女传》的编撰动机和思想主旨是要反对女主干政，遏止外戚专权。

在《列女传》中，刘向继承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理论，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提出“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他还进一步从生理方面解释女子的卑弱。刘向要求妇女接受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和好众妾”。他反对不符合传统礼仪的婚姻，主张妇女“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这种主张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是一些糟粕，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注意批判。

但是，《列女传》在这一问题上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倾向。第一，它认识到妇女力量的存在，承认她们对社会和家庭发展的一定作用，歌颂了她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它赞扬不为利动，果于行义的杰出女性，对见利忘义，心有淫思的薄情郎君则大加挞伐。第三，它要求女子行义遵礼，但当义与礼发生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又认为礼可以变通，从而扬弃了孔子的行义须体现于遵礼之中的思想。第四，它要求“妇人以色亲，以德固”，对美于色而薄于德的

女子深恶痛绝。

《列女传》的这些思想在封建时代具有积极意义，曾给人以教育和启发。《列女传》保留了不少妇女好的思想言行。特别是卷六《辩通传》的人物，有的貌丑才高，身怀治国本领，有的勇敢果断，不向权势低头，几乎没有一个不可称道。邹孟轲母的三迁、断织，齐田稷母的劝子拒贿，齐相御妻的匡正文夫，鲁漆室女的忧国忧民，鲁义姑坤的舍子救侄，珠崖二义的争相赴死等，也都深深感染着后世妇女，受到人们的广泛传颂。这些内容，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列女传》反映了刘向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刘向强调进贤任贤的重要性，要求最高统治者礼贤下士，清除蔽贤之路的谗邪佞臣。他力主薄葬，反对浪费资财、违礼厚葬的不良风气。西汉昭、宣之后，儒家学派再度崛起，但它部分地克服了董仲舒《公羊》学派偏重法治的倾向，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注重仁义王道和礼乐教化的思想。刘向是新的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主张仁德之治，强调教化重于刑法，反对统治者残酷镇压人民。这些曾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关于《列女传》的社会政治思想，我曾有专文进行阐述，兹不赘言。<sup>①</sup>

### 三

作为占人口总数一半的群体，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妇女更具

<sup>①</sup>参见《略论刘向〈列女传〉的社会政治思想》，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

有特殊价值，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可是在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我国私有制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反映在史学上，就是轻视和忽略对妇女言行的记载。《左传》、《国语》、《战国策》尤其是《史记》有一些关于妇女的记述，但它们多未著一人之生平，只是旁见侧出，更没有详加分类。最早有意识地为妇女立传，并形成比较完整的体裁结构的，当推刘向《列女传》。“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sup>①</sup>刘向之后，史家逐渐重视对女性人物的记载。无论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列女传》，还是野史杂传和地方史志中的妇女列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影响和启示。象范曄《后汉书·列女传》、皇甫谧《列女传》以及常璩《华阳国志》的妇女传记等一大批著述，在立传标准、叙事方法上，对刘向《列女传》多有取资。

刘向《列女传》大量收入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女子，还收入反面人物，范围很广。清代章学诚曾一再强调：“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也，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sup>②</sup>随着封建专制政治的发展，纲常名教势力的加强，元、明以降，史家几乎并失刘向之例，专从节烈载笔，“列女”变成“烈女”。当然，刘向《列女传》中节烈的内容占有相当篇幅（集中在卷四《贞顺传》和卷五《节义传》中），也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埋下了病灶。

《列女传》的出现，使传体史书获得独立、迅速的发展。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在历史编纂学上称为传体。传体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和演变时期。起初，凡

<sup>①</sup>王回：《古列女传》序。

<sup>②</sup>章学诚：《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记事立论、解释经典的著述都叫作传。但是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那些解释儒家经典的著述。司马迁《史记》中列传的设立，使传体成为历史编纂的重要体例。不过，《史记》的列传又是辅翼本纪，与本纪相呼应、相配合的。刘向《列女传》的出现，最早使传体脱离经、纪而取得独立。首先，其叙事已与解经无关。《列女传》虽是采取包括《诗》、《书》诸经在内的旧文“序次”而成，但却是一部史家传记之书，《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种目录都将它列于史部杂传类或传记类。它的编撰没有任何解说经典的意图。其次，其记人也与释纪无关。《列女传》百余篇人物传记自成体系，没有以帝王世系和行事来冠冕全书，设立本纪或者类似本纪的内容。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刘向正是借鉴和发展了解经之传、释纪之传（《史记》）在体裁结构等方面的合理因素，才最后完成了单行传体的创举，并引起了一种专写人物传记风气的盛行。

传体，特别是单行传体，能够通过对人物的生平事迹的描述和思想性格的刻画，反映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观念上启示了许多在野的贤能之士，使他们意识到，即使不预国政，也可以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因而受到史家的喜爱。同时，这种单行传体便于统治者表彰褒扬人物，推行礼制政教。所以，《列女传》出现不久，单行传体就得到东汉光武帝等统治者的认可和提倡。于是，在著述宗旨、撰写方式、形制结构方面明显受《列女传》影响的各种单行传体史书不断涌现，成为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向据以编撰《列女传》的先秦和汉初的古籍，许多种现在已经亡佚了，《列女传》中保存下来的它们的个别片

断，就显得十分宝贵。刘向持《鲁诗》义，《鲁诗》今亡，《列女传》几乎每篇结尾都引《诗》证事，这些对研究《诗经》和中国经学史颇有价值。《列女传》的史实、文字与其他今本古籍如《左传》、《史记》等有不少相异之处，可以利用来勘正今本古籍史实、文字的讹误，弥补其记载的疏略。

#### 四

我国古代文学一开始就和史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文学创作是在编写史书（包括无意识地作史）中进行的，文学形象也是通过历史人物表现出来的。刘向正是在《列女传》的编撰中，发展了司马迁开创的传记文学，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并推出一批雏形短篇小说。

《列女传》的出现，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内容，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它将百余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女子作为描写中心，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创造。如果说汉以后兴起的杂传上承《史记》列传之法，下启唐人传奇之风，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几乎最早的杂传，《列女传》曾对传奇小说中描写女性的作品，产生过尤为重要的影响。

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列女传》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些文学表现手法。它对旧籍中的材料合理加工，一般只摄取一个事例为中心，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卷六的《齐管妾媵》采自《管子·小问》、《吕氏春秋·举难》、《淮南子·道应》等，刘向将这些零散的材料组织成首尾完具、有条不紊的传记，并通过传主解《白水》之诗，劝管仲荐贤一事，展示她的深明大义、睿智慧敏、言辞辩通。《列

《列女传》有多处细节描写，如卷七的《周幽褒姒》中就安排了幽王以王室告警的烽火狼烟博取褒姒一笑的细节，从而逼真地刻划出昏王淫后的形象。《列女传》还采用独白和对话，通过衬托对比的方式表现人物性格。刘向注意以细腻的文字描写各种人物的心绪和情态，使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除了一定规模的情节和某种程度的人物形象描写，《列女传》还有一些突破史实限制的虚构、想象和附会。它不仅同《史记》等史传著作一起通过选择材料进行典型概括，在塑造人物、编撰故事等方面，为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某些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而且它本身的某些篇章就已具备了小说的雏形。《列女传》大部分传记采自旧籍，有史实依据，但也有一部分内容是刘向采撷异闻传说、街谈巷议编写而成的，主观随意性很强，为虚构人物和情节准备了某些资料，并使其成为小说的要素和片断，有些甚至就已经是比较完整的小说了。在《列女传》中，象《周主忠妾》、《齐女徐吾》等传中的人物和情节就是从民间传闻附会而来的。

《列女传》各篇形制短小，影响了其文学手段的进一步运用，但刘向却能以省俭的笔墨，清丽的文字，使作品富于表现力。刘向在利用旧籍材料时，根据当时的习惯，改古语为今语，使之通俗易懂，也使语言具有一定的明了性、准确性和生动性。如卷一的《有虞二妃》就比《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类似记载更为明确，更为生动。为增强叙述性语言的使用效果，刘向还注意将行为描写和心理描写结合起来。《列女传》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是与它的语言使用技巧分不开的。

## 五

由于劝戒作用显著，学术价值较大，刘向《列女传》在西汉末年即开始广泛流传，甚至远至边郡。《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有“分列女传书”的残简文。东晋时，名画家顾恺之为《列女传》重新绘了图，使它传播更广。《列女传》也是后世众多艺术作品的渊藪。在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中的画像石上，“梁节姑姊”、“楚昭贞姜”等九个故事，皆本于《列女传》。近代京剧剧目《桑园会》，来自元杂剧剧本《秋胡戏妻》，而后者即取材于《列女传》卷五《鲁秋洁妇》一传。

《列女传》最早著录于刘向《七略别录》（辑本，下同）和《汉书·艺文志》。关于其篇数，《七略别录》和《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一说七篇，一说八篇。实际上后者所言八篇包括传七篇、颂一篇，前者所言七篇则仅指传而言。东汉早期，班昭注《列女传》，分传每篇为上下，合颂成十五卷。东汉中期以降，《列女传》十五卷本流行，原八卷本渐佚。同时后人又将原书以外甚至西汉以后的人物附益其中，使其错讹伪托处不断增多。

北宋嘉祐年间，苏頌、王回先后对通行本《列女传》进行整理，将全书删为八篇，包括传、颂两部分，其中传七篇（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每篇十五传，颂一篇，称《古列女传》。属后人掺入的二十传，自周郊妇至东汉梁嬖，以时相次，号《续列女传》。南宋嘉定年间，蔡驥在苏、王定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列女传》，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题《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或通题八

卷。今所见各本皆由此而来。今本卷一佚去一传，只存十四传。亡佚之传的传主，前人依据类书和旧注所引，或说为鲁师春姜（鲁师氏母），或说为黄帝妃嫫母，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期待着博古通识者经过考辨，提出更为详尽、更有说服力的见解。

今本《列女传》中解释全书宗旨的颂义大序已佚。每篇的小序仿《诗经》四言体，概述立传的标准和意义。七篇中每篇皆有颂，四言八句，用以评论传主。

在《列女传》诸刻本中，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刊刻最早，讹误最少，内容最足。但此本今已不可见。我们所能见到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用此本影刻的《文选楼丛书》本和嘉庆年间据此本重刊的顾氏小读书堆本。《列女传》明代刻本主要有嘉靖黄鲁曾本（《汉唐三传》本）、万历黄嘉育本、崇禎张溥本，清代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和王照圆、梁端、萧道管三家校注本。<sup>①</sup>

本书原文以《文选楼丛书》本为底本，~~校以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张溥本、《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王照圆本和梁端本。~~凡各本文字有出入，而底本与他本均可通的，从底本，不再注明；他本胜于底本的，改从他本，于注释中注明；他本两种以上相同的，仅据其中最早的一种。底本与他本文字均有误，而传中内容取自其他古籍，其他古籍不误的，不在原文中径作改动，只在注释中注明；如史实有误，或与其他史籍相异，也只在注释中注明正确的史实或注明与其他史籍相异之处。

本书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客观审慎。对《列女传》的校

<sup>①</sup>参见《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载《文献》1989年第3期。

勘、注释，早在《列女传》出现后数十年就开始了。东汉班昭、马融，三国曹植、虞翻妻赵母（虞贞节），晋皇甫谧、蔡母遵等都曾做过这项工作。可惜他们的著作已经亡佚，仅在一些类书和旧注中保留了只言片语。清代中期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列女传》的校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王照圆、梁端、萧道管的集大成著作相继问世。不少著名学者也对《列女传》产生了浓厚兴趣，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黄丕烈、顾广圻、王筠、孙诒让及王国维等都曾作过校勘或疏解。本书对前人的成果多有吸收。为避掠美之嫌，引用时全标姓名，但均不注出处，以免繁复之累。出处见书后所附征引书目。

本书译文力求通俗流畅，用词精当，信、达、雅兼顾。译文基本上采取逐字逐句直译的方法，尽量保留原文风貌。然而古今语言差别很大，有时不得不进行意译，所以在表达上或与原文略有出入。原文有明显错讹的，参考注释，按正确的文字译出。

旧本《列女传》序跋文很多，其中宋代王回、曾巩的序和蔡骥的跋在思想、学术上最有价值。所以，本书将《列女传》宋人序跋作为附录，与征引书目一起，列在后面，供读者参考。

通过阅读本书，广大读者将会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增强古籍阅读能力，丰富中国妇女史知识，从而推动妇女宣传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在对《列女传》进行研究期间，王绍曾先生、霍旭东先生曾给以悉心指导。译注过程中，得到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支持，也得到傅根清先生、杜泽逊先生等许多朋友的

鼓励和帮助。成稿前后，董治安先生又予以热情点拨，并为本书作序。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上成稿时间短促，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张 涛

一九九〇年七月修讫于济南

# 目次

序.....	董治安 1
前言.....	1
列女传小序.....	1

## 列女传卷一 母仪传

一、有虞二妃.....	3
二、弃母姜嫄.....	6
三、契母简狄.....	9
四、启母涂山.....	11
五、汤妃有娀.....	12
六、周室三母.....	14
七、卫姑定姜.....	17
八、齐女傅母.....	22
九、鲁季敬姜.....	24
十、楚子发母.....	35
十一、邹孟轲母.....	38
十二、鲁之母师.....	43
十三、魏芒慈母.....	46
十四、齐田稷母.....	49

## 列女传卷二 贤明传

一、周宣姜后.....	52
二、齐桓卫姬.....	54
三、晋文齐姜.....	56
四、秦穆公姬.....	60
五、楚庄樊姬.....	63
六、周南之妻.....	65
七、宋鲍女宗.....	67
八、晋赵衰妻.....	70
九、陶荅子妻.....	72
十、柳下惠妻.....	75
十一、鲁黔娄妻.....	77
十二、齐相御妻.....	79
十三、楚接舆妻.....	81
十四、楚老莱妻.....	84
十五、楚於陵妻.....	86

### 列女传卷三 仁智传

- 一、密康公母…………… 89
- 二、楚武邓曼…………… 91
- 三、许穆夫人…………… 94
- 四、曹僖氏妻…………… 96
- 五、孙叔敖母…………… 98
- 六、晋伯宗妻…………… 100
- 七、卫灵夫人…………… 102
- 八、齐灵仲子…………… 105
- 九、鲁臧孙母…………… 107
- 十、晋羊叔姬…………… 110
- 十一、晋范氏母…………… 116
- 十二、鲁公乘嬖…………… 118
- 十三、鲁漆室女…………… 120
- 十四、魏曲沃负…………… 122
- 十五、赵将括母…………… 127

### 列女传卷四 贞顺传

- 一、召南申女…………… 130
- 二、宋恭伯姬…………… 132
- 三、卫宣夫人…………… 135
- 四、蔡人之妻…………… 137
- 五、黎庄夫人…………… 138
- 六、齐孝孟姬…………… 140
- 七、息君夫人…………… 144

- 八、齐杞梁妻…………… 146
- 九、楚平伯嬴…………… 148
- 十、楚昭贞姜…………… 151
- 十一、楚白贞姬…………… 153
- 十二、卫宗二顺…………… 155
- 十三、鲁寡陶婴…………… 158
- 十四、梁寡高行…………… 159
- 十五、陈寡孝妇…………… 161

### 列女传卷五 节义传

- 一、鲁孝义保…………… 165
- 二、楚成郑贻…………… 167
- 三、晋圉怀嬴…………… 170
- 四、楚昭越姬…………… 172
- 五、盖将之妻…………… 176
- 六、鲁义姑姊…………… 178
- 七、代赵夫人…………… 181
- 八、齐义继母…………… 183
- 九、鲁秋洁妇…………… 186
- 十、周主忠妾…………… 188
- 十一、魏节乳母…………… 190
- 十二、梁节姑姊…………… 193
- 十三、珠崖二义…………… 195
- 十四、邠阳友娣…………… 198
- 十五、京师节女…………… 200

### 列女传卷六 辩通传

一、齐管妾婧	203
二、楚江乙母	206
三、晋弓工妻	209
四、齐伤槐女	212
五、楚野辩女	215
六、阿谷处女	217
七、赵津女娟	220
八、赵佛盼母	224
九、齐威虞姬	227
十、齐钟离春	231
十一、齐宿瘤女	235
十二、齐孤逐女	240
十三、楚处庄侄	244
十四、齐女徐吾	249
十五、齐太仓女	250

### 列女传卷七 孽嬖传

一、夏桀末喜	254
二、殷纣妲己	257
三、周幽褒姒	260
四、卫宣公姜	264
五、鲁桓文姜	266
六、鲁庄哀姜	267
七、晋献骊姬	270
八、鲁宣缪姜	275
九、陈女夏姬	278
十、齐灵声姬	282
十一、齐东郭姜	284
十二、卫二乱女	288
十三、赵灵吴女	290
十四、楚考李后	293
十五、赵悼倡后	295

### 列女传卷八 续列女传

一、周郊妇人(续《仁智》第十二)	298
二、陈辩女(续《辩通》第七)	299
三、聂政姊(续《节义》第十三)	301
四、王孙氏母(续《节义》第十四)	303
五、陈婴母(续《贤明》第十六)	304
六、王陵母(续《节义》第十九)	306
七、张汤母(续《仁智》第十八)	307

八、隽不疑母（续《母仪》第十七）	309
九、杨夫人（续《贤明》第十八）	310
十、霍夫人显（续《孽嬖》第十七）	312
十一、严延年母（继《仁智》第十七）	315
十二、汉冯昭仪（续《节义》第十八）	318
十三、王章妻女（续《仁智》第十九）	319
十四、班婕妤（续《辩通》第十七）	322
十五、赵飞燕姊姊（续《孽嬖》第四）	328
十六、汉孝平王后（续《贞顺》第十一）	332
十七、更始韩夫人（续《孽嬖》第十八）	335
十八、梁鸿妻（续《贤明》第十七）	337
十九、明德马后（续《母仪》第七）	339
二十、梁夫人嫫（续《辩通》第十八）	346
<b>附录一 《列女传》宋人序跋</b>	<b>350</b>
<b>附录二 征引书目</b>	<b>354</b>

# 列女传小序

## 母仪传

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 贤明传

惟若贤明，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循法兴居，终日无殃。妃后贤焉①，名号必扬。

## 仁智传

惟若仁智，豫识难易。原度天道，祸福所移。归义从安，危险必避。专专小心，永惧匪懈。夫人省兹，荣名必利。

## 贞顺传

惟若贞顺，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

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诸姬观之，以为法训。

### 节义传

惟若节义，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诚信勇敢，何有险诘？义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为世基。

### 辩通传

惟若辩通，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推摧一切，后不复重。终能一心，开意甚公。妻妾则焉，为世所诵。

### 孽嬖传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被祸败②。

#### 注释：

①妃后贤焉：王念孙曰：“‘贤’当为‘览’字之误也。此云‘妃后览焉’，下云‘夫人省兹’，又云‘诸姬观之’。观、省、览，义并相近也。”

②终被祸败：顾广圻曰：“此传颂止六句，余皆十句。盖脱此下四句也。”

# 列女传卷一

## 母仪传

### 一、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①，帝尧之二女也②。长娥皇，次女英③。舜父顽母嚚④。父号瞽叟⑤。弟曰象，敖游于嫫⑥。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⑦。四岳荐之于尧⑧，尧乃妻以二女⑨，以观厥内⑩。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⑪，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廩⑫。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廩，我其往⑬？”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阶⑭，瞽叟焚廩，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⑮，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⑯，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⑰，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⑱，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繁怜之⑲，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⑳，呼父母。惟害若兹㉑，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

息。既纳于百揆②，宾于四门③，选于林木④，入于大麓⑤。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庠⑥，事瞽叟犹若焉⑦。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⑧，死于苍梧⑨，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⑩：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⑪此之谓也。

颂曰：元始二妃⑫，帝尧之女。嫔列有虞⑬，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祐⑭。

### 【注释】

- ①有虞：即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有，冠于姓氏或朝代上的语首助词。 ②尧：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实际上，尧、舜都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 ③女英：或作“女医”、“女莹”。 ④囿(yìn 银)：愚蠢而顽固。 ⑤瞽(gǔ 鼓)叟：即瞎老头。瞽，瞎眼。 ⑥敖游于嫚：在昏昧无知中到处游逛。嫚，昏昧无知。 ⑦靡：无，没有。 ⑧四岳：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四方部落首领。 ⑨妻(qì 气)以二女：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为妻。妻，用为动词，以女嫁人。 ⑩厥：其，他的。 ⑪畎(quǎn 犬)亩：田地，田间。 ⑫涂廩：修理粮仓，涂堵漏缝。 ⑬我其往：我可以去吗。其，句中语气词。 ⑭捐阶：拿掉梯子。 ⑮俞：叹词，表示同意。 ⑯格：阻止。 ⑰速：招致，迎请。 ⑱汪：池。 ⑲繫：疑为“敷手”之误。《汉书·古今人表》有“敷手”，班固自注：“舜妹。”颜师古注：“流俗书本作‘擊’字者误。”或“擊”转写又误为“繫”。 ⑳ (mín 民)天：天。 ㉑惟：虽然。 ㉒百揆：官名。相当于冢宰。 ㉓宾于四门：到国都四面的城门迎导宾客。 ㉔选：入。 ㉕麓：山脚，此指山林。 ㉖有庠(bì 币)：地名。一作

“有鼻”，又名鼻墟、鼻亭。在今湖南道县北。 ⑳若：王照圆曰：“若，顺也。言二妃虽贵，犹能和顺于舅姑。”舅姑，公婆。

㉑陟(zhì至)方：外出到各诸侯国巡视。 ㉒苍梧：山名。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南。 ㉓君子曰：这是刘向本人发表评论的形式，其他传中的“君子谓”与此相同。这种形式源于《左传》。《史通·论赞》：“《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㉔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见《诗经·周颂·烈文》。不，通“丕”，大。惟，语气词。《毛诗》作“维”，二字通。辟，君王，诸侯。其，语气词，表示期望。刑，通“型”，效法。 ㉕元始：王照圆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妇为人之大始，刘氏作传又于此托始也。” ㉖嫔(pín贫)：嫁。用于帝王之女。 ㉗祐(hù户)：福。

### 〔今译〕

有虞二妃，是帝尧的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娥皇，小的名叫女英。舜的父亲糊涂顽固，母亲愚蠢荒唐。父亲是个瞎子，人称瞽叟。弟弟名叫象，整日在昏昧无知中游游逛逛。舜却能和他们保持融洽的关系，对父亲也十分孝顺。母亲很厌恶舜，偏爱象。舜仍然小心谨慎，没有坏意。四岳将舜举荐给尧，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理家的才能。二女事奉在田里干活的舜，从不因为自己是天子的女儿而骄傲怠慢，总是很谦逊，很恭顺，时刻想着尽做媳妇的义务。

瞽叟和象密谋杀掉舜，让他爬上粮仓修理仓顶。舜回去告诉二女说：“父母让我修理粮仓，我可以去吗？”二女说：“去吧！”舜刚爬上仓顶，瞽叟便撤掉梯子，在下面放火，焚烧粮仓。舜飞快地跳下来，方才脱险。后来象再次同父母谋划，让舜去掘深水井。舜又把这件事告诉给二女，二

女说：“行，去吧！”舜跳下去掘井，象他们急忙抛土埋井，堵住出口。舜从水井的壁洞中钻出来逃走。因一时难以杀掉舜，瞽叟便又叫舜去喝酒，想将他灌醉，然后下手。舜告知二女，二女便给舜一些药吃，并让他在池子里沐浴。随后舜就去喝酒了。舜整天喝酒，但始终没有醉。舜的妹妹繁很同情哥哥，和两个嫂子十分要好。

父母屡次要加害于舜，舜仍然不怨恨他们。可父母对舜的愤怒之情仍未减轻，舜就到田野里大声哭喊，呼唤苍天，呼叫父母。尽管这般遭难，舜对父母依旧十分思慕，对弟弟也不怨恨，为人诚实忠厚。舜受命担任各种官职后，到国都四门迎接宾客，还常进入原野上的树丛中和山坡下的森林里。尧通过各种方式考察他的才能。舜处理每件事都要同二女商量。

舜继立为天子，以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将象封在有庠，仍然十分恭顺地享奉瞽叟。天下百姓都称赞二妃聪慧明智，忠贞仁惠。后来舜到各诸侯国巡视，在苍梧去世，号称重华。二妃也死在江水和湘水之间，俗称湘君。

君子说：二妃品德纯正，处事诚实。《诗经》里说：“显扬其美德善行，百国之君都遵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起始的两位后妃，是帝尧的俩爱女。双双嫁给有虞氏，谦恭照料舜起居。尊贵之身事卑微，勤劳努力能持续。瞽叟享乐心欢娱，安度晚年福有余。

## 二、弃母姜嫄

弃母姜者嫄<sup>①</sup>，邠侯之女也<sup>②</sup>。当尧之时，行见巨人

迹，好而履之③，归而有娠，浸以益大④。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⑤。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⑥。乃送之平林之中⑦，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⑧。乃取置寒冰之上，飞鸟伛翼之⑨。姜嫄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姜嫄之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穡⑩。及弃长，而教之种树桑麻。弃之性明而仁⑪，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弃居稷官⑫，更国郃地⑬，遂封弃于郃，号曰后稷。及尧崩⑭，舜即位，乃命之曰：“弃！黎民阻饥⑮，汝居稷⑯，播时百谷⑰。”其后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兴为天子。君子谓姜嫄静而有化⑱。《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⑲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谓也。⑳

颂曰：弃母姜嫄，清静专一。履迹而孕，惧弃于野。鸟兽覆翼，乃复收恤。卒为帝佐，母道既毕。

### 〔注释〕

①弃：即后稷。古代传说中周族的始祖。 ②郃（tái台）侯：郃氏部族首领。相传郃氏为神农氏（炎帝）后裔，姜姓，封于郃，故地在今陕西武功。 ③履（lǚ吕）：践踏，踩。 ④浸：逐渐。 ⑤禋（yīn因）祀：祭祀。 ⑥践：踩，践踏。 ⑦平林：平原上的树林。 ⑧荐：铺垫。 ⑨伛（yǔ语）翼：曲翼。 ⑩稼穡（sè色）：播种和收获庄稼。 ⑪性明而仁：王筠曰：“‘性’字下似脱‘聪’字。此三句与《契母简狄篇》同，彼固有之。” ⑫稷官：主管农事的官员。 ⑬更国郃地：又在郃地立国。国，用作动词。 ⑭崩：古时称帝王或王后死为崩。 ⑮黎民阻饥：民众为饥饿所困厄。黎，众。阻，厄。 ⑯汝（rǔ辱）：你。居稷：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张溥本作“后稷”。《尚书·虞夏

书·尧典》、《史记·周本纪》同。 ①⑦时：通“蒔”，种。

①⑧有化，能够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 ①⑨“赫赫姜嫄”三句：见《诗经·鲁颂·閟宫》。赫赫，显耀的样子。回，邪僻。

②⑩“思文后稷”三句：见《诗经·周颂·思文》。思，发语词。文，指有文德。克，能。配，指配享。立，成，养育。烝民，众民。

### 〔今译〕

弃母姜嫄，是邠氏部族首领的女儿。尧的时候，一次，她走在路上，看见巨人的脚印，就好奇地踩上去，回家后怀了孕，而且日渐明显。她感到怪异和厌恶，便常去卜筮祭祀，希望孩子别生下来。但孩子最后还是生下来了。姜嫄认为这孩子不吉利，就把他抛在小巷里，可牛羊走过时都避开他，不去践踏。姜嫄又将他丢到树林中，伐木的人都给他铺盖，予以蔽护。姜嫄又把他放在寒冰上面，不少飞鸟都来为他曲翼遮掩。姜嫄感到这孩子非常神奇，就抱回去抚养。因为开始想要丢弃他，就给他起名叫弃。

姜嫄性情清静专一，喜欢种植和收获庄稼。弃长大后，姜嫄便教他植桑种麻。弃聪明仁惠，对母亲的教导能融会贯通，终于成了十分有名的人物。尧派他担任农官，又在邠地立国，封赐给他。弃号称后稷。尧死后，舜即位，对他说：“弃！民众遭到饥饿的困厄。你主管农事，去种植各种谷物。”弃的后人世代担任农官，到周文王、武王时强盛起来，灭掉商朝，成为天子。

君子称赞姜嫄性情清静，懂得教化的道理。《诗经》里说：“姜嫄伟大又光明，品德高尚心纯正，上帝眷顾有依凭。”又说：“大有文德的后稷，足能配享于上帝，使众民得

到养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弃的母亲叫姜嫄，心地清静又专一。踩迹怀孕生了子，心里恐惧弃野地。见鸟兽都来保护，便抱回自己收恤。弃先后佐助尧舜，姜嫄母道终尽毕。

### 三、契母简狄

契母简狄者①，有娥氏之长女也②。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③，有玄鸟衔卵④，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⑤，封之于亳⑥。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⑦：

“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⑧。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⑨，在宽。”其后世世居亳，至殷汤兴为天子。君子谓简狄仁而有礼。《诗》云：“有娥方将，立子生商。”⑩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⑪此之谓也。

颂曰：契母简狄，敦仁励翼⑫。吞卵产子，遂自修饰。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为帝辅，盖母有力⑬。

#### 〔注释〕

①契（xiè谢）：古代传说中商族的始祖。 ②有娥（sōng松）氏：部族名。地在今山西永济境。此指有氏娥首领。 ③娣（dì弟）：古时贵族妇女随嫁的女子。 ④玄鸟：燕子。 ⑤司徒：官名。三公之一。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此官职西周始置，这是后人以当时的官名比况以前。 ⑥亳（bó博）：地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南，又称南亳。 ⑦敕（chì斥）：告诫，嘱咐。 ⑧五品

不逊：父、母、兄、弟、子都不和睦。五品，父、母、兄、弟、子。逊，和顺。

⑨敬敷五教：谨慎地施行五常方面的教化。敬，谨。敷，布，施行。五教，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⑩有娥方将，立子生商：见《诗经·商颂·长发》。《毛诗》“立”上有“帝”字。有娥，此指简狄。将，借为“壮”。方壮，正在壮年。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见《诗经·商颂·玄鸟》。⑫敦仁励翼：督促和勉励自己仁惠、端正。翼，端正。⑬盖：连词。表示原因。力：功劳。

### 〔今译〕

契母简狄，是有娥氏的大女儿。在尧的时候，一次，简狄同妹妹一起，在玄丘水中洗澡，有一只燕子叼着蛋飞过，蛋掉下来落在地上，她们争相去拣。简狄拣到蛋，含在嘴里，不小心吞咽下去，后来就生了契。

简狄喜欢过问世事，懂得天文历法，还常常对人们施恩布惠。契长大后，她训教儿子明晓事理，遵从世序。契天资聪明仁德，对母亲的教导融会贯通，终于名盛一时。尧任用他为司徒，把亳给他作封地。后来尧去世，舜即位，嘱咐他说：“契！民众们不和睦，家庭内部关系也都不好。你作司徒，要谨慎地传布五教，要注意宽容。”契的后代一直居住在亳地，到殷汤时，统有天下。

君子称赞简狄仁厚而守礼仪。《诗经》里说：“有娥之女年正壮，生下儿子始造商。”还说：“上天命令那玄鸟，降临人间故生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契的母亲叫简狄，仁惠端正常自勉。吞下燕卵生子契，自我修养不间断。万物之理训教契，恩义仁德得广

传。后来契佐尧和舜，简狄之功很明显。

#### 四、启母涂山

启母者①，涂山氏长女也②。夏禹娶以为妃③。既生启，辛壬癸甲④，启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⑤，三过其家，不入其门。涂山独明教训而致其化焉。及启长，化其德而从其教，卒致令名⑥。禹为天子，而启为嗣，持禹之功而不殒⑦。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诗》云：“厘尔士女，从以孙子。”⑧此之谓也。

颂曰：启母涂山，维配帝禹⑨。辛壬癸甲，禹往敷土⑩。启呱呱泣，母独论序。教训以善，卒继其父。

#### 〔注释〕

①启母者：“启母涂山者”的省称。本书还有首句省掉整个主语，而与题目组成一个句子的情况，如本卷的《楚子发母》、《邹孟轲母》等。今译为保持全书的一致，都加上了完整的主语。②涂山：部族名。居于涂山。禹曾在此大会诸侯（部族首领）。涂山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一说在今安徽蚌埠西淮河东岸，又名当涂山；一说在今浙江绍兴西北；一说在今四川重庆东，俗名真武山。③夏禹娶以为妃：禹，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始为夏后氏首领和部落联盟领袖。其子启继位后，正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也就是夏。夏约存在于公元前20世纪至16世纪左右，桀时为商所灭。《大戴礼记·帝系》：“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娇氏，产启。”④辛壬癸甲：按古代干支纪日法，从辛日经过壬日、癸日，到甲日，共是四日。本传说是生启后四日禹去治水，而《史记·夏本纪》等则说是禹娶涂山后四日去治水。或各有所据。⑤惟荒度（duó夺）土功：只是大力治理洪水，丈量土地。惟，只。荒，大力。度，丈量。

土功，即水土之功，治水量土的事业。⑥令名：美名。令，善，美。⑦殞(yùn允)：坠落。⑧厘尔士女，从以孙子：见《诗经·大雅·既醉》。厘，赐，给予。士女，意谓女子而行士之事。《毛诗》作“女士”，或为后人误改。从，随。⑨维：句首语气词。⑩敷土：治理水土。

### 〔今译〕

启母涂山，是涂山氏的大女儿。夏禹娶她为妃。她生下启才四天，启还呱呱啼哭着，禹便离家去治水，并从此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整治水土的事业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进去。涂山独自担负起教育和训导儿子的重任。启长大后，深受母亲德行的影响，一举一动都遵循她的教诲，美名传遍天下。禹成为天子，启被立为后嗣，继承和弘扬了父亲的功业。

君子称赞涂山对儿子的教诲尽心竭力。《诗经》里说：“天赐士女做新娘，随生子孙传代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启的母亲叫涂山，夏禹娶她作为妃。生下儿子才四日，夏禹出门去治水。启儿降临人世后，母独论道施教。常用善行来训导，启继父业不坠废。

## 五、汤妃有嬖

汤妃有嬖者①，有嬖氏之女也②。殷汤娶以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训，致其功。有嬖之妃汤也③，统领九嫔④，后宫有序，咸无妒媚逆理之人⑤，卒致王功。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⑥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嬖之谓也。

颂曰：汤妃有娵，质行聪明。媵从伊尹⑦，自夏适殷⑧。勤恣治中⑨，九嫔有行。化训内外，亦无愆殃⑩。

### 〔注释〕

①汤：原为商族领袖，后攻灭夏桀，成为商王朝的建立者。其都城在亳（今山东曹县南）。后来商多次迁都，至盘庚时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称殷。商王朝约存在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②有娵（shēn深）氏：指有娵国国君。有娵，即莘，亦称有莘、有辛。在今山东曹县西北。③妃（pèi配）：匹配。④九嫔：王宫中的女官，也是帝王的妃子。王筠曰：“此皆用周时名号，商未必有。”⑤咸：全，都。媚（mào冒）：嫉妒。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见《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容貌美好的样子。淑，善。逑，配偶。⑦媵从伊尹：以伊尹为陪嫁的奴隶。伊尹（名伊，尹是官名）后被商汤用为大臣，委以国政，佐助汤灭掉夏朝。⑧自夏适殷：从夏朝来到商族。有娵氏为夏王朝诸侯，故有此言。适，到。殷，顾广圻校改为“商”。⑨恣（què却）：诚实，谨慎。⑩愆（qiān牵）：过失，罪咎。

### 〔今译〕

汤妃有娵，是有娵国国君的女儿。殷汤娶她为妃。她生了仲壬、外丙，两个孩子明白事理，接受训教，终于取得成就。有娵嫁给汤以后，统领众多女官，使后宫中很有秩序，没出现一个嫉妒和违理的人，促使汤统有天下。

君子认为汤妃贤明，懂得进退之理。《诗经》里说：“美丽贞静的女子，正是君子的佳偶。”就是说贤女应当为君子搞好妻妾关系。大概指的就是有娵这样的人。

颂说：殷汤的妃子有娵，质丽聪慧又明畅。伊尹作为陪

嫁臣，出了夏境来到商。治家时勤快踏实，宫中将德行崇尚。教诲训导布内外，从无过失和祸殃。

## 六、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sup>①</sup>。太王娶以为妃<sup>②</sup>。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sup>③</sup>。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

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sup>④</sup>。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sup>⑤</sup>，能以胎教，洎于豕牢而生文王<sup>⑥</sup>。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跽<sup>⑦</sup>，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sup>⑧</sup>，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sup>⑨</sup>，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

太姒者<sup>⑩</sup>，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妣氏之女<sup>⑪</sup>。仁而明道。文王嘉之<sup>⑫</sup>，亲迎于渭<sup>⑬</sup>，造舟为梁<sup>⑭</sup>。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sup>⑮</sup>，旦夕勤劳，以进妇道<sup>⑯</sup>。太姒号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太姒生十男，长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霍叔武，次成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sup>⑰</sup>。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谓太姒仁明而有德。《诗》曰：“大邦有

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sup>⑮</sup>又曰：“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sup>⑯</sup>此之谓也。

颂曰：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太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sup>⑰</sup>。

### 〔注释〕

- ①有吕氏：指有吕国国君。姜姓，相传为四岳的后代。有吕，即吕，地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为楚所灭。 ②太王：即古公亶父。古代周族领袖。姬姓，传为弃第十二代孙。曾率族人由豳（bīn彬，同“邠”，今陕西彬县）迁居周（今陕西岐山北），其族始称为周，并且臻强盛。后经子季历（王季）、孙姬昌（周文王）进一步发展，到曾孙姬发（周武王）时灭掉商朝，建立了周朝的统治。 ③与：偕，及。 ④挚任氏：指挚国国君。任姓，传为仲虺的后代。中女：次女。 ⑤敖言：喧闹的声音。 ⑥溲（sōu搜）：便溺。豕牢：猪圈，此指茅厕。 ⑦踣（bì毕）：足偏任，即站立时重心放在一支脚上。 ⑧瞽：代指乐官。 ⑨肖：类似。 ⑩姒（sì似）：姓，相传为夏禹的后代。 ⑪有莘姒氏：指有莘国国君。姒姓。有莘，即莘，地在今陕西合阳东南。 ⑫嘉：赞美。 ⑬渭：指渭水，今称渭河，流经今甘肃南部和陕西中部，注入黄河。 ⑭梁：桥梁，此指浮桥。 ⑮媚：爱。 ⑯进：王照圆曰：“进，犹尽也。” ⑰聃（dān丹）季载：《白虎通·姓名》引《诗传》作“南季载”。太姒十男的次序，《史记·管蔡世家》所记与此传略有不同。 ⑱“大邦有子”六句：见《诗经·大雅·大明》。大邦，大国，此指莘国。子，女儿。倪（qiàn欠），好比。妹，少女。文，指卜筮的文辞。不，通“丕”，大。 ⑲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见《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太姒。嗣，继续。徽音，美誉。 ⑳三姑之德，亦甚大矣：姑，婆母，丈夫的母亲。萧道管曰：“‘三’或‘二’之误。二姑谓太姜、太任，于太姒为

姑。上言三姑中太姒最贤，下言太姜、太任德亦甚大矣。”

### 〔今译〕

周室三母，是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是王季的母亲，有吕国国君的女儿。周太王娶她为妃。她生了太伯、仲雍、王季。她贞一柔顺，训导儿子，丝毫没有过失。太王率族迁徙，事先总要同她商议。

君子称赞太姜广布德教。

太任，是文王的母亲，挚国任姓国君的二女儿，王季娶她为妃。太任性情端庄专一，严格遵循德行。怀孕之后，她不看丑恶的颜色，不听浮靡的音乐，不大声说话，很注意胎教。后来在茅厕便溺时生下了文王。文王生下来就聪明伶俐，对太任的训教，能触类旁通，闻一知百。

君子认为太任能够进行胎教。古时妇女身怀有孕，睡觉不斜侧，坐席不靠边，不用一只脚站立，不吃有异味的东西，食物切得不正不吃，席子放得不正不坐，眼不看邪恶之色，耳不听浮靡之声，夜里让乐官吟诵诗歌，讲说正事。这样生下的儿子就会形容端庄，才德过人。所以怀孕的时候，必须注意外界感触，感触的东西善，生下的孩子也就善，感触的东西恶，生下的孩子也就恶。人生下来，形象、声音同某种事物相象，都是由于母亲曾经感触到那种事物的缘故。文王的母亲可以说是深深懂得这一道理。

太姒，是武王的母亲，夏禹后代、莘国姒姓国君的女儿。她天性仁惠，明于道理。文王赞美她，娶她为妻，并到渭河边亲迎，还造船搭起浮桥，渡过河去。太姒来到周后，时时爱护太姜、太任，从早忙到晚，辛勤操劳，以尽自己当媳妇

的职责。太姒号称文母。文王处理国家大政，文母料理家庭事务。太姒生有十个儿子，最大的是伯邑考，下面依次是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霍叔武、成叔处、康叔封、聃季载。太姒教诲十个儿子，使他们从小到大，丝毫不去做邪僻的事情。他们成人以后，文王继续进行教育，武王、周公终于成就了德治。

君子称赞太姒仁惠聪明，很有德行。《诗经》里说：“大国有位好姑娘，就象天仙一个样。经过卜筮真吉祥，文王亲迎渭水旁。”又说：“太姒承继好名声，多子多男周室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周室的三位母亲，为太姜、太任、太姒。文王、武王的兴起，大概就是由于此。其中太姒最贤明，号称文母主内事。三位母亲有德行，精神高尚人永志。

## 七、卫姑定姜

卫姑定姜者①，卫定公之夫人②，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③，自送之，至于野④。恩爱哀思，悲心感恻。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⑤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⑥君子谓定姜为慈姑，过而之厚。

定公恶孙林父⑦，孙林父奔晋。晋侯使郤犇为请还⑧，定公欲辞。定姜曰：“林父是先君宗卿之嗣也⑨，大国又以为请，而弗许，将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定公遂复之。君子谓定姜能远患难。《诗

之谓也。

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衎为君<sup>⑫</sup>，是为献公。献公居丧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见献公之不哀也，不内食饮<sup>⑬</sup>，叹曰：“是将败卫国，必先害善人，天祸卫国也。夫吾不获鮌也<sup>⑭</sup>，使主社稷。”大夫闻之皆惧。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sup>⑮</sup>。鮌者，献公弟子鲜也。贤，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后献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见逐走<sup>⑯</sup>。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sup>⑰</sup>，且告无罪于庙。定姜曰：“不可。若令无<sup>⑱</sup>，神不可诬<sup>⑲</sup>。有罪，若何告无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sup>⑳</sup>，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sup>㉑</sup>，而暴妾使余<sup>㉒</sup>，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其后赖鮌力，献公复得反国<sup>㉓</sup>。君子谓定姜能以辞教。《诗》云：“我言惟服。”<sup>㉔</sup>此之谓也。

郑皇耳率师侵卫<sup>㉕</sup>。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曰：“兆如山林<sup>㉖</sup>，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定姜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sup>㉗</sup>！”卫人追之，获皇耳于犬丘<sup>㉘</sup>。君子谓定姜达于事情。《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sup>㉙</sup>此之谓也。

颂曰：卫姑定姜，送妇作诗。恩爱慈惠，泣而望之。数谏献公<sup>㉚</sup>，得其罪尤<sup>㉛</sup>。聪明远识，丽于文辞。

### 〔注释〕

①卫：国名。始封君为周武王姬发。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公元前209年卫国的称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姬姓。有今河南东北部一带（今河南滑县）和帝丘（今河南濮阳）的称号。春秋时女子称号，多姓上，如伯姬、仲子、

叔姬；以国名冠姓上，如齐姜、宋子、秦嬴；以己谥冠姓上，如敬姜、哀姜、声姬；以夫谥冠姓上，如定姜、宣姜、怀嬴。这几种情况，有时交互使用，甚至同一个人，在同一本书中，所记也有差异。

②卫定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名臧。在位12年（前588—前577年）。③归其妇：把媳妇嫁出去。归，嫁。④野：郊野，郊外。⑤“燕燕于飞”六句：见《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一对燕子。差（cī疵）池，不齐。之子，这个人。不，《毛诗》作“弗”，二字同。⑥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见《诗经·邶风·燕燕》。先君，指卫定公。此诗作于定公去世后。畜，养。《毛诗》作“勗”，二字同。寡人，定姜自谓。⑦恶（wù务）：厌恶。孙林父：即孙文子。卫国大夫，曾为执政大臣。⑧晋侯：晋厉公。郤（xì细）犨（chōu抽）：晋国大夫。⑨先君：此指定公之父卫穆公。宗卿：同宗的卿。此指孙林父之父孙良夫。⑩宥：宽容。宗卿：此指孙林父本人，因其曾承袭其父为卫国执政。⑪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见《诗经·曹风·鸛鸣》。忒（tè特），差误。正是四国，四方各国以此为准则。⑫敬妣：卫定公的妾。衎（kàn瞰）：人名。即卫献公。⑬内（nà那）：同“纳”，进。⑭鉉（zhuān专）：人名，即子鲜，献公的弟弟。⑮舍：放置，收藏。重器：贵重的器物。⑯见：被。⑰祝宗：掌管祭祀人员的官吏。⑱若令无：梁端曰：“疑‘无’下脱‘罪’字。”⑲诬：欺骗。⑳先君：此指卫定公。冢卿：正卿。此指孙林父、宁殖。师保：卿佐，辅佐。㉑巾栉（zhì至）：手巾和梳子。㉒暴妾使余：对我很粗暴，如同对待婢妾一样。㉓反：返回。㉔我言惟服：见《诗经·大雅·板》。惟，是。《毛诗》作“维”，二字同。服，用，治。㉕皇耳：郑国大夫。率师侵卫事在卫献公出逃以前。㉖林：梁端曰：“‘林’字误。《左传》作‘陵’。正义云：‘古人读“雄”与“陵”为韵。’”㉗图：谋划。㉘犬丘：宋地名。在今河南永城西北。㉙左之左之，君子宜之：见

《诗经·小雅·裳裳者华》。左之，即“左兮”。左，左辅，辅佐之人。③⑩数(shuò朔)：屡次。③⑪尤：归罪。

### 〔今译〕

卫姑定姜，是卫定公的夫人，公子的母亲。公子娶了媳妇以后不久就死了，媳妇也没生孩子。服丧满三年，定姜让媳妇改了嫁，并亲自将她送到郊外。此时定姜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有对媳妇的恩爱，又有对亡儿的哀思，感到阵阵悲伤痛楚。她站立在那里，望着渐渐远去的媳妇，禁不住哭泣起来，流下串串泪珠。她赋诗说道：“一对燕子正在飞，参差不齐展毛羽。这个人儿要回归，远远送到郊野去。直到张望不及时，眼泪流淌象落雨。”朝前走了几步，已经看不见人影，定姜便转过身，又哭起来，接着扭过脸，最后望了望媳妇远去的方向。她再次作诗说：“念先君与我情深，时时都孝养寡人。”

君子称赞定姜是一位仁慈的婆母，给予了媳妇厚爱。

卫定公讨厌孙林父，孙林父逃亡到晋国。后来晋国国君派郤犇来卫，请求定公允许孙林父回国。定公不想答应。定姜说：“不行。他是先君宗卿的后代，大国又以此作为请求，如果不答应，我国就将会灭亡。虽然他很让人厌恶，但总比亡国强吧？君王还是忍耐一下吧！安定百姓，宽容宗卿，不也是很好吗？”于是定公答应了晋国的请求，恢复了孙林父的职位和采邑。

君子称赞定姜能够远避患难。《诗经》里说：“言行如一无差错，来把各国榜样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卫定公去世，敬姒生的儿子衎被立为君，就是献公。服

丧期间，献公十分懈怠，很不严肃。定姜哭完以后休息，见献公并不悲哀，便连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叹口气说：“这个人呵，将要促使卫国败落，并且先要伤害善良的人。这是上天降给卫国的祸害。可惜我不能让鲋来管理国家。”大夫们听说后都感到恐惧。从此孙文子不敢把宝重器物藏在卫国。鲋是献公的弟弟，也称子鲜。鲋很贤明，定姜想立他为君，但没成功。

后来，献公对定姜粗暴虐待，轻慢无礼，结果被逐出逃。逃亡到国境时，他让祝宗向宗庙报告逃亡的情况，同时报告他没有罪过。定姜说：“不行。如果没有罪过，神灵是不会被欺骗而认为你有罪的。如果有罪，为什么报告没有？况且就国君的言行来说，丢开大臣而和亲近小臣商量，这是第一个罪过；先君有作为佐辅的正卿，你却轻视他们，这是第二个罪过；我曾长期用手巾、梳子侍候先君，而你对待我，却象对待婢妾一样残暴，这是第三个罪过。报告逃亡算了，不要报告无罪。”后来靠着鲋的力量，献公才得以回国。

君子赞扬定姜能够用自己的言辞训教别人。《诗经》里说：“我的话语很有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郑国皇耳领兵进攻卫国。孙文子为追逐郑军占卜，把卜兆献给定姜说：“卜兆如同山陵，有人出国远征，丧失其英雄。”定姜说：“远征者丧失英雄，这对抵御敌人有利。大夫可以谋划一下！”卫国人追击郑军，在犬丘俘获了皇耳。

君子称赞定姜通晓事理。《诗经》里说：“左辅助啊左辅助，君子能尽其职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卫国一婆婆定姜，作诗送媳妇回家。对媳妇恩爱慈惠，流着眼泪望着她。定姜屡次劝献公，反而得罪遭辱

骂。定姜聪明有远见，文辞方面也颇佳。

## 八、齐女傅母

傅母者①，齐女之傅母也②。女为卫庄公夫人③，号曰庄姜。姜交好④，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⑤，淫泆之心⑥。傅母见其妇道不正，谕之云⑦：“子之家世世尊荣⑧，当为民法则。子之质聪达于事，当为人表式⑨。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衣锦绸裳⑩，饰在舆马⑪，是不贵德也。”乃作诗曰：“硕人其颀，衣锦绸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⑫砥厉女之心以高节⑬，以为人君之子弟，为国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庄姜者，东宫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妫之子桓公⑭。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⑮。有宠，骄而好兵，庄公弗禁。后州吁果杀桓公。《诗》曰：“毋教猱升木。”⑯此之谓也。

颂曰：齐女傅母，防女未然。称列先祖，莫不尊荣。作诗明指⑰，使无辱先。庄姜姆妹⑱，卒能修身。

### 〔注释〕

①傅母：教育辅导贵族子女的妇女。 ②齐：国名。周初所封，开国君主是吕尚。姜姓。在今山东北部，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东方大国。春秋时齐桓公首先称霸。春秋末年，君权渐为陈氏（即田氏）所夺。公元前386年，田和列于诸侯，仍称齐，都临淄，为战国七雄之一。前221年为秦所灭。 ③卫庄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名扬。在位23年（前757——前735年）。 ④交：同“姣”，美好。 ⑤冶容：妖艳容饰。 ⑥淫泆（yì益）：纵欲放荡。 ⑦谕：告诉。 ⑧子：对人的尊称，相当于“您”。

⑨表式：表率，楷模。 ⑩綯（jiǎn迥）：女子出嫁时穿在锦衣外面，用麻纱做成的罩衫。 ⑪舆马：车马。 ⑫“硕人其颀”七句：见《诗经·卫风·硕人》。硕人，身材高大而美的人。颀（qí其），身长的样子。綯，《毛诗》作“褻”，二字同。东宫，古时国君的太子住的样子。东宫，故称太子为东宫，此指齐国太子得臣。邢侯，邢国（在今河北邢台）国君。姨，丈夫称妻的姊妹为姨。谭公，谭国（在今山东济南东）国君。维，是。私，女子称姊妹的丈夫为私。 ⑬砥（dǐ底）厉：磨砺，磨练。 ⑭姆：段玉裁曰：“当是‘母’，谓以桓公为己子也。” ⑮嬖（bì毕）人：指宠妾。嬖，宠爱。 ⑯毋教猱升木：见《诗经·小雅·角弓》。猱（náo挠），猿猴。升木，上树。 ⑰指：意图。 ⑱姆妹：段玉裁曰：“当是‘母桓’。”

### 〔今译〕

齐女傅母，是齐国一女子的傅母。这个女子是卫庄公的夫人，称为庄姜。庄姜长得很漂亮，刚到卫国的时候，不注意操行，妖冶容饰，有纵欲放荡的念头。傅母见她没有能够遵从做妇人的规则，便告诉她说：“您的家族世代尊贵荣显，应当成为百姓的楷模。您天资聪慧，通达事理，应该做人们的表率。您仪态端庄，容貌美丽，不可不注意修整。穿着锦衣，套上麻纱罩衫，还在车马上进行装饰，这是不注重德行的表现。”于是她作诗说：“美人高大而美丽，锦衣罩上麻纱衣。她是齐君的女儿，卫国国君的爱妻。齐国太子的妹妹，邢国国君叫她姨，谭君是她姊妹婿。”她勉励庄姜培养高尚节操，并指出作为人君的子弟，作为国君的夫人，尤其不能有邪僻的行为。庄姜为她的话所打动，从此注意修养身心。

君子夸赞傅母能够防患于未然。庄姜是齐太子得臣的妹妹，和卫庄公没生孩子，便以戴妫生的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桓

公为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宠妾生的孩子，因得宠十分骄傲，喜欢武事，庄公不予禁止。后来州吁果然杀了桓公。《诗经》里说：“不要让猿猴上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国女子的傅母，对女子防于未然。称列女子的先祖，无一不尊贵荣显。作诗一首明旨意，让庄姜毋辱祖先。此后庄姜严教子，注意修身成仪范。

## 九、鲁季敬姜

鲁季敬姜者，莒女也，号戴己，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sup>①</sup>。博达知礼。穆伯先死，敬姜守养。文伯出学而还归，敬姜侧目盼之，见其友上堂，从后阶降而却行，奉剑而正履，若事父兄<sup>②</sup>。文伯自以为成人矣。敬姜召而数之曰：“昔者武王罢朝，而结丝袜绝，左右顾，无可使结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谏臣五人，日举过者三十人，故能成伯业；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发，所执贄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sup>③</sup>人，故能存周室<sup>④</sup>。彼二圣一贤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与游者皆过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与游者，皆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谢罪。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所与游处者，皆黄耄倪齿也<sup>⑤</sup>。文伯引衽攘卷而亲馈之<sup>⑥</sup>。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谓敬姜备于教化。《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sup>⑦</sup>此之谓也。

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矣<sup>⑧</sup>。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为将<sup>⑨</sup>。画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画可以为正<sup>⑩</sup>。物者所

以治荒与莫也，故物可以为都大夫⑩。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绝者，梱也，梱可以为大行人也⑪。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关内之师⑫。主多少之数者，均也，均可以为内史⑬。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轴也，轴可以为相⑭。舒而无穷者，摘也，摘可以为三公⑮。”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绩⑯。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其以歌为不能事主乎⑰？”敬姜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女⑱。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⑲。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组织施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使师尹维旅牧，宣叙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⑳。诸侯朝修天子之业令，昼考其国，夕省其典刑，夜做百工，使无悖淫，而后即安㉑，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㉒。士朝而受业，昼而讲隶，夕而习复，夜而讨过，无憾，而后即安㉓。自庶人已下，明而动，晦而休，无自以怠㉔。王后亲织玄纁，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纁、缊，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㉕。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否则有辟，古之制也㉖。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也曰：‘胡不自安㉗？’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

伯之绝祀也。”仲尼闻之曰：“弟子记之，季氏之妇不淫矣。”《诗》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⑳言妇人以织绩为公事者也，休之非礼也。

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堵父为客。羞鳖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鳖㉑，堵父辞曰：“将使鳖长而食之！”遂出。敬姜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飨养上宾㉒。’鳖于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鲁大夫辞而复之㉓。君子谓敬姜为慎微。《诗》曰：“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乐。”㉔言尊宾也。

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二三妇之辱共祀先祀者，请毋瘠色，毋挥涕，毋陷膺，毋忧容，有降服，毋加服，从礼而静，是昭吾子㉕。”仲尼闻之曰：“女知莫如妇，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妇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诗》曰：“君子有穀，貽厥孙子。”㉖此之谓也。

敬姜之处丧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

敬姜尝如季氏，康子在朝，与之言，不应，从之，及寝门，不应而入㉗。康子辞于朝而入见，曰：“肥也不得闻命，毋乃罪耶㉘？”敬姜对曰：“子不闻耶？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内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职焉㉙。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尝至，敬姜阂门而与之言，皆不逾阂㉚。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彻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饮则不退㉛。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诗》曰：“女也不爽。”㉜

此之谓也。

颂曰：文伯之母，号曰敬姜。通达知礼，德行光明。匡子过失，教以法理。仲尼贤焉，列为慈母。

### 〔注释〕

①鲁：国名。周初所封，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姬姓。在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今属山东），为周王室的重要藩屏。春秋以后国势渐衰，公元前256年为楚国所灭。莒：国名。己姓，或说曹姓。少皞之后。开国君主是兹舆期。旧都介根（亦作“计斤”，今山东胶州西南），春秋初年迁都莒（今山东莒县）。有今山东安丘、诸城、沂水、莒、日照等市县间地。公元前431年为楚国所灭。戴己：顾广圻曰：“此别是一人，乃公孙敖之妻，公孙穀之母，见《左·文七年》。传以穆伯、文伯相涉而致误。姜、己不同姓，《国语》无此文，是矣。”季康子：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氏，名肥。哀公时曾为执政。②盼：看。奉：捧。履（lǚ吕）：鞋。③数（shù署）：斥责。丝：梁端曰：“丝”盖“系”之误而衍者。《汉书·张释之传》“为我结袜”颜师古注：“结，读曰系。”读此传者注“系”字于“结”旁，传写误入正文。绝：断。申：伸展。桓公：即齐桓公。见卷二之《齐桓卫姬》。坐友：能和自己争辩的朋友。古时诉讼双方互相辩论称为坐。伯（bà坝）：通“霸”，称霸。哺（bǔ补）：口中所含的食物。贄（zhì至）：初次求见人时所送的礼品。穷闾（lǚ吕）：穷人居处的里巷。④黄耄（mào冒）倪齿：指年老的人。黄，黄发，老人的头发色黄。耄，老年。倪齿，老人牙齿落尽后更生的细齿，古时以为长寿的象征。倪，亦作“覩”、“兒”。⑤引衽（rèn任）攘卷：伸伸衣襟，卷起袖子。馈（kuì愧）：赠送。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见《诗经·大雅·文王》。济济，众多而整齐的样子。⑦相鲁：为鲁国

相。 语：告诉。汝（rǔ辱）：你。 治国之要尽在经矣：《太平御览·资产部六》引注云：“经者，总丝缕以成文采，有经国治民之象。” ⑧强：原作“疆”，据黄鲁曾本改。 幅可以为将：《太平御览》引注云：“幅强乃能正曲，将强乃能除乱。以幅喻将也。”幅，类似绑腿，用布缠足背，上至膝。 ⑨画可以为正：《太平御览》引注云：“画，傍也；正，官长也。总缕得画，以喻徒庶得长而后齐。”梁端曰：“‘傍’疑‘榜’之误。”榜（bēng崩），一种用以矫直的工具。 ⑩物者所以治芜与莫也：陈汉章曰：物为所织之墨，芜谓匹长，莫谓幅广。今人织布帛犹以墨识布帛之匹长与幅广。 都大夫：《太平御览》引注云：“都大夫，主治民理众也。” ⑪梱（kǔn捆）可以为大行人：《太平御览》引注云：“梱使缕交错出入不失理也，似大行人交好邻国不离畔也。”梱，一种纺织工具，如同梭。大行人，负责天子诸侯间重大交际礼仪的官吏。 ⑫综（zōng纵）可以为关内之师：综，织布时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关内，原作“闾内”，据庠本改。《太平御览》引注云：“综，推之令往，引之令来，似关内师收合人众，使令有节。关内师，主境内之师众。” ⑬均可以为内史：《太平御览》引注云：“均谓一齿受一缕，多少有数，犹内史之治民也。”内史，协助天子管理爵、禄、废、置等政务的官吏。 ⑭轴可以为相：《太平御览》引注云：“相当大任，坚固不倦，死而后已，有若轴。” ⑮摘可以为三公：《太平御览》引注云：“摘谓胜也，舒而不穷，喻三公道德洁备，无匱竭也。”梁端曰：“摘，当为‘摘’。”《集韵·入锡》：“摘，机上卷丝器。” ⑯朝：拜见。纁：緝麻。将麻搓成绳或线。 ⑰馯（chù触）：公父文伯名。 ⑱童子：未成年的人，此指不成熟的人。 居：坐。 女（rǔ乳）：同“汝”，你。 ⑲淫也：梁端曰：“当作‘逸也’。《左传·成六年》、《襄二十五年》正义引《国语》作‘逸’，此盖后人据误本《国语》改之。” ⑳大采朝日：穿着祭

日的礼服祭日。 组织：《国语·鲁语下》作“祖识”。韦昭注引虞翻云：“祖，习。识，知也。”梁端曰：“组织，字之假借。”使师尹维旅牧：《国语》韦注引三君云：“师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维，陈也。旅，众士也。牧，州牧也。” 宣叙：叙，原作“敬”，据梁端本改。《国语》作“序”，二字同。韦注：“宣，遍也。序，次也。” 少采夕月：穿着祀月的礼服祀月。少采，古时天子祀月时穿的礼服，花纹比祭日礼服（大采）要少，故称少采。夕月，祀月。《初学记·礼部上》引曹大家注云：“少采，降之采也，以秋风祀夕月，以迎阴气也。”梁端曰：“‘之’字盖‘大’字之误。”《国语》韦注云：“朝日以五采，则夕月其三采也。” 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太史，官名。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司载，官名，掌管天文历法。《国语》韦注云：“纠，恭也。虔，敬也。刑，法也。因夕月而恭敬观天文，考行度，以知妖祥也。” 监：察看。九御：宫中女官。九人一御，九御八十一人。 禘（dì弟）：祭祀祖先。郊：祭祀上天。粢（zī资）盛（chéng成）：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 ②①修：接受。业：事。 国：《国语》“国”下有“职”字。此脱。梁端曰：“当从《国语》校增。” 省（xǐng醒）：检查。典：规则。刑：法度。 倣（jǐng井）：告诚。工：官。 滔（tāo滔）淫：怠惰纵乐。 ②②讲：研究。庶政：民政。 庀（pǐ痞）：治理。 ②③隶：通“肄”，检查。库本即作“肄”。 ②④晦（huì绘）：天黑。 ②⑤玄纁（dǎn胆）：冠冕上的前后丝饰物。 纁（hóng洪）：冠冕上的纽带，由颌下挽上而系在笄的两端。 纁（yón延）：覆在冠冕上的布。 内子：卿的嫡妻。大带：祭服用带，有革带和大带。革带用来系佩褱，大带置于革带之上，以丝织品的素和练织成。 命妇：大夫的妻子。祭服：祭祀时穿的衣服。列士：上士。列，原作“则”，据库本改。《国语》同。 庶士：下士。 ②⑥社：春

分祭祀土地神。赋事：从事农桑之事。蒸：冬祭。献功：献五谷、布帛等。辟（pì僻）：罪。下文“其何以辟”之“辟”通“避”，意为避免。②冀：希望。修：告诫。《国语》韦注云：“修，傲也。”胡：何，为什么。③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见《诗经·大雅·瞻卬》。公事，即功事，工作成绩。休，停止。蚕织，蚕桑纺织。④露堵夫：与南宫敬叔皆为鲁国大夫。堵，或作“睹”。羞：进献。延：招引。⑤先子：即先舅，去世的公公，此指季悼子。养：养活。尸：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人。飧（xiǎng想）：用酒食招待人。⑥辞：请求。⑦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乐：见《诗经·小雅·鹿鸣》。旨酒，美酒。式，从而。⑧二三妇之辱共祀先祀者：《国语》韦注云：“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也。”王照圆曰：“‘先’上‘祀’字衍。”《国语》亦无。瘠：瘦削。陷：梁端曰：“‘陷’字误。《国语》作‘掬’，韦注云：‘叩也’。”膺：胸。降服：穿的丧服比礼仪规定要轻。《国语》韦注云：“轻于礼为降，重于礼为加。”昭，显扬。⑨君子有穀，貽厥孙子：见《诗经·鲁颂·有骅》。穀，善，福。貽，留给。《毛诗》作“诒”，二字同。《毛诗》无“厥”字。孙子，子孙后代。⑩尝如季氏：曾经到季氏那里。如，到……去。在朝：古时卿大夫也设朝堂，接受属大夫和家臣朝见，称为家朝。寝门：内室的门。⑪毋乃：大概，恐怕。⑫合民事于内朝：《国语》作“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王照圆、梁端认为此处脱去“于外朝，合神事”六字。合，考合。内朝，《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外朝和内朝有两种说法：郑司农认为外朝在路门外，内朝在路门内；郑玄认为外朝在库门外，泉门内，内朝二，一在路门外，一在路门内。卿大夫的外朝是指国君的公朝，内朝是指自己的家朝。⑬闑（wéi委）门：开门。此指开寝门。闑（yù域）：门槛。⑭酢（zuò作）：客人用酒

回敬主人。彻，通“撤”，撤去。俎(zǔ 祖)：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礼器。宴，宴饮。宗，宗臣，同宗的大臣。绎：正祭后次日又祭，不，疑衍。王照圆本、梁端本及《国语》无。④女也不爽：见《诗经·卫风·氓》。爽，差错。

### 〔今译〕

鲁季敬姜，是莒国的女子，号称戴己，鲁国大夫公父穆伯的妻子，公父文伯的母亲，季康子的从祖叔母。她博识通达，熟谙礼仪。穆伯死得早，她一直守寡，抚养儿子。

一次，儿子文伯外出游学回来，敬姜侧目一瞧，见他的朋友随他进了堂屋，又从后面的台阶倒退着走下，对他捧剑立正，就象事奉父兄一样。文伯自以为已经成人了。敬姜叫过他来，责备说：“过去周武王罢朝时，脚上系袜子的带子断了，看看旁边的人，见没有可以指使的，便自己俯下身，将带子重新系上，因此能够成就王道；齐桓公有三个能和自己争辩的朋友，五个能向自己进谏的臣下，还有30个每天都揭露自己错误的人，因此能够建立霸业；周公旦吃饭时三次停顿下来，洗头时三次挽起头发以接待贤者，还拿着礼物到穷间隘巷拜访过70多人，因此能够维护周王室的统治。他们二圣一贤都是有霸王才能的君主，却这样屈居人下，交往的也都是比自己强的人，所以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强盛起来。现在你年纪小，职位低，交往的却是一些为你服役的人，很明显，这样下去，你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文伯承认了错误，从此之后选择严师贤友加以事奉，选择一些年高望重的人进行交往。对他们，文伯整衣卷袖，亲自馈送

食物。敬姜说：“文伯已经长大成人了。”

君子称赞敬姜是全面注意教化的人。《诗经》里说：“众多人才汇周室，文王安宁国富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文伯出任鲁国相，敬姜对他说：“我告诉你，治国的关键在于经。幅是用来矫正曲枉的，不能不强，所以象幅一样的人可以为将。画是用来均平不均平、制服不贴服的，所以象画一样的人可以为正官长。物是用来治理芜与莫的，所以象物一样的人可以为都大夫。使众线交织而无错失，往返移动而不中断的是捆，象捆一样的人可以为大行人。能够推过去，拉过来，使经线与纬线交织的称综，象综一样的人可以为关内之师。决定丝缕多少的是均，象均一样的人可以为内史。负重任，行远道，始终正直坚固的是轴，象轴一样的人可以为相。宽舒而无匱竭的是摘，象摘一样的人可以为三公。”文伯两次下拜，接受教诲。

一次，文伯退朝后来拜见敬姜，敬姜正在缉麻。文伯说：“象我们这样的家庭，主母还缉麻，我担心会引起季孙氏的怨怒，他大概会认为我不能事奉主母吧？”敬姜叹息说：“鲁国快要灭亡了吗？让糊涂无知的人为官，他自己就没听说过怎样为官吗？坐下，我给你讲讲。以前圣明君王安置民众，选择贫瘠的土地给他们，使他们辛苦劳作，而后加以利用，所以能长久地统有天下。民众劳苦则思考，思考则产生善良之心；安逸则浮淫，浮淫则不会有善良之心，不会有善良之心就必然产生丑恶之心。沃土上的民众难于成器，是由于淫逸；瘠土上的民众崇尚德义，是由于勤劳。因此，清晨时天子身着大采礼服祭日，同三公、九卿学习和了解如

何施行仁德；中午时考查政绩，过问百官事务，让师尹宣布众士和州牧的职责，全面安排民事；傍晚时穿上少采礼服祀月，与太史、司载恭敬地观察天文变动规律；日落以后，到宫中检查女官的职守，让她们洁净地供奉上祭品，而后才可以安心。诸侯早上重温天子的命令，白天考查国内的政务，傍晚考虑治国的准则和法度，夜里告诫百官，以免他们有散漫浮淫的现象，然后才可以安心。卿大夫早上考查职守，白天研究民政，傍晚安排大事，夜里处理家务，然后才可以安心。士早上接受教诲，白天研究练习，傍晚加以重温，夜里再反省一天的过失，觉得没有遗憾了，然后才可以安心。平民百姓以下，天明起床，天黑休息，以免产生怠惰之心。王后亲自手织玄纁，公侯的夫人再加上纁、缊，卿的嫡妻制作大带，大夫的妻子制作祭服，上士的妻子再加上朝服，庶士之下，要制作丈夫穿用的所有衣服。祭土地神时开始从事生产，冬天祭祀时献上五谷、布帛，男女都努力创立功绩，否则便会被治罪，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这是先王的遗训。从上到下，谁敢思想浮淫，放弃劳作？现在我守寡，你的职位又不高，从早到晚忙着做事，尚怕忘记先人业绩，更何况有怠惰思想，怎么能不被治罪呢？我希望你一天到晚地提醒我说：‘千万不要废弃先人遗教！’你今天却问我：‘为什么不安心？’以此接受国君的官职，我担心你父亲穆伯会断绝祭祀。”

孔子闻知此事后说：“弟子们记着，季氏家的这位妇女是没有任何邪淫思想的。”《诗经》里说：“妇人没有做功课，蚕桑纺织全停止。”这是说妇人以纺织为功课，放弃它就是违背了礼。

文伯请声宫敬叔喝酒，让露堵父为陪客。酒宴中进献上一只小鳖，露堵父很生气。见众宾客互相招呼着去吃，堵父告辞说：“以后让鳖长大了再吃吧！”于是就走出门去。敬姜知道这事，非常气愤，说：“我听去世的公公讲过：‘祭祀是为了养活代死者受祭的人，用酒食招待人是为了养活上等宾客。’对一般的人怎么能上鳖？你真是让我生气！”于是就把文伯赶出家门。经鲁国大夫请求，五天后才让文伯回家。

君子认为敬姜对待小事也是十分谨慎的。《诗经》里说：“我家有玉液美酒，让贵宾畅饮乐游。”就是说要尊重宾客。

文伯去世，敬姜告诫他的妻们说：“我听说，喜好女色的人，女子能为他去死，喜好结外的人，士人能为他去死。现在我儿短命而死，我讨厌他落一个喜好女色的名声。你们共奉先人祭祀，请不要弄坏身体，不要痛哭流涕，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愁容满面，丧服只能比礼的规定轻，不能重，一切遵从礼仪，平平静静，这才是显扬我儿子的功绩。”

孔子知道这事以后说：“处女的智能不如妇人，童男的智能不如丈夫。公父氏的这位妇女可以说是智能的。她想证明她儿子的美德。”《诗经》里说：“君子有福祿之善，遗留后世永相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敬姜处理丧事，早上哭穆伯，晚上哭文伯。孔子听到后说：“季氏家的这位妇人可以称得上知礼。爱而无私，上下很有规章。”

敬姜曾到季氏家，康子正在接受属大夫和家臣的朝见，和她说话，她不答应，康子跟她走到寝门，她还不答话，并走了进去。康子让属大夫和家臣退去，入见敬姜，说：“我

没有听到您的指使，恐怕我是有什么罪过吧？”敬姜说：“你难道没听说吗？天子及诸侯在外朝考合民事，在内朝考合神事。自卿大夫以下，在外朝考合官职，在内朝考合家事。寝门之内，妇女履行自己的职责。上下是相同的。外朝是你完成国君之命的地方，内朝是你治理季氏家政的地方，它们都不是我敢说话的地方。”

季康子也曾到敬姜那里，敬姜敞着门和他谈话，两个人都不曾跨过门槛。

敬姜祭祀季悼子，康子参加了。康子向敬姜敬酒，敬姜没有亲手去接，祭完后撤俎，不与康子宴饮，宗臣没全在场，不举行绎祭，绎祭结束后饮酒，又在醉饱之前离开。

孔子称赞敬姜执行男女间礼仪是非常严明的。《诗经》里说：“女子也没有差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公父文伯的母亲，她的名号叫敬姜。博通达识又知礼，德行光明颇要强。教儿子改正过失，以法理进行宣讲。孔子屡次称她贤，做人母亲很慈祥。

## 十、楚子发母

楚将子发之母也①。子发攻秦，绝粮，使人请于王②，因归问其母③。母问使者曰：“士卒得无恙乎④？”对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⑤。”又问：“将军得无恙乎？”对曰：“将军朝夕刍豢黍粱⑥。”子发破秦而归，其母闭门而不内，使人数之曰：“子不闻越王勾践之伐吴耶⑦？客有献醇酒一器者⑧，王使人注江之上流⑨，使士卒饮其下流，味不及加美⑩，而士卒战自五也。异日有献一囊糗糒者⑪，王又以赐军士，分而食之，甘不逾嗑⑫，而战自十也。今子为

将，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独朝夕刍豢黍粱，何也？《诗》不云乎？‘好乐无荒，良士休休。’<sup>⑮</sup>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sup>⑭</sup>，而自康乐于其上，虽有以得胜，非其术也。子非吾子也。无入吾门！”子发于是谢其母，然后内之。君子谓子发母能以教诲。《诗》云：“教诲尔子，式穀似之。”<sup>⑯</sup>此之谓也。

颂曰：子发之母，刺子骄泰<sup>⑮</sup>。将军稻粱，士卒菽粒。责以无礼，无得人力。君子嘉焉，编于母德。

### 〔注释〕

- ①楚：国名。又称荆。芈（mǐ米）姓。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疆域西到今陕西西南部，东到今安徽东部，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领土又有所扩大。先后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及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 ②请于王：请求楚王援助。据《淮南子·道应》高诱注，此或指楚宣王。 ③因：顺便。
- ④恙（yàng样）：灾祸，疾病。 ⑤菽（shū叔）：豆类的总称。 ⑥刍（chú除）豢（huàn换）：泛指家畜。刍，牛羊。豢，大猪。黍（shǔ署）粱：泛指精粮。黍，黄米。粱，谷子。
- ⑦耶：原脱，据梁端本补。 ⑧者：原脱，据梁端本补。 ⑨注：倒入。原作“往”，据库本改。 ⑩美：《艺文类聚·武部》、《太平御览·兵部十二》引作“喙”，于义较胜。 ⑪囊（náng）：有底的口袋。糗（qiǔ）糒（bèi备）：干粮。 ⑫噤（yì益）：咽喉。 ⑬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见《诗经·唐风·蟋蟀》。休休，安闲自得，乐而有节的样子。 ⑭死地：《文选·鲍照〈苦热行〉》李善注引曹大家曰：“军事险危，故为死地也。” ⑮教诲尔子，式穀似之：见《诗经·小雅·小宛》。式，发语

词。穀，善。似，通“嗣”，继嗣。 ⑩刺：指责。泰：过分。

### 〔今译〕

楚子发母，是楚国将领子发的母亲。子发率军攻打秦国，一度断粮，派使者向楚王请求增援。使者顺便到子发家里看望了他的母亲。子发母亲问使者：“战士们怎么样啊？都平安无事吧？”使者回答：“战士们都在分豆粒吃。”子发母亲又问：“将军怎么样啊？平安无事吧？”使者答道：“将军早上和晚上都吃肉吃细粮。”

子发打败秦国后回家，母亲关着门不让他进屋，还派人对他说：“你没听说过越王勾践出伐吴国时候的事吗？有一位宾客献上一坛醇酒，越王让人将酒倒在江的上游，再让战士在下游喝，味道虽然很差，但战士的战斗力增加了五倍。另一天，有人献上一口袋干粮，越王又将它赐给战士，战士分着吃了，香味虽未过咽喉，但战士的战斗力增加了十倍。现在你身为楚将，战士们分豆粒吃，你自己却从早到晚吃肉吃细粮，这是为什么？《诗经》里不是说吗？‘娱乐不宜太纵情，贤士应当知有节。’这是说不要失去与人的和谐关系。让人进入危险之地，自己却在上安闲享乐，尽管取得胜利，那也不是用兵之术的成功。你不是我的儿子，别进我的家门！”子发连忙向母亲道歉，母亲才让他进门。

君子称赞子发母亲能够用教育的方法使儿子悔过。《诗经》里说：“好好教育你儿子，光大祖德善继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将子发的母亲，批评儿子太骄逸。将军朝夕吃稻粱，士兵一起分豆粒。指出儿子不懂礼，士兵很难去效

力。君子称赞此举动，推她为母德范仪。

## 十一、邹孟轲母

邹孟轲之母也①。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②。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③，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长，学六艺④，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谓孟母善以渐化⑤。《诗》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⑥此之谓也。

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⑦，问曰：“学何所至矣⑧？”孟子曰：“自若也⑨。”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⑩，何以异于织绩而食⑪，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⑫。”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⑬，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⑭此之谓也。

孟子既娶，将入私室，其妇袒而在内⑮，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而求去，曰：“妾闻夫妇之道⑯，私室不与焉⑰。今者妾窃堕在室，而夫子见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⑱。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谓之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⑲，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⑳，视必下，恐见人过

也<sup>②</sup>。今子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不亦远乎？”孟子谢，遂留其妇。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sup>②</sup>。

孟子处齐，而有忧色。孟母见之曰：“子若有忧色，何也？”孟子曰：“不敏<sup>③</sup>。”异日闲居，拥楹而叹<sup>④</sup>。孟母见之曰：“乡见子有忧色<sup>⑤</sup>，曰‘不也’。今拥楹而叹，何也？”孟子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就位<sup>⑥</sup>，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诸侯不听则不达其上，听而不用则不践其朝。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也。”孟母曰：

“夫妇人之礼，精五饭<sup>⑦</sup>，晡酒浆<sup>⑧</sup>，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故有闺内之修<sup>⑨</sup>，而无境外之志<sup>⑩</sup>。《易》曰：‘在中馈，无攸遂。’<sup>⑪</sup>《诗》曰：‘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sup>⑫</sup>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君子谓孟母知妇道。《诗》云：“载色载笑，匪怒伊教。”<sup>⑬</sup>此之谓也。

颂曰：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sup>⑭</sup>。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

### 〔注释〕

①邹：国名。本作“邾”，也称邾婁。传为颛顼后裔挾所建立。曹姓。地在今山东济宁、邹县、滕州、金乡、费县一带。先后都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陶村）和绎（今邹县东南纪王城）。战国时为楚所灭。孟轲之母：仇氏，一说李氏。

②贾（gǔ古）人：商人。炫卖：叫卖。

③俎豆：祭祀用的器具。

④六艺：即六经，六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⑤渐：逐渐濡染。

⑥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见《诗经·邶风》。

·干旄》。姝(shū叔),顺从的样子。子,此指贤者。⑦绩: 缉线,把麻搓成绳或线。也泛指纺织。《太平御览·宗亲部一》、《资产部六》即引作“织”。《韩诗外传》卷九同。⑧何:原脱,据梁端本补。⑨自若:《太平御览·资产部六》引注云:“言未能博。”⑩厮役:作劳役供使唤的人。无以:无法。

⑪食(sì寺):供养。⑫虏役:受人役使的奴婢。⑬师事子思:子思为战国初年著名学者,孔子之孙,名伋。臧庸曰:“子思大寿,然以年计之,孟子终不及师事也。《史记》以为师事子思之门人,是。”⑭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见《诗经·邶风·干旄》。告,告诉,建议。⑮袒(tǎn坦):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⑯妾:女子表示谦卑的自称。⑰不与:不及,不包括在内。⑱客妾:以我为客人。客,此用为使动词。⑲孰存:谁在。⑳户:门。㉑过:过失,隐私。㉒姑母:《太平御览》引作“姑妇”,于义较胜。㉓敏:王照圆曰:“据下文,‘敏’当作‘也’,或作‘敢’,字形之误耳。”库本即作“敢”。㉔楹:柱子。㉕乡(xiàng向):同“向”,过去,以前。㉖称身:称量自己的才能。㉗五饭:古时饭用五谷即稷、黍、麦、菽、稻做成,故称“五饭”。如黍饭、麦饭等。㉘幕(mì密):指用罩巾覆盖。㉙闺:女子居住的内室。修:整治。㉚境外:此指闺外。志:志向。㉛在中馈,无攸遂:见《周易·家人》。今本作“无攸遂,在中馈”。中馈,指家中饮食之事,代指妇女的家务劳动。馈,食。攸,所。遂,借为“坠”,即古“坠”字。坠,失。高亨以为“在中馈,无攸遂”,辞气较今本为直。㉜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见《诗经·小雅·斯干》。非,违,指违背公婆丈夫之命。仪,邪,指不合礼法的言行。议,考虑。㉝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见《诗经·鲁颂·泮水》。载,语助词。色,和颜悦色。匪,非。伊,是。原作“匪”,据库本改。㉞大伦:意谓伦常大道,指封建宗法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准则。”

《孟子·公孙丑下》：“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

### 〔今译〕

邹孟轲母，是邹国人孟轲的母亲。号称孟母。开始她的住房是在一个靠近坟墓的地方。孟子小时候常在坟墓中间嬉笑游玩，爱做些筑墓埋棺的事。孟母说：“这里不是适合儿子居住的地方。”就离开那里，搬到一个市场附近。孟子常在嬉笑游戏中学习商人炫耀叫卖。孟母又说：“这里不是适合儿子居住的地方。”便再次迁居，住在一所学校旁边。孟子在游玩中摆弄些俎豆祭器，学习揖让进退的礼仪。孟母说：“这里的确是适合儿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孟子长大后，学习六艺，终于成了儒家大师，名扬天下。

君子称赞孟母善于用逐渐濡染的方法进行教化。《诗经》里说：“那位忠顺贤才士，什么礼品送给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孟子小时候外出求学，刚离家不久就回来了。孟母正在纺线，问他：“学习得怎么样？”孟子回答：“还是那个样。”孟母拿过剪刀割断织机上的线。孟子很害怕，赶忙问为什么。孟母说：“你废弃学业，就象我割断织线一样。君子通过学才能立身扬名，通过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君子坐则安心宁静，动则远避祸害。现在你废弃学业，将来免不了成为做劳役供使唤的下人，难以逃避祸患。这就象织布缉麻，为人提供衣物，却中途停顿，怎么能让丈夫穿上衣服从而长期不缺粮食呢？女子停止提供衣物，男子不能培养德义，他们不是沦为盗贼，就是变成奴婢。”孟子很害怕，从此一天到晚勤奋学习，没有停顿。他拜子思的门人为师，后来成为

非常著名的儒士。

君子赞扬孟母深知做母亲的道理。《诗经》里说：“那位忠顺贤才士，什么建议向你提？”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孟子结婚之后，到卧室里去，碰上妻子脱了上衣，露着身子在里面，孟子不高兴了，就往回走。他妻子向孟母辞别，请求离开，说：“我听说夫妇之道，卧室内是没包括进去的。刚才我躺在屋里，夫子他看见我，勃然大怒，很不高兴，这是把我当客人对待了。作为妇人，恐怕是不能作为客人住宿的。我请求回到娘家去。”于是孟母叫来孟子，对他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问一问谁在里面，以表示尊敬；到堂屋的时候，必须发出声音，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发现别人的隐私。今天你自己没弄清楚礼，却用礼来责备别人，这不是离礼的要求差得太远了吗？”孟子连忙道歉，留住妻子。

君子称誉孟母懂得礼仪，明晓做婆母的准则。

孟子在齐为官时，曾面露忧色。孟母看见了，问：“你好象面有忧色，为什么呀？”孟子回答：“没什么。”后来有一天，孟子在家没事，靠着柱子叹息起来。孟母发现后问道：“上次我看见你面带忧色，问你，你说‘没什么’，今天你却又靠着柱子叹息，这是为什么？”孟子答道：“我听说，君子称量自己的才能后再去就任官职，不苟且求得封赏，不贪图荣禄，诸侯不听自己的主张就不到他那里去，听了却不采用就不再登上他的朝廷。现在齐国不能施行我的主张，我想到别的地方去，但母亲您年纪大了，所以我感到很为难。”

孟母听了以后说：“礼对妇人的要求，只不过是做好五

饭，暖好酒浆，赡养公婆，缝制衣服罢了，因而她们只能料理闺内的事务，不能过问闺外的事情。《易经》里说：‘妇女在家中料理家务，不要失职。’《诗经》里说：‘不要违命背礼仪，一心操持供家务。’这是说妇女不应独擅专制，而应遵行三从之道。因此妇女年少时听命于父母，出嫁后听命于丈夫，丈夫死后听命于儿子，这是礼的规定。现在你已成人，而我已经老了。你行你的义，我行我的礼。”

君子赞扬孟母深知做一个妇女的道理。《诗经》里说：“态度温和面带笑，从不发怒善教导。”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邹国孟子的母亲，注意教化善诱导。安排儿子择技艺，使其行伦常大道。儿子学习无长进，剪断织线加劝告。儿子后来特德义，成为大儒天下效。

## 十二、鲁之母师

母师者，鲁九子之寡母也。腊日休作者①，岁祀礼事毕，悉召诸子②，谓曰：“妇人之义，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岁时礼不理，吾从汝谒往监之③。”诸子皆顿首许诺。又召诸妇曰：“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专制之行，少系于父母④，长系于夫，老系于子。今诸子许我归视私家⑤，虽逾正礼，愿与少子俱，以备妇人出入之制。诸妇其慎房户之守⑥，吾夕而反。”于是使少子仆⑦，归办家事。天阴，还失早⑧，至闾外而止⑨，夕而入。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使人间视其居处⑩。礼节甚修⑪，家事甚理。使者还，以状对。于是大夫召母而问之曰：“一日从北方来，至闾而止良久⑫，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

问也。”母对曰：“妾不幸早失夫，独与九子居。腊日礼毕事闲<sup>⑬</sup>，从诸子谒归视私家<sup>⑭</sup>，与诸妇孺子期夕而返<sup>⑮</sup>。妾恐其酹醑醉饱<sup>⑯</sup>，人情所有也。妾返太早，不敢复返，故止闾外，期尽而入。”大夫美之，言于穆公<sup>⑰</sup>，赐母尊号曰母师，使朝谒夫人<sup>⑱</sup>，夫人、诸姬皆师之。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夫礼，妇人未嫁则以父母为天，既嫁则以夫为天，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sup>⑲</sup>，无二天之义也。《诗》云：“出宿于济，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sup>⑳</sup>

颂曰：九子之母，诚知礼经。谒归还反，不掇人情<sup>㉑</sup>。德行既备，卒蒙其荣。鲁君贤之，号以尊名。

### 〔注释〕

- ①腊日：年终祭祀百神的日期。周代以农历十月为岁末之月，所以腊在孟冬。 ②悉：全，都。 ③谒（yè业）：《太平御览·人事部七十一》引注云：“谒，请也。”监：《太平御览》引注云：“监，视也。” ④于：原脱，据梁端本补。 ⑤私家：娘家。 ⑥其：句中语气词。表示期望或命令。 ⑦仆：驾车。 ⑧失早：太早。《太平御览·时序部十八》即引作“太早”。 ⑨至闾外而止：王照圆曰：“闾，里门也。天阴，还太早，故止于里门外，不欲令家人见也。” ⑩间（jiàn见）：乘间，趁机。 ⑪修：齐整。 ⑫良久：很久。 ⑬日：原作“月”，据梁端本改。 ⑭从：原作“徙”，据黄鲁曾本改。 ⑮孺子：小孩。此指孙子们。期：约好。 ⑯酹（pú葡）醑（jù据）：买酒会饮。 ⑰穆公：即鲁穆公。战国时鲁国国君。姬姓，名显，一作“不衍”。在位34年（前406—前373年）。 ⑱朝谒：原作“明请”，据梁端本改。 ⑲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古代宗法社会中，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规定了严格的丧服制度。女子未嫁时，父亲去世，服斩衰（cuī

崔)，服期三年。这是丧服中最重的一种。次于斩衰的是齐（zī资）衰。齐衰又分为四等。女子未嫁时，母亲去世，或齐衰三年（父亲时已死，这是齐衰中的第一等），或齐衰一年，用杖（父亲时尚在，这是齐衰中的第二等）。女子出嫁后，父母去世，都只能齐衰一年，不用杖，这是齐衰中的第三等。⑳“出宿于济”四句：见《诗经·邶风·泉水》。济，地名，《毛诗》作“沛”，二字同。祢（nǐ你），地名。在今山东菏泽西。行，出嫁。远，远离。父母兄弟，指娘家的父母兄弟。㉑揜（yǎn掩）：夺去，使丧失。

### 〔今译〕

鲁之母师，是鲁国一位有九个儿子的守寡母亲。腊日停止劳作，按礼仪办完岁祀等事后，母师把儿子们全叫来，说：“作为一个妇人，没有重大的事由，不能离开丈夫家。但是我娘家父母那里，孩子都小，过年的一些礼仪都不能办理。我想请你们和我一块回去看看。”儿子们叩头答应了。她又叫来儿媳妇们，说：“妇人应有三从之义，而无专制之行，年少时听命于父母，长大后听命于丈夫，年老后听命于儿子。现在儿子们允许我回娘家看看，这虽然不符合正礼，但是我愿同小儿子在一起，以遵守妇人出入方面的规定。你们要小心地看守家门，我将在傍晚时回来。”接着便让小儿子驾车，回娘家料理事务。

天阴沉下来，母师很早就离开娘家往回走，在里巷口外停下来，到傍晚时才走进家门。

鲁国大夫在高台上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十分奇怪，便派人找机会查访其居处的情况。使者发现这位九个儿子的母亲讲究礼节，治理家政有条不紊。使者回来将情况向大夫作了汇报。于是大夫叫来这位九个儿子的母亲，问：“有一天，你

从北边过来，走到里巷口时停了好长时间，傍晚时才走进家门。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想问一问。”这位九个儿子的母亲回答说：“我是个很不幸的人，丈夫过早去世后，与九个儿子一起生活。腊日行完礼仪，没别的事，跟儿子们回娘家探视请安，临行前同媳妇和小孩子们约好傍晚回来。我担心她们喝多了酒，不过这又是人之常情。我回来太早，又不敢再回去，所以就等在里巷口外，到了约好的时间才进家。”大夫对此极为称道，并上奏给鲁穆公。穆公将“母师”的称号赐给这位九个儿子的母亲，让她早上去见自己的夫人，夫人及众姬妾都拜她为师。

君子称赞母师能够以身施教。按礼的规定，女子未嫁以父母为天，出嫁后则以丈夫为天，自己的父母去世，丧服也要降一等，因为不能有两个天。《诗经》里说：“出行途中宿于济，饮酒饯别在祢地。女子出嫁到远方，离开了父母兄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鲁国九子的母亲，确确实实知礼经。探视娘家回来后，十分顾念人私情。德行已经全具备，最后终于得光荣。鲁国国君称她贤，赐以尊号扬美名。

### 十三、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sup>①</sup>，魏孟阳氏之女，芒卯之后妻也<sup>②</sup>。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爱慈母。遇之甚异<sup>③</sup>，犹不爱。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与前妻子齐，衣服饮食，起居进退，甚相远。前妻之子犹不爱。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当死。慈母忧戚悲哀<sup>④</sup>，带围减尺<sup>⑤</sup>，朝夕勤劳，以救其罪。人有谓慈母曰：“人不爱母至甚也，何为勤劳忧惧如此？”

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于假子而不為⑥，何以異于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⑦，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于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⑧，高其義⑨，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⑩。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⑪。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于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⑫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芒卯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⑬。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 〔注釋〕

- ①魏：國名。開國君主魏文侯和韓、趙一起瓜分晉國，公元前403年被列為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是戰國初期的強國。魏惠王時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因而魏也稱作梁。後國勢漸衰。前225年為秦所滅。 ②芒卯：一作“孟卯”。戰國時齊國人。出仕于魏國，為大臣。 ③遇：對待。 ④戚：忧愁，悲伤。 ⑤帶圍：即腰帶。 ⑥假子：非親生子，此指丈夫前妻的兒子。 ⑦親其親：親自己的親人。前一“親”字為動詞。偏：遠。 ⑧魏安釐（xī希）王：戰國時魏國國君。釐，一作“僖”。名圉。在位34年（前276—前243年）。 ⑨高：敬重。 ⑩復其家：免除她一家的賦稅徭役。 ⑪雍雍：和諧的樣子。 ⑫“尸鳩在桑”六句：見《詩經·曹風·鳩鳩》。尸鳩，即布谷鳥。尸，《毛詩》作

“鸛”。释文：“鸛，本亦作‘尸’。”在桑，指在桑树上筑巢。兮（xī希），语气词，相当于“啊”、“呀”。淑，善。仪，言行。结，固结。⑬拳拳：恳切、忠谨的样子。

### 〔今译〕

魏芒慈母，是魏国孟阳氏的女儿，芒卯的后妻。她生有三个儿子。芒卯前妻留下了五个儿子，都不爱慈母。慈母对他们特殊照顾，他们仍然没有动心。慈母就让三个儿子不要和他们攀比，无论衣服饮食，还是起居出入，都有很大差距。尽管这样，五个儿子依旧不爱慈母。

在这个时候，前妻的第三个儿子违犯魏王的命令，按规定该判死刑。慈母忧愁悲伤，痛心哀叹，身体日渐消瘦，腰带往里紧了一尺，一天到晚奔波劳累，力图拯救三儿子的性命。有人对她说：“人家很不爱你，为什么你这样操心费力？”她说：“假使是我的亲生儿子，他虽然不爱我，我仍要为他去祸除害，单单是对丈夫前妻的儿子不能这样去做，又与凡庸的母亲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父亲因为他们没有了母亲，才让我做他们的继母。继母如同生身母亲一样。做母亲却不能去爱儿子，这能说是慈吗？亲近自己亲生的儿子而疏远丈夫前妻的儿子，这能说是义吗？不慈又不义，靠什么在世上立身呢？他们虽然不爱我，我怎么能忘义呢？”于是就到官府为三儿子争讼。魏安釐王知道了这件事，对慈母及其义举十分敬重和赞赏，说：“慈母这样做，我怎么能不挽救她儿子呢？”便宽赦了三儿子，还免除了慈母一家的赋税徭役。从此以后，前妻的五个儿子都非常亲近慈母，八个儿子相处得和谐融洽，如同一母所生。慈母用礼义教育感化八个

儿子，使他们后来都成为魏国的大夫卿士，在施行礼义方面各有成就。

君子称赞慈母一心一意。《诗经》里说：“布谷筑巢桑树间，喂养七雏心不偏。那些善人君子们，言行一致不空谈。言行一致不空谈，公正诚实意志坚。”这是指其心能对人均平。尸鸠以同样的情感来喂养七只小雏，君子则以同样的言行来对待人世万物。人们可以用同一颗心来事奉一百位君主，却不能以一百颗心来事奉同一位君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魏臣芒卯的妻子，前妻五子的继母。她为人慈惠仁义，对五子关心爱护。虽然他们不爱她，她却待之从不疏。她这样的继母娘，确实可尊可叹服。

#### 十四、齐田稷母

齐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齐<sup>①</sup>，受下吏之货金百镒<sup>②</sup>，以遗其母<sup>③</sup>。母曰：“子为相三年矣，禄未尝多若此也。岂修士大夫之费哉<sup>④</sup>？安所得此？”对曰：“诚受之于下。”其母曰：“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设官以待子<sup>⑤</sup>，厚禄以奉子<sup>⑥</sup>，言行则可以报君。夫为人臣而事其君，犹为人子而事其父也，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sup>⑦</sup>。今子反是，远忠矣。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惭而出，反其金<sup>⑧</sup>，自归罪于宣王<sup>⑨</sup>，请就诛焉。宣王闻之，大赏其母之义，遂舍稷子之罪<sup>⑩</sup>，复其相位，而以公金赐母。

君子谓稷母廉而有化。《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sup>⑩</sup>  
无功而食禄，不为也，况于受金乎？

颂曰：田稷之母，廉洁正直。责子受金，以为不德。忠孝之事，尽财竭力<sup>⑫</sup>。君子受禄，终不素食。

### 〔注释〕

- ①相齐：为齐国相。 ②货：行贿。镒（yì益）：重量单位，20两为一镒，一说24两为一镒。 ③遗（wèi卫）：送给。  
④修：陈汉章曰：“修，通作‘收’。《尔雅·释诂》：‘收，聚也。’”  
《广雅·释诂》：‘收，取也。’” ⑤设：原作“谈”，据黄鲁曾本改。 ⑥奉：供养。 ⑦遂：通，达。 ⑧反：归还。  
⑨自归罪于宣王：自己主动到宣王那里承认有罪。宣王，即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田氏，名辟疆。在位19年（前319—前301年）。  
⑩舍：免除。 ⑪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见《诗经·魏风·伐檀》。素，白白。飧（sūn孙），熟食，晚饭，泛指吃饭。 ⑫财：通“才”，才能。

### 〔今译〕

齐田稷母，是齐国田稷子的母亲。田稷子为齐相，曾接受下级官吏贿赂的百镒金子，将它送给自己的母亲。母亲问道：“你担任齐相已经三年了，俸禄从未象今天这样多。这钱财恐怕是从别的士大夫那里收取来的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田稷子回答：“确是接受下面的贿赂得来的。”他母亲说：“我听说士应当修饰自己，使行为高洁，不苟且贪求，应充分表露真情实感，说话办事不虚伪欺诈，心里不想不义的事，家中不收无理的利，言语和行动要一致，内心与外

表要相符。现在国君授给你官职，发给丰厚的俸禄供养你，你本应用自己的言行来报答国君。作为臣下而事奉他的国君，就象作为儿子而事奉他的父亲，应该尽心竭力，发挥才能，忠诚守信，不搞欺诈，绝对效忠，执行命令，不惜生命，为政廉洁，办事公正，这样才会一生通达，没有祸患。眼下你却不是这样，远离了忠的要求。做臣下不忠，就是做儿子不孝。不义之财不是我应有的，不孝之子不是我的儿子。你起来走吧。”田稷子心中惭愧，走出门去，把金子还给下级官吏，并主动向宣王承认有罪，要求杀掉自己。宣王听说这件事，很赞赏田稷母亲的义举，也就免除了稷子的罪，恢复了他的相职，还用国家的金子赏赐了他的母亲。

君子称赞田稷母亲为人清廉，能够感化别人。《诗经》里说：“那些大人君子们，不是白白吃闲饭。”君子不做无功受禄的事，更何况是接受人家贿赂的金子呢？

颂说：齐田稷子的母亲，为人廉洁很正直。斥责儿子受贿金，强调这是不义事。教育儿子行忠孝，竭尽才力勿为私。大人君子受俸禄，从来不会白饮食。

## 列女传卷二

### 贤明传

#### 一、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①，齐侯之女也②。贤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宣王常早卧晏起③，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簪珥④，待罪于永巷⑤，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⑥：“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见矣⑦，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夫苟乐色，必好奢穷欲⑧，乱之所兴也。原乱之兴⑨，从婢子起⑩，敢请婢子之罪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君子谓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⑫。夫礼，后夫人御于君⑬，以烛进⑭，至于君所，灭烛，适房中⑮，脱朝服⑯，衣褻服⑰，然后进御于君。鸡鸣，乐师击鼓以告旦，后夫人鸣佩而去。《诗》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⑱又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⑲夫妇人以色亲，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谓孔胶也。

颂曰：嘉兹姜后，厥德孔贤。由礼动作，匡配周宣。引

过推让，宣王悟焉。夙夜崇道<sup>⑳</sup>，为中兴君。

### 〔注释〕

①周宣：即周宣王。西周国王。姬姓，名靖，一作“静”。在位46年（前828——前782年）。 ②齐侯之女也：《文选·何晏〈景福殿赋〉》李善注引“女”下有“宣王之后”四字。 ③晏：晚，迟。 ④簪（zān）：妇女用以插髻的首饰。珥（ěr耳）：妇女的珠玉耳饰。 ⑤永巷：幽禁后妃和宫女的地方。 ⑥傅母：教育辅导贵族子女的妇女。通言：转告。 ⑦见（xiàn现）：出现。 ⑧穷：尽。 ⑨原：追究根源。 ⑩婢子：妇女的卑称或自称的谦词。 ⑪敢：谦词。有冒昧的意思。 ⑫威仪：仪表风度。 ⑬御：侍奉。 ⑭烛：火炬。 ⑮适：到。 ⑯朝服：指礼服。 ⑰褻（xiè谢）服：指便服。 ⑱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即懿懿，庄美的样子。德音，好名声。秩秩，流行的样子。 ⑲“隰桑有阿”四句：见《诗经·小雅·隰桑》。隰（xí席）桑，长在低湿地里的桑树。阿，通“婀”，柔美的样子。幽，通“黝”，黑色。孔，很。胶，牢固，一说茂盛。 ⑳夙（sù素）：早晨。

### 〔今译〕

周宣姜后，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她十分贤惠，很有德行，违背礼的话不讲，违背礼的事不做。宣王常常早睡早起，后夫人不出房门。姜后摘去首饰、耳饰，来到永巷，等待惩处，让傅母转告宣王说：“我的才能很少。我起了淫逸之心，使得君王失礼晚朝，显得君王喜好女色，忘记仁德。如果喜好女色，必然要喜欢奢侈，无止境地追求私欲，这就会引起大乱。大乱的出现，追根寻源，就在于我，故而冒昧地前来

请罪。”宣王说：“我没有德行，错误完全是由我造成的，不是夫人的罪过。”于是恢复了姜后的后位，并勤勤恳恳地处理政务，早上朝，晚退朝，最后终于成就了中兴之君的美名。

君子称赞姜后不仅美于仪表风度，而且注重德行。按礼的规定，王后、夫人侍奉国君，拿着火炬往前走，来到国君的住所，熄灭火炬，进入房中，脱掉礼服，换上便服，然后侍奉国君。鸡鸣时分，乐师敲鼓，告诉大家天已经亮了，王后、夫人便叩击着佩玉离开。《诗经》里说：“仪表风度令人美，行德美誉到处传。”又说：“低地桑树姿态柔，叶子繁茂黑黝黝。我与君子已相会，行德美誉永存留。”妇人通过美貌来得到宠爱，又通过德行来加以维护。姜后的德行可以说是非常牢固，长期存留的。

颂说：值得赞美的姜后，注重仁德美名扬。一切行为遵从礼，匡正辅助周宣王。归罪自己知推让，宣王觉悟治朝纲。夜以继日尚道义，中兴周朝震四方。

## 二、齐桓卫姬

卫姬者，卫侯之女，齐桓公之夫人也<sup>①</sup>。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sup>②</sup>。桓公用管仲、宁戚<sup>③</sup>，行霸道，诸侯皆朝，而卫独不至。桓公与管仲谋伐卫。罢朝入闱，卫姬望见桓公，脱簪珥，解环佩，下堂再拜<sup>④</sup>，曰：“愿请卫之罪。”桓公曰：“吾与卫无故，姬何为请耶？”对曰：“妾闻之，人君有三色：显然喜乐，容貌淫乐者，钟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静，意气沉抑者，丧祸之色；忿然充满，手足矜动者<sup>⑤</sup>，攻伐之色。今妾望君举足高<sup>⑥</sup>，色厉音扬<sup>⑦</sup>，意在卫

也。是以请之。”桓公许诺。明日临朝，管仲趋进曰：“君之莅朝也⑧，恭而气下，言则徐⑨，无伐国之志，是释卫也⑩。”桓公曰：“善。”乃立卫姬为夫人，号管仲为仲父，曰：“夫人治内，管仲治外，寡人虽愚，足以立于世矣。”君子谓卫姬信而有行。《诗》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⑪

颂曰：齐桓卫姬，忠款诚信⑫。公好淫乐，姬为修身。望色请罪，桓公加焉⑬。厥使治内，立为夫人。

### 〔注释〕

①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在位43年（前685—前643年）。为春秋五霸之首。②郑卫之音：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古人认为它是浮靡不正的淫乐。③管仲、宁戚：春秋时齐国大夫。参见卷六之《齐管妾媵》。④再：两次。⑤矜（jīn今）：骄躁。⑥趾（zhǐ止）：脚。⑦色厉：脸色强硬凶狠。⑧莅（lì立）朝：临朝。⑨徐：缓慢。⑩释：放弃。⑪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见《诗经·邶风·君子偕老》。展，诚，确实。之人，是人，这个人。邦，国。媛，借为“援”，援助。⑫忠款：真诚。⑬加：通“嘉”，赞美。

### 〔今译〕

齐桓卫姬，是卫国国君的女儿，齐桓公的夫人。桓公常沉醉于浮靡音乐中，卫姬为此不听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桓公任用管仲、宁戚，实现霸道，诸侯都来朝贺，只有卫国没人来。桓公同管仲谋划着讨伐卫国。退朝后，桓公走进内室。卫姬看见桓公，便摘掉首饰和耳饰，解下衣带上的环

佩，走下大殿，两次向桓公下拜，说：“我愿意为卫国请罪。”桓公问：“我和卫国之间没有任何事故，爱姬为什么请罪呢？”卫姬回答：“我听说，国君有三种脸色：明显高兴，满面笑容，这是敲钟击鼓，饮酒吃饭时的脸色；安静清闲，深沉压抑，这是发生丧祸时的脸色；极端愤怒，手脚乱动，这是进行攻伐时的脸色。今天我看到国君您高高地抬起脚，脸色强硬凶狠，声音高昂，意图是对着卫国的。所以我来请罪。”桓公答应不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临朝，管仲前来进见说：“您今日临朝，谦恭有礼，怒气已息，说话也平缓下来，没有讨伐别国的意思，看来您是不想攻伐卫国了。”桓公说：“是的。”于是就立卫姬为夫人，尊管仲为仲父，说：“夫人治理宫内的事，管仲治理宫外的事，虽然我很愚笨，但也完全可以立足于世。”

君子称赞卫姬言语诚恳，注重品行。《诗经》里说：“如此女子实少见，国人倚她为后援。”

颂说：齐国桓公的卫姬，处事真诚又守信。桓公沉醉淫乐中，卫姬为此自修身。望见君怒便请罪，桓公赞叹忙答允。她被任用理内事，桓公立她为夫人。

### 三、晋文齐姜

齐姜，齐桓公之宗女<sup>①</sup>，晋文公之夫人也<sup>②</sup>。初，文公父献公纳骊姬，潜杀太子申生<sup>③</sup>。文公号公子重耳，与舅犯奔狄<sup>④</sup>，适齐，齐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马二十乘<sup>⑤</sup>，将死于齐<sup>⑥</sup>，曰：“人生安乐而已，谁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齐也，欲行而患之<sup>⑦</sup>，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杀之，而言于公子曰：“从者将以子

行<sup>⑧</sup>，闻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从，不可以贰，贰无成命<sup>⑨</sup>。自子去晋，晋无宁岁。天未亡晋，有晋国者，非子而谁？子其勉之！上帝临子，贰必有咎<sup>⑩</sup>。”公子曰：“吾不动，必死于此矣。”姜曰：“不可。《周诗》曰：‘莘莘征夫，每怀靡及。’<sup>⑪</sup>夙夜征行，犹恐无及，况欲怀安<sup>⑫</sup>，将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乱不长世<sup>⑬</sup>，公子必有晋。”公子不听。姜与舅犯谋，醉，载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sup>⑭</sup>，曰：“若事有济则可<sup>⑮</sup>，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sup>⑯</sup>，岂有厌哉？”逐行，过曹、宋、郑、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内之于晋。晋人杀怀公而立公子重耳<sup>⑰</sup>，是为文公。迎齐姜以为夫人，逐伯天下<sup>⑱</sup>，为诸侯盟主。君子谓齐姜洁而不浚<sup>⑲</sup>，能育君子于善<sup>⑳</sup>。《诗》云：“彼美孟姜，可与寤言。”<sup>㉑</sup>此之谓也。

颂曰：齐姜公正，言行不息。劝勉晋文，反国无疑。公子不听，姜与犯谋。醉而载之，卒成霸基。

### 〔注释〕

①宗女：同宗的女儿。 ②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重耳。在位九年（前636—前628年）。继齐桓公之后，称霸中原，为五霸之一。晋，国名。周初所封。姬姓，开国君主是周成王弟叔虞。地在今山西西南部，都唐（今山西翼城西）。晋献公迁都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景公（文公之子）又迁新田（今山西曲沃西北），拓展了疆域。春秋后期，卿大夫渐强。战国初期，为韩、赵、魏所瓜分。 ③献公纳骊姬，谮（zèn）杀太子申生；见卷七之《晋献骊姬》。谮，进谗言。 ④舅犯：一作“咎犯”。晋国卿。名狐偃，字子犯。公子重耳（晋文公）的舅父。狄：族名。西周春秋时

期居住在我国北方地区，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邢等国之间。

⑤二十乘：亦即80匹马。一乘四匹马。 ⑥将死于齐：即在齐长住

下去，度过一生。 ⑦患之：担心重耳不肯离去。 ⑧以：与，

跟从。 ⑨不可以贰，贰无成命：《国语·晋语四》韦昭注：“贰，

疑也。疑则不成天命。” ⑩上帝临子，贰必有咎：《国语》韦

注：“上帝，天也”。“天子不取，故必有咎”。临，观视。

⑪莘莘征夫，每怀靡及：见《诗经·小雅·皇皇者华》。《诗经》为周

代诗歌，故又称《周诗》。莘莘，众多快行的样子。《毛诗》作“骛

骛”，二者同。征夫，行人，出使者。征，远行。每，常常。怀，思

虑。靡及，不及，完不成使命。 ⑫怀安：留恋妻室，贪图安逸。

⑬乱不长世：《国语》韦注：“乱当有平时。” ⑭戈：一种青铜

兵器。 ⑮济：成。 ⑯舅氏：舅父。因为舅父和外甥的姓氏不

同，所以称作舅氏。 ⑰怀公：见卷五之《晋圉怀嬴》。 ⑱伯

（bà坝）：通“霸”，称霸。 ⑲渎：轻慢，亵渎。 ⑳育：王

照圆曰：“育，谓养长而成就之。” ㉑彼美孟姜，可与寤言：见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孟姜，《毛诗》作“淑姬”。本卷之《鲁

黔娄妻》引同。梁端曰：“此涉《有女同车》而误。”淑姬，美女。

寤言，相互谈心。寤，《毛诗》作“晤”，二字同。

## 〔今译〕

晋文齐姜，是齐桓公同宗的女儿，晋文公的夫人。起初，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纳骊姬入宫，骊姬进谗言，迫使太子申生自杀。文公号称公子重耳，与舅犯逃亡到狄人那里，后又来到齐国。齐桓公将同宗女儿嫁给他为妻，待他很好，还送给他80匹马。重耳打算永远在齐国住下去，并说：“人生只是追求安乐而已，别的谁管！”

舅犯知道重耳已安心在齐国生活，想一起离开，又担心重

耳不肯，便与其他跟从重耳来的人在一棵桑树下商议。养蚕的侍妾正好在树上听到。她把这事报告给姜氏，姜氏杀了她，对重耳说：“跟从你的人想要和你一块离开。知道这事的人已经被我除掉。公子你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要有任何疑虑，有疑虑就不能完成天命。自从你离开晋国，晋国没有一年平安无事。天没有让晋国灭亡。以后能统有晋国的，不是你又会是谁呢？你一定要努力啊！上天正注视着你，疑虑重重必然会有灾祸。”重耳说：“我不想动，就等着老死在这里了。”齐姜说：“不行。《周诗》里说：‘众多使者行匆匆，常惧己身辱使命。’一天到晚地各处奔波，还担心达不到目的，况且留恋妻室，贪图安逸，又何以能达到目的呢？人自己都不去追求，又怎么能达到目的呢？晋国的动乱是不会长期持续下去的，公子你一定能统有晋国。”文公还是不听。

齐姜和舅犯设计，用酒把重耳灌醉，放在车上拉走。重耳酒醒，拿起戈追逐舅犯，说：“此事成功尚可，如果不能成功，我要吃舅父你的肉。全吃下去，又怎么能解我心头之恨呢？”他们就出行了，经过曹、宋、郑、楚，进入秦国，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到晋国。晋人杀掉怀公，立重耳为君，就是晋文公。文公迎立齐姜为夫人，最后称霸天下，成为诸侯的盟主。

君子称赞齐姜纯洁而不轻慢，能够以善来成就君子。《诗经》里说：“端庄佳丽好姑娘，可以向他诉衷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晋文齐姜心公正，言行从来不懈怠。劝说重耳离开齐，返晋之时定会来。文姜舅犯见不从，只好施计别无奈。醉倒重耳以车载，最后确将霸基开。

## 四、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sup>①</sup>，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与惠公异母<sup>②</sup>。贤而有义。献公杀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号公子夷吾，奔梁<sup>③</sup>。及献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纳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赂<sup>④</sup>。晋饥，请粟于秦<sup>⑤</sup>，秦与之。秦饥，请粟于晋，晋不与。秦遂兴兵与晋战，获晋君以归。秦穆公曰：“扫除先人之庙，寡人将以晋君见<sup>⑥</sup>。”穆姬闻之，乃与太子荇、公子宏与女简璧<sup>⑦</sup>，衰经履薪以迎<sup>⑧</sup>，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灾，使两君匪以玉帛相见<sup>⑨</sup>，乃以兴戎<sup>⑩</sup>。婢子娣姒不能相教<sup>⑪</sup>，以辱君命。晋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图之！”公惧，乃舍诸灵台<sup>⑫</sup>。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公以功归，今以丧归，将焉用？”遂改馆晋君<sup>⑬</sup>，馈以七牢而遣之<sup>⑭</sup>。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晋，是为晋文公。太子荇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sup>⑮</sup>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sup>⑯</sup>穆姬之谓也。

顷曰：秦穆夫人，晋惠之姊。秦执晋君<sup>⑰</sup>，夫人流涕。痛不能救，及将赴死。穆公义之，遂释其弟。

### 〔注释〕

①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39年（前659—前621年）。曾向西拓展疆土，攻灭21国，称霸西戎。秦，国名。嬴姓。相传是伯益的后代。原为部落，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春秋时都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

东南端。战国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疆域不断扩大，国势强盛。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秦始皇）攻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②惠公：即晋惠公。名夷吾。在位14年（前650—前637年）。

③梁：国名。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南。公元前641年为秦穆公所灭。

④背秦赂：指背弃了送土地给秦的诺言。据《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未立前，曾答应给秦国黄河以西和以南的五座城池，后又食言不给。

⑤请粟：请求支援粮食。粟，泛指粮食。

⑥以晋君见：用晋君来拜见先人。即杀晋君祭祖。

⑦太子蒍(yīng英)：即后来的秦康公。女：原脱，据梁端本补。

⑧衰(cuī崔)经(dié迭)：泛指各种丧服。衰，通“縗”，挂在胸间的麻布条。经，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布带。履薪：踩着柴草，表示要自焚。

⑨匪：同“非”。玉帛：泛指诸侯会盟朝聘的礼物。

⑩乃：却，竟然。兴戎：兴动甲兵争战。

⑪婢子娣姒不能相教：娣姒，王照圆曰：“娣姒，犹弟姊也。娣，谓惠公。姒，穆姬自谓。”《史记·秦本纪》作“妾兄弟不能相救”。

⑫舍诸灵台：安排惠公住在灵台，实为拘禁。灵台，国君兴建的四方高台，用来观测天文气象等。秦国的灵台在国都郊外。

⑬改馆晋君：让晋君从灵台搬到客馆去住。

⑭馈以七牢：诸侯间的礼仪。牢为牲品，用来馈赠或祭祀。牛、羊、猪各一为一牢。遣：送，送走。

⑮“我送舅氏”四句：见《诗经·秦风·渭阳》。渭，渭水。阳，河的北面。渭阳是指咸阳一带。当时秦都在雍，东行送至渭阳，这段路程较远。路车，诸侯乘的车子。乘黄，四匹黄马。

⑯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见《诗经·大雅·抑》、《鲁颂·泮水》。敬慎，谨慎。威仪，仪表风度。维，是。则，法则，模范。

⑰执：捉拿，拘捕。

### 〔今译〕

秦穆公姬，是秦穆公的夫人，晋献公的女儿，太子申生的同胞姐姐，晋惠公的异母姐姐。她贤惠而且重义。献公迫

使太子申生自杀，赶走了公子们。惠公号称公子夷吾，逃奔至梁。献公死后，他借助秦国的力量回国为君。刚即位，穆姬就建议他把公子们都接纳回国，说：“公族是国君的根本。”惠公没有听从。后来惠公又背弃了奉送土地给秦国的诺言。晋国有饥荒，请求秦国支援粮食，秦给了。秦国有饥荒，请求晋国支援粮食，晋却不给。于是秦派兵攻打晋国，俘获了晋惠公。秦穆公对手下人说：“打扫一下祖庙，我要拿晋国国君来进见先人。”

穆姬听到这事，就领着太子莹、儿子宏和女儿简璧，身穿丧服，踩着柴草，前去迎接穆公，并对他说：“上天降下灾祸，让我们两国国君不是用玉帛相见而是兴动甲兵。我作为姐姐没有教育好弟弟，没有完成君王的使命。晋国国君早上被带进来，那么我晚上就自焚。请君王好好考虑一下！”穆公很害怕，就把晋君拘留在灵台。大夫们请求将晋君带进国都，穆公说：“俘获晋君本是带着巨大功劳回来的，现在带着丧事回来，以后有什么用？”于是让晋君改住进客馆，馈送了七副牛、羊、猪，最后把他送回晋国。

穆姬去世后，她弟弟公子重耳来到秦国，秦国护送他回晋即君位，就是晋文公。太子莹思念母亲的养育之恩，送舅父回晋国，并作诗说：“我送舅父回老家，送到渭阳才停下。什么礼物送给他？一辆路车四黄马。”

君子说：慈母生孝子。《诗经》里说：“容貌举止甚端庄，确是人们好榜样。”说的就是穆姬这样的人。

颂说：秦国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的姐姐。秦军俘获了晋君，她闻听流泪呜咽。恨不能设法相救，便欲将生命了结。穆公肯定此义举，释放其弟终妥协。

## 五、楚庄樊姬

樊姬，楚庄王之夫人也<sup>①</sup>。庄王即位，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王尝听朝罢晏，姬下殿迎曰：“何罢晏也？得无饥倦乎<sup>②</sup>？”王曰：“与贤者语，不知饥倦也。”姬曰：“王之所谓贤者何也？”王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王曰：“虞丘子贤则贤矣，未忠也。”王曰：“何谓也？”对曰：“妾执巾栉十一年<sup>③</sup>，遣人之郑、卫，求美人进于王，今贤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岂不欲擅王之爱宠哉<sup>④</sup>？妾闻堂上兼女<sup>⑤</sup>，所以观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见，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余年<sup>⑥</sup>，所荐非子弟则族昆弟<sup>⑦</sup>，未闻进贤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贤路。知贤不进，是不忠；不知其贤，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悦。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sup>⑧</sup>，不知所对。于是避舍<sup>⑨</sup>，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sup>⑩</sup>，王以为令尹，治楚三年，而庄王以霸。楚史书曰：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sup>⑪</sup>。《诗》曰：“大夫夙退，无使君劳。”<sup>⑫</sup>其“君”者，谓女君也。又曰：“温恭朝夕，执事有恪。”<sup>⑬</sup>此之谓也。

颂曰：樊姬谦让，靡有嫉妒。荐进美人，与己同处。非刺虞丘<sup>⑭</sup>，蔽贤之路。楚庄用焉，功业遂伯。

### 〔注释〕

①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芈（mǐ米）姓，名旅，一作“吕”、“侣”。在位23年（前613—前590年）。曾问鼎中原，北上称霸。

②得无：能不。 ③执巾栉（zhì至）：拿着手巾和梳子，指侍候

丈夫。④擅：独占。⑤堂上兼女：宫殿上得众女。⑥相楚：为楚国相（楚称令尹）。⑦族昆弟：同族兄弟。⑧避席：古人席地而坐，避席即离开座位。⑨避舍：让出房子，指让出令尹的官署。⑩孙叔敖：见卷三之《孙叔敖母》。⑪力：功劳。⑫大夫夙退，无使君劳：见《诗经·卫风·硕人》。夙（sù素）退：早退，早点辞去官职。⑬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见《诗经·商颂·那》。温恭，温和恭谨。执事，从事。恪，谨慎。⑭非刺：非议，讥刺。

### 〔今译〕

楚庄樊姬，是楚庄王的夫人。庄王即位后，喜欢打猎。樊姬进谏劝止，庄王不听，她便不吃禽兽的肉。庄王于是改正错误，勤恳地处理政事。

一次，庄王听朝议，散朝晚了，樊姬走下大殿，迎上去问：“为什么散朝晚了？大王不饥饿、不疲倦吗？”庄王说：“同贤者交谈，是不会感到饥饿和疲倦的。”樊姬问：“大王所说的贤者是谁？”庄王答道：“是虞丘子。”樊姬捂着嘴笑了。庄王问：“爱姬笑什么？”樊姬回答：“虞丘子说贤还可以，但算不上忠。”庄王问：“什么意思？”樊姬回答说：“我侍奉大王已经11年，常派人到郑国、卫国，搜求美女进献给大王，现在她们中比我贤的有二人，和我差不多的有七人。难道我不想独得大王的宠爱吗？我听说宫殿上得众女，可以观察人的才能。现在虞丘子当楚相十余年，举荐的人不是自己的子弟，便是同族兄弟，没听说过他荐进贤人，赶走不肖的人，这是蒙蔽国君，堵塞贤路。知道有贤人而不荐举，这是不忠诚；不知道别人的贤能，这是不聪明。

我笑不是也可以吗？”庄王听了很高兴。第二天，庄王把樊姬讲的告诉给虞丘子，丘子忙离开座位，不知怎样答对。于是虞丘子让出房子，派人迎来孙叔敖，将他推荐给庄王，庄王任孙叔敖为令尹，治理楚国，三年后庄王称霸。

楚国史书说：庄王称霸，这是樊姬的功劳。《诗经》里说：“大夫们早点辞官，不要让我君心烦。”这里的“君”是指女君。又说：“整日都温和恭敏，办事情谨慎小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庄樊姬知谦让，心里丝毫无嫉妒。举荐了众多美人，与自己一块居处。讽刺令尹虞丘子，说他堵塞进贤路。楚庄王信用樊姬，建功业成为霸主。

## 六、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①，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来。妻恐其懈于王事，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②：国家多难，惟勉强之，无有谴怒，遗父母忧。昔舜耕于历山③，渔于雷泽④，陶于河滨，非舜之事，而舜为之者，为养父母也。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亲操井臼⑤，不择妻而娶。故父母在，当与时小同，无亏大义，不罹患害而已⑥。夫凤凰不离于蔚罗⑦，麒麟不入于陷阱，蛟龙不及于枯泽。鸟兽之智，犹知避害，而况于人乎！生于乱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义，然而仕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魴鱼赀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⑧盖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⑨。

颂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维戒无息，勉为父母。凡事远周⑩，为亲之在。作诗“魴鱼”，以救君子⑪。

## 〔注释〕

①周南：西南初期，周公旦居洛邑（今河南洛阳），镇守东方，与召公奭由陕（今河南陕县）分界。“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这个统治区域的划分，大概相沿很久。周南当是在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域。

②陈素所与大夫言：陈述平日常同大夫讲的话。王照圆曰：“素，犹平日也。所与大夫言，即匡正其夫之词。”

③历山：或说即在今山东济南的历山，又叫千佛山。

④雷泽：即雷夏泽。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唐代以后干涸。

⑤井臼：打水舂米，指家务劳动。

⑥罹（lī离）：遭遇。

⑦离：通“罹”。蔚：通“蔚”，小网。

⑧“魴鱼赭尾”四句：见《诗经·周南·汝坟》。魴（fáng房）鱼，鳊鱼，赤尾，又名火烧鳊。赭（chēng撑），赤色。如毁，王照圆曰：“毁，缺坏也”。“言王室多难，如将毁缺不坚完也”。毁，《毛诗》作“燬”。毛传：“燬，火也。”“如燬”亦有危机的意思。迺，近。

⑨而能匡夫：段玉载曰：“疑‘而’即‘能’，浅人又添‘能’耳。”

⑩远周：王念孙曰：“周”当为“害”。上文“害”字凡两见，是其证。隶书“害”字或与“周”相似，又涉上文“周南”而误。库本“周”作“虑”，亦当有据。

⑪敕（chì赤）：告诫。

## 〔今译〕

周南之妻，是周南大夫的妻子。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了预定时间还没回来。妻子担心他对国王的政事有所懈怠，就向邻人陈述平日常同丈夫讲的话。她说：国家多难，只应尽力而为，不能遭人指责和怨怒，给父母带来忧愁。过去舜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打渔，在黄河岸边烧制陶器，这些都不是舜该干的事情，但舜去干，是为了孝敬赡养父母。家境贫寒，父母年老，无论什么官职都该出任；父母打水舂

米，操持家务，无论什么女子都该婚娶。因此父母健在，应当与世俗稍求一致，只要不损害大义，不遭遇患难就行了。凤凰不落入网罗，麒麟不掉进陷阱，蛟龙不到枯泽中去。凭鸟兽的智慧尚能懂得逃避祸害，何况是人呢？生活在乱世当中，不得事理，遭受暴虐，无法行义，但仍出仕，这是因为父母都还在世。于是大夫的妻子作诗说：“鲂鱼尾巴红闪闪，王室多难世道艰。虽然多难世道艰，家中父母应顾念。”这是不得已的。

君子称赞周南的妻子能够匡正丈夫。

颂说：周南大夫的妻子，丈夫外出治水土。告诫丈夫勿懈怠，勉强劳作为父母。办理事情思虑远，二老双亲需照顾。鲂鱼为喻作首诗，勉励君子好大夫。

## 七、宋鲍女宗

女宗者<sup>①</sup>，宋鲍苏之妻也<sup>②</sup>。养姑甚谨。鲍苏仕卫三年，而娶外妻<sup>③</sup>。女宗养姑愈敬，因往来者请问其夫<sup>④</sup>，赂遗外妻甚厚<sup>⑤</sup>。女宗媿谓曰<sup>⑥</sup>：“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媿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妇人一醮不改<sup>⑦</sup>，夫死不嫁。执麻枲<sup>⑧</sup>，治丝茧，织纆组紃<sup>⑨</sup>，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sup>⑩</sup>，羞馈食<sup>⑪</sup>，以事舅姑。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若其以淫意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礼，天子十二，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诚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妇人七见去<sup>⑫</sup>，夫无一去义。七去之道，妒正为首，淫僻、窃盗、长舌、骄侮、无子、恶病皆在其后。吾媿不教吾以居室之礼，而反欲使吾为见弃之行，将安所用此？”遂不

听，事姑愈谨。宋公闻之，表其闾<sup>⑬</sup>，号曰女宗。君子谓女宗谦而知礼。《诗》云：“令仪令色，小心翼翼。故训是式，威仪是力。”<sup>⑭</sup>此之谓也。

颂曰：宋鲍女宗，好礼知理。夫有外妻，不为变己。穆引妇道，不听其姒。宋公贤之，表其闾里。

### 〔注释〕

①女宗：女性模范人物。 ②宋：国名。子姓。周初所封，开国君主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公元前286年为齐所灭。 ③外妻：私通的妇女。也称外妇。 ④因：通过。请问：请安问好。 ⑤赂遗（wèi卫）：送给财物。 ⑥姒：王照圆曰：“妇人谓长妇为姒，亦谓姊为姒也。”此指姊，即姐姐。 ⑦一醮（jiào叫）不改：即一旦成婚就不能再改嫁。醮，女子出嫁。 ⑧枲（xǐ喜）：大麻。 ⑨纴（rèn任）：织布帛的丝缕。组：编织。紃（xún旬）：圆形的细丝带。 ⑩澈漠酒醴（lǐ里）：将酒弄得很清纯。澈，清净的样子。漠，清纯。“澈”与“漠”此处用作动词。醴，甜酒。 ⑪羞：进献。 ⑫妇人有三见去：妇人被丈夫遗弃有七条不同的理由，即下文所说的嫉妒、淫僻等，妇人犯有其中之一就可以被丈夫遗弃，称为“七去”，或称“七弃”、“七出”。七条的内容和次序，其他旧籍所载与此传略有不同（见《大戴礼记·本命》、《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见，被。 ⑬表其闾：在其里门刻石，以表彰其功德。 ⑭“令仪令色”四句：见《诗经·大雅·烝民》。令，美，善。仪，仪容，态度。翼翼，恭敬谨慎的样子。故训，先王遗训、遗典。故，《毛诗》作“古”，二字同。式，效法，榜样。威仪，礼节。力，勤，勉力做到。

## 〔今译〕

宋鲍女宗，是宋国人鲍苏的妻子。她一直十分谨慎地赡养婆母。鲍苏到卫国谋职，三年后与别的女人私通。但女宗却更加恭敬地赡养婆母，还通过往来于宋、卫之间的人向丈夫请安问好，送给与丈夫私通的妇女丰厚的财物。

女宗的姐姐对女宗说：“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女宗问：“为什么？”姐姐说：“人家已经另有所爱，你留在这里干什么？”女宗说：“妇人一旦成婚就不能改嫁，丈夫死了要终身守寡，应当搓麻抽丝，织帛编带，提供衣服，事奉丈夫。准备好清纯的酒，进献食物，事奉公婆。以思想专一为贞，以善从丈夫为顺，怎么能以独占丈夫的恩爱为善呢？如果有浮淫的念头，专擅丈夫的爱宠，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处。按礼的规定，天子可以有十二个女人，诸侯有九个，卿大夫有三个，士有两个。我丈夫是士，有两个女人，不也合适吗？而且妇女有七条被抛弃的理由，丈夫却没有一条。在七去之中，嫉妒是第一条，浮淫邪僻、盗窃东西、长舌多嘴、骄横侮人、不生孩子、身患重病都属其次。姐姐你不教我持家的礼仪，反而要让我做那些被弃之人所做的事情，我怎么能听从你这些话呢？”女宗没有按姐姐说的去做，更为谨慎地事奉婆母。宋国国君知道了这件事，就在她居住的里巷门口立上刻石，表彰她的事迹，并授予她“女宗”的尊号。

君子称赞女宗谦恭而知礼仪。《诗经》里说：“仪表风度颇优雅，小心翼翼无错差。处处遵循先王训，勤习礼节不困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宋鲍苏妻号女宗，好行礼仪懂事理。丈夫有了私

通妇，孝敬公婆仍不已。她又称引为妇道，不听姐姐劝告语。宋国国君称她贤，刻石里门人赞誉。

## 八、晋赵衰妻

晋赵衰妻者<sup>①</sup>，晋文公之女也。号赵姬。初文公为公子时，与赵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隗妻赵衰<sup>②</sup>，生盾。及返国，文公以其女赵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迎盾与其母而纳之，赵衰辞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宠而忘旧，舍义；好新而慢故<sup>③</sup>，无恩；与人勤于隘厄<sup>④</sup>，富贵而不顾，无礼。君弃此三者，何以使人？虽妾亦无以侍执巾栉。《诗》不云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sup>⑤</sup>与人同寒苦，虽有小过，犹与之同死而不去，况于安新忘旧乎？又曰：‘宴尔新婚，不我屑以。’<sup>⑥</sup>盖伤之也。君其逆之<sup>⑦</sup>！无以新废旧。”赵衰许诺，乃逆叔隗与盾来。姬以盾为贤，请立为嫡子，使三子下之<sup>⑧</sup>；以叔隗为内妇<sup>⑨</sup>，姬亲下之。及盾为正卿，思赵姬之让恩，请以姬之中子屏括为公族大夫<sup>⑩</sup>，曰：“君姬氏之爱子也<sup>⑪</sup>。微君姬氏<sup>⑫</sup>，则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许之。屏括遂以其族为公族大夫。君子谓赵姬恭而有让。《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sup>⑬</sup>赵姬之谓也。

颂曰：赵衰姬氏，制行分明<sup>⑭</sup>。身虽尊贵，不妒偏房。躬事叔隗，子盾为嗣。君子美之，厥行孔备。

### 〔注释〕

①赵衰(cuī崔)：即赵成子。春秋时晋国卿。字子余。 ②公：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此下当有“子”字。 ③慢(màn慢)：

轻侮。④勤：努力。隘厄：穷困，苦难。⑤“采葑采菲”四句：见《诗经·邶风·谷风》。葑（fēng封），蔓菁，俗名大头菜。菲，萝卜。以，用。下体，指根。德音，美德，名誉。⑥宴尔新婚，不我屑以：见《诗经·邶风·谷风》。宴，快乐。不我屑以，不屑以我，指不肯亲近我。屑，重视，顾惜。以，与。⑦逆：迎。⑧下之：居于……之下。⑨内妇：段玉裁曰：“当改‘内子’。”内子，即卿的嫡妻。⑩公族大夫：官名。掌管公族及卿大夫子弟的事务。⑪君姬氏之爱子：指屏括。赵盾将赵姬视为嫡母，故称君姬氏。⑫微：无。⑬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见《诗经·大雅·抑》。温温，温和宽厚的样子。恭人，谦和恭谨的人。维，是。基，根本。⑭制：等级。

### 〔今译〕

晋赵衰妻，是晋文公的女儿。号称赵姬。当初，身为公子的晋文公和赵衰逃奔至狄，狄人将叔隗、季隗两个女子献给文公，文公又把叔隗送给赵衰为妻，生下赵盾。返回晋国之后，文公又将女儿赵姬嫁给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

赵姬请赵衰接回赵盾及其母亲，赵衰不敢答应，推辞了。赵姬说：“得到新宠而忘记旧好，是无义；爱好新欢而轻慢故妻，是无恩；曾与别人同在困境中努力生活，富贵以后又不再顾及别人，是无礼。丢弃了以上三者，怎么指使别人？即使是我，也不会再侍奉你的。《诗经》里不是说吗：

‘蔓菁萝卜全采进，哪能要叶不要根？人的美德别抛弃，和你永远手不分。’与人同受寒苦，虽有小过也仍要生死不离，何况留恋新人而忘旧好呢？《诗经》里又说：‘你们新婚多快乐，对我态度太冷落。’大概是为此而悲伤。你要去迎接

赵盾母子！不要因为有了新人而抛弃故旧。”赵衰同意了，接回叔隗和赵盾。赵姬认为赵盾是贤才，请求将他立为嫡子，让自己生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又让叔隗作正妻，自己居她之下。

后来赵盾成为晋国卿，思念起赵姬推让的恩情，就请求晋成公让赵姬的次子屏括担任公族大夫。赵盾说：“他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没有君姬氏，那么下臣就是狄人了，怎么能象现在这个样子！”晋成公答应了。于是屏括统率自己的族属成为公族大夫。

君子称赞赵姬为人恭敬，懂得礼让。《诗经》里说：“温和恭谨大好人，品德高尚是根本。”说的就是赵姬这样的人。

颂说：赵衰之妻号赵姬，上下等级甚分明。虽然自己很尊贵，不同偏房把宠争。躬身居于叔隗下，赵盾为嗣后为卿。君子对此甚赞美，礼仪完备人人称。

## 九、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①。荅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数谏不用。居五年②，从车百乘归休③，宗人击牛而贺之④，其妻独抱儿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妇曰：“夫子能薄而官大⑤，是谓婴害⑥；无功而家昌，是谓积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⑦，家贫国富，君敬民戴⑧，故福结于子孙，名垂于后世。今夫子不然，贪富务大，不顾后害。妾闻南山有玄豹⑨，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⑩，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⑪，坐而须死耳⑫。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贫，君不敬，民

不戴，败亡之征见矣<sup>⑬</sup>。愿与少子俱脱。”姑怒，遂弃之。处期年<sup>⑭</sup>，荅子之家果以盗诛，唯其母老以免。妇乃与少子归养姑，终卒天年<sup>⑮</sup>。君子谓荅子妻能以义易利，虽违礼求去，终以全身复礼，可谓远识矣。《诗》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sup>⑯</sup>此之谓也。

颂曰：荅子治陶，家富三倍。妻谏不听，知其不改。独泣姑怒，送厥母家。荅子逢祸，复归养姑。

### 〔注释〕

①陶大夫荅子之妻：陶，指陶丘，在今山东定陶西北，西周春秋时为曹国国都。陈汉章曰：“此治陶之大夫当在宋灭曹后”。“宋灭曹，以陶为邑。荅子，邑大夫也”。之，原脱，据梁端本补。②居五年：过了五年。③百乘(shèng剩)：100辆车、400匹马，即100辆四匹马拉的车。一车四马为一乘。归休：回家休息、省亲。④宗人：同族的人。击牛：敲击牛角。⑤夫子：妻子称自己的丈夫。⑥婴：遭遇。⑦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相。子文：即鬬穀(gòu构)於(wū乌)菟(tú徒)，春秋时楚国大夫。曾被楚成王用为令尹。⑧戴：拥戴。⑨玄豹：颜色黑中带红的豹。⑩泽：润泽。文章：错杂的色彩和花纹。⑪彘(zhì至)：猪。⑫须：等待。⑬征：征兆。见(xiàn现)：出现。⑭期(jī机)年：一年。⑮天年：自然的寿数。⑯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见《诗经·邶风·载驰》。百尔所思，即尔百所思，指主意众多。

### 〔今译〕

陶荅子妻，是陶大夫荅子的妻子。荅子为官，治理陶邑，三年中没赢得什么声誉，家里的财富却增加了三倍。他妻子

屡次劝止，他都不听。

过了五年，荅子由 100 辆四匹马驾的车子跟从，回家休息、省亲，同族的人敲击牛角前来祝贺，只有他妻子抱着小儿子哭泣。婆婆愤愤地说：“多么不吉祥呀！”荅子妻说：“夫子能力很小，官职却很大，这样必然遭遇祸害；没有功劳，家族却昌盛，这样必然积累灾殃。过去楚令尹子文治理国家的时候，家里清贫，国中富裕，君主敬重，人民拥戴，所以子孙都得到幸福，自己也名垂后世。现在夫子却不是这样，贪图富贵，追求高官，从没有顾及以后的危害。我听说南山有一种颜色黑中带红的豹子，下雾下雨，一连七天，它们都不下山寻找食物吃，这是为什么呢？它们是想润泽自己的皮毛，使其长出错杂的色彩和花纹，这样也就能够藏身，远离患害。狗和猪对食物不加选择，吃得很肥，但它们只是在等死而已。现在夫子治理陶，家里富贵，国中贫穷，君主不敬重，人民不拥戴，失败和灭亡的征兆已经出现。我愿意和小儿子一起离开这里。”婆婆很生气，便放她走了。一年以后，荅子一家果然因盗窃罪被诛杀，只有他母亲年纪大了才免于死。荅子妻于是带小儿子回来，赡养婆婆，最后安然度过一生。

君子称道荅子妻以义易利，虽然违背礼仪，请求出走，但是最后能够保全身体，重行礼仪，可以说是见识广远。《诗经》里说：“你们纵有百条计，不如我跑这一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荅子为官治理陶，家中财富增三倍。妻子屡劝他不听，知道他将不改悔。哭泣惹来婆婆怒，答应让她娘家归。荅子被杀她回来，赡养婆婆义不背。

## 十、柳下惠妻

鲁大夫柳下惠之妻也①。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妻曰：“无乃渎乎？君子有二耻：国无道而贵，耻也；国有道而贱，耻也。今当乱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②，将陷于害，吾能已乎？且彼为彼，我为我，彼虽裸裎③，安能污我？”油油然与之处④，仕于下位。柳下既死，门人将谏之⑤。妻曰：“将谏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谏曰：“夫子之不伐兮⑥，夫子之不竭兮⑦，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⑧。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⑨。恺悌君子⑩，永能厉兮。嗟呼惜哉⑪，乃下世兮⑫。庶几遐年⑬，今遂逝兮⑭。呜呼哀哉，魂神泄兮⑮。夫子之谥⑯，宜为惠兮。”门人从之以为谥，莫能窜一字⑰。君子谓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⑱此之谓也。

颂曰：下惠之妻，贤明有文⑲。柳下既死，门人必存⑳。将谏下惠，妻为之辞。陈列其行，莫能易之。

### 〔注释〕

①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氏，名获，字禽，谥惠。食邑在柳下（一说在今山东新泰柳里，今名夏家隅；一说即今河南濮阳东部柳下屯，简称柳屯）。鲁宣公时任士师，掌管刑狱。②油油：梁端曰：“油油，当作‘悠悠’”。“‘油’‘悠’声近，又涉下文‘油油’而误”。悠悠，众多的样子。③裸裎（chéng程）：赤身露体。④油油然：和悦恭敬的样子。⑤门人：门生，弟子。谏

(lèi垒): 叙述死者生前事迹, 表示哀悼。也指悼词。 ⑥伐: 夸耀自己。 ⑦不竭: 指德行很多。 ⑧察: 看清楚。 ⑨不蔽: 指德行不能被掩蔽。 ⑩恺(kǎi凯)悌(tì惕): 和易近人。 ⑪嗟(jiē接): 叹息。 ⑫下世: 即去世。 ⑬庶几: 差不多。 ⑭遐(xiá峡)年: 高龄, 长寿。 ⑮遂: 竟。 ⑯泄: 离去。 ⑰谥(shì示): 死后被人加的带有褒义或贬义的称号。 ⑱窜: 删改。 ⑳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 见《诗经·小雅·小旻》。 ㉑文: 文采。 ㉒门人必存: 陈汉章曰:“‘必’与‘毕’通”。“毕存, 言门人咸在也”。

### 〔今译〕

柳下惠妻, 是鲁国大夫柳下惠的妻子。柳下惠在鲁国曾三次被贬官, 但他一直没有离去, 时时为民众忧愁, 并设法解除他们的危难。妻子说: “这恐怕是衰渎自己吧? 君子有两种耻辱: 国家没有德政, 自己却很显贵, 这是耻辱; 国家实行德政, 自己却很贫贱, 也是耻辱。现在世道混乱, 三次被贬官还不离去, 这也是接近耻辱的事情。”柳下惠说: “众多百姓将要遭受患害, 我怎么能离去不干呢? 况且他是他, 我是我, 他即便赤身露体, 又怎么能玷污我呢?”柳下惠依旧和悦恭敬地同其他人相处, 担任着低下的官职。

柳下惠死后, 门生们想为他撰写悼词。柳下惠的妻子说: “想要追述夫子的德行吗? 那你们都不如我了解他。”于是她便亲自执笔, 写道: “夫子不自我夸耀, 夫子品德非常高, 夫子诚实讲信用, 不怀贼心与人交。屈身和柔从俗行, 不强使己为纯清。蒙受耻辱救民众, 品德更高人人称。虽然三次遭贬退, 但是仍未被否定。和易近人好君子, 永能自励往前行。唉呀痛惜我夫子, 停止呼吸离人世。原想或许

能长寿，现在竟然不幸死。呜呼哀哉我夫子，他的魂神全流失。如果要定他的谥，最合适的是惠字。”门生们就将这些话作为悼词，一个字也没能改动。

君子赞誉柳下惠妻能够牢记丈夫的德行，使其发扬光大。《诗经》里说：“别人能够知其一，但却不知其他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鲁柳下惠的妻子，贤明而且有文采。柳下惠去世以后，门人守丧全都在。准备为他撰悼词，妻子要求自己来。陈述丈夫生前事，门人接受未能改。

## 十一、鲁黔娄妻

鲁黔娄先生之妻也①。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②。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③，见先生之尸在牖下④，枕塹席稿⑤，裋袍不表⑥，覆以布被⑦，手足不尽敛⑧，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⑨。”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终也，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⑩，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⑪，不忻忻于富贵⑫，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⑬。”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诗》曰：

“彼美淑姬，可与寤言。”⑭此之谓也。

颂曰：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⑮。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揜蔽⑯，犹谥曰“康”。

### 〔注释〕

①黔娄：春秋时（或说战国时）著名隐士。鲁国人，一说齐国人。相传鲁恭公欲迎请他为相，齐也想任用他为卿，他皆推辞不受。齐威王后曾拜他为师，对他极表尊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黔娄子》四篇。②曾子：即孔子弟子曾参。吊：吊唁。③堂：正屋。④牖（yǒu有）：窗。⑤塹（jī基）：砖头，砖坯。稿：稻、麦的秆子。⑥褴（yǔn允）：布衣。⑦覆：覆盖。布被：粗布被子。⑧手足：梁端本据《太平御览·礼仪部四十》引改作“首足”。斂：收。⑨斜：同“邪”，歪斜。引：拉。⑩粟：谷子，也泛指粮食。钟：量器。六石四斗为一钟。⑪戚戚：忧惧的样子。⑫忻忻：喜悦的样子。⑬斯：此，这个。⑭彼美淑姬，可与寤言：见《诗经·陈风·东门之池》。淑姬，美善女子。淑，善。寤，《毛诗》作“晤”，二字同。寤言，即相互谈心。⑮褐（hè贺）衾（qīn亲）：粗麻布被子。⑯揜（yǎn掩）：遮蔽。

### 〔今译〕

鲁黔娄妻，是鲁国黔娄先生的妻子。黔娄先生去世后，曾子及其门生前往吊唁。黔娄的妻子从门里出来，曾子上前表示哀悼。走进正屋，曾子看见黔娄先生的尸体放在窗下，枕着土坯，铺着苇草，穿着没有外表的粗布衣袍，盖着粗布被子，手和脚无法一起放进被子里，盖住头脚就露出来，盖住脚头就露出来。曾子说：“斜着拉拉被子就能盖住了。”

黔娄妻说：“斜着即使有余，也不如正着不足。先生由于行为不邪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生前不邪，死后让他邪，这不符合先生的意愿。”曾子无言以对，接着大哭起来，说道：

“唉呀！先生去世了，用什么字作谥呢？”黔娄妻说：“就用‘康’为谥吧。”曾子问：“先生在世时，嘴里缺粮食吃，身上少衣服穿，去世后手和脚不能全盖住，旁边也没有酒肉祭品。生前未得到丰美，死后没得到荣光，为什么对此很高兴并以‘康’为谥呢？”黔娄妻答道：“从前国君曾想请先生治理国政，授给他国相的职官，他推辞不做，这是有余贵；国君曾赐给先生30钟谷子，他辞让不受，这是有余富。先生那人，甘愿去做天下最清淡的事情，安心接受天下最卑微的地位，不因为贫贱忧惧，不因为富贵喜悦，追求仁便得到仁，追求义便得到义，他的谥为‘康’，不也合适吗？”曾子说：“只有黔娄那种人，才会有这样的妻子。”

君子称赞黔娄妻是个乐贫行道的人。《诗经》里说：“正直美善好女子，可以向她吐心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黔娄先生去世后，妻子一人来主丧。曾子前往表哀悼，见娄布被粗衣裳。安于贫贱乐清淡，丰美生活从不想。尸体不能覆盖全，但仍定谥叫作“康”。

## 十二、齐相御妻

齐相晏子仆御之妻也①。号曰命妇②。晏子将出，命妇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③，策驷马④，意气洋洋⑤，甚自得也。既归，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贱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吾从门间观其志气，恂恂自下⑥，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

尺，乃为之仆御耳⑦，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谢曰：“请自改，何如？”妻曰：“是怀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长也。夫躬仁义⑧，事明主，其名必扬矣。且吾闻宁荣于义而贱，不虚骄以贵。”于是其夫乃深自责，学道谦逊，常若不足。晏子怪而问其故，具以实对。于是晏子贤其能纳善自改，升诸景公⑨，以为大夫，显其妻以为命妇。君子谓命妇知善。故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⑩。《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⑪言当常向为其善也。

颂曰：齐相御妻，匡夫以道⑫。明言骄恭，恂恂自效。夫改易行，学问靡已。晏子升之，列于君子。

### 〔注释〕

- ①晏子：即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历仕灵、庄、景公，曾被景公任用为相，以贤著称。仆御：驾车赶马的人，车夫。御，也指驾车赶马。②命妇：大夫的妻子。③盖：车上伞形的篷子。④策：鞭打。驷（sì四）：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⑤洋洋：得意的样子。⑥恂（xún旬）恂：谦恭的样子。⑦乃：只，仅仅。⑧躬：自身。⑨升：举荐。⑩妃（pèi配）匹：配偶。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见《诗经·小雅·车鞿》。仰，仰望，瞻仰。止，之。景行，大道。⑫匡：匡正。

### 〔今译〕

齐相御妻，是齐相晏子车夫的妻子。号为命妇。一次，晏子准备出行，她站在门后观察丈夫的举动，见丈夫为晏子驾车，靠着车篷，赶着马，得意洋洋。

丈夫回家以后，她说：“说你卑贱低下，真是一点不错！”丈夫问：“什么意思？”她说：“晏子身高不到六尺，为齐国相，在诸侯中威名大振。刚才我从门后观察他的神色气度，见他一副恭顺下人，深思远虑的样子。你身高八尺，仅仅是他的车夫，却洋洋自得，看上去十分满足。因此我要离去。”丈夫连忙道歉，问：“我请求改正，怎么样？”她说：“这是说要有晏子一样的智谋，再加上八尺长的躯体。躬行仁义，事奉明主，名声必然会得以显扬。而且我听说，宁可光荣行义而身份低贱，也不能处事虚骄而地位显贵。”于是丈夫深深自责，从此学道谦逊，时时表现出不足的样子。

晏子对这件事感到奇怪，询问其中缘故，车夫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晏子认为他能够听从善言，改正错误，很有贤才，便把他举荐给齐景公，用为大夫，也赐给他妻子显贵的“命妇”称号。

君子赞扬命妇聪慧善良。由此看来，成为贤人的途径是非常多的，不仅师傅、朋友能够给以启发和帮助，而且配偶也起着很大作用。《诗经》里说：“高山巍巍可仰望，大路宽广行远方。”这是说应当经常向往着成为善人。

颂说：齐相车夫的妻子，以道义匡正夫君。希望他由骄变恭谨，言行恂恂效主人。丈夫改过慎言行，学问提高不停顿。齐相荐他为大夫，君子之林被列进。

### 十三、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sup>①</sup>。接輿躬耕以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镒、车二驷<sup>②</sup>，往聘迎之<sup>③</sup>，曰：“王愿请先生治淮南。”

接輿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与语而去。妻从市来，曰：“先生少而为义④，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迹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驷来聘⑤。”其妻曰：“得无许之乎？”接輿曰：“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恶？我许之矣。”妻曰：“义士非礼不动，不为贫而易操，不为贱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为食，亲绩以为衣，食饱衣暖，据义而动，其乐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禄，乘人坚良⑥，食人肥鲜，而将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许也。”妻曰：“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又违，非义也。不如去之。”夫负釜甑⑦，妻戴纒器⑧，变名易姓而远徙，莫知所之。君子谓接輿妻为乐道而远害。夫安贫贱而不怠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诗》曰：“肃肃兔置，椽之丁丁。”⑨言不怠于道也⑩。

颂曰：接輿之妻，亦安贫贱。虽欲进仕，见时暴乱。楚聘接輿，妻请避馆⑪。戴纒易姓⑫，终不遭难。

### 〔注释〕

①接輿：春秋时著名隐士。楚国人。姓陆，名通，字接輿。曾劝说孔子消极出世。他被时人称为狂人。 ②鎰（yì益）：重量单位。20两为一鎰，一说24两为一鎰。车二驷：两辆由四匹马驾的车。 ③聘：原作“骋”，据黄鲁曾本改。 ④少：原作“以”，据库本改。《韩诗外传》卷二同。 ⑤遣：原作“遗”，据黄鲁曾本改。 ⑥坚：指牢固结实的车子。良：指良马。 ⑦负：背。釜（fǔ斧）：炊器。即无脚的锅，放在灶口，上面置甑蒸煮。甑：也是一种炊器，与蒸笼相似。二者有铁、铜及陶制。 ⑧戴：头顶着。纒（rèn认）器：纺织器具。 ⑨肃肃兔置，椽之丁丁：见《诗

经·周南·兔置》。肃肃，整齐严密的样子。兔置(jū居)，捕兔的大网。椽(zhuó浊)，敲击。丁(zhēng争)丁，敲击小木桩的声音。敲击木桩入地，是为了张网。⑩不：原作“以”，据黄鲁曾本改。⑪避馆：即不居家中，而潜居他处。⑫戴：原作“载”，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楚接舆妻，是楚国狂人接舆的妻子。接舆亲自耕田以维持生活。楚王派使者带着百镒黄金两辆四匹马驾的车子，前往问候和招请接舆。使者对接舆说：“国王希望能请先生治理淮南。”接舆只是笑，没有答话，使者见无法再说什么，就离开了。

接舆的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对接舆说：“先生年轻时就好行义，怎么倒在快老的时候抛弃它呢？门外的车印多么深呵！”接舆说：“国王不知道我不肖，没有才能，想让我去治理淮南，派使者带着金子和马车来聘迎我。”妻子忙问：

“该不会答应他吧？”接舆说：“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你为什么厌恶它呢？我已经答应了。”妻子说：“义士不做非礼的事，不因为贫困而改变节操，不因为低贱而放弃德行。我事奉先生，靠亲耕来吃饭，靠亲织来穿衣，吃得饱，穿得暖，一切遵行德义，十分欢乐。如果接受人家的重禄，乘坐人家的坚车良马，吃人家肥厚鲜美的食物，以后又怎么回报人家呢？”接舆说：“那我就不答应他的请求了。”妻子说：“不听国君指使，是不忠；听了又不去做，是不义。不如离开这里。”于是接舆背着炊具，妻子顶着织器，改名换姓，远走他方，别人都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君子称赞接輿妻是个喜欢遵行道义，能够远僻祸害的人。安心贫贱，对道义的追求从不懈怠，这是品德最高尚的人才能做到的。《诗经》里说：“严密整齐张兔网，敲击木桩响当当。”这是说对道义的追求从不懈怠。

颂说：楚狂接輿的妻子，同丈夫安于贫贱。开始也想去出仕，见世乱放弃此念。楚王派人请接輿，妻子主张离家园。头顶织器变姓名，始终没有遭祸难。

#### 十四、楚老莱妻

楚老莱子之妻也①。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②，葭墙蓬室③，木床蓍席④，衣缊食菽⑤，垦山播种。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莱，贤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来，楚王驾至老莱之门。老莱方织畚⑥。王曰：“寡人愚陋，独守宗庙，愿先生幸临之⑦。”老莱子曰：“仆山野之人⑧，不足守政⑨。”王复曰：“守国之孤，愿变先生之志。”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戴畚菜⑩，挟薪樵而来⑪，曰：“何车迹之众也？”老莱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妻曰：“许之乎？”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⑫，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铁钺⑬。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投其畚菜而去。老莱子曰：“子还！吾为子更虑。”遂行不顾，至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⑭，可绩而衣之，据其遗泣⑮，足以食也。”老莱子乃随其妻而居之，民从而家者，一年成落⑯，三年成聚⑰。君子谓老莱妻果于从善。《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⑱此之谓也。

颂曰：老莱与妻，逃世山阳。蓬蒿为室，莞葭为盖<sup>⑩</sup>。  
楚王聘之，老莱将行。妻曰世乱，乃遂逃亡。

### 〔注释〕

①老莱子：春秋时著名隐士。楚国人。与孔子同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老莱子》十六篇。 ②阳：山的南面。 ③葭(jiā加)：芦苇。蓬：蓬蒿。 ④蓍(shī诗)：蓍草。 ⑤缊(yùn运)：乱麻，旧絮。菽：大豆。 ⑥畚(bēn本)：畚箕。用草绳或竹篾编织的盛物器具。 ⑦幸临：亲临。 ⑧仆：对自己的谦称。 ⑨守政：主持朝政。守，主持。 ⑩菜：藜草。 ⑪薪樵：柴草。 ⑫食(sì寺)：供养。捶：木棒。 ⑬铁(fū夫)钺(yuè月)：指刑具。铁，铡刀。钺，长柄大斧。 ⑭解毛：脱掉的毛。绩：织。 ⑮据：靠着。 ⑯落：小村落。 ⑰聚：大村落。 ⑱“衡门之下”四句：见《诗经·陈风·衡门》。衡，通“横”。横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栖迟，游息。泌(mì密)，泉水。洋洋，形容盛大、众多。疗，《毛诗》作“乐”，二字通。 ⑲莞(guān关)：蒲草。盖：段玉裁曰：“‘盖’当作‘墙’。”

### 〔今译〕

楚老莱妻，是楚国人老莱子的妻子。老莱子为逃避乱世，在蒙山南面耕种田地，以芦苇当墙，蓬蒿搭房，以树木作床，蓍草织席，穿着乱麻，吃着豆子，在山上开荒播种。有人对楚王说：“老莱子是一位贤士。”楚王想派人带着玉璧丝帛迎请老莱子，又担心他不答应，便亲自乘车来到老莱子家门。

老莱子正在编织畚箕。楚王说：“我愚蠢笨拙，又独自

守护着宗庙，希望先生到朝执政。”老莱子说：“我是个山野粗人，没有能力主持国政。”楚王又说：“拥有一国的我，盼着先生能改变志向。”老莱子说：“好吧！”楚王就离开了。

老莱子的妻子顶着一畚箕藜草，夹着树枝和柴禾回来，问：“为什么车轮子印这么多呀？”老莱子回答说：“楚王想让我主持国政。”妻子问：“答应他了吗？”老莱子说：“答应了。”妻子说：“我听说，可以供给酒肉的人就可以跟着使用鞭子和木棒，可以授给官禄的人就可以跟着使用铡刀和长斧。现在先生吃人家的酒肉，受人家的官禄，被人控制，能够免遭患难吗？我不能被人控制！”她扔掉畚箕和藜草，走出门去。老莱子忙喊：“你回来！我为你重新考虑一下。”妻子也不回头，一直往前走，到了江南才停住，说：“鸟兽脱掉的毛可以织成衣服穿，靠着它们吃剩下的粮食粒也足以充饥。”老莱子便随妻子住下了。百姓们纷纷来到他们周围定居，一年后形成小村落，三年后又扩展为大村落。

君子称赞老莱子妻果断坚定，行义从善的举动。《诗经》里说：“支起横木作门户，仍可游息不在乎。泉水涌出流不断，它还可以充空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老莱子与妻子，居住山南为避乱。割来蓬蒿搭起房，墙用莞葭来修建。楚王亲自请老莱，老莱准备去做官。妻子力称世道艰，与夫出逃到江南。

## 十五、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终之妻也<sup>①</sup>。楚王闻於陵子终贤，欲以为相，使使者持金百镒，往聘迎之。於陵子终曰：“仆有箕帚之妾<sup>②</sup>，

请入与计之。”即入，谓其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遣使者持金来。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③，食方丈于前④。可乎？”妻曰：“夫子织屨以为食⑤，非与物无治也⑥；左琴右书，乐亦在其中矣。夫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⑦；食方丈于前，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乎？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许也。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君子谓於陵妻为有德行。《诗》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⑧此之谓也。

颂曰：於陵处楚，王使聘焉。入与妻谋，惧世乱烦。进往遇害，不若身安。左琴右书，为人灌园。

#### 〔注释〕

- ①楚於（wū乌）陵子终：於陵子终，战国时著名隐士。即陈仲子，字子终，或作“子仲”、“子中”，齐国人。本为世家大族子弟，后离家出走，隐居於陵（今山东邹平南），故称於陵子终。顾广圻曰：“仲子实齐人，此云楚，疑字之误。”
- ②箕帚之妾：意谓洒水扫地的奴婢，用为自己妻子的谦称。箕，簸箕。帚，扫帚。
- ③结驷连骑：车马接连不断。形容排场阔绰。
- ④食方丈于前：吃饭时，肴饌摆满眼前一丈见方的地方。形容肴饌丰盛，饮食奢侈。
- ⑤屨（jū据）：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
- ⑥治：关系，缘故。《尔雅·释诂》：“治，故也。”
- ⑦容膝：指立足的地方。
- ⑧愔愔良人，秩秩德音：见《诗经·秦风·小戎》。愔(yīn音)愔，安静和悦的样子。愔，《毛诗》作“厌”，二字通。良人，妇女对丈夫或男子对妻子的称谓。此指夫妇二人皆可，但夫称妇似更为恰当。

## 〔今译〕

楚於陵妻，是楚国人於陵子终的妻子，楚王听说於陵子终是一位贤士，想任用他为相，派使者带金子百镒，前往聘迎。於陵子终说：“我妻子在，请让我进屋和她商量一下。”

於陵子终走进屋，对妻子说：“楚王想任用我为相，派使者带金子来请。今天为相，明天就会车马众多，肴饌丰盛。行吧？”妻子说：“夫子靠做鞋来维持生活，并非与别的东西毫无关系；左边是琴，右边是书，其中也颇感快乐。车马众多，能感到安心的不过是一席之地，肴饌丰盛，能感到味美的不过是一小块肉。现在为了一足地的安心，一块肉的味美，去替整个楚国心怀忧愁，这样行吗？动乱年代，祸害很多，我担心你性命难保。”于是，子终从屋里出来，感谢使者，并表示自己不能赴任。随后，他便同妻子一块出逃，为别人浇灌花园。

君子称赞於陵妻是个很有德行的人。《诗经》里说：“爱妻和悦又安宁，聪明多智好名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於陵子终在楚国，楚王派使去聘迎。子终与妻细商量，妻怕世道不安定。出任到朝将遇害，不如在家保性命。左边是琴右是书，为人灌园以维生。

# 列女传卷三

## 仁智传

### 一、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sup>①</sup>，姓魏氏。周共王游于泾上<sup>②</sup>，康公从，有三女奔之<sup>③</sup>。其母曰：“必致之王<sup>④</sup>。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粢<sup>⑤</sup>。王田不取群<sup>⑥</sup>，公行下众<sup>⑦</sup>，王御不参一族<sup>⑧</sup>。夫粢，美之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sup>⑨</sup>？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sup>⑩</sup>？”康公不献，王灭密。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sup>⑪</sup>。《诗》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忧。”<sup>⑫</sup>此之谓也。

颂曰：密康之母，先识盛衰。非刺康公，受粢不归。公行下众，物满则损。俾献不听<sup>⑬</sup>，密果灭殒<sup>⑭</sup>。

#### 〔注释〕

- ①密康公：密国国君。姬姓。密，国名，在今甘肃灵台西。  
②周共王：西周国王。姬姓，名繁扈，一作“伊扈”。泾上：泾水流域，在今陕西中部。 ③三女奔之：旧时将女子不遵依聘娶礼仪而与男子结合称为奔。王照圆曰：“不聘为奔。三女盖同姓。”

④致：进献。 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曹大家注云：“群、众、粲，皆多之名也。”粲，原指美貌，后用为众多女子的美称。 ⑥王田不取群：《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曹大家注云：“田猎得三兽，王不尽收，以其害深也。” ⑦公行下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曹大家注云：“公，诸侯也。公之所行，与众人共议也。” ⑧王御不参一族：《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御，妇官也。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异姓以备之，不参一族之女也。” ⑨堪：承受。 ⑩小丑：意谓小人之类。丑，类。 ⑪谓：原作“为”，据黄嘉育本改。 ⑫无已太康，职思其忧：见《诗经·唐风·蟋蟀》。无，勿，不要。已，甚，过度。太康，即泰康，安乐。太，同“泰”。职，尚，还要。 ⑬俾（bǐ比）：使。 ⑭殞（yǔn允）：死亡。

### 〔今译〕

密康公母，是密康公的母亲，姓魏。周共王曾在泾水一带游玩，康公跟随着，有三个女子跑去找他。他母亲说：“一定要把她们献给天子。兽三只以上称为群，人三个以上称为众，女三个以上称为粲。天子猎得三只野兽，不能全都收下，诸侯做事必须与众人一块商议，天子不能选取三个同姓女子。粲为美物，归你所有，你又有什么德行来承受呢？天子尚不能承受，何况你这小人物呢？”康公不听，没有奉献三个女子，周共王果然灭掉了密国。

君子称赞密康公母能够认识微妙的事情。《诗经》里说：“不要过度去寻欢，还应想到有忧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密国康公的母亲，对盛衰预先认识。批评儿子密康公，得女不想献天子。诸侯做事与众议，东西太多要损

失。力劝进献儿不听，密终灭亡断祭祀。

## 二、楚武邓曼

邓曼者<sup>①</sup>，武王之夫人也<sup>②</sup>。王使屈瑕为将伐罗<sup>③</sup>。屈瑕号莫敖<sup>④</sup>。与群帅悉楚师以行<sup>⑤</sup>。鬬伯比谓其御曰<sup>⑥</sup>：“莫敖必败。举趾高<sup>⑦</sup>，心不固矣。”见王曰：“必济师<sup>⑧</sup>！”王以告夫人，邓曼曰：“大夫非众之谓也，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sup>⑨</sup>，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sup>⑩</sup>，将自用也<sup>⑪</sup>，必小罗<sup>⑫</sup>。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sup>⑬</sup>？”于是王使赖人追之<sup>⑭</sup>，不及。莫敖令于军中曰：“谏者有刑！”及郢<sup>⑮</sup>，师次乱济<sup>⑯</sup>。至罗，罗与卢戎击之<sup>⑰</sup>，大败。莫敖自经荒谷<sup>⑱</sup>，群帅囚于冶父以待刑<sup>⑲</sup>。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谓邓曼为知人。《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sup>⑳</sup>此之谓也。

王伐随<sup>㉑</sup>，且行<sup>㉒</sup>，告邓曼曰：“余心荡<sup>㉓</sup>，何也？”邓曼曰：“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sup>㉔</sup>。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荡，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sup>㉕</sup>，王薨于行<sup>㉖</sup>，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栲木之下<sup>㉗</sup>，君子谓邓曼为知天道。《易》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地盈虚，与时消息。”<sup>㉘</sup>此之谓也。

颂曰：楚武邓曼，见事所兴。谓瑕军败，知王将薨。识彼天道，盛而必衰。终如其言，君子扬称。

### 〔注释〕

①邓：国名。曼姓。在今湖北襄樊北邓城镇。疆域或至今河南邓

县。公元前678年为楚文王所灭。 ②武王：即楚武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半姓，名通。在位51年（前740—前690年）。 ③屈瑕：楚国大夫。罗：国名。熊姓。在今湖北宜城西。 ④莫敖：楚国官名。相当于司马。 ⑤悉：尽。 ⑥鬬伯比：楚国大夫，令尹子文之父。御：车夫。 ⑦举趾：抬脚。 ⑧济：增援。师：军队。 ⑨诸司：各类官吏。 ⑩狙（niǔ扭）：习惯，因袭。薄骚之役：楚武王四十年（前701年），屈瑕率楚军以少胜多，大败郢国军队于薄骚（郢国城邑，在今湖北应城西北）。郢国在今湖北安陆，一说在今湖北郢县。 ⑪自用：自以为是，独断专行。 ⑫小：轻视。 ⑬设备：设置军备，克敌制胜。 ⑭赖人：在楚为官的赖国人。赖国在今湖北随县东北。 ⑮鄢（yān烟）：鄢水。今名蛮河。源出今湖北保康西南，流经南漳、宜城，汇入汉水。 ⑯次乱：行列次序混乱。次，次序。 ⑰卢：国名。妫姓。在今湖北南漳东北。文化落后，中原诸国称其卢戎。后为楚所灭。 ⑱经：上吊。荒谷：地名。在今湖北江陵西。 ⑲冶父：地名。在今江陵南。 ⑳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见《诗经·大雅·荡》。曾（zēng增），乃，竟然。是，如此。莫听，不听，不从。大命，国家重要政令、法度。 ㉑随：国名。姬姓，一说姜姓。在今湖北随县南。 ㉒且：将要，快要。 ㉓心荡：心跳。荡，摇动。 ㉔鲜：少。 ㉕师徒：军卒，部队战士。毋：无，没有。 ㉖薨（hōng轰）：古时称诸侯及有爵位的重臣去世为薨。 ㉗栒（mǔn蛮）木：栒树，即松心木树。 ㉘“日中则昃”四句：见《周易·丰卦·彖传》。昃（zè），太阳偏西。亏，亏缺。今本《周易》作“食”。高亨注云：“‘食’借为‘蚀’。蚀，犹亏也。”消息，消长，盛衰。消，消减。息，增长。

### 〔今译〕

楚武邓曼，是楚武王的夫人。武王派屈瑕为将，攻伐罗

国。屈瑕号称莫敖，受命后，他与将领们率领全部楚国军队出发了。

鬬伯比对他的车夫说：“莫敖肯定要失败。走路时脚抬得很高，内心就浮动。”他又进见武王说：“一定要增派军队。”武王把这事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大夫的意思不是指人数众多，而是指君王要以信用来镇抚百姓，以仁德来训诫百官，以刑法来慑服莫敖。莫敖已经被蒲骚之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会自以为是，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加督察，他会轻率而不设防吧？”于是武王马上派赖国人追赶屈瑕，没能追上。

莫敖派人通告全军：“敢来进谏的人要受刑罚！”到达鄢水，军队散乱不整地渡过水去。到达罗国，罗国和卢戎的军队出击楚军，楚军大败。莫敖在荒谷上吊自杀，其他将领被囚禁在冶父，等候武王处治。武王说：“这是我的罪过。”把将领们都赦免了。

君子称赞邓曼懂得如何用人。《诗经》里说：“如此不听先王训，法度败坏将灭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楚武王准备攻伐随国，临行前问邓曼说：“我心跳，为什么？”邓曼说：“君王德行微薄却俸禄丰厚，施舍很少而得到的多。事物兴盛后必然要衰竭，太阳运行至中天后必然要向西倾移，满了就会溢出，这是自然规律。先王已经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临近作战，就会发布重要命令，使君王心跳。如果军队战士没有什么损失，而君王死在进兵途中，这就是国家的福份了。”于是武王率军出征，死在栲树下面。

君子称赞邓曼知晓天道。《周易》里说：“日中则西斜，月满则亏缺，天地万物皆一盈一虚，随时发生变化。”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武王夫人邓曼，知事物发展缘起。指出屈原将失败，预计武王会死去。认识那自然之道，兴盛背后有危机。事实果然如她言，君子称扬美名立。

### 三、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者①，卫懿公之女②，许穆公之夫人也③。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④，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⑤，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⑥，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⑦，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其后翟人攻卫⑧，大破之，而许不能救，卫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⑨。齐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卫侯于是悔不用其言。当败之时，许夫人驰驱而吊唁卫侯，因疾之而作诗云⑩：“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⑪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

颂曰：卫女未嫁，谋许与齐。女讽母曰⑫，齐大可依。卫君不听，后果遁逃。许不能救，女作《载驰》。

#### 〔注释〕

①许：国名。周初所封。姜姓。在今河南许昌东。许穆公之后又相继迁叶（今河南叶县西南）、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白羽（今河南西峡）和容城（今河南鲁山东南）。战国初为楚所灭，一说灭于

魏。 ②卫懿公之女：卫懿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赤。在位九年（前668——前660年）。据《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卫康叔世家》，许穆夫人和卫戴公为公子顽与宣姜所生，且翟人攻破卫国，杀掉懿公，与本传记述不同。 ③许穆公：春秋时许国国君。名新臣。在位42年（前697——前656年）。 ④苞（bāo包）苴（jū居）：本指裹鱼肉的草包，后因赠送礼物，必加包裹，故称馈赠的礼物为苞苴。玩弄，戏弄。 ⑤言：梁端注引梁玉绳曰：“‘言’疑‘意’之讹。”意，通“抑”，不过，可是。 ⑥寇戎：敌军来犯。 ⑦车驰之难：指遇到敌人驾车赶马前来进攻。 ⑧翟（dí敌）：通“狄”，族名。居住在我国北方地区，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邢等国之间。 ⑨楚丘：地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⑩疾：怨。 ⑪“载驰载驱”十句：见《诗经·邶风·载驰》。载，发语词。驰、驱，快马加鞭的意思。驱，原作“驰”，据库本改。悠悠，形容道路遥远。言，助词。漕，卫国城邑名。大夫，指卫国来给许穆夫人传信的使者。既，尽，都。不我嘉，即不嘉我，不好好对待我，指父母不同意她嫁齐一事。不臧，不善，不好。不远，不忘。远，用为动词。离，忘，摆脱。 ⑫讽：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

### 〔今译〕

许穆夫人，是卫懿公的女儿，许穆公的夫人。起初，许国要娶她，齐国也要娶她，懿公打算将她嫁给许国。

女儿通过自己的傅母提出：“古时诸侯生有女儿，把她当作苞苴玩弄，为的是能向大国求得援助。然而许是小国，离卫又远，齐是大国，离卫又近，象眼下这种局面，强者为雄，假设边境有敌军来犯，发生战争，要想维持同四方各国的联系，请求大国援助，我在那里，不是更好吗？现在舍弃近邻，趋就远方，离开大国，附和小国，一旦遇到敌军进攻

的灾难，谁能与我们一起考虑国家大计呢？”卫国国君不听，还是把她嫁给了许国。

后来，翟人攻打卫国，卫国被攻破，许国没能来救援，卫君于是奔逃他方，渡过黄河向南，到达楚丘。齐桓公派兵前往援救，使卫国存在下来，并为它在楚丘筑城，安排卫君等住进去。事到如今，卫君也开始后悔当初没听女儿的话。

卫国被打败的消息传来，许穆夫人急速驱车去吊唁卫君，准备安慰他一下，同时心里也在埋怨他，便作诗说：“坐上马车快奔走，回去慰问我卫侯。赶马踏上漫长路，望见卫国漕城头。大夫远行送消息，使我心中添悲愁。你们拒绝我要求，使我不能常回首。虽然你们亏待我，怀恋故旧仍不休。”

君子称赞许穆夫人仁爱慈惠，见识广远。

颂说：卫君女儿未出阁，满心希望嫁齐国。女儿劝告父母说，齐国强大可依托。卫国国君不听从，后果出逃卫被破。许国不能派兵救，女儿便将《载驰》作。

#### 四、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负羁之妻也①。晋公子重耳亡过曹，恭公不礼焉②，闻其骈胁③，近其舍，伺其将浴，设微薄而观之④。负羁之妻言于夫曰：“吾观晋公子，其从者三人⑤，皆国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辅人⑥，必得晋国。若得反国，必霸诸侯，而讨无礼，曹必为首。若曹有难，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⑦？且吾闻之，不知其子者视其父，不知其君者视其所使。今其从者皆卿相之仆也⑧，则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礼焉，必能报施矣⑨。若有罪焉，必能讨过。子不

早图，祸至不久矣。”负羁乃遗之壶飧<sup>⑩</sup>，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国，伐曹，乃表负羁之闾，令兵士无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闾者，门外成市。君子谓僖氏之妻能远识。《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sup>⑪</sup>此之谓也。

颂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sup>⑫</sup>。见晋公子，知其兴作。使夫馈飧，且以自托。文伐曹国，卒独见释。

### 〔注释〕

- ①曹：国名。周初所封，姬姓。都陶丘（在今山东定陶西北），拥有今山东西南部地区。公元前487年为宋所灭。僖：或作“釐”。
- ②恭公：即曹恭公。或作“共公”。名襄。春秋时曹国国君。在位35年（前652—前618年）。不礼：不以礼相待。③骈（pián）肋：肋骨相连如一骨。骈，两物并列。④微薄：很薄的帘子。
- ⑤其从者三人：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跟从晋公子重耳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据《史记·晋世家》则为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轾、魏武子，二者略有不同。此云“从者三人”，或“三”为“五”之误，或指《左》、《史》皆有的狐偃咎犯、赵衰、魏武子。⑥戮（lù路）力：并力，尽力，齐心协力。⑦胡：何，为什么。貳：意谓示贰心于重耳，即表示自己与曹恭公不同。
- ⑧卿相之仆：具有卿相才能的仆从。⑨报施：报酬，报答。
- ⑩遗（wèi卫）：给予，赠送。壶飧（sūn孙）：飧，同“飧”，此指水泡食物，用壶盛着，故称壶飧。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见《诗经·大雅·烝民》。哲，聪明，有才能。⑫孔白：很显著。

### 〔今译〕

曹僖氏妻，是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晋公子重耳逃亡

途中经过曹国，曹恭公不加礼遇，听说重耳肋骨排得很密，如同一骨，就靠近他的住室，趁他要洗澡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很薄的帘子，从外面窥视。

僖负羁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发现晋公子的三个随从都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从他们三人都很善于并力辅佐别人来看，晋公子一定会得到晋国君位，如果他返回晋国，必然能在诸侯中称霸，并讨伐曾对他无礼的国家，那时曹国肯定第一个倒霉。一旦曹国遇上灾祸，你也很难幸免。你何不早一点向他致意呢？而且我听说，不了解儿子可以观察他父亲，不了解君主可以观察他所指使的人。现在晋公子的随从都具备卿相的才能，那么他本人也肯定会是一位称霸称王的君主。如果有人施以礼敬，日后他必定能报答那人。如果有人犯有罪过，他也必定会加以讨伐。你不早作打算，灾难临头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僖负羁于是给公子送去一壶饭，上面放着玉璧。公子收下那壶饭，退回了玉璧。

公子重耳回到晋国即位以后，领兵攻打曹国，但却在僖负羁住的里巷门口刻石表彰僖负羁，不准兵士入内骚扰，曹国官民扶老携幼，纷纷到那里避乱，门外如同集市一样。

君子称赞僖氏之妻具有远见卓识。《诗经》里说：“既明智又有才能，晓事理保全生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曹僖负羁的妻子，她的智慧很显著。观察晋公子主仆，知公子将成霸主。让丈夫赠送食物，希望得公子照顾，文公后来攻曹国，只有僖氏受保护。

## 五、孙叔敖母

楚令尹孙叔敖之母也①。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

蛇②，杀而埋之，归见其母而泣焉。母问其故，对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今者出游见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对曰：“吾恐他人复见之，杀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阴德者③，阳报之。德胜不祥，仁除百祸，天之处高而听卑。《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尔嘿矣⑤，必兴于楚。”及叔敖长，为令尹。君子谓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诗》云：“母氏圣善。”⑥此之谓也。

颂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见蛇，两头岐首。杀而埋之，泣恐不及⑦。母曰阴德，不死必寿。

### 〔注释〕

①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相。孙叔敖：春秋时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东南）人。芈氏，名敖，一名饶，字孙叔，一字艾猎。楚庄王时为令尹。②两头蛇：生活在我国中南部广大地区的一种无毒蛇。尾部圆钝，有与颈部相同的黄色斑纹，骤看颇似头部，且有与头部相同的活动习性，故称两头蛇。③阴德：做好事不为人知的品德。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为《尚书》佚文，《伪古文尚书》采入《蔡仲之命》。⑤嘿（mò末）：通“默”，闭口不言。⑥母氏圣善：见《诗经·邶风·凯风》。母氏，母亲。圣善，明智善良。⑦及：顾广圻改作“久”。

### 〔今译〕

孙叔敖母，是楚国令尹孙叔敖的母亲。孙叔敖小时候出外游玩，看见一条两头蛇，把它杀死埋掉了，回家见到母亲便哭了起来。母亲问他为什么哭，他回答说：“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会没命的，今天我到外面游玩，看见了两头蛇。”他母亲问：“现在那条蛇在哪里？”孙叔敖答道：“我怕别

人再看见它，就把它杀死埋掉了。”他母亲说：“那你就死不了！有阴德的人必然会得到报答。德行可以战胜不祥，仁义可以消除百祸，天在高处能处理地上的事情。《尚书》里不是说吗：‘皇天对谁都不亲近，只是帮助那些有德行的人。’你不要再说什么了，日后一定能在楚国兴起。”孙叔敖长大以后，果然担任了令尹。

君子称赞孙叔敖的母亲了解道德规律。《诗经》里说：“母亲明智又善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孙叔敖的母亲，很了解自然之道。叔敖出外看见蛇，那蛇两头难遇到。将它杀死埋起来，回家哭泣恐死掉。母亲称述阴德事，预计儿把好运交。

## 六、晋伯宗妻

晋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贤，而好以直辩凌人。每朝①，其妻常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②，有爱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恶之③，祸必及身矣。”伯宗不听，朝而以喜色归。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④。”妻曰：“实谷不华⑤，至言不饰⑥。今阳子华而不实，言而无谋，是以祸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饮诸大夫酒而与之语。尔试听之。”其妻曰：“诺。”于是为大会⑦，与诸大夫饮。既饮而问妻曰：“何若？”对曰：“诸大夫莫子若也⑧。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⑨，难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⑩，且国家多贰⑪，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预结贤大夫以托州犁焉⑫？”伯宗曰：“诺！”乃得毕羊而交之⑬。及栾无忌之难⑭，郤害伯宗⑮，潜而杀之⑯。毕

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谓伯宗之妻知天道。《诗》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⑰伯宗之谓也。

颂曰：伯宗凌人，妻知其亡。数谏伯宗，厚许毕羊。属以州犁⑱，以免咎殃。伯宗遇祸，州犁奔荆。

### 〔注释〕

- ①朝：上朝，朝拜君主。 ②恶（wù务）：憎恨，讨厌。原作“爱”，据库本改。《左传·成公十五年》同。 ③枉者：邪恶的人。  
④知（zhì至）：通“智”，聪明，有智慧。阳子：即阳处父。春秋时晋国大夫。襄公时曾为太傅。 ⑤华（huā花）：开花。  
⑥至言：真实的话。饰：修饰。 ⑦大会：盛大宴会。 ⑧莫：原作“慕”，据王照圆本改。《国语·晋语五》同。 ⑨戴：拥戴。  
⑩性：原作“仕”，据梁端本改。 ⑪贰：离心，背叛。 ⑫州犁：即伯州犁，伯宗之子。晋厉公五年（576年）伯宗被害后，逃往楚（荆），不久为楚太宰。 ⑬毕羊：或作“毕阳”。晋国的士。  
⑭栾无忌：或作“栾弗忌”。晋国大夫。伯宗同党。 ⑮郤（xì细）：指晋国大夫郤锜、郤犇、郤至。梁端本据《太平御览·宗亲部十》引补为“三郤”。《左传》同。害：嫉妒，忌恨。 ⑯谮（zèn）：进谗言。  
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见《诗经·大雅·板》。多将，多做。将，行。熇（hè贺）熇，火势炽盛的样子。这里指不可收拾。  
⑱属（zhǔ嘱）：托付。

### 〔今译〕

晋伯宗妻，是晋国大夫伯宗的妻子。伯宗有贤才，但喜欢以直言和辩才折服别人。每次上朝前，妻子总是劝戒他说：“盗贼憎恨主人，百姓讨厌官吏，一个人有爱他喜欢他的，必定有恨他嫉妒他的。你好讲直言，邪恶的人对此很厌

恶，祸害必然要降临到你身上。”

伯宗没有把妻子的话放在心里。一次，他朝见后面带笑容回来。妻子问：“你面带笑容，为什么呀？”伯宗答道：

“我在朝廷讲话，大夫们都说我象阳子一样有智慧。”妻子说：“饱满的庄稼不开花，真实的言语不修饰。现在看来，阳子华而不实，说话也没策略，所以灾祸发生在他身上。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伯宗说：“我想请大夫们来喝酒，同他们谈谈话。你可以听听。”妻子说：“好吧！”

于是，伯宗举行盛大宴会，同大夫们一块喝酒。喝完酒，他问妻子：“你看怎么样啊！”妻子答道：“大夫们确实不如你。然而很久以来，百姓不能拥戴官吏，灾难迟早会降临在你身上。你的习性难以改变，而且背叛国家的人很多，看来马上就会出现危难。你为什么不预先结交贤大夫，把州犁托付给他呢？”伯宗说：“好吧！”伯宗便结交了毕羊，将州犁托付给他。后来来不忌遭难，三郤忌恨伯宗，进行诬陷后把他杀掉。州犁被毕羊护送到楚国，幸免于难。

君子称赞伯宗的妻子懂得自然之道。《诗经》里说：“错事很多难收拾，无法用药来救治。”说的就是伯宗这样的人。

颂说：伯宗言行好争强，妻子知道他将亡。屡次将他来劝说，厚结朋友士毕羊。托付给他儿州犁，以免日后遭祸殃。伯宗果然被杀害，州犁奔楚行远方。

## 七、卫灵夫人

卫灵公之夫人也<sup>①</sup>。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辘辘<sup>②</sup>，至阙而止<sup>③</sup>，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谓谁<sup>④</sup>？”

夫人曰：“此蘧伯玉也⑤。”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⑥，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⑦，不为冥冥惰行⑧。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戏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觞⑨，再拜贺公⑩。公曰：“子何以贺寡人？”夫人曰：“始妾独以卫为有蘧伯玉尔，今卫复有与之齐者，是君有二贤臣也⑪。国多贤臣，国之福也。妾是以贺。”公惊曰：“善哉！”遂语夫人其实焉。君子谓卫夫人明于知人道⑫。夫可欺而不可罔者⑬，其明智乎！《诗》云：“我闻其声，不见其人。”⑭此之谓也。

颂曰：卫灵夜坐，夫人与存⑮。有车辘辘，中止阙门。夫人知之，必伯玉焉。维知识贤，问之信然。

### 〔注释〕

- ①卫灵公之夫人：卫灵公还有一位夫人，叫南子，收入本书卷七《孽嬖传》中的《卫二乱女》。梁端注引马驥《绎史》云：“《列女传》列此于《仁智》，而别记南子于《孽嬖》。此夫人盖在南子前。”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名元。在位42年（前534—前493年）。  
 ②辘（lín临）辘：车子走动发出的声音。 ③阙（què却）：宫殿门前的楼台，通常左右两座，中间有空缺，故名。 ④谓：梁端曰：“古书多以‘谓’作‘为’。”库本即作“为”。 ⑤蘧（qú渠）伯玉：卫国大夫。名瑗。 ⑥下公门，式路马：公门，国君宫室的门。式：扶着轼（车厢间用作扶手的横木）敬礼。路马，国君使用的马。《礼记·曲礼上》孔颖达疏：“敬君，至门下车，重君物，故见君马而式之也。马比门轻，故有下、式之异。” ⑦昭昭：明亮。信（shēn申），伸展，表露。原作“变”，据梁端本改。 ⑧冥冥：昏

暗。惰(duò埙): 懈怠。 ⑨酌觴(shǒng伤): 把酒斟进杯子。觴, 盛酒器。 ⑩再: 两次, ⑪贤: 原脱, 据梁端本补。 ⑫人道: 为人之道, 即社会道德规范。 ⑬罔(wǎng网): 迷惑。 ⑭我闻其声, 不见其人: 见《诗经·小雅·何人斯》。人, 《毛诗》作“身”。 ⑮与存: 在一块。

### 〔今译〕

卫灵夫人, 是卫灵公的夫人。一天夜里, 灵公和夫人坐在一块, 听见车子移动发出的声音, 到宫阙时停下, 过了宫阙又响起来。灵公问夫人: “知道这是谁吗?” 夫人回答: “这是蘧伯玉。” 灵公问: “怎么知道是他?” 夫人答道: “我听说, 按礼的规定, 行至国君宫室门前要下车, 见到君主使用的马要敬礼, 这是为了增广尊敬的心情。忠臣和孝子, 从不因为天色明亮就表露节操, 也从不因为天色昏暗就行动懈怠。蘧伯玉是卫国的贤大夫, 仁义而有智慧, 事奉国君十分谨慎, 这样的人一定不会由于天色昏暗就抛弃礼仪。所以我知道是他。” 灵公派人去看, 果然是蘧伯玉。

卫灵公为了和夫人开个玩笑, 没有告诉她实情, 而是谎称: “不是蘧伯玉。” 夫人闻听, 便斟上酒, 两次下拜祝贺。灵公问: “你为什么向我祝贺?” 夫人回答说: “起初我以为卫国只有一个蘧伯玉, 现在看来, 卫国还有同他不相上下的人, 这样君王就有两位贤臣啦。国家多贤臣, 真是天大的福分。因此我表示祝贺。” 灵公惊叹道: “好啊!” 随后向夫人讲了实情。

君子认为卫灵公夫人清楚地了解为人处事的道理。那些可以被欺骗但无法被迷惑的人, 恐怕是很明智的吧! 《诗

经》里说：“远远听到有响声，但却不见其人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卫灵公夜坐宫里，夫人和他在一起。远远听见车响动，走到阙下声音息。夫人知道这个人，他是大夫蘧伯玉。懂得如何识贤才，一问的确如她语。

## 八、齐灵仲子

齐灵仲子者，宋侯之女，齐灵公之夫人也①。初，灵公娶于鲁，声姪生子光②，以为太子。夫人仲子与其娣戎子皆嬖于公③。仲子生子牙，戎子请以牙为太子代光，公许之。仲子曰：“不可。夫废常④，不祥；闻诸侯之难⑤，失谋。夫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⑥。今无故而废之，是专绝诸侯⑦，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心悔之⑧。”“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让也⑨，诚祸之萌也。”以死争之，公终不听，遂逐太子光，而立牙为太子，高厚为傅⑩。灵公疾，高厚微迎光⑪。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杀高厚⑫。以不用仲子之言，祸至于此。君子谓仲子明于事理。《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⑬仲子之谓也。

颂曰：齐灵仲子，仁智显明。灵公立牙，废姪子光。仲子强谏⑭，弃嫡不祥。公既不听，果有祸殃。

### 〔注释〕

①齐灵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环。在位28年（前581——前554年）。 ②声姪：即鬻声姪。灵公嫡夫人颜懿姬的陪嫁侄（侄女），因颜无子，声姪所生光得立太子，即后来的庄公。 ③娣（dì弟）：陪嫁的妹妹。嬖（bì毕）：宠爱。 ④常：指宗法制

度。选立继承人，先立嫡妻所生之子，称为立嫡；嫡妻无子，则立庶妻诸妾所生年龄最大的儿子，称为立长。灵公嫡妻颜懿姬无子，其侄声姬所生光年龄最大，立为太子，符合宗法制度的规定。⑤难：

质问，责备。⑥列于诸侯：指太子光已数次参与诸侯盟会。

⑦专纒诸侯：专擅而轻视诸侯。纒，通“黜”，贬退。⑧君心悔之：王照圆曰：“心，当作‘必’。‘悔之’下脱‘公曰’二字。见《左传》。”⑨让：推卸责任。⑩高厚：齐国正卿。下文“高厚微迎光”，“高厚”当为“崔杼”之误。见《左传·襄公十九年》。

⑪微：隐，暗中。⑫崔杼：即崔武子。齐国大夫。参见卷七之《齐东郭姜》。

⑬听用我谋，庶无大悔：见《诗经·大雅·抑》。庶，幸，含有希望的意思。

⑭强（qiǎng抢）：竭力，尽力。

### 〔今译〕

齐灵仲子，是宋国国君的女儿，齐灵公的夫人。起初，灵公娶鲁国女声姬为妻，生下光，被立为太子。仲子和妹妹戎子都受到灵公的宠爱。仲子生了牙，戎子请求立牙为太子来取代光，灵公答应了。仲子说：“不行。废弃常法，是不祥；受到诸侯的责难，是失策。光立为太子，且已参与了诸侯盟会。现在将他无故废掉，这是专擅而轻视诸侯，以责难来触犯不祥的事情。君王心里肯定会后悔的。”灵公说：“一切由我。”仲子说：“并不是我推卸责任，而是灾祸确实正在萌生。”仲子以死相争，灵公还是不听，最后驱逐了太子光而立牙为太子，让高厚做他的太傅。灵公生病，崔杼偷偷地把光接来。灵公死后，崔杼立光为君，杀掉高厚。由于没有听从仲子的话，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灾祸。

君子称赞仲子明于事理。《诗经》里说：“你若听用我主张，不致后悔把心伤。”说的就是象仲子这样的人。

颂说：齐灵夫人叫仲子，十分仁惠又聪明。灵公立牙为太子，废掉子光姬所生。仲子竭力来劝谏，称说弃嫡不祥宁。灵公仍然不听从，齐果处于危难中。

## 九、鲁臧孙母

臧孙母者，鲁大夫臧文仲之母也①。文仲将为鲁使至齐，其母送之曰：“汝刻而无恩②，好尽人力，穷人以威③，鲁国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齐。凡奸将作，必于变动，害子者其于斯发事乎？汝其戒之！鲁与齐通壁，壁邻之国也④，鲁之宠臣多怨汝者，又皆通于齐高子、国子⑤，是必使齐图鲁而拘汝留之。难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后出以求助焉。”于是文仲托于三家⑥，厚士大夫而后之齐。齐果拘之，而兴兵欲袭鲁。文仲微使人遗公书⑦，恐得其书，乃谬其辞曰⑧：“敛小器⑨，投诸台⑩；食猎犬⑪，组羊裘⑫；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⑬，羊有母；食我以同鱼⑭；冠纓不足带有余⑮。”公召大夫，相与议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孙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试召而问焉？”于是召而语之曰：“吾使藏子之齐，今持书来，云尔何也？”臧孙母泣下襟曰⑯：“吾子拘有木治矣⑰。”公曰：“何以知之？”对曰：“‘敛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于城中也⑱；‘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殄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⑲；‘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⑳，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系于狱矣；‘冠纓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饥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于是以臧孙母之言军于境上㉑。齐方发兵，将以袭

鲁，闻兵在境上，乃还文仲而不伐鲁。君子谓臧孙母识微见远。《诗》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②此之谓也。

颂曰：臧孙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于齐。母说其书，子遂得归。

### 〔注释〕

①藏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臧孙氏，名辰。历仕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朝。传中之事不见于别处，传中之“公”亦不详为谁。若此事属实，以僖公可能性最大。②刻：刻薄。③穷：穷究。④鲁与齐通壁，壁邻之国也；王照圆曰：“通壁，言屋庐相接。壁邻，言近。”⑤高子：指高敬仲即高傒或其子高庄子。国子：指国庄子即国归父或其父辈某人。高氏、国氏为周天子所命，世代为齐国上卿，曾长期执齐国政。⑥三家：指“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鲁国诸大夫中最有势力，春秋后期曾瓜分公室，先后掌握鲁国实权。⑦遗（wèi卫）：送给。⑧谬其辞：把要说的意思用隐语表达出来。⑨敛：收集。小器：小器皿。⑩投诸台：段玉裁、王筠曰：“台”即“甗”，谓敛小器投之于大器之中也。甗（yí移），一种小口大腹的陶制盛酒器。《尔雅·释器》孙炎注：“甗，瓦器，受斗六升。”⑪食（sì寺）：喂养。⑫组：编织。⑬臧：善待，好好对待。⑭食我以同鱼：王照圆曰：“‘同’与‘铜’古字通。铜鱼，送死之具，以饰棺，非可食之物。言被拘囚，饥饿欲死也。”⑮冠纓：系帽子的绳子。带：指腰带。⑯襟：王照圆、梁端曰：“襟”上疑脱“沾”字。“襟”与“衿”同。《颜氏家训·书证》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领也。”⑰木治：刑具加身。《太平御览·器物部八》引注云：“木治，桎也。”木，刑具，指脚镣手铐。⑱郭：在城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萌：通“氓”，百姓。内（nà那）：同“纳”，收容，接纳。⑲趣（cù促）：急，从速。飧（xiǎn想）：用酒食招待

人。缮甲兵：整治武备。甲兵，铠甲和兵器。 ⑳者：原作“是善”，据梁端本删改。 ㉑军：屯军，驻扎。 ㉒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见《诗经·魏风·陟岵》。陟（zhì志），升，登。岵（qǐ起），秃山，无草木的山。

### 〔今译〕

鲁臧孙母，是鲁国大夫臧文仲的母亲。一次，文仲作为鲁国的使臣，将前往齐国，他母亲去送他，对他说：“你刻薄无恩，喜欢让人尽力，靠威严来穷究别人的事情，鲁国已经不能容忍你的所作所为了，这才让你到齐国去。凡是奸诈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有变动的时候，谋害你的人恐怕要在这个时候下手吧？你要多加警惕！鲁国和齐国的城邑、土地连在一起，是近邻，鲁国的宠臣大都怨恨你，又都与齐国的高子、国子有联系，这次他们一定会让齐国图谋鲁国，把你逮住扣留下。看来要想避免灾祸是很难的！你必须施恩布惠，然后才能出来求助。”于是文仲向三家做了拜托，厚交士大夫，随后就到齐国去了。齐国果然拘留了他，并调动军队，准备袭击鲁国。

臧文仲暗中派人送信给鲁国国君，他怕信被劫获，使用隐语写道：“收集小器皿，投到瓿里头；喂养猎狗，编织羊皮袄；琴曲相合，非常想念它；好好照顾我的羊，羊也有母亲；让我吃铜鱼；系帽的带子不足，腰带却有余。”鲁君召来大夫们一块商议，但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信上讲的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臧孙母是位大家女子，国君为什么不把她叫来问一下呢？”于是鲁君将臧孙母召请来，对她说：“我派臧

子出使齐国，他派人拿来一封信，你看里面说了些什么呀？”臧孙母见信大哭，泪下沾襟，说：“我儿子被加上刑具扣留下了。”鲁君问：“怎么知道是这样？”她答道：“‘收集小器皿，投到甌里头’，是说应把城郭外面的百姓迁到城郭里面；‘喂养猎狗，编织羊皮袄’，是说应赶快犒劳战士，整治武备；‘琴曲相合，非常想念它’，是说很思念妻子；‘好好照顾我的羊，羊也有母亲’，是告诉妻子好好赡养母亲；‘让我吃铜鱼’，铜是指花纹交错，错是用来修治锯的，锯是用来锯木料的，意思就是身上带着刑具，押在狱中；‘系帽的带子不足，腰带却有余’，是说头发散乱但无法梳理，腹中饥饿却没有饭吃。因此我知道我儿子被加上刑具，扣留下了。”鲁君根据臧孙母的话，马上派军队驻扎于边境。齐国正在调集军队，准备袭击鲁国，听说边境有鲁国军队驻扎，便放还文仲，停止攻鲁的行动。

君子称赞臧孙母识微见远。《诗经》里说：“登上那座秃山顶，远远望着我母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鲁臧文仲的母亲，讥刺儿子威苛多。儿子将要遭祸害，求人帮助有依托。厚交三家大夫后，果被扣留在齐国。母亲析说其书信，文仲于是得解脱。

## 十、晋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sup>①</sup>，叔向、叔鱼之母也。一姓杨氏。叔向名旆，叔鱼名鲋。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晋，去而之三室之邑<sup>②</sup>。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之<sup>③</sup>，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晋，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为旆

与鮒亨之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鸟，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择肉，子常不遂⑤。今盼与鮒，童子也，随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与⑥。”于是乃盛以瓮，埋垆阴⑦。后二年，攘羊之事发，都吏至⑧。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发而视之，则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与攘羊之事矣。”君子谓叔姬为能防患远疑⑨。《诗》曰：“无曰不显，莫予云覯。”⑩此之谓也。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⑪，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贵而无庶。吾怨舅氏矣⑫。”叔姬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⑬。尔不怨此，而反怨吾族，何也？且吾闻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祸，有甚美者必有甚恶。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⑭。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⑮，发黑而甚美，光可监人⑯，名曰玄妻。乐正夔娶之⑰，生伯封，宥有豕心⑱，贪婪毋期⑲，忿戾无厌⑳，谓之封豕㉑。有穷后羿灭之㉒，夔是用不祀㉓。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废㉔，皆是物也㉕。汝何以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也。”叔向惧而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杨食我㉖，食我号曰伯硕。伯硕生时，侍者谒之叔姬曰：“长姁产男㉗。”叔姬往视之，及堂，闻其号也而还，曰：“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今将灭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见。及长，与祁胜为乱㉘，晋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遂灭。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㉙。《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㉚此之谓也。

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sup>①</sup>，鸛肩而牛腹<sup>②</sup>。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遂不见。及叔鱼长，为国赞理<sup>③</sup>。邢侯与雍子争田<sup>④</sup>，雍子入其女于叔鱼，以求直<sup>⑤</sup>。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韩宣子患之<sup>⑥</sup>。叔向曰：“三奸同罪，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sup>⑦</sup>。”遂族邢侯氏<sup>⑧</sup>，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叔鱼卒以贪死。叔姬可谓智矣。《诗》云：“贪人败类。”<sup>⑨</sup>此之谓也。

颂曰：叔向之母，察于情性。推人之生，以穷其命。叔鱼、食我，皆贪不正。必以货死<sup>⑩</sup>，果卒分争。

### 〔注释〕

- ①羊舌子之妻也：梁端曰：“‘也’字衍”。羊舌子，即羊舌职。春秋时晋国大夫。曾被悼公用为中军尉佐。其子叔向即羊舌肸（xī希，同“肸”）、叔鱼即羊舌鮒亦为晋国大夫。叔向曾被晋平公用为太傅。
- ②三室之邑：指祖宗三庙所在的城邑。 ③攘(rǎng壤)：偷窃。遗(wèi卫)：送给。 ④烹(pēng烹)：煮。 ⑤遂：成长。
- ⑥与(yù愈)：参与。 ⑦垆阴：屋后。垆，同“庐”。 ⑧都吏：都邑的官吏。 ⑨害：原作“善”，据黄鲁曾本改。 ⑩无曰不显，莫予云覯：见《诗经·大雅·抑》。无，同“毋”。云，助词。覯(gòu够)，见。
- ⑪申公巫臣：本为楚国宗族大臣，屈氏，字子灵，曾任申县（今河南南阳）之尹，故名。又称屈巫、巫臣。后娶夏姬（见卷七之《陈女夏姬》），奔晋，为邢（今河南温县东北）大夫。
- ⑫惩：以某事为鉴戒。此指舅家女儿不易生育，庶子很少一事。
- ⑬三夫：指夏姬的前后三个丈夫，即子蛮、御叔、申公巫臣。一君：指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一子：指夏姬与御叔所生的夏徵舒。一国：指陈国。两卿：指与夏姬私通的陈卿孔宁、仪行父。参见卷七之《陈女夏姬》。
- ⑭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指夏姬。郑

穆，郑穆公。子貉，即郑灵公。 ⑮有仍氏：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诸侯。 ⑯监：照影。 ⑰夔(kuí奎)：传说中舜时的乐正(乐官)。 ⑱宕(dàng荡)：放纵。 ⑲毋期：无极。 ⑳忿戾(ì立)：火气大，蛮横不讲理。厌：满足。 ㉑封豕：大猪。 ㉒有穷后羿：传说中夏代东夷族首领。原为有穷部落首领，名羿。后推翻夏朝，夺得太康的王位。 ㉓是用：是以，因此。不祀：断绝祭祀，即断子绝孙。 ㉔三代：指夏、商、西周。恭太子：或作“共太子”。即晋太子申生。参见卷七之《晋献骊姬》。 ㉕是物：即美色。 ㉖杨食我：叔向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东南)，故以邑为氏。叔向也称杨肸。上文说叔姬姓杨氏，恐误。 ㉗长姒：犹大姐。兄弟之妻为娣姒，根据年龄，年长者为姒，年少者为娣。 ㉘祁胜：晋大夫祁盈的家臣。晋顷公时作乱被杀。 ㉙推类：即类推，以同类相推。推，推求，推论。 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见《诗经·小雅·小旻》。无，发语词。沦胥，相率。败，败亡。 ㉛喙(huì会)：嘴。 ㉜鸛(yuān渊)肩：双肩耸如鸛。鸛，俗称老鹰。牛腹：即胸部两侧膨大。《国语·晋语八》韦昭注：“牛腹，胁胀。” ㉝赞理：理官助理。理官不在时，由其代行职权。理，掌管刑狱的官员。晋昭公时叔鱼曾为赞理。 ㉞刑侯：申公巫臣之子。雍子：本为楚国大夫，后奔晋。 ㉟直：胜诉。 ㊱韩宣子：即韩起。春秋时晋国大夫。曾为晋国执政、中军统帅。 ㊲戮：陈列尸体。与“尸”同义。 ㊳族：王照圆、梁端曰：族，《左传》、《国语》俱作“施”。此字形之误。按，施，谓杀死后陈尸示众。 ㊴贪人败类：见《诗经·小雅·桑柔》。 ㊵货：行贿。

### 〔今译〕

晋羊叔姬，是羊舌子的妻子，叔向、叔鱼的母亲。一说姓杨。叔向名肸，叔鱼名鲋。羊舌子坚持正义，在晋不能被

人容纳，便离晋来到三室之邑。

三室之邑的人结伙偷羊，还送给羊舌子一只。羊舌子没有接受。叔姬说：“夫子您在晋时不被人容纳，离开那里来到三室之邑，在三室之邑又不为人所容，看来您是不会被人喜欢了。不如把羊接受下来。”羊舌子接受了羊，说：

“给盼和鲋煮煮吃！”叔姬说：“不行。南方有一种鸟，名叫乾吉，喂雏鸟时对肉食不加挑选，所以它的雏鸟常常不能顺利长大。现在盼与鲋还是小孩，还在接受您的教育感化，不能让他们吃不义之肉。不如把羊埋掉，表明自己没有参与这件事。”于是羊舌子使用瓮将羊盛起来，埋在屋后。过了两年，偷羊的事被揭露，都吏来找羊舌子。羊舌子说：“我把羊收下，但没敢吃。”挖出瓮来一看，果然羊的骨骼还在。都吏说：“真是君子啊！羊舌子没有参与偷羊的事。”

君子称赞叔姬能够预防祸害，远避嫌疑。《诗经》里说：“莫道室内光不明，没人能把我看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叔向想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女儿做妻子，她长得容貌美丽，很有姿色。叔姬不同意叔向娶申公巫臣家的人。叔向说：“我母亲的亲族高贵但庶出子弟很少。舅家女儿不易生子，我将这作为鉴戒了。”叔姬说：“巫臣的妻子夏姬杀死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使一个国家灭亡、两个卿出逃。你不以此为鉴戒，反而以我的亲族为鉴戒，这是为什么？而且我听说，有奇福的人肯定会有奇祸，很美丽的人必然有很丑恶的地方，这个人是在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子貉的妹妹。子貉早死，没有留下后嗣，而上天把美丽集中在她身上，必然是要用她来大大地败坏事情。从前有仍氏生了一个

女儿，头发乌黑，容貌艳丽，光泽照人，名叫玄妻。乐正夔娶了她，生下伯封，伯封放纵无羁，心地和猪一样，贪婪无极，暴躁不止，人们叫他大猪。有穷后羿将他灭掉，夔因此得不到祭祀。而且三代的灭亡以及恭太子的被废，都是由于美色为害。你为什么娶她呢？有了特别美丽的东西，就完全能改变人心。如果娶的不是有道义的人，就必然要有灾祸。”叔向害怕，不再敢娶申公巫臣和夏姬的女儿。平公硬要叔向娶了她，生下杨食我，号称伯硕。伯硕出生时，一旁侍候的人跑去告诉叔姬说：“大姐生了个男孩。”叔姬走过去，来到堂屋门前，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往回走，说：“这是豺狼的声音。豺狼似的男子必然有野心。以后使羊舌氏毁灭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始终不肯去看他。食我长大后，与祁胜一块作乱，被晋国人杀掉，羊舌氏从此灭亡。

君子称赞叔姬能够以同类相推。《诗经》里说：“如同泉水远流逝，一切败亡难收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叔姬刚生下叔鱼，看了看他说：“这孩子眼睛象虎，嘴象猪，双肩上耸如同鸢，胸部两侧膨大。溪沟可以填满，他却不会满足，必然会因贿赂而死。”于是便不再看他。叔鱼长大后，曾为理官赞理。刑侯与雍子争夺一块田地，雍子把女儿嫁给叔鱼，以此来求得胜诉。刑侯在朝廷上将叔鱼和雍子杀掉。韩宣子对这事非常担忧。叔向说：“三个奸人罪状相同，请杀掉活着的然后暴尸，暴露死者的尸体。”于是就杀了刑侯暴尸，并且把叔鱼和雍子的尸体放在街市上示众。叔鱼最终因为贪婪而死。

叔姬可以称得上有智慧的人。《诗经》里说：“贪婪之人皆败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晋国叔向的母亲，观察性情很清楚。据人出生来推究，能知晓命运前途。叔鱼以及杨食我，贪图财货义全无。肯定将要受贿死，果然分争之事出。

## 十一、晋范氏母

晋范氏母者，范献子之妻也<sup>①</sup>。其三子游于赵氏。赵简子乘马园中<sup>②</sup>，园中多株<sup>③</sup>，问三子曰：“奈何？”长者曰：“明君不问不为，乱君不问而为。”中者曰：“爱马足则无爱民力，爱民力则无爱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sup>④</sup>。设令伐株于山，将有马为也<sup>⑤</sup>。已而开囿<sup>⑥</sup>，示之株<sup>⑦</sup>。夫山远而囿近，是民一悦矣；去险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sup>⑧</sup>，民二悦矣；既毕而贱卖，民三悦矣。”简子从之，民果三悦。少子伐其谋<sup>⑨</sup>，归以告母。母喟然叹曰<sup>⑩</sup>：“终灭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劳，鲜能布仁，乘伪行诈，莫能久长。”其后智伯灭范氏<sup>⑪</sup>。君子谓范氏母为知难本。《诗》曰：“无忝尔祖，式救尔讫。”<sup>⑫</sup>此之谓也。

颂曰：范氏之母，贵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诈与民。知其必灭，鲜能有仁。后果逢祸，身死国分<sup>⑬</sup>。

### 〔注释〕

①范献子：即范鞅、士鞅。春秋时晋国大夫。晋定公初期曾为执政。  
②赵简子：即赵鞅、赵孟。又名志父。春秋时晋国的卿。晋定公中后期为执政，扩大封地，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  
③株：露出地面的树根。  
④德：恩惠。  
⑤有马为：有马活动的地方。  
⑥已而：接着。囿：畜养禽兽的园地。  
⑦去：原作“失”，据库本改。  
⑧伐其谋：夸耀其计谋。  
⑨喟（kuì）

饋)然：叹息的样子。⑩智伯：即智伯襄子、荀瑶。智，一作“知”。春秋末晋国大夫。赵简子之后为执政。晋出公十五年(前458年)与赵、韩、魏三家攻灭范氏及中行氏。⑪无忝尔祖，式救尔讹：见《诗经·大雅·瞻卬》。忝(tiǎn 忝)，辱。尔，《毛诗》作“皇”。式，语助词。救，原作“穀”据黄鲁曾本改。后，后代，子孙。原作“讹”，据黄鲁曾本改。⑫国：此指范氏封地(在今河南范县一带)。

### 〔今译〕

晋范氏母，是范献子的妻子。一次，她的三个儿子在赵氏那里游玩。赵简子在园圃中骑马，见园圃中有很多树根，便问三个孩子：“怎么办呢？”大的说：“贤明的君主不经询问不去做事，昏乱的君主不经询问便去做事。”二的说：“爱护马足就不会爱护民力，爱护民力就不会爱护马足。”小的说：“可以用三种惠恩来使用民众。发布命令在山上砍伐树根，马就有活动的地方了。接着再开放园圃，让人们来这里砍伐树根。山路远而园圃路近，这是民众第一件高兴的事；离开高山险阻去砍伐地面上的树根，这是民众第二件高兴的事；砍伐完以后再把那些树根低价卖掉，这是民众第三件高兴的事。”简子听从了，民众果然高兴了三次。

小儿子夸耀其计谋，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母亲长叹一声，说：“最终使范氏灭亡的，肯定是这个孩子。夸耀功绩，给民众带来劳苦，很少能施仁布惠，做事虚伪，多行欺诈，这样是不会长久的。”不久以后，智伯果然灭掉了范氏。

君子称赞范氏母了解灾难的根源。《诗经》里说：“不

要辱没你祖先，须把子孙来保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晋国范氏的母亲，崇尚道德注重信。小儿讲三种恩惠，实际是欺诈众民。知道他会遭灭亡，因其很少施行仁。后来果然遇灾祸，人死封地被瓜分。

## 十二、鲁公乘嬖

鲁公乘嬖者，鲁公乘子皮之嬖也<sup>①</sup>。其族人死，嬖哭之甚悲。子皮止嬖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过时，子皮不复言也。鲁君欲以子皮为相，子皮问嬖曰：“鲁君欲以我为相，为之乎？”嬖曰：“勿为也。”子皮曰：“何也？”嬖曰：“夫临丧而言嫁，一何不习礼也<sup>②</sup>！后过时而不言，一何不达人事也！子内不习礼而外不达人事，子不可以为相。”子皮曰：“嬖欲嫁，何不早言？”嬖曰：“妇人之事，唱而后和。吾岂以欲嫁之故数子乎<sup>③</sup>？子诚不习于礼，不达人事，以此相一国，据大众<sup>④</sup>，何以理之？譬犹揜目而别黑白也<sup>⑤</sup>，揜目而别黑白犹无患也，不达人事而相国，非有天咎，必有人祸。子其勿为也！”子皮不听，卒受为相。居未期年<sup>⑥</sup>，果诛而死。君子谓公乘嬖缘事而知弟之遇祸也<sup>⑦</sup>，可谓智矣；待礼然后动，不苟触情，可谓贞矣。《诗》云：“蔣兮蔣兮，风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sup>⑧</sup>又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sup>⑨</sup>此之谓也。

颂曰：子皮之姊，缘事分理。子皮相鲁，知其祸起。姊谏子皮，殆不如止<sup>⑩</sup>。子皮不听，卒为宗耻。

### 〔注释〕

①公乘子皮：公乘，复姓。子皮，名。嬖：姊，姐姐。 ②一何：

何其，多么。 ③数：责备。 ④据：统有。 ⑤揜(yǎn 掩)：遮蔽。 ⑥期(jī机)年：一年。 ⑦缘：根据。  
⑧“萚兮萚兮”四句：见《诗经·郑风·萚兮》。萚(tuò拓)，落地叶。原作“萚”，据王照圆本改。叔，弟弟。伯，哥哥。 ⑨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见《诗经·邶风·载驰》。百尔所思，即尔百所思，指主意众多。之，往。 ⑩殆：恐怕。

### 〔今译〕

鲁公乘姒，是鲁国人公乘子皮的姐姐。一次，同族的一人死了，她为此哭得非常悲痛。子皮劝阻说：“别哭了！我现在就让姐姐出嫁。”但事后子皮没再提起这件事。

鲁国国君想任用子皮为相，子皮问公乘姒：“鲁君想任用我为相，我可以答应吗？”她说：“不要答应。”子皮问：“为什么？”她回答说：“参加丧事而谈说出嫁的事，这是多么不懂礼仪！事后没再提起这件事，又是多么不通人情事理！你在家不懂礼仪，在外面不通情理，你不能去做相。”子皮说：“姐姐想嫁人，为什么不早点讲呢？”她说：“妇人的事，有人提出来以后才能跟着附和。难道我是因为想出嫁才责备你吗？你确实确实不懂礼仪，不通人情事理，如此去做国相，统有民众，又靠什么来加以治理呢？这就好象蒙着眼睛辨别黑白。蒙着眼睛辨别黑白还没有什么祸患，不通人情事理而担任国相，即使不遇上天降灾，也会有人祸发生。你一定不要答应做国相！”子皮没有听从，最后接受了相职。不到一年，子皮果然被诛杀而死。

君子认为公乘姒根据弟弟的所作所为，知道他将会遇到灾祸，可以称得上聪慧；按照礼仪行动，不苟且触动私情，可

称得上贞正。《诗经》里说：“落叶黄啊落叶黄，风儿吹你沙沙响。好弟弟啊好哥哥，你来领头我随唱。”又说：“你们纵有百条计，不如我跑这一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公乘子皮的姐姐，根据事情分析理。子皮出任鲁国相，知道将有灾祸起。姐姐劝阻子皮弟，恐怕不如早回避。子皮不听受相职，遭耻辱祖宗连及。

### 十三、鲁漆室女

漆室女者①，鲁漆室邑之女也。过时未适人②。当穆公时③，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④，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⑤。其邻人妇从之游，谓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耶？吾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⑥！始吾以子为有知，今无识也。吾岂为不嫁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太子幼。”邻妇笑曰：“此乃鲁大夫之忧，妇人何与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晋客舍吾家，系马园中，马佚驰走⑦，践吾葵⑧，使我终岁不食葵。邻人女奔，随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⑨，逢霖水出⑩，溺流而死，令吾终身无兄。吾闻河润九里，渐洳三百步⑪。今鲁君老悖⑫，太子少愚，愚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⑬，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甚忧之。子乃曰妇人无与者⑭，何哉？”邻妇谢曰⑮：“子之所虑，非妾所及。”三年，鲁果乱，齐、楚攻之，鲁连有寇，男子战斗，妇人转输⑯，不得休息。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⑰此之谓也。

颂曰：漆室之女，计虑甚妙⑱。维鲁且乱⑲，倚柱而啸。君老嗣幼⑳，愚悖奸生。鲁果扰乱，齐伐其城。

## 〔注释〕

①漆室，或作“次室”。战国鲁邑。在今山东邹县城西，俗称漆女城。②过时未适人：超过了应出嫁的年龄还没有嫁人。据《周礼》、《礼记》等，古时礼法规定，男子30娶妻，女子20嫁人。本卷之《魏曲沃负》中也说女子“二十而嫁”。适，出嫁。③穆公：即鲁穆公。战国时鲁国国君。姬姓，名显，一作“不衍”。在位34年（前406——前373年）。④嘯：撮口作声，即吹口哨。⑤惨：伤心。⑥嗟（jiē接）乎：叹息声。⑦佚：失，走失。⑧践：践踏。葵：即冬葵。我国古时主要蔬菜之一。⑨倩（qiàn欠）：请别人代自己做事。⑩霖：久雨。⑪淅沱（rù入）：潮湿。《广雅·释诂》：“淅沱，湿也。”⑫悖（bèi背）：谬误。⑬被：遭，蒙受。⑭乃：却，竟然。⑮谢：道歉。⑯转输：转运输送货物。⑰“知我者谓我心忧”二句：见《诗经·王风·黍离》。⑱妙：通“渺”，深远。⑲维：通“惟”，思考。⑳且：将要。㉑老：原作“子”，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鲁漆室女，是鲁国漆室邑的女子。过了出嫁年龄她还没嫁人。当时正是鲁穆公统治时期，穆公年纪大了，太子还很小。这女子倚着柱子吹口哨，一旁的人听到，没有不为此悲伤的。她邻居家的一个妇女跟她一块游玩，问道：“你的口哨声真是凄惨！你想出嫁了吧？我给你找个对象。”漆室女说：“唉！以前我认为你聪明，现在看来你没有什么见识。我难道是因为没出嫁才感到不快和哀伤吗？我担心鲁国国君年老，太子年幼。”邻妇笑道，“这是鲁国大夫应该忧虑的事，妇人参与什么呢？”漆室女说：“不是这样。这不是你

所能知道的。从前，晋国来的客人住宿我家，把马拴在菜园里，后来马挣脱缰绳跑了，踩坏了我家的冬葵，使我们一年没吃上葵菜。又有一次，邻居家的女儿私奔，跟别人逃走了，那家人请我哥哥前去追赶，中途遇上大雨，雨水很大，我哥哥掉在水流中淹死了，使我终身失去了哥哥。我听说河水能润浸九里以内，潮湿的地方有300步。现在鲁君年老糊涂，太子年幼无知，愚蠢和欺诈的事情不断发生。一旦鲁国有了祸患，全国上下不论君臣父子都要蒙受耻辱，祸及百姓众民，妇人能独自平安地逃脱吗？我很为此事担忧。你竟然说妇人不应当参与，为什么？”邻妇道歉说：“你考虑得非常远，我是比不上的。”三年后，鲁国果然出现动乱，齐、楚两国乘机来攻，鲁国连连遭到侵扰，国内男子派去参加战斗，妇女转运输送物资，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

君子说：漆室女真是有远见卓识啊！《诗经》里说：“了解我的说我伤心难过，不了解我的说寻求什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漆室邑的一女子，考虑问题很深远。想到鲁国将遇乱，倚柱撮口声凄惨。鲁君年老太子幼，愚蠢多误国生奸。鲁国果然有灾难，齐国派兵把城占。

#### 十四、魏曲沃负

曲沃负者①，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为太子纳妃而美②，王将自纳焉。曲沃负谓其子如耳曰：“王乱于无别③，汝胡不匡之④？方今战国，强者为雄，义者显焉。今魏不能强，王又无义，何以持国乎？王，中人也⑤，不知其为祸耳。汝不言，则魏必有祸矣，有祸必

及吾家，汝言以尽忠，忠以除祸。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间⑥，会使于齐，负因款王门而上书曰⑦：“曲沃之老妇也，心有所怀，愿以闻于王。”王召入。负曰：“妾闻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妇人脆于志，窳于心⑧，不可以邪开也⑨，是故必十五而笄⑩，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谥⑪，所以就之也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⑬，所以开善遏淫也。节成然后许嫁⑭，亲迎然后随从⑮，贞女之义也。今大王为太子求妃而自纳之于后宫，此毁贞女之行而乱男女之别也。自古圣王，必正妃匹⑯，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⑰，亡也以末喜⑱；殷之兴也以有娀⑲，亡也以妲己⑳；周之兴也以太姒㉑，亡也以褒姒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㉓，《关雎》起兴㉔，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㉕。夫男女之盛㉖，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今大王乱人道之始，弃纲纪之务，敌国五六，南有从楚㉗，西有横秦㉘，而魏国居其间，可谓仅存矣。王不忧此，而从乱无别㉙，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国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与太子妃，而赐负粟三十钟㉚，如耳还而爵之㉛。王勤行自修，劳来国家㉜，而齐、楚、强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谓魏负知礼。《诗》云：“敬之敬之，天维显思。”㉝此之谓也。

颂曰：魏负聪达，非刺哀王。王子纳妃㉞，礼别不明。负报王门，陈列纪纲。王改自修，卒无敌兵。

### 〔注释〕

①曲沃：战国魏邑，后入秦。在今河南灵宝东北。负：老嫗，老

太太。 ②魏哀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在位23年（前318——前296年）。 ③乱于：王绍兰曰：“‘于’当为‘从’字之误。”从，同“纵”。乱纵，即乱顺，扰乱长幼的次序。 ④胡：为什么。匡：匡正。 ⑤中人：凡人，智能一般的人。 ⑥未遇间，未找到说话的机会。间，空隙，间隙。 ⑦款：敲，叩。 ⑧窳(yù雨)：懒惰。 ⑨开：开导，诱导。 ⑩笄(jī机)：盘头发或别帽子用的簪子。此用为动词。插笄即标志女子成年。 ⑪号谥：名称谥号。《太平御览·人事部九十六》引注云：“号谥，笄嫁之名。” ⑫所以就之也：王照圆曰：“就，终也。言伯仲之号自其生时已定其终卒，所以专一其心志之义也。” ⑬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妻与妾的身份地位有很大差距。妻是经过举行聘礼，即以礼物订婚的仪式之后，与男子结合的，妾则不行礼仪，私奔后与男子自相结合。妾也有的是被男子抢夺、购买来的。妻在名义上和男子是平等的，而妾实际上仅为男子的贴身奴仆。《白虎通·嫁娶》：“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 ⑭节成：王照圆曰：“节成，言骨节成壮也。” ⑮亲迎：古代婚礼“六礼”之一。亲迎之日，新郎穿着公服到新娘家，把新娘迎接回来，举行交拜合卺的礼仪。“六礼”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 ⑯妃(pèi配)匹：配偶。妃，通“配”。 ⑰涂山：见卷一之《启母涂山》。 ⑱末喜：见卷七之《夏桀末喜》。 ⑲有娀：见卷一之《汤妃有娀》。 ⑳妲己：见卷七之《殷纣妲己》。 ㉑太妲：见卷一之《周室三母》。 ㉒褒姒：见卷七之《周幽褒姒》。 ㉓康王：即周康王。西周国王。名钊。晏：迟，晚。朝：牟房。梁端曰：“‘朝’字衍。” ㉔关雎(jū居)：《诗经·周南》中的一篇，也是《诗经》的首篇。起兴：借某种自然物来兴起和抒发诗作者内心的情感。梁端本据《文选·〈后汉书·皇后纪论〉》李善注、王应麟《诗考》引改作“预见”。 ㉕雎鸠：鸟名。即鱼鹰。相传其雌雄有固定的配偶，被称为贞鸟。《关雎》便以此起兴，

赞美男女爱情的专一。乘（shèng剩）居：王念孙曰：“乘居，犹匹处耳。”匹处：雌雄同居。 ②⑥男女之盛：指男女达到结婚年龄。 ②⑦从（zòng纵）：同“纵”，放纵，恣肆。 ②⑧横（hèng）：专横，放纵。 ②⑨从（zòng纵）乱：王绍兰认为此二字误倒。乱从，即乱纵。 ③⑩粟：原脱，据梁端本补。钟：量器。六石四斗为一钟。 ③⑪爵之：赐给他爵位。爵，用为动词。 ③⑫劳（lào涝）来：勤勉。 ③⑬敬之敬之，天维显思：见《诗经·周颂·敬之》。敬，警戒。显，显赫。思，语助词。 ③⑭子纳：梁端曰：“‘子纳’二字误倒。”

### 〔今译〕

魏曲沃负，是魏国大夫如耳的母亲。秦国拥立魏公子政为魏国太子，魏哀王派使者为太子娶妃。太子妃长得很漂亮，哀王想把她收入自己的后宫。曲沃负对儿子如耳说：“魏王长幼无序，父子不别，你怎么不加匡正呢？当今战国时代，强者为雄，行义之人也名声显赫。眼下魏国不能强盛，魏王又不行义，靠什么来保住国家呢？魏王是个平庸凡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祸端。你不去进谏，那么魏国一定会出现祸患，有了祸患，必然会波及我们家。你为了尽忠去谏说，有了尽忠之心，便可以消灾免祸。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如耳还没有找到进谏的机会，就受命出使齐国去了，于是曲沃负叫开王宫的大门，上书哀王说：“我是曲沃邑的一个老妇人，心里有些想法，希望能讲给大王听。”哀王便召她入宫。曲沃负说：“我听说男女之别，是国家中重要的道德原则。妇女意志脆弱，思想懒惰，经不起邪僻言行的诱惑，所以必须15岁插笄，20岁嫁人，及早确定她们的号谥，这是为

了使她们心志专一。行过聘礼而嫁人的称为妻，不行礼仪而私奔的称为妾，这是为了启发善心，遏制淫思。女子成人后才可以嫁人，行过亲迎之礼后才可以跟从男方，这是贞女的行为准则。现在大王您为太子选妃，却又将她纳入自己的后宫，这是败坏贞女之行，扰乱男女之别。自古圣明君王，必定正确处理配偶的问题，处理好了就能促使国家兴盛，处理不好则会导致国家混乱。夏朝的兴起是因为涂山，灭亡是因为末喜；殷朝的兴起是因为有娀，灭亡是因为妲己；西周的兴起是因为太姒，灭亡是因为褒姒。周康王的夫人早上很晚才走出卧室，诗人便以雉鸣之鸟起兴，作了《关雎》，希望能够见到美善的女子配给君子。即使是雉鸣之鸟，也不曾有双双同居，雌雄共处的现象。男女成年之后，通过礼仪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父与子，出现了君与臣，所以夫妇成了人类万物的开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的准则，是天下的重大纲纪。三种关系处理得好，国家就会太平，三种关系发生混乱，国家就会动荡。现在大王扰乱人伦大道的开端，抛弃国家的重大纲纪，魏有五六个敌国，南面有纵恣放肆的楚国，西面有横暴无道的秦国，魏国夹处在它们中间，只不过是勉强存在而已。大王不为此担忧，却长幼不分，父子不别，占有应属儿子的女子。我担心大王的国家政权会出现危机。”哀王说：“讲的对。我太糊涂无知了。”于是他还回太子妃，赏给曲沃负30钟粮食，如耳回国后，还赐予他爵位。哀王勤奋工作，注意自我修养，努力治理国家，齐、楚以至强大的秦国都不敢派兵来侵犯。

君子称赞魏负懂得礼仪。《诗经》里说：“为人处事须警惕，天道显赫不可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魏负谿达见识广，讽刺批评魏哀王。哀王收纳太子妃，不循礼仪太荒唐。她到王宫去谏说，强调伦常与纪纲。哀王改悔自修养，敌国不敢犯边疆。

## 十五、赵将括母

赵将马服君赵奢之妻<sup>①</sup>，赵括之母也。秦攻赵，孝成王使括代廉颇为将<sup>②</sup>。将行，括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者以十数<sup>③</sup>，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赐币者<sup>④</sup>，尽以与军吏士大夫<sup>⑤</sup>，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sup>⑥</sup>，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尽藏之，乃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sup>⑦</sup>。王以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执心各异，愿勿遣。”王曰：“母置之<sup>⑧</sup>，吾计已决矣。”括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sup>⑨</sup>，妾得无随乎<sup>⑩</sup>？”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颇三十余日，赵兵果败，括死军覆<sup>⑪</sup>。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诛。君子谓括母为仁智。《诗》曰：“老夫灌灌，小子蹇蹇。匪我言耄，尔用忧谗。”<sup>⑫</sup>此之谓也。

颂曰：孝成用括，代颇距秦<sup>⑬</sup>。括母献书，知其覆军。愿止不得，请罪止身。括死长平，妻子得存。

### 〔注释〕

①赵：国名。开国君主赵烈侯与魏、韩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被周王室列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邯郸（今河北邯郸）。疆域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前222年为秦所灭。马服君：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封号。 ②孝成王：战

国时赵国国君。名丹。在位21年(前265——前245年)。廉颇：赵国大将。 ③身所奉饭者：指靠赵奢供养的人。 ④宗室：王室贵族。币：财物。者：梁端曰：“者，疑‘帛’之误。” ⑤士大夫：指军中幕僚。 ⑥东向：古时帝王坐北向南，公侯大臣坐西向东。王照圆曰：“东向，居尊位也。”朝军吏：接受军吏的拜见。 ⑦乃：而且。便利田宅：便宜合适的田地房屋。 ⑧母：对赵括母亲的敬称。置：搁置。 ⑨称(chèn趁)：称职。 ⑩得无：莫非，能不，该不会。随：跟着受牵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随”后有“坐”字。 ⑪括死军覆：赵孝成王四年(前262年)，赵括到达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一反廉颇屯兵坚守的战略，率大军盲目出击，秦将白起诈败，派奇兵袭击赵军后路。赵军被围困达46日，最后赵括被射死，赵军40多万人也被坑杀。 ⑫“老夫灌灌”四句：见《诗经·大雅·板》。老夫，老人。灌灌，诚恳的样子。蹻(jiǎo绞)蹻，骄纵的样子。耄(mào冒)，昏乱糊涂。忧，借为“优”。忧谑(xuè)，戏谑调笑。 ⑬距：通“拒”。抗拒，抵御。

### 〔今译〕

赵将括母，是赵国大将马服君赵奢的妻子，赵括的母亲。秦国攻打赵国，赵孝成王派赵括代廉颇为将统率军队。临近出发，赵括母亲上书孝成王说：“不能任用赵括为将。”孝成王问：“为什么？”赵括母亲回答说：“当初我侍奉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正受命为大将，在军中被他父亲尊为老师，由他父亲亲自进献饭食的有数十人，被他父亲当作朋友对待的有数百人，大王及王室贵族赏赐的财物等，统统都分给军吏和幕僚们，只要接到大王的命令，从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里的私事。现在赵括骤然做了赵国的大将，便坐西向东，

让军吏来拜见，军吏们没有敢抬头仰视他的，大王赏赐的金币布帛也都拿回家里收藏起来，而且天天打听哪儿有便宜合适，可以买下的田地房产。大王认为他象他的父亲吗？他们父子思想作风截然不同。希望不要派他为将出征。”孝成王说：“您别管这事了，我主意已定。”赵括母亲问：“大王一定要派他去，如果他有不称职的地方，我该不会受牵连吧？”孝成王回答说：“不会的。”

赵括出行，代替廉颇统军30多天之后，赵国军队果然被打败，赵括战死，全军覆没。赵括母亲因为有言在先，所以没有被孝成王诛杀。

君子称赞赵括母亲是个非常仁智的人。《诗经》里说：“老人恳切诉衷肠，小子骄傲好逞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孝成王起用赵括，代廉颇统军抗秦。括母上书孝成王，知括将会覆全军。希望改令王不听，请求只罪及本人。果然赵括死长平，妻子儿女得生存。

# 列女传卷四

## 贞顺传

### 一、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sup>①</sup>，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丰<sup>②</sup>，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传》曰：“正其本则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sup>③</sup>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传重承业<sup>④</sup>，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sup>⑤</sup>。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sup>⑥</sup>，致之于狱<sup>⑦</sup>。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sup>⑧</sup>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sup>⑨</sup>此之谓也。

颂曰：召南申女，贞一修容。夫礼不备，终不肯从。要以必死，遂至狱讼。作诗明意，后世称诵<sup>⑩</sup>。

#### 〔注释〕

①召（shào绍）南：西周初期，召公奭长住在都城镐（hào）

浩)京(今陕西西安西南),统治陕(今河南陕县)以西的西方诸侯。这个统治区域的划分,相沿很久。召南就是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域。申:国名。姜姓。传为伯夷之后。原居今陕西、山西间。周宣王时一部分被东迁,分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春秋初期为楚文王所灭。②丰:地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沔河以西。③正其本则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今本《易传》无此文。《说苑·建本》也引此文(“正其本”作“建其本”),向宗鲁认为此必是古《易传》佚文无疑。④传重:谓将丧葬祭祀的重责传给孙子。宗法制度对嫡庶的区别十分严格,如嫡子残废死亡,或因子庶而孙嫡,就由孙继祖。这种继承方式,从祖父的角度说,叫做传重;从孙子的角度说,叫做承重。⑤为宗庙主:即守护宗庙,主持祭祀。⑥讼:打官司。于:原作“为”,据黄鲁曾本改。理:掌管刑狱的官。⑦致:送达。狱:意与“讼”同,指打官司。⑧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见《诗经·召南·行露》。速,招致。室家不足,结婚的礼仪没有具备。古时男子有妻叫做有室,女子有夫叫做有家,混言室家,男女可通用,故以家室代指结婚。⑨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见《诗经·召南·行露》。女从,即从汝,嫁你。⑩诵:原作“通”,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召南申女,是中国的女子。她已许嫁给丰地的一个男子,男方家里没准备好结婚的礼仪,就想把她接了去。她向男方家里的人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开端,不能不正当。《易传》里说:“基础正当了,万物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有一毫一厘的失误,就会造成重大差错。”所以确立了基础,其他途径便自然出现,治理了水源,水流就会变得清澈。本来,婚嫁是为了将丧祭重责和家族大业传给后

代，继续先祖的血统，守护宗庙。男方轻视礼仪，违反旧制，我是不能跟随去的。于是她坚决不肯到男方家中。男方到理官那里打官司，她被传讯到公堂。但她坚持己见，即使只缺少一件礼物和一种礼仪，也要坚守节操，决不背义，誓死不到男方那里。她还作诗说：“虽然让我吃官司，你想娶我没道理。”这是说男方没有完全按礼仪办事。

君子认为申女坚持了妇女应该遵行的礼仪，所以把这件事提出来，加以赞扬，并广为传布，让人们学习，达到杜绝无礼要求，防止淫欲举动的目的。申女还作诗说：“虽然让我吃官司，想要娶我誓不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召南申国的女子，忠贞专一常修行。男方礼仪不具备，坚持力争不肯从。誓死反对主意定，男方告她去诉讼。申女作诗表心志，后世称扬广传颂。

## 二、宋恭伯姬

伯姬者，鲁宣公之女①，成公之妹也②。其母曰缪姜③，嫁伯姬于宋恭公④。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⑤，当行夫妇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鲁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还复命，公享之⑥。缪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劳于远道，辱送小子⑦，不忘先君以及后嗣⑧，使下而有知，先君犹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⑨，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时⑩，伯姬尝遇夜失火⑪，左右曰：“夫人少避火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来⑬，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

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于火而死<sup>⑭</sup>。《春秋》详录其事<sup>⑮</sup>，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于澶渊<sup>⑯</sup>，偿宋之所丧。《春秋》善之。君子曰：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sup>⑰</sup>伯姬可谓不失仪矣。

颂曰：伯姬心专，守礼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备。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贤之，详录其事。

### 〔注释〕

①鲁宣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姬姓，名伋，一作“倭”。在位1年（前608——前591）。②成公：宣公之子。名黑肱。在位18年（前590——前573年）。③繆姜：见卷七之《鲁宣繆姜》。④宋恭公：恭，一作“共”。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固，一作“瑕”。在位13年（前588——前576年）。⑤庙见：古时婚礼，新妇到丈夫家，次日天明，始见丈夫的父母；如果丈夫的父母已死，则要在三个月后到宗庙中参拜，称为庙见，然后择日而祭。⑥公：指鲁成公。享：宴享，设宴招待。⑦辱：表敬之词。含有使对方辛苦劳累之意。小子，年幼的一辈。此指伯姬。⑧先君：指鲁宣公。后嗣：指鲁成公和伯姬。⑨十年：“十”当作“七”。欧蕙芳曰：古文“七”与“十”相近而致误也。据《春秋》，伯姬入宋在鲁成公九年（前582年），恭公去世在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⑩景公：当为“平公”之误。据《春秋》，伯姬死于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当时正是宋平公三十三年。宋景公立于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距伯姬去世已27年。⑪尝：原作“常”，据黄鲁曾本改。⑫少：少顷，一会儿。⑬保傅：保母和傅母。保母是指照料贵族子女生活的妇女，傅母则是

指教育辅导贵族子女的妇女。《大戴礼记·保傅》：“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 ⑭逮：及。 ⑮《春秋》详录其事：见《春秋穀梁传·襄公三十年》。下文“《春秋》善之”、“《春秋》贤之”同。 ⑯澶渊：晋地名。在今河南濮阳西北。 ⑰淑慎尔止，不愆于仪：见《诗经·大雅·抑》。淑，美善。止，举止。愆（qiān牵），过失。仪，礼仪。

### 〔今译〕

宋恭伯姬，是鲁宣公的女儿，鲁成公的妹妹。她的母亲叫缪姜，把她嫁给宋恭公。恭公没有行亲迎之礼，但她迫于父母之命，只得离开鲁国。来到宋国三个月以后，行过庙见之礼，应当开始夫妇生活了，然而伯姬不满当初恭公没有亲迎的行径，所以始终不肯听命。宋国人把这件事告诉鲁国，鲁国派大夫季文子到宋国，说服伯姬。季文子回鲁国复命，鲁成公设宴招待他。缪姜从屋里走出来，两次下拜说：“大夫远道出行，非常辛劳，去向孩子转达意旨，没有忘记先君及其后嗣，假如先君在地下有知，他也会这样来期望您的。谨拜谢大夫的辛苦劳累。”

伯姬嫁给恭公十年后，恭公去世，伯姬守寡。到宋平公时，一天夜里，伯姬遇到宫内失火，左右侍从说：“夫人快避一会儿吧！”伯姬说：“根据妇人应该遵行的原则，保母和傅母没在身边，夜里便不能走出堂屋。我要等保母和傅母来。”后来，保母来了，傅母没来。左右侍从又说：“夫人快避一会儿吧！”伯姬说：“根据妇人应该遵行的原则，傅母没到，夜里就不能走出堂屋。离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结果伯姬被火烧死。

为了赞扬伯姬的贤德，《春秋》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认为妇人应将贞正当作行为准则，而伯姬确实已经这样做了。当时各国诸侯听说伯姬的事迹，都表示了哀悼和悲痛，考虑到死去的人不能再生，而财物还可以复得，所以诸侯们派人在澶渊聚会，商议补偿宋国因火灾造成的损失问题。《春秋》指出这是一件好事。

君子说：按照礼的规定，妇人没有傅母陪同，夜里便不能走出堂屋，走路也要点上火炬拿着。指的就是伯姬这样的举动。《诗经》里说：“举止谨慎行为美，遵行礼仪无过错。”伯姬可以说是没有违背礼仪。

颂说：伯姬贞正心专一，严守礼仪不忘记。夜间宫里失了火，保傅没有在那里。大火扑来伯姬死，她的心中无悔意。《春秋》之中称她贤，详细记载其事迹。

### 三、卫宣夫人<sup>①</sup>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sup>②</sup>。请愿同庖<sup>③</sup>。”终不听。卫君使人诉于齐兄弟<sup>④</sup>，齐兄弟皆欲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sup>⑤</sup>厄穷而不闵<sup>⑥</sup>，劳辱而不苟<sup>⑦</sup>，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sup>⑧</sup>，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sup>⑨</sup>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

颂曰：齐女嫁卫，厥至城门。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后君欲同，女终不浑。作诗讥刺，卒守死君。

## 〔注释〕

①卫宣夫人：卫宣，即卫宣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晋。在位19年（前718—前700年）。宣公夫人有夷姜、宣姜，本传传主不载别处，王照圆、梁端认为“卫宣夫人”当据《太平御览·人事部八十二》引及本书“鲁寡陶婴”、“梁寡高行”、“陈寡孝妇”例改作“卫寡夫人。” ②庖（páo袍）：厨房。 ③同庖：即同在一个厨房吃饭。梁端本此下据范处义《逸斋诗补传》引补入“夫人曰唯夫妇同庖”八字。 ④诉（sù素）于齐兄弟：向夫人在齐国的兄弟诉说。 ⑤“我心匪石”四句：见《诗经·邶风·柏舟》。 ⑥厄：困苦。闵：忧愁。 ⑦辱：屈抑。苟：苟且。 ⑧失也：王照圆曰：“也，疑‘己’字之误。” ⑨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见《诗经·邶风·柏舟》。威仪，仪容，态度。棣棣，悠闲庄重的样子。

## 〔今译〕

卫宣夫人，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她出嫁到卫国，嫁给卫国国君，走到卫都城门时，传来卫君去世的消息，保母对她说：“我们可以回齐国了。”夫人没有听从，接着进入卫都，守三年之丧。

刚守完丧，继立的卫君就对她说：“卫是小国，不容许有两个厨房。我希望能同你在一个厨房吃饭。”夫人没有答应。卫君派人向她在齐国的兄弟诉说，她的兄弟也都想让她嫁给卫君，派人劝说她，她坚决不从，并且作诗说：“我心不是石头块，不能随意转过来。我心不是一条席，不能随手卷起来。”困苦贫穷而无忧愁，劳累屈抑而不苟且，然后才可以达到一定目的。这是说要把握住自己，然后才能够渡过

难关。《诗经》里说：“尽管仪态很庄重，其实他们不可用。”这是说身边没有贤臣，都一味顺从国君的意旨。

君子赞美卫宣夫人的忠贞专一，所以把她的事迹列举出来，将她作的诗收入《诗经》里面。

颂说：齐侯之女嫁于卫，刚刚走到城门前。卫君去世她不返，于是守丧整三年。新君想娶她为妻，始终反对决不干。作诗讥刺众君臣，死守故君心不变。

#### 四、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①，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②，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③，壹与之醮④，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⑤，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⑥，终于怀擷之⑦，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⑧，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苢》之诗⑨。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贞而壹也。

颂曰：宋女专恣⑩，持心不顷⑪。夫有恶疾，意犹一精。母劝去归，作诗不听。后人美之，以为顺贞。

#### 〔注释〕

①蔡：国名。姬姓。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弟叔度。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先后迁新蔡（今河南新蔡）、州来（即下蔡，今安徽凤台）。公元前447年为楚所灭。 ②恶疾：指痛苦难治的疾病。

《公羊传·昭公二十年》何休注：“恶疾谓暗（哑）、聋、盲、疔（力，恶疮）、秃、跛、伛（yǔ羽，驼背），不逮人伦之属也。”

③适人：嫁人。 ④醮（jiào叫）：女子出嫁。 ⑤采采：新

鲜的样子。苳(fú浮)苳(yǐ以)：即车前草。其种子可以作为药用，据说能治妇女不孕和难产。 ⑥捋(luō)：用手采下。

⑦擷(xié协)：同“褫”，用衣襟兜物。 ⑧大故：指叛逆等大的罪过。 ⑨《苳苳》之诗：即《诗经·周南·苳苳》。 ⑩慤(què确)：诚实，谨慎。 ⑪顷(qīng倾)：同“倾”，侧，斜。原作“愿”，据库本改。

### 〔今译〕

蔡人之妻，是宋国人的女儿。嫁到蔡国以后，发现丈夫患有恶疾，她母亲想让她改嫁别人。她说：“丈夫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怎么能离他而去呢？按照女子嫁人的准则，一旦出嫁，成为人妻，就要终身不再改嫁，即使不幸遇上丈夫患有恶疾，也不能变心。新鲜的车前草，虽然气味难闻，但仍要采摘下来，还要用衣襟兜着，放在胸前，回家浸泡后，治疗亲人的疾病，何况是夫妇之间呢？他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又没有赶我走，我为什么非离开他不可呢？”她始终没有听从母亲的话，并且作了一首以《苳苳》为题的诗。

君子说：宋女的思想是非常贞正和专一的。

颂说：宋女心专很诚实，拿定主意不改嫁。虽然丈夫患恶疾，丝毫没将怨言发。母亲劝她嫁别人，她作《苳苳》不听话。后人纷纷赞美她，认为贞顺值得夸。

## 五、黎庄夫人

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①。既往而不同欲，所务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傅母闵夫人贤②，公反不纳，怜其失意，又恐其已见遣而不以时去③，谓夫人

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④夫人曰：“妇人之道，壹而已矣。彼虽不吾以⑤，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乃作诗曰：“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⑥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⑦。君子故序之以编《诗》⑧。

颂曰：黎庄夫人，执行不衰。庄公不偶，行节反乖。傅母劝去，作诗《式微》。夫人守壹，终不肯归。

### 〔注释〕

- ①黎庄公：春秋时黎国国君。黎本为商代诸侯国，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商末为周文王所灭。周初，武王封帝尧之后于黎国故地，仍称黎，春秋时被狄人攻占，后得晋国帮助，迁都今山西黎城东北的黎侯城。
- ②闵：同“悯”，怜悯。
- ③见遣：被抛弃，被赶出家门。
- ④式微式微，胡不归：见《诗经·邶风·式微》。式，发语词。微，道微，无道，没有德政，此指黎庄公所为。胡，何，为何。
- ⑤不吾以：不用我，即不和我在一起。
- ⑥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见《诗经·邶风·式微》。微，非，若非。中路，即路中，大概当时黎国君臣正在迁往另一地方。路，《毛诗》作“露”，二字通。
- ⑦俟（sì）：等待。
- ⑧序：依次序排列。

### 〔今译〕

黎庄夫人，是卫国国君的女儿，黎庄公的夫人。出嫁到黎以后，与黎庄公想法不同，追求各异，二人再未见过面，她心中很不得意。

傅母见夫人贤惠，反不得庄公亲近，多有失意，对她十分同情和怜悯，又担心她被弃后不能及时离开，便对她说：“做夫妇的原则是，双方有义就结合在一起，无义就赶紧分手。现

在您很不得意，为什么不赶紧离开呢？”傅母还作诗说：“人家无道又无义，为何不回娘家去？”夫人说：“做妇人的准则，只不过是坚贞专一罢了。虽然他不愿意接近我，但我怎么可以背离做妇人的准则呢？”随后也作诗说：“若不是我君之故，我怎么能在中路？”她始终保持贞正，没有违背做妇人的准则，耐心等待着黎庄公之命。

君子后来将她们的诗编入《诗经》之中。

颂说：黎国庄公的夫人，坚持德行未衰坠。庄公执意不见她，她仍守节不违背。傅母主张离黎去，作诗《式微》劝她归。夫人心志很专一，始终不肯返回卫。

## 六、齐孝孟姬

孟姬者，华氏之长女，齐孝公之夫人也①。好礼贞壹，过时不嫁，齐中求之，礼不备，终不往。躐男席②，语不及外，远别避嫌，齐中莫能备礼求焉。齐国称其贞。孝公闻之，乃修礼亲迎于华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醢房之中③，结其衿縗④，诫之曰：“必敬必戒⑤，无违宫事！”父诫之东阶之上，曰：“必夙兴夜寐，无违命！其有大妨于王命者，亦勿从也！”诸母诫之两阶之间⑥，曰：“敬之敬之，必终父母之命！夙夜无怠，尔之衿縗⑦，父母之言谓何。”姑姊妹诫之门内⑧，曰：“夙夜无愆⑨，尔之衿鞶⑩，无忘父母之言！”孝公亲迎孟姬于其父母，三顾而出⑪，亲迎之绥⑫，自御轮三⑬，曲顾姬舆⑭，遂纳于宫，三月庙见，而后行夫妇之道。既居久之，公游于琅邪⑮，华孟姬从⑯。车奔，姬堕车碎。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以归⑰，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⑱，而使傅母应使者曰：“妾闻妃后逾阙必乘安

车輜辀<sup>①</sup>，下堂必从傅母保阿<sup>②</sup>，进退则鸣玉环佩<sup>③</sup>，内饰则结纽绸缪<sup>④</sup>，野处则帷裳拥蔽<sup>⑤</sup>，所以正心壹意，自敛制也。今立车无辀，非所敢受命也；野处无卫，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礼多矣。夫无礼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驰以告公，更取安车，比其反也<sup>⑥</sup>，则自缢矣，傅母救之，不绝。傅母曰：“使者至，輜辀已具。”姬氏苏<sup>⑦</sup>，然后乘而归。君子谓孟姬好礼。礼，妇人出必輜辀，衣服绸缪，既嫁，归问女昆弟<sup>⑧</sup>，不问男昆弟，所以远别也。《诗》曰：“彼君子女，绸直如发。”<sup>⑨</sup>此之谓也。

颂曰：孟姬好礼，执节甚公<sup>⑩</sup>。避嫌远别，终不冶容<sup>⑪</sup>。载不并乘<sup>⑫</sup>，非礼不从。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 〔注释〕

- ①齐孝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昭。在位10年（前642——前633年）。 ②蹀（niè涅）男席：段玉裁曰：“蹀”上当添“不”字。”蹀，踩，踏，登。男席，男子坐的席子。 ③母醮房之中：王念孙曰：“当作‘母醮之房中’。”醮，婚礼中举行斟酒仪式。 ④衿（jīn今）：同“襟”，衣服的交领。縿（lí离）：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 ⑤敬：严肃，慎重。 ⑥诸母：庶母，父亲的妾。 ⑦尔之衿縿：尔，段玉裁曰：“尔，依《仪礼》当作‘示’，相似而误也。示，古文作‘视’。”下文“尔之衿鞶”之“尔”同。库本即作“视”。 ⑧姑姊妹：即姑姑们。父亲的姊妹称为姑姊妹。 ⑨愆（qiān牵）：过失，差错。 ⑩鞶（pán盘）：皮制束衣带。 ⑪三顾：王照圆曰：“‘三顾’二字疑涉下文而误衍。” ⑫迎：王照圆曰：“‘迎’当作‘授’，字之误也。”绥：车上的绳子，登车时用作拉手。 ⑬自御轮三：亲自驾车，绕着孟姬乘坐的车子转了三圈。御，驾驭车马。 ⑭曲顾：即行曲顾之礼，转身

回看。輿：王照圆曰：“‘輿’当作‘舆’，亦字之误。” ⑮琅邪(yó牙)：春秋齐邑。在今山东胶南琅邪台西北。 ⑯从：原作“后”，据黄鲁曾本改。 ⑰立车：立乘之车。 ⑱舒帷：展开帷帐。障蔽：和外面隔开，掩蔽起来。 ⑲闾(yù域)：门槛。安车：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坐乘的小车。《周礼·春官·中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车，凡妇人车皆坐乘。” ⑳辘(zī资)辎(píng平)：本指辘车和辎车（二者都有帷幕，形体相同，但辘车既可载物又可卧息，车体较大，帷上开有后门，故有后辕，辎车专为贵族妇女所乘，车体较小，四面屏蔽，亦无后辕）。此处专指辎车。 ㉑保阿：教育辅导贵族子女，照料其生活的妇女。 ㉒玉环佩：《文选·〈后汉书·皇后纪论〉》李善注引曹大家曰：“玉环佩，佩玉有环。” ㉓绸(chóu愁)繆(móu谋)：紧密缠缚。 ㉔帷裳：车旁的布幔。拥蔽：蒙蔽，隔绝。 ㉕比：及，等到。 ㉖姬氏：指孟姬。 ㉗昆弟：兄弟。 ㉘彼君子女，绸直如发：见《诗经·小雅·都人士》。王照圆曰：“绸，密也。言贤女操行细密正直，如发之美也。” ㉙公：段玉裁曰：“‘公’当作‘恭’。” ㉚冶容：《周易·系辞上》高亨注：“冶容，妖冶其容貌。” ㉛并：王照圆曰：“‘并’当作‘立’，字形之误也。”

### 〔今译〕

齐孝孟姬，是华氏的大女儿，齐孝公的夫人。她好行礼仪，忠贞专一，过了出嫁年龄还没嫁人，齐国不少人去求婚，都因为礼仪不完备，被她拒绝。她从不登男子的席子，也不和外面的人言语，注意男女之间的区别，处处避嫌，齐国境内没有能具备礼仪向她求婚的。齐国的人们都称赞她的贞正之行。

齐孝公听说这件事，准备娶孟姬为夫人，并遵行礼仪，

到华氏家中亲迎。父母送孟姬上路，都没有走出堂屋，母亲在屋里亲行醮礼，为女儿扣上衣服，系上佩巾，告诫她说：“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违背宫中的规矩！”父亲站在东面台阶上，告诫她说：“一定要早起晚睡，不要违背君王的命令！那些妨碍执行王命的事情，也不要跟着去做！”庶母站在两个台阶之间，告诫她说：“谨慎啊，谨慎！一定要按照父母的命令去做！早晨晚上都不要懈怠，注意身上的衣领和佩巾，时刻想着父母说过什么。”姑姑们站在大门内，告诫她说：“早晨晚上都要不出差错，注意身上的衣领和束带，不要忘记父母的话！”齐孝公从孟姬父母那里将孟姬亲迎出来，亲手把上车用的绳子交给孟姬，又驾车围着她乘坐的车子转了三圈，向其行曲顾之礼，然后将孟姬迎接到宫里，三个月后又行庙见之礼，开始了夫妇生活。

过了好长时间，齐孝公到琅邪游玩，孟姬跟着一块去。车子跑得很快，孟姬跌落在地上，车子也摔碎了。孝公派来一辆四匹马拉的立乘之车，想接孟姬回宫，孟姬让左右侍从展开帷帐，和外西隔开，自己掩蔽起来，让傅母代自己答复使者说：“我听说后妃走出门槛，必须乘坐安车和辇车，走出堂屋，必须跟从傅母保阿，一进一退要敲击玉环佩，整饰衣服要扎系严密，到野外时要用车旁的布幔与外面隔开，掩蔽起来，这是为了端正思想，保持专一，自我节制。现在派来的只是立乘之车而非卧乘辇车，我不敢从命；身在野外而无护卫，我不敢久居。以上三处多有失礼。活着无法行礼，不如早早死去。”使者赶忙骑马去禀报孝公。孝公又派来安车。等使者返回时，孟姬已经上吊，幸亏傅母及时抢救，才没有死去。傅母对孟姬说：“使者回来了，辇车也拉来了。”

孟姬苏醒过来，然后乘坐安车回宫。

君子称赞孟姬好行礼仪。根据礼的规定，妇人出门必须乘坐辎车，衣服必须扎系严密，出嫁后再回娘家，只能问候姊妹，不能问候兄弟，这是为了使男女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诗经》里说：“那位君子般女子，操行细密如发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孝孟姬好行礼，注意守节很谦恭。避嫌远别男女间，终不于外饰面容。坚持不坐立乘车，若非礼仪誓不从。君子颂扬赞美她，自古很少有其行。

## 七、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sup>①</sup>。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sup>②</sup>，终不以身更贰醮<sup>③</sup>。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sup>④</sup>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sup>⑤</sup>，故序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sup>⑥</sup>此之谓也。

颂曰：楚虏息君<sup>⑦</sup>，纳其适妃<sup>⑧</sup>。夫人持固，弥久不衰<sup>⑨</sup>。作诗“同穴”，思故忘新<sup>⑩</sup>。遂死不顾，列于贞贤。

### 〔注释〕

①息：国名。西周所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河南息县西南。公

元前680年为楚所灭。本传之事或在此年。 ②须臾：片刻。  
③更贰醮：再改嫁。 ④“穀则异室”四句：见《诗经·王风·大车》，穀，生，活着。异室，不能同居一室，指息君守门，夫人纳于楚宫。同穴，合葬。穴，墓穴。信，真实。皦（jiǎo绞）日，白日，灿烂光辉的太阳。 ⑤说（yuè阅）：喜欢，高兴。 ⑥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见《诗经·邶风·谷风》。德音，美德，名誉。  
⑦息：原作“惠”，据黄鲁曾本改。 ⑧适（dí敌）妃：正妃。适，同“嫡”。 ⑨弥：长，久。 ⑩忘新：忘掉新人，即忘掉楚王。

### 〔今译〕

息君夫人，是息国国君的夫人。楚国攻伐息国，息国战败，息君被俘虏，楚王让他看守城门，又想娶息君夫人为妻，将她纳入后宫。

一次，楚王外出游玩，息君夫人趁机跑出来，见到息君，对他说：“人一生最终不过是一死罢了，何必这样受苦？我一会儿也没有忘记过您，我一辈子也不会再嫁给别人。活在世上我们被迫分离，哪如死后同归地下呢？”夫人还作诗说：“活着不能同居处，死后合葬一个墓。若说我难以信服，作见证白日永驻。”息君赶紧劝止，夫人不听，自杀了。息君接着也自尽，和夫人同在一天死去。楚王认为息君夫人守节有义，是位贤人，使用诸侯的礼仪把她与息君合葬在一起。

君子赞扬息君夫人乐于行善，所以将她的诗编入《诗经》之中。君子为义所动，小人为利所动，息君夫人没有为利所动。《诗经》里说：“人的美德别抛弃，和你永远不分

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王虏掠息国君，又想收纳其正妃。息君夫人持心固，时间虽久不衰废。作诗言志誓同穴，不恋新人思原配。于是自杀不犹豫，行为贞正很贤惠。

## 八、齐杞梁妻

齐杞梁殖之妻也①。庄公袭莒②，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③，君何辱命焉④？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⑤，下妾不得与郊吊⑥。”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⑦，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⑧。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⑨。内诚动人⑩，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⑪。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⑫，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⑬。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⑭此之谓也。

颂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⑮。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⑯。

### 〔注释〕

- ①杞梁：春秋时齐国大夫。名殖，字梁。 ②庄公：即齐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光。在位六年（前553—前548年）。  
③今：梁端曰：“今，疑‘令’之误。”《水经注·沭水》引作“如”。 ④辱命：辱赐恩命。指庄公使使者吊之于路一事。

⑤弊庐：破旧房屋。 ⑥与：同意，接受。郊吊：在郊外吊唁。按照礼仪规定，只有贱者才受郊吊，杞梁为大夫，故其妻拒受郊吊。

⑦诣(yì)：到，前往。 ⑧内外：即婆家和娘家。古时妇女以婆家为内，娘家为外。五属：同族中关系最近的亲属，即五服内的亲属。古时丧服制度，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名称，统称五服。 ⑨就：靠着。原作“枕”，据梁端本改。 ⑩诚：真诚。原作“诚”，据库本改。 ⑪十日：《水经注·沭水》、《后汉书·刘瑜传》李贤注、《艺文类聚·居处部三》、《太平御览·人事部一百二十八》引皆作“七日”。 ⑫见(xiàn)：表现，表露。 ⑬淄水：即淄河。源于今山东淄博南，流经淄博博山、淄川、临淄区和青州、广饶、寿光，与小清河相汇，注入渤海。 ⑭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见《诗经·桤风·素冠》。聊，聊且，姑且。同归，即同死，同归地下。《毛诗》“悲”、“归”后有“兮”字。王先谦曰：“无二‘兮’字，乃省文，古书多此例。” ⑮收丧：办理丧事。收，原作“取”，据黄鲁曾本改。 ⑯薨(hōng)：死。按礼的规定，诸侯和有爵位的重臣死才称为薨，此处称薨，是由于作者对传主的推崇。

### 〔今译〕

齐杞梁妻，是齐国人杞梁的妻子。齐庄公率军袭击莒国，杞梁战死。庄公领兵回国，途中，在郊外的路上遇见杞梁的妻子，便派使者向她吊唁。杞梁的妻子说：“如果杞梁有罪，何必烦劳国君赐予恩命呢？如果杞梁可以免罪，还有先人的破屋子在那里，我不能接受在郊外的吊唁。”庄公无奈，只好乘车回去，前往杞梁家中吊唁，行礼之后才离开。

杞梁的妻子没有儿子，婆家和娘家都没有五服以内的亲属。她无所归依，便在城下靠着丈夫的尸体哭泣。她内心真

诚感动了许多人，路过那里的人都为之流泪，十天之后，城墙倒塌。安葬好丈夫以后，她说：“我到哪里去呀！妇人一定要有所依靠，父亲在就依靠父亲，丈夫在就依靠丈夫，儿子在就依靠儿子。现在我上辈没有父亲，同辈没有丈夫，下辈没有儿子，在家中无依无靠，无法表现我的忠诚，在外面也无依无靠，无法保持我的节操，我难道还能改嫁吗？我只去死而已。”于是她便投入淄水而死。

君子称赞杞梁的妻子忠诚贞正，懂得礼仪。《诗经》里说：“我心里悲伤难言，且与你同归黄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大夫杞梁战死，他妻子办理丧事。齐庄公路上吊唁，杞梁妻据礼力辞。在城下她哭丈夫，城墙也为之崩弛。她觉得无亲无靠，便投入淄水而死。

## 九、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sup>①</sup>，楚平王之夫人<sup>②</sup>，昭王之母也<sup>③</sup>。当昭王时，楚与吴为伯莒之战<sup>④</sup>，吴胜楚，遂入至郢<sup>⑤</sup>，昭王亡，吴王阖闾尽妻其后宫<sup>⑥</sup>。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闻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天子失制则天下乱，诸侯失节则其国危。夫妇之道，固人伦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亲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樵枷<sup>⑦</sup>，异巾栉<sup>⑧</sup>，所以施之也<sup>⑨</sup>。若诸侯外淫者绝<sup>⑩</sup>，卿大夫外淫者放<sup>⑪</sup>，士、庶人外淫者宫割<sup>⑫</sup>。夫然者，以为仁失可复以义，义失可复以礼，男女之丧<sup>⑬</sup>，乱亡兴焉。夫造乱亡之端，公侯之所绝，天子之所诛也。今君王弃仪表之行，纵乱亡之欲，犯诛绝之事，何以行令训民？”

且妾闻生而辱，不若死而荣。若使君王弃其仪表，则无以临国<sup>⑭</sup>；妾有淫端，则无以生世。壹举而两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为乐也，近妾而死，何乐之有？如先杀妾，又何益于君王？”于是吴王惭，遂退，舍伯嬴与其保阿，闭永巷之门<sup>⑮</sup>，皆不释兵<sup>⑯</sup>。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复矣。君子谓伯嬴勇而精壹。《诗》曰：“莫莫葛累，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sup>⑰</sup>此之谓也。

颂曰：阖闾胜楚，入厥宫室。尽妻后宫，莫不战栗。伯嬴自守，坚固专一。君子美之，以为有节。

### 〔注释〕

- ①秦穆公之女：据史实，疑“穆”字误。前506年，吴大败楚国，进入郢都，时为秦哀公三十一年，上距秦穆公去世已经115年。然而此处不知当作何字。
- ②楚平王：春秋时楚国国君。熊氏，名弃疾，又名居。在位13年（前528—前516年）。
- ③昭王：即楚昭王。名壬，或作“軫”、“珍”。平王之子。在位27年（前515—前489年）。
- ④吴：国名。姬姓。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有今江苏、上海大部 and 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春秋后期国力渐强，曾破楚击越，北上争霸。前473年为越所灭。伯莒：或作“柏举”、“伯举”。楚地名。在今湖北麻城东北。
- ⑤郢(yǐng影)：春秋战国时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
- ⑥阖(hé盒)闾：一作“阖庐”。春秋时吴国国君。姬姓，名光。在位18年（前514—前496年）。
- ⑦櫛(yí宜)枷(jià架)：衣架。枷，通“架”。
- ⑧巾栉(zhì至)：手巾和梳子。
- ⑨施(yì易)之：改变其邪僻之心。王照圆曰：“施，易也。”
- ⑩绝：灭亡。
- ⑪放：驱逐。
- ⑫宫割：施宫刑，割掉生殖器。
- ⑬男女之丧：指男女之间丧失礼仪。
- ⑭临：统治。

⑮永巷：皇宫中妃嫔的住所。 ⑯不释兵：不放下武器，即派兵保护。释，放下。兵，武器。 ⑰“莫莫葛累”四句：见《诗经·大雅·旱麓》。莫莫，茂盛繁密的样子。葛累，葛藤。累，《毛诗》作“藹”，二字同。施(yì易)，蔓延。条，树枝。枚，树干。岂(kǎi凯)弟(tì惕)，同“恺悌”，和易近人。回，邪。

### 〔今译〕

楚平伯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楚平王的夫人，楚昭王的母亲。昭王在位时，楚与吴在伯莒进行战争，吴国打败楚国，接着攻入郢都，昭王出逃，吴王阖闾将其后宫妃嫔全都占为己有。当他来到伯嬴面前时，伯嬴持刀护身，说：“我听说天子是天下人的表率，公侯是全国人的仪范。天子违反常规就会使天下发生大乱，诸侯失去节制就会使国家出现危险。夫妇关系本是人伦的起始，王教的开端，因此圣明君王定下制度，让男女不亲自授受，不坐在同一张席子上，不在同一件器皿中吃饭，不用同一个衣架，手巾和梳子也要分开使用，这是为了改变他们邪僻的思想。如果诸侯在外淫荡就会遭灭亡，卿大夫在外淫荡就会被放逐，士和庶人在外淫荡就会被处以宫刑。所以这样，是因为仁失掉后可用义来恢复，义失掉后可用礼来恢复，男女之间的关系准则一旦丧失，动乱和灭亡就会发生。导致乱亡的人，是应当被公侯灭亡，被天子诛杀的。现在君王抛弃应起仪表作用的行动，放纵将引起乱亡的欲念，干那些会招致诛杀和灭亡的事情，以后又凭什么来推行政令，训教万民呢？而且我听说，与其活着蒙受侮辱，不如死了得到光荣。假若君王不顾仪表，就不能统治国家；我有淫荡行为，也就不能活在世间。一种举动

将使得两个人遭受耻辱。我用死来守护自己，决不敢接受君王的命令。另外，凡是想占有我的人都是为了快乐，靠近我就要被我杀掉，怎么谈得上快乐呢？如果先杀了我，对君王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吴王羞惭不已，连忙退去，释放了伯嬴及其保阿，关闭永巷的大门，让士兵拿着武器，严加守卫。三旬之后，秦国的救兵来到，昭王恢复了君位。

君子称伯嬴勇敢精明，用心专一。《诗经》里说：“茂密葛藤长又长，蔓延缠绕在树上。和易近人好君子，遵循正道福自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吴王阖闾战胜楚，进入楚国后宫里。后宫妃嫔被占有，她们恐惧身战栗。伯嬴持刀来自守，态度坚固又专一。君子纷纷赞美她，认为她很有节义。

## 十、楚昭贞姜

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①。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②。使者至，请夫人出。夫人曰：“王与宫人约，令召宫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还而取符，则恐后矣③。”夫人曰：“妾闻之，贞女之义不犯约，勇者不畏死，守一节而已。妾知从使者必生，留必死，然弃约越义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于是使者取符，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④。王曰：“嗟夫⑤！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处约持信⑥，以成其贞。”乃号之曰贞姜。君子谓贞姜有妇节。《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⑦此之谓也。

颂曰：楚昭出游，留姜渐台。江水大至，无符不来。夫

人守节，流死不疑。君子序焉⑧，上配伯姬。

### 〔注释〕

- ①渐台：《太平御览·文部十四》引注云：“渐台，水上之台。”  
②符：朝廷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时用的凭证，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假。  
③后：落后，晚。  
④流而死：被水流冲走而死。  
⑤嗟（jiē接）夫：感叹词。  
⑥处约：处于危险境地。约，穷困。  
⑦淑人君子，其仪不忒：见《诗经·曹风·鸣鸠》。淑，善，好。仪，容止仪表。忒（tè特），偏差。  
⑧序：评定功勋或才能的大小。

### 〔今译〕

楚昭贞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楚昭王的夫人。昭王外出游玩，把夫人留在渐台上。昭王听说江水上涨，流速很快，就派使者去迎接夫人，但使者忘了带命符。

使者来到渐台，请夫人离开。夫人说：“大王和宫内的人约定好了，招致宫内的人必须以命符为证。现在使者没带命符，我不敢相从。”使者说：“眼下水势正在猛涨，回去取命符来，恐怕就要耽误了。”夫人说：“我听说，贞女的言行准则是不违背誓约，勇敢不怕死，坚守其节操。我知道跟从使者就能活下来，留下来就会死，然而违背誓约，弃义求生，还不如留下来等死！”

使者无奈，只得回去取命符，但等他拿来命符，上涨的江水已把渐台冲塌，夫人被水流冲走，淹死了。昭王听说后悲叹道：“唉呀！坚持行义，誓死保节，不苟且偷生，身处困境，依旧守信，成就了真正的美名。”于是便赐给夫人“贞姜”的名号。

君子称赞贞姜具有优秀妇女的节操。《诗经》里说：“好人君子心地明，言行如一无差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昭王外出游玩，让夫人留在渐台。江水猛涨流量大，见使无符不下来。夫人坚持守节义，落水而死心不改。君子高度评价她，堪比伯姬入火海。

## 十一、楚白贞姬

贞姬者，楚白公胜之妻也<sup>①</sup>。白公死，其妻纺绩不嫁<sup>②</sup>。吴王闻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镒、白璧一双以聘焉<sup>③</sup>，以輜辀三十乘迎之，将以为夫人。大夫致币<sup>④</sup>，白妻辞之曰：“白公生之时，妾幸得充后宫，执箕帚，掌衣履，拂枕席，托为妃匹<sup>⑤</sup>。白公不幸而死，妾愿守其坟墓，以终天年。今王赐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闻也。且夫弃义从欲者<sup>⑥</sup>，污也；见利忘死者，贪也。夫贪污之人，王何以为哉？妾闻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贞女不假人以色，岂独事生若此哉？于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从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辞聘而不行。吴王贤其守节有义，号曰楚贞姬<sup>⑦</sup>。君子谓贞姬廉洁而诚信。夫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诗》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sup>⑧</sup>此之谓也。

颂曰：白公之妻，守寡纺绩。吴王美之，聘以金璧。妻操固行，虽死不易。君子大之<sup>⑨</sup>，美其嘉绩<sup>⑩</sup>。

### 〔注释〕

①白公胜：春秋时楚国大夫。名胜，号白公。楚平王之孙，亦称

王孙胜。楚惠王十年（前479年），他起兵杀死令尹子西、司马子期，控制郢都。后为叶公所败，自缢而死。 ②绩：纺丝缉麻。

③镒（yì益）：重量单位。20两为一镒，一说24两为一镒。 ④致币：送上礼物。币，古时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 ⑤妃（pèi配）匹：配偶。 ⑥从（zòng纵）：放纵，纵容。 ⑦楚贞姬：楚，原在“姬”字下，据梁端本改。 ⑧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见《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孟姜，姜姓长女，此泛指女子。德音，好声誉，即品德好的意思。 ⑨大：推重。 ⑩绩：王照圆曰：绩，疑当作“迹”。

### 〔今译〕

楚白贞姬，是楚国人白公胜的妻子。白公胜死后，她靠纺丝缉麻维持生活，决心不再改嫁。吴王听说她容貌美丽，品行也好，就让大夫带着黄金百镒、白璧一双作为订婚礼物，派30辆辇车前往迎请，准备立她为夫人。

大夫献上礼物，白公的妻子推辞说：“白公在世时，我有幸被他选入后宫，手执簸箕和扫帚，掌管衣服和鞋子，拂拭枕头和席子，成为他的配偶。白公不幸死去，我愿意守着他的坟墓过一辈子。现在大王送给我金子和玉璧作聘礼，赐给我夫人的尊位，这不是我想听到的事情。况且弃义纵欲，这是污；见利忘死，这是贪。一个又贪又污的人，大王还要她干什么？我听说，忠臣不靠武力来指使别人，贞女不靠美色来依赖别人，难道只是对待活人才这样吗？对待死人也同样如此。我没能跟从白公去死，已经不仁不义了，现在又要改嫁离去，这样太过分了吧？”于是她便辞还聘礼，没有出行。吴王认为她守节有义，是位贤人，就赐给她“楚贞姬”

的称号。

君子称赞贞姬生活廉洁，为人诚信。任重道远，以为己任，不也是重吗？死而后已，不也是远吗？《诗经》里说：

“那位漂亮好女郎，品德高尚永不忘。”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白公胜的妻子，守寡后纺织为生。吴王因她容貌美，派使持金璧来迎。白公妻坚持德操，虽遇死也不改行。君子倍加推重，对其事赞美肯定。

## 十二、卫宗二顺

卫宗二顺者<sup>①</sup>，卫宗室灵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sup>②</sup>。秦灭卫君角<sup>③</sup>，封灵王世家<sup>④</sup>，使奉其祀。灵王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养愈谨。夫人谓傅妾曰：“孺子养我甚谨<sup>⑤</sup>。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sup>⑥</sup>。且吾闻，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无子，于礼，斥绌之人也<sup>⑦</sup>，而得留以尽其节，是我幸也。今又烦孺子不改故节，我甚内惭。吾愿出居外，以时相见，我甚便之<sup>⑧</sup>。”傅妾泣而对曰：“夫人欲使灵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终<sup>⑨</sup>，是一不祥也；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内<sup>⑩</sup>，是三不祥也。妾闻忠臣事君无怠倦时，孝子养亲患无日也。妾岂敢以小贵之故变妾之节哉？供养固妾之职也，夫人又何勤乎<sup>⑪</sup>？”夫人曰：“无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sup>⑫</sup>，虽子欲尔，众人谓我不知礼也。吾终愿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谓其子曰：“吾闻君子处顺，奉上下之仪，修先古之礼，此顺道也。今夫人难我<sup>⑬</sup>，将欲居外，使我居内，此逆也。处逆而生，岂若守顺而死哉？”遂欲自杀。其

子泣而止之<sup>⑭</sup>，不听。夫人闻之，惧，遂许傅妾留，终年供养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让，亦诚君子，可谓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sup>⑮</sup>此之谓也。

颂曰：卫宗二顺，执行咸固。妾子虽代，供养如故。主妇渐让，请求出舍。终不肯听，礼甚闲暇<sup>⑯</sup>。

### 〔注释〕

- ①二顺：两位遵从礼仪的人。本书卷二之《宋鲍女宗》：“善从为顺。” ②卫宗室灵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战国时，卫国国君从未称王，这里的灵王不知谓谁。下文“封灵王世家，使奉其祀”，亦不祥。据《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君角废为庶人，卫祀断绝。王照圆注引郝懿行曰：“下文言‘灵氏受三不祥’，恐‘灵王’即‘灵氏’之误耳。”“及”字上原衍“而”字，据梁端本删。傅妾，在身边侍侯的妾。傅，靠近，近侍。 ③卫君角：战国时卫国国君。时卫国已为秦国附庸，仅有野王（今河南沁阳）一地。他在位21年（前229—前209年）。前209年，被秦二世废为庶人，卫遂灭。角，原作“乃”，据梁端本改。 ④世家：世代显贵的家族。 ⑤孺子：贵族妾的称号，此指傅妾。 ⑥不聊：萧道管曰：“‘聊’者，姑且之意。‘不聊’者，不能姑且安之也。” ⑦斥绌(chù触)之人：应该被黜退的人，指被休出。绌，通“黜”。 ⑧便(pián)：安适。 ⑨公：原脱，据梁端本补。 ⑩婢子：妇女的卑称或自称的谦词。 ⑪勤：劳，辛苦。 ⑫主君：对国君和卿大夫的称呼。傅妾的儿子继承父亲灵王的地位，供奉卫国祭祀，故称。 ⑬夫人难我：王照圆曰：“难，犹烦苦也。言夫人以我供养为难也。” ⑭止：原作“守”，据梁端本改。 ⑮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见《诗经·邶风·柏舟》。 ⑯闲暇：安静无事。

## 〔今译〕

卫宗二顺，是卫国宗室灵王的夫人和傅妾。秦灭卫国，废卫君角，封灵王家族为继承人，供奉卫国的祭祀。灵王去世，夫人没生儿子，一直守寡。傅妾有儿子。傅妾事奉夫人，历时八年，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仔细。

一天，夫人对傅妾说：“你照料我非常仔细。你儿子继承祖业，而你依旧象妾一样事奉我，我心里很不安。而且我听说明，主君的母亲不能象妾一样事奉别人。我没生儿子，按礼的规定，是应该受到黜退的人，我能留下来尽行节操，已经是大幸了。现在又烦你不改旧节，我十分惭愧。我愿意搬到外面去住，咱们按时相见，那样我会很安心的。”傅妾听完这些话，哭着对夫人说：“夫人想使灵氏遇到三件不吉祥的事吗？主公不幸过早去世，这是第一件不吉祥的事；夫人没生儿子，婢妾我却生了儿子，这是第二件不吉祥的事；夫人想住在外面，让我住在里面，这是第三件不吉祥的事。我听说明，忠臣事奉君主没有懈怠厌倦的时候，孝子赡养双亲总是担心日子太少。我怎敢因稍稍显贵就改变节操呢？供养夫人本是我的职责，夫人又何必辛苦呢？”夫人说：“一个没儿子的人去烦劳主君的母亲，虽然你愿意这样，别人也会说我不懂礼法。我还是愿意住在外面。”

傅妾回去对儿子说：“我听说君子处事应依据礼的规定，遵循上下之间的仪度，继承先世祖宗的礼法，这是顺从大道。现在夫人因为我的供养而感到作难，想要搬到外面去住，让我住在里面，这是违反大道的。违反大道而活着，哪如顺从大道而死呢？”于是她想要自杀。儿子哭着劝止她，

她不听。夫人知道这事，非常害怕，便答应留下来。傅妾终年供养夫人，从没有懈怠和停顿过。

君子说：两位女子互相推让，的确算得上君子，可以说是德行成于家内，美名传布后世。《诗经》里说：“我心不是石头块，不能随意转过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卫宗室两位妇人，坚守德行很牢固。妾的儿子虽承嗣，妾养夫人仍如故。夫人自惭想辞让，要求搬到外面住。妾却始终不听从，行礼法安然相处。

### 十三、鲁寡陶婴

陶婴者，鲁陶门之女也。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sup>①</sup>。婴闻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黄鹄之早寡兮<sup>②</sup>，七年不双<sup>③</sup>。宛颈独宿兮<sup>④</sup>，不与众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哀哉兮<sup>⑤</sup>，死者不可忘。飞鸟尚然兮，况于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鲁人闻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复求。婴寡终身不改。君子谓陶婴贞壹而思。《诗》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sup>⑥</sup>此之谓也。

颂曰：陶婴少寡，纺绩养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sup>⑦</sup>。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称扬，以为女纪。

#### 〔注释〕

- ①求：求婚。 ②黄鹄（hú胡）：鸟名。即天鹅。 ③七：《太平御览·人事部八十二》引作“十”。 ④宛：弯曲。原作“鹄”，据梁端本改。 ⑤哀：原脱，据张溥本补。 ⑥心之忧

矣，我歌且谣，见《诗经·魏风·园有桃》。我歌且谣，有乐谱或有乐器伴奏的叫做歌，无乐谱或乐器伴奏的叫做谣。⑦修理：即修养。

### 〔今译〕

鲁寡陶婴，是鲁国陶门的女子。她年轻守寡，抚养幼小的孤儿，没有强壮的兄弟帮助，便靠纺丝缉麻维持生活。鲁国有不少人知道她的义举，准备向她求婚。

陶婴闻知此事，担心不得脱身，就作了一首歌，表明自己不更二夫的决心。歌中写道：“悲叹黄鹄过早寡，七年不再配成双。低头曲颈独栖宿，不与众鸟把伴当。夜半时分自哀鸣，思念故雄不幸丧。命中注定早守寡，独宿又有何悲伤？寡妇想起往昔事，流下眼泪无数行。呜呼悲哉唉呀呀，莫将故人来遗忘。飞鸟尚且能如此，何况人中一贞良。虽然还有贤能士，终不改嫁往他方。”鲁国人听到后都说：“看来这个女子是不会被人娶到家的。”于是人们也就不再敢去求婚。陶婴也终身没有改嫁。

君子称赞陶婴忠贞专一，思念故人。《诗经》里说：“失去良人心忧伤，她将歌谣来吟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陶婴年轻便守寡，纺绩为业养幼子。有人想娶她为妻，于是她修养自饰。作首诗歌表己意，求婚之人便停止。君子屡屡加称扬，希望妇女有此志。

## 十四、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妇也。其为人荣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贵人多争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闻之，使相

媵焉①。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马填沟壑②。妾守养其幼孤，曾不得专意，贵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闻妇人之义，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今忘死而趋生③，是不信也；见贵而忘贱④，是不贞也；弃义而从利，无以为人。”乃援镜持刃⑤，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余之人，殆可释矣！”于是相以报，王大其义，高其行，乃复其身⑥，尊其号曰高行。君子谓高行节礼专精。《诗》云：“谓予不信，有如皎日。”⑦此之谓也。

颂曰：高行处梁，贞专精纯。不贪行贵，务在一信。不受梁媵，剡鼻刑身⑧。君子高之⑨，显示后人。

### 〔注释〕

①媵：通“聘”。 ②先狗马填沟壑：指短命早逝。《文选·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虞贞节曰：“人受命于天而命长，犬马受命于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狗马死矣。”  
③今：原作“念”，据梁端本改。 ④见：原脱，据梁端本补。  
⑤援：拿过来。 ⑥复其身：免除她终身的赋税徭役。 ⑦谓予不信，有如皎日：见《诗经·王风·大车》。信，真实。皎日，白日，灿烂光辉的太阳。皎，《毛诗》作“皦”，二字同。本卷之《息君夫人》亦引作“皦”。 ⑧剡（yì义）：割掉鼻子。 ⑨高：尊敬。

### 〔今译〕

梁寡高行，是梁国的一位寡妇。她容貌很美丽，举止也很文雅。年纪轻轻，丈夫就去世了，她一直守寡，不想再嫁人。梁国许多贵族争着要娶她，都未能如愿。

梁王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派国相去聘迎她。她说：“我丈夫命短早逝，离开了人间，我留下来是为了守护养育他幼小的孤儿。贵族们不少来向我求婚，使我平静的心绪受到干扰，但我都有幸摆脱了纠缠。不想现在大王又来相聘。我听说，按照做妇人的准则，一旦出嫁，就终身不能改嫁，以保全贞信的节操。现在忘死而求生，是不忠信；见贵而忘贱，是不贞正；抛弃德义，趋从私利，那就无法做人了。”随后她便拿过镜子照着，持刀割掉自己的鼻子，说：“我已经是受过刑的人了。我所以不去死，是因为我不忍心让弱小的孤儿再失去一个亲人。大王向我求婚，是由于看中了我的容貌，现在一个受过刑的人，大概可以被放过了吧！”于是国相把这事报告给梁王，梁王认为她德义大，品行高，就免除了她终身的赋税徭役，并赐给她“高行”的尊号。

君子称赞高行守节遵礼，专心精一。《诗经》里说：“若说我难以信服，作见证白日永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高行生活在梁国，忠贞专一又精纯。不贪享乐和富贵，一心一意讲诚信。拒绝接受梁王聘，割掉鼻子已毁身。君子称她德行高，彰显于世励后人。

## 十五、陈寡孝妇

孝妇者，陈之少寡妇也<sup>①</sup>。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当行戍<sup>②</sup>。夫且行时，属孝妇曰<sup>③</sup>：“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无它兄弟。借吾不还<sup>④</sup>，汝肯养吾母乎？”妇应曰：

“诺。”夫果死不还。妇养姑不衰，慈爱愈固，纺绩以为家业，终无嫁意。居丧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也，将取而嫁之。孝妇曰：“妾闻之，信者人之干也，义者行之

节也。妾幸得离襁褓⑤，受严命而事夫⑥，夫且行时，属妾以其老母，既许诺之。夫受人之托，岂可弃哉？弃托不信，背死不义。不可也。”母曰：“吾怜汝少年早寡也！”孝妇曰：“妾闻宁载于义而死⑦，不载于地而生⑧。且夫养人老母而不能卒，许人以诺而不能信，将何以立于世？夫为人妇固养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尽为人子之礼，今又使妾去之，莫养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⑨。不孝不信且无义，何以生哉？”因欲自杀，其父母惧而不敢嫁也，遂使养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终奉祭祀。淮阳太守以闻⑩，汉孝文皇帝高其义⑪，贵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赐之黄金四十斤，复之终身，号曰孝妇。君子谓孝妇备于妇道。

《诗》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渊。”⑫此之谓也。

颂曰：孝妇处陈，夫死无子。妣将嫁之⑬，终不听母。专心养姑，一醮不改。圣王嘉之，号曰孝妇。

### 〔注释〕

- ①陈：西汉陈县，为淮阳郡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②行戍（shù束）：出行戍边。戍，戍边，守卫边疆。 ③属（zhǔ嘱）：托付。 ④借：假设。 ⑤襁（qiǎng）褓（bǎo）：襁，布带，用来背负；褓，小孩被子，用来裹覆。泛指背负小孩所用的物品，借指幼年时期。 ⑥严命：父命。 ⑦载：满怀。 ⑧地：梁端曰：“‘地’字疑误。” ⑨著：显露。 ⑩太守：官名。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字疑衍。太守之称始于汉景帝中二年（前148年），以前单称守。 ⑪汉孝文皇帝：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之子。在位23年（前179——前157年）。 ⑫匪直也人，秉心塞渊：见《诗经·邶风·定之方中》。匪，同“彼”。秉心，持心，用心。塞渊，诚实深厚。 ⑬妣（bǐ比）：母亲。

## 〔今译〕

陈寡孝妇，是陈县的一位年轻寡妇。她16岁出嫁，还没有孩子，丈夫就应征出行戍边。临行前，丈夫嘱咐孝妇说：

“我此行生死难知，吉凶莫测。我只有位年老的母亲，没有别的兄弟。如果我回不来，你愿意赡养我母亲吗？”孝妇答应说：“愿意。”

后来，丈夫果真死于边疆，没能回来。然而，孝妇对婆母的赡养从没有懈怠过，婆媳间的慈爱关系也更加巩固。孝妇靠纺丝缉麻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始终不想改嫁。为丈夫服丧三年以后，她父母哀怜她年轻无子就要守寡，想把她接回来，改嫁别人。孝妇说：“我听说，忠信是做人的根本，德义是行为的准则。我有幸渡过幼年时期，接受父亲的命令，去事奉丈夫，丈夫临行前，把老母托付给我，我已经答应了。受人之托，难道可以忘掉吗？忘掉托付的事情是不忠信，违背死者的意愿是无德义。我不能按你们的意思去做。”母亲说：“我只是可怜你年纪轻轻就守寡呀！”孝妇说：“我听说，宁可多多行义而死，也不能处处背义而生。况且赡养人家的老母，却不能坚持下去，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却不能尽心去做，以后凭什么在世上立足呢？做媳妇就应赡养公婆，丈夫不幸先我而死，不能尽行当儿子的礼仪，现在让我离开，不再赡养老母，这是要证明丈夫的不肖，显露我的不孝。不孝不信又无义，怎么还能活着呢？”她坚持要去自杀，父母害怕了，从此不敢再提改嫁的事，同意她继续赡养婆母。20年后，婆母去世，她安葬好婆母，又终身加以祭祀。淮阳太守将此事上奏朝廷，汉文帝敬重她的德义，崇尚

她的忠信，赞扬她的行为，派使者赐给她黄金40斤，免除她终身的赋税徭役负担，并赐给她“孝妇”的尊号。

君子称赞孝妇完全尽到了做媳妇的义务。《诗经》里说：“那是一个正直人，用心诚实又深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孝妇居住在陈地，丈夫去世无子嗣。母亲想要她改嫁，她始终不从其旨。专心赡养老婆母，一生决不嫁二次。圣王敬重赞美她，赐号“孝妇”昭于世。

# 列女传卷五

## 节义传

### 一、鲁孝义保

孝义保者①，鲁孝公称之保母②，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与其二子长子括、中子戏朝周宣王③，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孝公时号公子称，最少。义保与其子俱入宫，养公子称。括之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称于宫，将杀之。义保闻伯御将杀称，乃衣其子以称之衣④，卧于称之处，伯御杀之。义保遂抱称以出，遇称舅鲁大夫于外。舅问：“称死乎？”义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义保曰：“以吾子代之。”义保遂以逃。十一年，鲁大夫皆知称之在保，于是请周天子杀伯御，立称，是为孝公。鲁人高之。《论语》曰：“可以托六尺之孤。”⑤其义保之谓也。

颂曰：伯御作乱，由鲁宫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诚足恃。

## 〔注释〕

①义保：即行义的保母。 ②鲁孝公：西周时鲁国国君。姬姓，名称。武公之子。在位28年（前796—前769年）。 ③周宣王：西周国王。姬姓，名靖，一作“静”。在位46年（前828—前782年）。 ④衣其子以称之衣：让其子穿上称的衣服。第一个“衣”为动词。 ⑤可以托六尺之孤：见《论语·泰伯》。六尺，身長六尺。古时尺短，六尺约合今138厘米。

## 〔今译〕

鲁孝义保，是鲁孝公称的保母，臧氏的寡妇。起初，孝公的父亲武公同两个儿子长子括、中子戏朝见周宣王，宣王立戏为鲁国太子。武公死后，戏即位为君，这就是懿公。

当时，孝公号公子称，年龄最小。义保带着儿子进宫照料公子称的生活。括的儿子伯御纠集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自立为君，并在宫内搜寻公子称，准备把他杀掉。义保听说伯御要杀称，便让儿子穿上称的衣服，躺在称睡的地方，结果儿子被伯御杀死。义保抱着称跑出公宫，在外面遇见身为鲁国大夫的称的舅舅。舅舅问：“称被杀死了吗？”义保回答：“没有死。在这里。”舅舅又问：“靠什么脱险的？”义保答道：“让我儿子代他死的。”接着便逃离鲁国。11年后，鲁国大夫都已知道公子称在义保那里。在他们的请求下，周天子诛杀伯御，立称为君，这就是孝公。

鲁国人都很敬重义保。《论语》里说：“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说的就是义保这样的人。

颂说：鲁伯御发动叛乱，将宫内异己清除。乳养孝公的

保母，她是臧氏的寡妇。逃离鲁国保孝公，用儿子换出幼主。保母若都象这样，也的确可作恃助。

## 二、楚成郑瞽

郑瞽者<sup>①</sup>，郑女之嬴媵<sup>②</sup>，楚成王之夫人也<sup>③</sup>。初，成王登台临后宫，宫人皆倾观。子瞽直行不顾<sup>④</sup>，徐步不变<sup>⑤</sup>。王曰：“行者顾！”子瞽不顾。王曰：“顾，吾以女为夫人。”子瞽复不顾。王曰：“顾，吾又与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不顾<sup>⑥</sup>。于是王下台而问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禄也。壹顾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顾<sup>⑦</sup>，何也？”子瞽曰：“妾闻妇人以端正和颜为容，今者大王在台上，而妾顾，则是失仪节也；不顾，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后顾，则是妾贪贵乐利以忘义理也。苟忘义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为夫人。处期年，王将立公子商臣以为太子<sup>⑧</sup>，王问之于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sup>⑨</sup>，而又多宠子，既置而黜之，必为乱矣。且其人蜂目而豺声，忍人也<sup>⑩</sup>，不可立也。”王退而问于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从也。”王不听，遂立之。其后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潜子上而杀之。子瞽谓其保曰：“吾闻妇人之事，在于馈食之间而已。虽然，心之所见，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潜而杀之，王不明察，遂辜无罪，是白黑颠倒，上下错谬也。王多宠子，皆欲得国，太子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无以照之<sup>⑪</sup>，庶嫡分争，祸必兴焉。”后王又欲立公子职。职，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与其保言曰：“吾闻信不见疑。今者王必将以职易太子，吾惧祸乱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吾应，其以

太子为非吾子<sup>⑫</sup>，疑吾潜之者乎？夫见疑而生，众人孰知其不然？与其无义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闻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释也。”遂自杀。保母以其言通于王。是时太子知王之欲废之也，遂兴师作乱，围王宫。王请食熊蹯而死<sup>⑬</sup>，不可得也，遂自经。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诚？《诗》曰：“舍命不渝。”<sup>⑭</sup>此之谓也。

颂曰：子皙先识，执节有常。兴于不顾，卒配成王。知商臣乱，言之甚强。自嫌非子，以杀身盟<sup>⑮</sup>。

### 〔注释〕

①郑皙(mào冒)：《文选·谢朓〈和王主簿怨情〉》李善注引作“楚成郑子皙者”。郑，国名。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名友）。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春秋初年为强国，后逐渐衰弱。公元前375年为韩所灭。②郑女之嬴媵：随从秦国嬴姓女子入嫁楚国的郑国媵妾。③楚成王：春秋时楚国国君。牟姓，名颡，或作“恽”、“髡”。在位46年（前671——前626年）。④直：径直，一直。顾：看。⑤徐步：缓慢行走。⑥遂：竟。不：原作“一”，据黄鲁曾本改。⑦可：原作“已”，据黄鲁曾本改。⑧公子商臣：即后来的楚穆王。⑨齿未：年岁尚少。齿，年龄。⑩忍：狠心，残忍。⑪照：明白。⑫以太子为非吾子：指太子非郑皙所生。此“太子”指职，下文“必寤太子之不可释”之“太子”指商臣。⑬请：请求。熊蹯(fán凡)：熊掌。蹯，野兽的足掌。⑭舍命不渝：见《诗经·郑风·羔裘》。不渝，不变节。渝，变。⑮盟：通“明”。

### 〔今译〕

楚成郑皙，是随从秦国嬴姓女子嫁楚的郑国媵妾，楚成

王的夫人。起初，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宫人都侧目观看成王。子瞽却一直缓缓前行，没看成王。成王喊：“那个往前走的看着我！”子瞽还是没看。成王接着喊：“看着我，我将立你为夫人。”子瞽依然没看。成王又喊：“看着我，我将再赐给你黄金千斤，封赏你的父兄。”子瞽最终还是没看。于是成王走下高台，问道：“夫人是重要的位置，封爵也会有丰厚的俸禄。这些看上一眼就可以得到，你却一直不看，为什么？”子瞽回答：“我听说，妇人的举止应该端庄和顺，刚才大王站在台上，我去看，就是失掉仪节；不去看，大王以赐给我夫人尊位，封给我父兄重要官爵为条件，让我答应，如果我答应，那就是贪贵好利，忘掉义理。如果我忘掉义理，又凭什么来侍奉大王呢？”成王听完后说：“讲得好。”于是就立她为夫人。

过了一年，成王准备立公子商臣为太子，并就此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还年轻，内宠又多，如果立了太子，以后再废掉，肯定会造成祸乱。况且商臣这个人，眼睛象胡蜂，声音象豺狼，是一个残忍的人，不可立为太子。”回宫后，成王又问夫人子瞽，子瞽说：“令尹讲的是实话，可以听从。”但成王不听，接着就把商臣立为太子。这之后，商臣借着子上领兵救蔡的事诬陷子上，子上被杀。子瞽对保母说：“我听说妇女应该关心的，只是馈送酒食等家务事。虽然这样，我想说的话，不能憋着不说。以前子上说太子不可立，太子怨恨他，进谗言把他杀掉，大王没有明察，便将无辜者判罪，这是黑白颠倒，上下错谬。大王有许多宠爱的儿子，他们都想得到楚国的政权，太子贪婪残忍，担心失去自己的地位，大王又不清醒，无法明了这一切，庶

嫡之间发生对立和争斗，楚国一定会出现祸患。”

后来，成王又想改立公子职为太子。职是商臣的庶弟。子翬回来跟保母说：“我听说，忠信的人不会被怀疑。现在大王想要用职来取代太子，我担心祸患动乱出现，就说给大王听，大王没有答应我，难道他觉得太子不是我的孩子，怀疑我进谗言吗？被怀疑而生存下去，众人谁知道真实情况呢？与其被视为无义而活着，不如用死来证明我的真心。况且大王听说我死了，必然会醒悟过来，明白太子不能废弃。”于是便自杀了。保母把她的话转告给成王。当时太子已知成王要废掉自己，就兴兵作乱，围困王宫。成王请求吃一块熊掌以后再死，太子不答应，成王就上吊自杀了。

君子说：如果没有极大的仁德，谁能用生命来劝戒别人呢？《诗经》里说：“宁丢生命不变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成郑瞽有远见，坚持节操守纪纲。不抬头看反受宠，立为夫人配成王。预计商臣要叛乱，极力劝王虑远长。太子非亲恐有嫌，献出生命谕四方。

### 三、晋围怀嬴

怀嬴者①，秦穆公之女②，晋惠公太子之妃也③。圉质于秦④，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将逃归，谓嬴氏曰：“吾去国数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晋之友不加亲也⑤。夫鸟飞反乡，狐死首丘⑥，我其首晋而死⑦，子其与我行乎？”嬴氏对曰：“子，晋太子也，辱于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虽然，寡君使婢子执巾栉⑧，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结子，是吾不肖也；从子而归，是弃君也；言子之谋，是负妻之义

也。三者无一可行。虽吾不从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从也。”子圉遂逃归。君子谓怀嬴善处夫妇之间。

颂曰：晋圉质秦，配以怀嬴。圉将与逃，嬴不肯听。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从，无所阿倾⑨。

### 〔注释〕

①怀嬴：初嫁晋太子圉（怀公），后嫁公子重耳（文公），称辰嬴。 ②公：原脱，据黄鲁曾本补。 ③晋惠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夷吾。献公之子。在位14年（前650—前637年）。太子：指太子圉（yǔ语），即后来的晋怀公。公元前637年，惠公去世，他即位为君，次年即被晋人杀掉。 ④质：做人质。 ⑤接：接待。忘：通“亡”，失，无。友：友好。 ⑥首：向。丘：土丘，此指巢穴。 ⑦其：如果，假设。 ⑧寡君：谦称本国国君。此指秦穆公。 ⑨阿倾：曲从迎合。

### 〔今译〕

晋圉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晋惠公太子圉的妃。圉在秦做人质，秦穆公将怀嬴嫁给他为妻。六年后，圉想要逃回晋国，对怀嬴说：“我离开晋国有好几年了，你父亲已不再接待我，秦晋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未进一步密切。鸟儿远飞终要返归故处，狐狸死时总是头朝巢穴，如果我想死于晋，要逃回去，你和我一块行动吗？”怀嬴回答说：“你是晋国的太子，在秦国遭受了屈辱。你想回到晋国，不也很应该吗？寡君让我侍奉你，给你拿着手巾和梳子，是为了使你安心。现在我没能力结交你，是我不肖；跟你回去，是抛弃国君；说出你的计谋，是有背做妻子的道理。三者之中，没有一样可

以去做。尽管我不跟从你，你也可以出走。我不敢把这事说出去，也不敢跟着你走。”太子圉于是逃归晋国。

君子称赞怀嬴善于处理夫妇之间的关系。

颂说：晋太子圉为人质，秦让怀嬴为其妻。圉想带她逃回晋，怀嬴坚持不同意。没有泄露圉计谋，用心公平又在理。所从圉事不去告，反对曲迎以求利。

#### 四、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践之女<sup>①</sup>，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游，蔡姬在左，越姬参右<sup>②</sup>，王亲乘駟以驰逐<sup>③</sup>，遂登附社之台<sup>④</sup>，以望云梦之囿<sup>⑤</sup>，观士大夫逐者。既欢，乃顾谓二姬曰：“乐乎？”蔡姬对曰：“乐。”王曰：“吾愿与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马足<sup>⑥</sup>，故以婢子之身为苞苴玩好<sup>⑦</sup>。今乃比于妃嫔<sup>⑧</sup>，固愿生俱乐<sup>⑨</sup>，死同时。”王顾谓史<sup>⑩</sup>：“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乃复谓越姬。越姬对曰：“乐则乐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愿与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对曰：“昔吾先君庄王淫乐，三年不听政事，终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为能法吾先君<sup>⑪</sup>，将改斯乐而勤于政也，今则不然，而要婢子以死<sup>⑫</sup>，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马<sup>⑬</sup>，取婢子于弊邑，寡君受之太庙也，不约死。妾闻之诸姑，妇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宠，不闻其以苟从其暗死为荣。妾不敢闻命。”于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犹亲嬖蔡姬也<sup>⑭</sup>。居二十五年，王救陈，二姬从。王病在军中，有赤云夹日如飞鸟<sup>⑮</sup>。王问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于将相。”将相闻之，将请以身禱于神。王曰：“将

相之于孤，犹股肱也，今移祸焉，庸为去是身乎⑥？”不听。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愿从王矣。昔日之游，淫乐也，是以不敢许。及君王复于礼，国人皆将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请愿先驱狐狸于地下⑦。”王曰：“昔之游乐，吾戏耳。若将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虽口不言，心既许之矣。妾闻信者不负其心，义者不虚设其事。妾死王之义，不死王之好也⑧。”遂自杀。王病甚，让位于三弟，三弟不听。王薨于军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闾与子西、子期谋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师闭壁⑨，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君子谓越姬信能死义。《诗》曰：“德音莫违，及尔同死。”⑩越姬之谓也。

颂曰：楚昭游乐，要姬从死。蔡姬许王，越姬执礼。终独死节，群臣嘉美。维斯两姬，其德不比。

### 〔注释〕

①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姒姓。又称莒执。越王允常之子。在位32年（前497—前465年）。曾攻灭吴国，成为霸主。越，国名。相传为夏代少康庶子无余所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疆域有今江苏北部偏东、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北部。约在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②参右：即参乘。在车右边陪乘的人。③乘驷：驾车。④附社：台名。⑤云梦：本指云梦泽（在今湖北潜江西南），此泛指楚王的游猎区，包括江汉平原及其周围的一部分山地。囿：畜养禽兽的园地。⑥弊邑：同“敝邑”。相当于“敝国”、“我国”。⑦苞（bāo包）苴（jū居）：本指裹鱼肉的草包，后因赠送礼物，必加包裹，故称馈赠的礼物为苞苴。⑧比于：列于。比，并列。⑨固：通“故”，所以，因此。⑩史：史

官。 ⑪法：效法。 ⑫要(yāo妖)：要挟。 ⑬束帛：帛五四为一束。乘(shèng胜)马：四匹马。 ⑭嬖(bì毕)：宠爱。 ⑮鸟：原作“乌”，据黄鲁曾本改。 ⑯庸：难道。 ⑰先驱狐狸：比喻为人效命而先死去。 ⑱好(hào浩)：即好内，宠好妇人。 ⑲壁：军营的围墙。 ⑳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见《诗经·邶风·谷风》。德音，美德，名誉。

### 〔今译〕

楚昭越姬，是越王勾践的女儿，楚昭王的王姬。一次，昭王安闲地外出游玩，蔡姬在左边，越姬在右边，昭王亲自驾车奔驰，追逐野兽，登上附社台，从那里俯视云梦园囿，观看士大夫们追赶野兽。高兴之余，昭王扭头问二姬：“高兴吗？”蔡姬回答：“高兴。”昭王说：“我愿意同你这样活着，又这样死去。”蔡姬说：“敝国国君一直都征用黎民百姓的劳役事奉君王的马足，所以用我的身子作为礼物，馈送给君王，供君王玩好。现在我有幸列于嫔妃，因而很愿意活着时与君王一块享乐，以后随君王去死。”昭王对史官说：“记下来！蔡姬答应跟我一起死。”

接着，昭王又问越姬。越姬答道：“高兴是高兴，但却不能长久。”昭王说：“我愿意同你这样活着，又这样死去，难道办不到吗？”越姬说：“以前先君庄王过度享乐，三年不理政事，但他能加以改正，最后称霸天下。我本来以为君王会效法先君，放弃享乐，勤于朝政，现在看来君王却不是这样，甚至还用死来要挟我，难道可以办到吗？况且当初君王以五匹帛、四匹马为礼物，到敝国去迎娶我，寡君在祖庙里接受了礼物，可并没约定去死。我听婆母们说，妇人应以

死来彰显国君的美善，增益国君的宠爱，没听说以苟且随从昏聩君主去死为光荣。我不敢听命。”于是昭王醒悟过来，对越姬的话十分重视，但对蔡姬仍非常宠爱。

25年后，昭王率军救援陈国，二姬跟着去了。昭王病在军营中，当时有红色的云彩夹着太阳，如同飞鸟。昭王询问周室史官，史官说：“这是要祸害君王的身体，但可以移到将相身上。”将相听说，请求献出自己的身体，祈祷神灵。昭王说：“将相对我来说就象股肱，现在移去祸患，难道是为去掉我身上的东西吗？”昭王没有听从周室史官的话。越姬说：“伟大呀，君王的仁德！为此，我愿跟从君王去死。昔日游玩，君王过度享乐，我没敢答应。君王已经恢复行礼，国人都将会为君王去死，何况我呢？我请求能比君王先死，埋入地下。”昭王说：“过去游乐时，我只是开了个玩笑。如果真的去死，这只能表明我不行仁德。”越姬说：“以前我虽然嘴里没说话，但心里已经答应了。我听说忠信的人不违背自己的心愿，行义的人不空谈应允的事情。我是为君王施行德义而死，不是为君王宠好妇人而死。”接着她就自杀了。

昭王病情加重，想让位给三弟，三弟没有同意。不久，昭王在军营里去世。蔡姬竟未能跟着去死。昭王的弟弟子闾和子西、子期商量说：“母亲忠信，她儿子必定仁德。”于是埋伏下军队，封锁了兵营的出口，迎立越姬生的儿子熊章为君，就是惠王，然后停止军事行动，回兵国都，安葬昭王。

君子称赞越姬对人忠信，能够为义而死。《诗经》里说：“人的美德别抛弃，和你永远不相离。”说的就是越姬这

样的人。

颂说：楚昭王出游享乐，要挟二姬一块死。蔡姬怕答允昭王，越姬却严守礼制。最后独自持节死，臣民赞美传于世。这样两位昭王姬，德义不可语同日。

## 五、盖将之妻

盖之偏将丘子之妻也①。戎伐盖②，杀其君，令于盖群臣曰：“敢有自杀者，妻子尽诛！”丘子自杀，人救之，不得死。既归，其妻谓之曰：“吾闻将节勇而不果生③，故士民尽力而不畏死，是以战胜攻取，故能存国安君。夫战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军败君死，子独何生？忠孝忘于身，何忍以归？”丘子曰：“盖小戎大，吾力毕能尽。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杀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④，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爱身也。戎令曰自杀者诛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无益于君。”其妻曰：“吾闻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谓义乎？多杀士民，不能存国而自活，可谓仁乎？忧妻子而忘仁义，背故君而事暴强，可谓忠乎？人无忠臣之道、仁义之行，可谓贤乎？《周书》曰：‘先君而后臣，先父母而后兄弟，先兄弟而后交友，先交友而后妻子。’⑤妻子，私爱也；事君，公义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节，无事君之礼，弃忠臣之公道，营妻子之私爱，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于子乎？吾不能与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杀。戎君贤之，祠以太牢⑥，而以将礼葬之，赐其弟金百镒，以为卿，而使别治盖⑦。君子谓盖将之妻洁而好义。《诗》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⑧此之谓也。

颂曰：盖将之妻，据节锐精。戎既灭盖，丘子独生。

妻耻不死，陈设五荣<sup>⑨</sup>。为夫先死，卒遗显名。

### 〔注释〕

①盖：国名。今不详立于何时何地。偏将：即副将。偏，辅佐。  
②戎：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③将节：即为将的节操。  
不果生：与大家同生死，不能独自一人最后活着。果，最终。④曩（nǎng）：以往，过去。⑤“先君而后臣”四句：今本《尚书·周书》及《逸周书》中均未见，疑为佚文。⑥祠：祭祀。太牢：作为祭品的牛、羊、猪三样齐备。⑦使别治盖：让他在别处重立盖国，作为戎人的附庸。⑧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见《诗经·小雅·鼓钟》。回，邪。⑨五荣：即五种光荣，指上文提到的忠、孝、仁、义、贤。

### 〔今译〕

盖将之妻，是盖国副将丘子的妻子。戎人攻伐盖国，杀了盖国国君，对盖国的臣僚们下令说：“胆敢自杀的，妻子和孩子都一起杀掉！”丘子自杀，被人救起，没有死。

回到家，妻子对丘子说：“我听说，一个将领的节操，应该是勇敢杀敌，与部下同生共死，不独自活着，这样军民才能尽力报国，不怕牺牲，战必胜，攻必取，使国家安全，君主放心。战斗中忘掉勇敢，这不是孝；国君死而已不死，这不是忠。现在军队战败，国君被杀，你自己凭什么活着；身上没有了忠孝，怎么有脸回家？”丘子说：“盖国弱小，戎人强大，我已尽了最大的能力。国君不幸死去，我本想自杀，因为别人相救才没死。”妻子问：“那天有人相救，现在又为什么呢？”丘子答道：“我并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

戎人下令说自杀的人要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块杀掉，所以我没再去死。况且死了对国君也没有什么益处。”妻子说：

“我听说，君主忧患，臣下就要受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去死。现在君主已死而你不死，能说是义吗？无数军民被杀，你又不能使国家生存，自己却还活着，能说是仁吗？为妻子和孩子担忧而忘记仁义，背叛原来的君主而事奉残暴强横的人，能说是忠吗？一个人没有忠臣的思想、仁义的行为，能说是贤吗？《周书》里说：‘先君主后臣下，先父母后兄弟，先兄弟后朋友，先朋友后妻子儿女。’妻子儿女，属于私爱，事奉国君，属于公义。现在因为妻子儿女的缘故，你失掉人臣的节操，没有按照事奉君主的礼仪去做，抛弃了忠臣应行的公道，只求妻子儿女的私爱，苟且偷生，我们女人都以此为耻辱，何况你呢？我不能活着同你一起蒙受耻辱。”于是她就自杀了。戎人首领认为盖将之妻是贤人，便用太牢祭祀，还依照对待将的礼仪安葬了她，赐给她弟弟黄金百镒，封为卿，让她弟弟在别处重建盖国。

君子称赞盖将之妻高洁好义。《诗经》里说：“那个善人好君子，施行德义无邪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盖将丘子的妻子，守节操坚持专精。戎人灭掉盖国后，丘子他独自存生。妻子说这是耻辱，陈述了五种光荣。为了丈夫身先死，留传后世扬美名。

## 六、鲁义姑姊

鲁义姑姊者①，鲁野之妇人也②。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③。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④。齐将问儿

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谁也？”曰：“不知也。”齐将乃追之，军士引弓将射之，曰：“止！不止，吾将射尔。”妇人乃还。齐将问所抱者谁也，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妇人曰：“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则鲁君不吾畜<sup>⑤</sup>，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sup>⑥</sup>。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sup>⑦</sup>，而累足无所履也<sup>⑧</sup>。子虽痛乎，独谓义何<sup>⑨</sup>？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sup>⑩</sup>。”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未可伐也。乃至于境<sup>⑪</sup>，山泽之妇人耳，犹知持节行义，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请还。”齐君许之。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sup>⑫</sup>，号曰义姑姊。公正诚信<sup>⑬</sup>，果于行义。夫义，其大哉！虽在匹妇<sup>⑭</sup>，国犹赖之，况以礼义治国乎？《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sup>⑮</sup>此之谓也。

颂曰：齐君攻鲁，义姑有节。见军走山，弃子抱侄。齐将问之，贤其推理。一妇为义，齐兵遂止。

### 〔注释〕

①义姑姊：即行义的姑母。姑姊，父亲的姐姐。父亲的妹妹称为姑妹。据传中言“兄之子”，“姊”疑当作“妹”，或为字形之误。

②野：田野，郊外。 ③走：跑。 ④遂：竟。顾：回看。

⑤不吾畜：即不畜我，不收留我。下文“不吾养”、“不吾与”

之句式同此。 ⑥与：结交。 ⑦胁肩：耸起肩膀。胁，敛

缩。⑧累足：重足，重迭两足，即一支脚压在另一支脚上。履（lǚ）：践踏，踩。⑨独：难道。谓义何：对义来说又有什么呢。指不会损害义。⑩视：王照圆曰：“视，犹生也。如‘长生久视’之‘视’。”⑪乃：只，刚刚。⑫束帛百端：帛（丝织品）五匹为一束，每匹从两端卷起，共为十端。百端即50匹。⑬公正：王照圆、梁端曰：以他传例之，“公正”上当有“君子谓义姑姊”六字，因“义姑姊”复出而误脱。⑭匹妇：平民妇女。⑮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见《诗经·大雅·抑》。觉，高大正直的样子。四国，指四方。

### 〔今译〕

鲁义姑姊，是鲁国一个乡间妇女。齐军进攻鲁国，到达鲁国城郊，远远望见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小孩往前走。齐军快要走近她时，她丢下抱着的小孩，抱起领着的小孩，向山上跑去。丢下的小孩跟在后面哭喊着，她连头也不回，仍往前行。齐军将领问那小孩：“前面跑的是你母亲吗？”小孩回答：“是。”“你母亲抱的是谁？”小孩说：“不知道。”齐将便追赶上去，士兵也拉开弓，准备射那妇女，大叫：“站住！不站住，我就放箭射你了。”妇女这才转过身来。齐将问她抱着的是谁，丢下的又是谁。她说：“抱着的是我哥哥的孩子，丢下的是我自己的孩子。看见军队来了，我没有能力保护俩孩子，于是就丢下了我的孩子。”齐将问道：“孩子对母亲来说，是最亲爱的人，若有不幸，做母亲的心里会非常悲痛，现在你却丢弃他，抱起你哥哥的孩子，这是为什么？”妇女回答：“自己的孩子属于私爱，哥哥的孩子属于公义。违背公义，只顾私爱，即使有幸得免，

以后鲁君也不会收留我，大夫也不会养护我，平民百姓也不会同我交往。这样的话，我就是耸起肩膀也找不到容身的地方，重迭起双脚也没有站立的地方。我孩子虽然感到痛苦，但这难道对义还有什么影响吗？所以我忍痛丢下儿子，去遵行义，我不能无义生活在鲁国。”齐将听了这番话，便命令军队停下，派人对齐君说：“不能攻伐鲁国。部队刚到边境，鲁国山野草泽里的妇女都知道坚守节操，按义办事，不去以私害公，何况鲁国的朝臣士大夫呢？请求撤回部队。”齐君答应了。鲁国国君听说了这件事，将束帛百端赏赐给那个妇女，称她为义姑姊。

君子说：义姑姊无私正直，坦诚忠信，果于行义。义的作用真是巨大呵！虽然体现在平民妇女身上，国家还要加以依赖，更何况去采取礼仪治理国家呢？《诗经》里说：“高大正直有德行，四方之人都顺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君发兵攻鲁国，义姑姊节义坚执。看见军队往山跑，丢下儿子抱起侄。齐将追上问起她，称她公正好言辞。一位妇女把义行，齐军进攻便停止。

## 七、代赵夫人

代赵夫人者①，赵简子之女，襄子之姊②，代王之夫人也。简子既葬，襄子未除服③，北登夏屋④，诱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从者⑤。行斟，阴令宰人各以一斗击杀代王及从者⑥，因举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赵夫人。夫人曰：

“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余年矣。代无大故，而主君残之⑦。今代已亡，吾将奚归⑧？且吾闻之，妇人执义无二夫，吾岂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⑨？以弟慢夫，非义也；

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归。”遂泣而呼天，自杀于靡笄之地<sup>⑩</sup>。代人皆怀之。君子谓赵夫人善处夫妇之间。《诗》云：“不僭不贼，鲜不为则。”<sup>⑪</sup>此之谓也。

颂曰：惟赵襄子，代夫人弟。袭灭代王，迎娶其姊。姊引义理，称说节礼<sup>⑫</sup>。不归不怨，遂留野死。

### 〔注释〕

①代：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公元前475年为赵襄子所灭。本传即记述此事。 ②襄子：即赵襄子。春秋末晋国大夫。名无恤，一作“毋卹”。赵简子之子。曾与韩、魏合谋，灭掉智伯，进一步发展了赵氏的势力。 ③除服：也叫“除丧”。守孝期满，脱去丧服。 ④夏屋：山名。在今山西代县东北。俗称草垛山。 ⑤斗：一种盛酒器。 ⑥阴：暗中。宰人：即厨人，厨夫。各：人名。 ⑦主君：对国君或卿大夫的称呼。此指赵襄子。残：杀害。 ⑧奚：哪儿，哪里。 ⑨何之：即之何，到什么地方。 ⑩靡笄之地：靡，同“摩”、“磨”。笄，用来盘住头发或别住帽子的簪子。据《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代赵夫人靡笄自刺而死，代人便称她死的地方为靡笄之地或靡笄山（或作“磨笄山”）。靡笄山原叫马头山，在今河北蔚县东南；一说原称鸡鸣山，在今河北宣化东南。 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见《诗经·大雅·抑》。僭（jiàn剑），差错。鲜（xiǎn显），少。则，法则，典范。 ⑫说：原作“引”，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代赵夫人，是赵简子的女儿，赵襄子的姐姐，代王的夫人。赵简子去世，被安葬好不久，襄子还没有脱去丧服，就率军出发北上，登上夏屋山，诱骗来代王，派厨夫拿斗盛

酒，招待代王及其随从。斟酒时，襄子暗中命令厨夫各用斗击杀代王及其随从，接着乘机发兵攻占代地，迎请姐姐赵夫人回赵地。

赵夫人说：“我接受先君的命令，来侍奉代国的君主，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代王没有什么大错，主君却杀害了他。眼下代国已经灭亡，我将回哪儿去呢？而且我听说，妇人坚持行义，不能有第二个丈夫。难道我还要有第二个丈夫吗？你们想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因为弟弟而不敬丈夫，这是不义；因为丈夫而怨恨弟弟，这是不仁。我不敢有所怨恨，但也不想回去。”于是她哭泣着对天呼喊，在靡笄之地自杀了。代地的人们都很怀念她。

君子称赞赵夫人善于处理夫妇之间的关系。《诗经》里说：“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被作典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晋国大夫赵襄子，代王夫人的弟弟。袭灭代国杀代王，迎请姐姐回故里。姐姐忙把义理讲，称说节操和礼仪。不回故里也不怨，于是自杀在靡笄。

## 八、齐义继母

齐义继母者，齐二子之母也。当宣王时<sup>①</sup>，有人斗死于道者，吏讯之，被一创<sup>②</sup>。二子兄弟立其傍<sup>③</sup>，吏问之。兄曰：“我杀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杀之。”期年，吏不能决，言之于相。相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纵有罪也；皆杀之，是诛无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恶，试问其母，听其所欲杀活<sup>④</sup>。”相召其母，问之曰：

“母之子杀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决，言之于王，王有

仁惠，故问母何所欲杀活。”其母泣而对曰：“杀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问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爱也。今欲杀之，何也？”其母对曰：“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时，属之于妾曰⑤：‘善养视之。’妾曰：‘诺。’今既受人之托，许人以诺，岂可以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耶？且杀兄活弟，是以私爱废公义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约束⑥，已诺不分⑦，何以居于世哉？子虽痛乎，独谓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义，高其行，皆赦不杀，而尊其母号曰义母。君子谓义母信而好义，洁而有让。《诗》曰：“恺悌君子，四方为则。”⑧此之谓也。

颂曰：义继信诚，公正知礼。亲假有罪⑨，相让不已。吏不能决，王以问母。据信行义，卒免二子。

### 〔注释〕

- ①宣王：即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田氏，名辟疆。在位19年（前319——前301年）。 ②创：伤害。 ③傍（Páng旁）：旁边。 ④杀：使……死。活：使……活。 ⑤属（zhǔ嘱）：委托，交付。 ⑥言不约束：说了话却不按照去做。 ⑦分：执行。 ⑧恺悌君子，四方为则：见《诗经·大雅·卷阿》。恺（kǎi凯）悌（tì惕），和易近人。《毛诗》作“岂弟”，二者同。 ⑨假：指非亲生之子。

### 〔今译〕

齐义继母，是齐国两个孩子的母亲。齐宣王时，有人在斗殴中被打死在路上，官吏前去查问，发现死者是被一个人杀害的。当时有兄弟二人站在旁边，官吏就问他们。哥哥

说：“是我杀的。”弟弟说：“不是哥哥，是我杀的。”

时间过了一年，官吏还未能作出判决，便向齐相做了汇报。齐相也没能判决，就把这件事上奏宣王。宣王说：“现在如果把两人都赦免了，那就是放纵有罪的人；如果把他们都杀掉，那肯定就会诛及无辜。我考虑他们的母亲能够了解儿子的善恶，可以先问问他们的母亲，听听她的意见，然后确定杀谁不杀谁。”

齐相叫来两个孩子的母亲，问道：“您的儿子杀了人，他们兄弟互相争罪去死，官吏无法判决，上奏给大王，大王仁义思惠，所以问问您对杀谁不杀谁有什么想法。”母亲哭泣着说：“杀掉小的。”齐相表示听从她的意见，但接着又问：“世上人人都宠爱小儿子。现在您提出要杀他，为什么？”母亲回答：“小的是我生的，大的是丈夫前妻生的。他父亲生病快要死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说：‘好好供养和照看他。’我说：‘行。’既然已经接受人家的托付，许诺了人家，怎么能忘掉人家的托付，不信守诺言呢？况且让哥哥去死，让弟弟活着，这是用私爱来废弃公义；违背誓言，不守信用，这是欺骗死人。发了誓却不去做，不信守诺言，靠什么生活在人间呢？现在我这样做，尽管儿子会非常哀痛，但这难道对行义还有什么影响吗？”说着眼泪禁不住流下来，打湿了衣襟。齐相进宫，将她的情况上奏宣王。宣王赞美她的义举，敬重她的品行，赦免了她的两个孩子，还赐给她“义母”的尊号。

君子称赞义母守信好义，纯洁谦让。《诗经》里说：“和易近人好君子，天下奉其为榜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守信忠诚义继母，公正无私知礼仪。亲子后儿犯

了罪，二人都争死不已。官吏无法把案判，宣王让问其母意。坚执忠信行道义，二子被赦更相依。

## 九、鲁秋洁妇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①，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餐②，下赍休焉③。”妇人采桑不辍④。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纆⑤，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⑥！”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⑦，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辞亲往仕⑧，五年乃还，当所悦驰骤扬尘疾至⑨，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⑩。孝义并亡，必不遂矣⑪。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洁妇精于善。夫不孝莫大于不爱其亲而爱其人⑫，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⑬，秋胡子妇之谓也。《诗》云：“惟是褊心，是以为刺。”⑭此之谓也。

颂曰：秋胡西仕，五年乃归。遇妻不识，心有淫思。妻执无二，归而相知。耻夫无义，遂东赴河。

### 〔注释〕

①若：你。曝（pù）：晒着。 ②托：靠着。 ③赍（jī

机)：携带(的行装)。 ④辍(chuò)：停止。 ⑤纴(rèn 认)：绕线，泛指纺织。 ⑥笥(sì四)：盛衣物或饭食的方形器具，用萑苇或竹子制成。 ⑦奉：捧。遗(wèi卫)：送给。 ⑧束发：捆系头发。古时男孩成童，必须束发为髻，因以为成童的代称。 ⑨所：王筠曰：“所，当作‘忻’。”忻，同“欣”。 ⑩理：治理。 ⑪遂：通，达，有所成就。 ⑫其人：他人，别人。 ⑬探汤：伸入热水中拿取东西，用以比喻小心戒惧。 ⑭惟是褊心，是以为刺：见《诗经·魏风·葛屨》。惟，因为。《毛诗》作“维”，二字同。褊(biǎn贬)心，心地狭窄。褊，狭小。

### 〔今译〕

鲁秋洁妇，是鲁国人秋胡子的妻子。秋胡子娶妻后五年，就离家到陈国谋职为官，过了五年才回鲁国。还没到家，看见一个妇女正在路边采桑，秋胡子喜欢上她，就下车对她说：“你晒着采桑，我行走路远，希望能在桑树荫下吃点饭，卸下行装休息休息。”那妇女仍不住地采桑。秋胡子对她说：“努力种田不如逢上丰收年景，拚命采桑不如遇见当政国卿。我这里有金子，愿意送给夫人你。”妇女说：“哼！我采桑力作，缉麻纺织，为的是提供衣食，奉养双亲，供养丈夫。我不想要金子，只是希望你别有外心，我也不会有淫逸放荡的念头。拿上你的行装，收起你笥里的金子！”秋胡子只好离开了。

回到家，秋胡子把金子捧送给母亲，让人叫来妻子，一看，妻子正是刚才那个采桑的妇女。秋胡子很觉羞惭。妻子说：“你一成人就辞别亲人，到外面谋职为官，五年后才回来，本该满心喜悦，快快赶到家里，然而你却喜欢上路旁的

女人，拿出你的干粮，还想把金子送给她，这是忘记母亲。忘记母亲就是不孝。喜欢美色，淫逸放荡，这是品行污秽。品行污秽就是不义。事奉亲人不孝，事奉君主必然不忠；处理家政无义，整治官署必然难成。孝义全失，最终是不会有成就的。我不忍心看见你再娶别人，我也不想改嫁。”于是她就跑出家门，往东投入河中而死。

君子说：秋洁妇追求美善，用心精纯。不孝之中最严重的就是不爱亲人而爱别人，秋胡子就有这种表现。君子还说：看见好事唯恐赶不上，看见坏事就象把手伸进热水中，秋胡子妻就是这样的人。《诗经》里说：“真是偏心不公正，应予讽刺和批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秋胡子西行为官，五年之后才回归。遇妻子已认不出，怀淫欲想入非非。妻子执义无二心，回家相认秋胡愧。丈夫无义妻觉耻，便东去投身河水。

## 十、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sup>①</sup>，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号主父<sup>②</sup>，自卫仕于周，二年且归。其妻淫于邻人，恐主父觉其淫者，忧之。妻曰：“无忧也！吾为毒酒，封以待之矣<sup>③</sup>。”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为子劳，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进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计念进之则杀主父<sup>④</sup>，不义；言之又杀主母，不忠。犹与<sup>⑤</sup>，因阳僵覆酒<sup>⑥</sup>。主大怒而笞之<sup>⑦</sup>。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过笞，欲杀之。媵知将死，终不言。主父弟闻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惊，乃免媵婢而笞杀其妻，使人阴问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几死乎<sup>⑧</sup>？”媵婢曰：“杀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

死则死耳，岂言之哉？”主父高其义，贵其意，将纳以为妻。媵婢辞曰：“主辱而死，而妾独生，是无礼也；代主之处，是逆理也。无礼逆礼，有一犹愈，今尽有之，难以生矣。”欲自杀。主闻之，乃厚币而嫁之⑨，四邻争娶之。君子谓忠妾为仁厚。夫名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彰。《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⑩此之谓也。

颂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药酒毒主。使妾奉进，僵以除贼。忠全其主，终蒙其福。

### 〔注释〕

①主：春秋战国时大夫称为主，大夫之妻也称为主。妾：即媵妾，媵婢，随嫁的婢女。②大夫号主父：疑有误。婢妾称男主人为主父，女主人为主母。③封：封存，储藏。④计念：考虑。⑤犹与：同“犹豫”。⑥阳：同“佯”，假装。僵：倒下。⑦笞(chī吃)：用竹板或鞭子、木杖抽打。⑧几(jī机)：几乎，差一点儿。⑨厚币：重礼。币，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⑩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见《诗经·大雅·抑》。酬，应答。《毛诗》作“讎”，二字同。

### 〔今译〕

周主忠妾，是周朝大夫妻子的随嫁婢女。大夫号称主父，从卫国到周王室任职，两年之后，准备回来。大夫的妻子与邻居家的男子私通，那男子担心被主父察觉，十分忧愁。大夫的妻子说：“不要忧愁！我已经准备好毒酒，封存好等着他哩。”

过了三天，主父回到家，妻子说：“您很劳累，我封存好酒等着您呢。”接着就让随嫁婢女把酒拿上来。婢女知道

酒里有毒，心想：拿上去就要杀死主父，这是不义；说出实情又会伤害主母，这是不忠。一番犹豫以后，她假装摔倒，将酒打翻。主父很生气，鞭打了她。过后，大夫的妻子害怕婢女把实情讲出来，就借口别的过错，又鞭打了她，甚至准备将她杀掉。婢女知道自己要死，但仍不肯说出实情。

主父的弟弟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便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主父。主父大为吃惊，就免除婢女之罪，将妻子鞭打致死，并派人私下问婢女：“你知道实情，为什么不讲出来，反倒差点送了命呢？”婢女回答：“讲了就是为让自己活着，让主母被杀，让她的名声受到辱没。我死就死了，怎么能这样做呢？”主父敬重她的义举，推崇她的精神，想收纳她作妻子。婢女谢绝了，她说：“主母耻辱而死，我独自生存，这是不遵礼仪；取代主母的位置，这是违背情理。不遵礼仪，违背情理，有其中之一，尚且过分，现在如果二者都有，我就很难活下去了。”她决意自杀。主父听说，便用厚礼送她出嫁，附近的男子都争着要娶她。

君子称赞忠妾为人仁义厚道。名声没有因微小而不为人所知的，品行没有因隐蔽而不昭彰显扬的。《诗经》里说：“不会出言无反应，施德总会得报答。”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周大夫的忠实妾，严守次序慈惠女。大夫妻淫荡邪僻，备药酒欲杀夫婿。指使婢妾捧酒上，婢妾佯倒贼被去。忠心保全主人命，终于得报福有余。

## 十一、魏节乳母

魏节乳母者<sup>①</sup>，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杀魏王

瑕<sup>②</sup>，诛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国曰：“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罪至夷<sup>③</sup>。”节乳母与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见乳母而识之曰：“乳母无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闻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赐金千镒，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则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则昆弟无类矣<sup>④</sup>。”乳母曰：“吁<sup>⑤</sup>！我不知公子之处。”故臣曰：“我闻公子与乳母俱逃。”母曰：“吾虽知之，亦终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国已破亡，族已灭，子匿之，尚谁为乎？”母吁而言曰：“夫见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弃义者，乱也。今持逆乱而以求利，吾不为也。且夫凡为人养子者，务生之<sup>⑥</sup>，非为杀之也，岂可利赏畏诛之故废正义而行逆节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泽之中。故臣以告秦军，秦军追见，争射之。乳母以身为公子蔽，矢著身者数十，与公子俱死。秦王闻之，贵其守忠死义，乃以卿礼葬之，祠以太牢，宠其兄为五大夫<sup>⑦</sup>，赐金百镒。君子谓节乳母慈惠敦厚，重义轻财。礼，为孺子室于宫<sup>⑧</sup>，择诸母及阿者<sup>⑨</sup>，必求其宽仁慈惠<sup>⑩</sup>，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次为慈母，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以养全之，他人无事不得往。夫慈故能爱，乳狗搏虎<sup>⑪</sup>，伏鸡搏狸<sup>⑫</sup>，恩出于中心也。《诗》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sup>⑬</sup>此之谓也。

颂曰：秦既灭魏，购其子孙<sup>⑭</sup>。公子乳母，与俱遁逃<sup>⑮</sup>。守节执事，不为利违。遂死不顾，名号显遗。

### 〔注释〕

①节，有节操的。

②瑕：《史记·魏世家》作“假”。

③夷：灭族。 ④无类：无遗类，即无一幸免。类，族类。 ⑤吁（xū虚）：叹词。表示惊疑、惊叹。下文“母吁而言”之“吁”为动词，指叹息，叹气。 ⑥务生之：力求使孩子活下去。 ⑦五大夫：官名。在秦为第九等爵。 ⑧孺子：小孩，儿童。 ⑨诸母：庶母。阿者：保育人员。 ⑩仁：原作“然”，据黄鲁曾本改。 ⑪乳狗：正在哺乳的母狗。 ⑫伏鸡：正在孵卵的母鸡。 ⑬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见《诗经·小雅·小弁》。行（hóng杭），道路。瑾（jìn近），同“殓”。掩埋。 ⑭购：悬赏捉拿。 ⑮遁逃：顾广圻、王照圆、梁端曰：“遁逃”误倒而失韵，疑当作“逃遁”。

### 〔今译〕

魏节乳母，是魏国公子的乳母。秦攻灭魏国，杀掉魏王瑕和魏国的公子们，只有一个公子没有抓住。秦军便在魏国故地四处下令：“抓住公子的赐金千镒，藏匿他的罪至灭族。”

节乳母带公子一块出逃，魏国原来的一位大臣看见乳母，认出了她，便问：“乳母可好吗？”乳母说：“唉呀！公子怎么办呢？”大臣问道：“眼下公子在哪里？我听说秦军下令：‘抓住公子的赐金千镒，藏匿他的罪至灭族。’乳母您倘若说出来，就能获得千金，知道不说，您的兄弟将会无一幸存。”乳母说：“唉！可惜我不知道公子在哪里。”大臣说：“我听说公子是和乳母您一块逃出来的。”乳母说：“即使我知道，我也是永远不会说的。”大臣问：“现在魏国已经灭亡，王族已被消灭，您还藏着，这为了谁呢？”乳母长叹一声，说：“见利而反上，这是叛逆；怕死而弃义，这是昏乱。带着叛逆和昏乱的罪名去追求私利，我是不会做

的。况且为人家抚养孩子，是力求让孩子活在世间，不是让他被人杀害，怎么能够为了获取私利和赏赐，害怕被杀，就抛弃正义，不守节操呢？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公子被抓。”于是她抱着公子逃进一大片洼地中。那个魏国原大臣把这件事报告给秦军，秦军追上乳母，纷纷朝她射箭。乳母用身子遮住公子，自己中了几十箭，最后和公子一块死去。秦王知道了这件事，很敬重乳母坚守忠信，为行义而死的举动，便以对待卿的礼仪安葬了她，用太牢祭祀，还宠爱她哥哥，给予五大夫的官职，赐给黄金百镒。

君子称赞节乳母仁慈恩惠，为人敦厚，重义轻财。按礼的规定，为孩子在内修筑房屋，选择庶母及保育人员，一定要让宽仁慈惠，温良恭谨，少言寡语的人为老师，其次为慈母，再次为保母，她们都居住在孩子的房屋内，抚养和保护孩子，其他人没有事情不得前往。仁慈才能产生爱，哺乳的母狗攻击老虎，孵卵的母鸡扑打狐狸，这是恩情发自内心的表现。《诗经》里说：“道路之上有死尸，还有人们将他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秦军灭亡魏国后，悬赏捉拿其子孙。魏公子及其乳母，一块出宫急逃遁。言语行动守节操，不因私利有所损。义无反顾不惜死，名声显赫世永存。

## 十二、梁节姑姊

梁节姑姊者<sup>①</sup>，梁之妇人也。因失火，兄子与其己子在室内<sup>②</sup>，欲取兄子，辄得其子<sup>③</sup>，独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复入，妇人将自趣火<sup>④</sup>。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误得尔子，中心谓何？何至自赴火？”妇人曰：“梁

国岂可户告人晓也？被不义之名，何面目以见兄弟、国人哉？吾欲复投吾子，为失母之恩。吾势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谓节姑姊洁而不污。《诗》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⑤此之谓也。

颂曰：梁节姑姊，据义执理。子侄同内，火大发起。欲出其侄，辄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 〔注释〕

①姑姊：父亲的姐姐。父亲的妹妹称为姊妹。传中言“兄子”，故“姊”当作“妹”。《左传·襄公十二年》正义、《襄公二十一年》释文即引作“妹”。②内中：房中。③辄（zhé哲）：只，只是。④趣（qū趋）：奔向。⑤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见《诗经·郑风·羔裘》。彼其，那。之子，是子。

### 〔今译〕

梁节姑姊，是梁国的一位妇女。一次，遇上火灾，她哥哥的孩子和她自己的孩子都被困在燃烧着的屋子里。她想先救出哥哥的孩子，却只是找到自己的孩子，偏偏没找到哥哥的孩子。

大火越烧越旺，已经无法再进入屋内，那妇女准备跳入火中。朋友劝止说：“你本想救出哥哥的孩子，一时惶恐，才误将你的孩子找到，又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呢？怎么至于投火自焚呢？”妇女说：“难道能够把最初的想法向梁国的家家户户都作说明吗？背上不义的名声，还有什么脸面见兄弟和国人？如果再把我的孩子扔到火里，那又是失掉了做母亲的恩义。我决不能再活着！”于是她投入火中，自焚而死。

君子称赞节姑姊品行纯洁，没有污秽。《诗经》里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宁丢生命不变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梁一守节的姑姊，遵循道义行有理。儿子侄子在屋内，正好赶上大火起。准备救出她侄子，却使儿子得逃避。大火更旺自投入，表明毫无偏私意。

### 十三、珠崖二义

二义者①，珠崖令之后妻及前妻之女也②。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③。及令死，当送丧。法，内珠入于关者死④。继母弃其系臂珠，其子男九岁，好而取之，置之母镜奩中⑤，皆莫之知，遂奉丧归。至海关，关侯士吏搜索⑥，得珠十枚于继母镜奩中。吏曰：“嘻！此值法⑦，无可奈何，谁当坐者⑧？”初在，左右顾，心恐母云置镜奩中，乃曰：“初当坐之。”吏曰：“其状何如？”对曰：“君不幸⑨，夫人解系臂，弃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镜奩中，夫人不知也。”继母闻之，遽疾行问初⑩。初曰：“夫人所弃珠，初复取之，置夫人奩中。初当坐之。”母意亦以初为实，然怜之，乃因谓吏曰：“愿且待，幸无劾儿⑪，儿诚不知也。此珠妾之系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丧⑫，道远与弱小俱⑬，忽然忘之⑭。妾当坐之。”初固曰⑮：“实初取之。”继母又曰：“儿但让耳⑯，实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⑰，欲强活初身⑱，夫人实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颈。送葬者尽哭，哀恻傍人⑲，莫不为酸鼻挥涕。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侯垂涕，终日不能忍决⑳，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㉑。且又相让，安知孰是？”

遂弃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独取之也。君子谓二义慈孝。《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②若继母与假女推让争死③，哀感傍人，可谓直耳！

颂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继相让，维女亦贤。纳珠于关，各自伏愆④。二义如此，为世所传。

### 〔注释〕

①二义：两个行义的女子。 ②珠崖令：珠崖郡属的一个县令。珠崖，西汉郡名，地在今海南东北部地区。 ③系臂：系在手臂上的装饰品。 ④内（nà纳）：同“纳”，藏带。 ⑤镜奁（lián连）：梳妆用的镜匣，梳妆盒。 ⑥关侯：海关长官。 ⑦值法：犯法。 ⑧坐。犯罪。 ⑨君不幸：指珠崖令不幸去世一事。 ⑩遽（jù巨）：急忙。疾行：快走。 ⑪幸：希望。劾（hé何）：遣罪。 ⑫迫：匆忙。 ⑬弱小：指孩子们。 ⑭忽然：不留心。 ⑮固：坚持。 ⑯但：只是。 ⑰孤：小时候失去父亲。 ⑱强（qiǎng抢）活初身：尽力使初活下来。 ⑲哀恸傍人：悲哀之情感动了一旁的人。恸，《汉书·萧望之传》“哀恸左右”颜师古注：“恸，动也。” ⑳忍决：忍心判决。 ㉑加文：致法，以法治罪。 ㉒“父为子隐”三句：见《论语·子路》。隐，隐瞒。直，正直。 ㉓假：指非亲生之子。 ㉔各自伏愆（qiān牵）：各人都愿意承担罪责。

### 〔今译〕

珠崖二义，是珠崖郡属一个县令的后妻与前妻的女儿。女儿名叫初，13岁。珠崖地区盛产珠子，继母曾将大珠子串起来当作手臂上的装饰品。县令去世，应当回到内地办理丧事。法令规定，藏带珠子入关的要判处死刑。继母仍掉手臂

上的珠子，她九岁的儿子很好奇地将珠子捡起来，放在母亲的梳妆盒里，别人都不知道，就这样护送灵柩往内地走。来到海关，海关长官和吏员检查搜索，在继母的梳妆盒里发现了十颗珠子。吏员说：“嘿！这是犯法的，没什么要说了，谁应当承担这个罪责？”

初站在一边，左右看看，担心继母承认她自己放在梳妆盒内，便说：“初应该被定罪。”吏员问：“这事的经过是怎样的？”初回答：“我父亲不幸去世后，夫人解下手臂上的珠子扔了，我觉得可惜，就捡起来放到夫人的梳妆盒里，夫人还不知道这事。”继母一听，急忙快步来到初跟前问初。初说：“夫人丢掉的珠子，我又捡起来，放在夫人的梳妆盒里。我应当被判罪。”继母也以为初讲的是实情，但又爱怜她，便立即对吏员说：“请等一等，希望不要治孩子的罪，孩子确实不知道这件事。这些珠子是我手臂上的装饰品，丈夫不幸去世，我解下来放到梳妆盒里，因急着料理丧事，路途遥远，和小孩子一块走，不留心忘了这事。有罪的应该是我。”初则坚持说：“真是我拿的。”继母又说：“女儿只不过是推让罢了，的确是我拿的。”说着禁不住泪流满面，哭泣起来。女儿也说：“夫人哀怜我年少丧父，想尽力让我活下来，夫人实在是不知道藏珠子的事。”接着也哭起来，泪水都流到脖子上。送葬的人见此情景都哭了，悲哀之情感动了一旁的人，他们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了出来。海关吏员拿起笔想撰写讼文，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海关长官低头抽咽，始终硬不下心判决，便说：“母亲和女儿间这般有义，我宁可犯罪，也不忍以法处治。况且她们又互相推让，怎么知道谁该判罪？”于是就丢掉珠子，放她们走。她们离开之

后，人们才了解到珠子是小儿子自己拿的。

君子称赞二义仁慈孝顺。《论语》里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象继母同不是亲生的女儿争死让活，哀感旁人，可以说是正直了吧！

颂说：珠崖郡县令夫人，非常有母亲恩情。假女继母争相让，这个女子也贤明。藏带珠子到海关，二人都愿担罪行。母女如此来行义，永为世人所传颂。

#### 十四、郃阳友娣

友娣者<sup>①</sup>，郃阳邑任延寿之妻也<sup>②</sup>。字季儿，有三子。季儿兄季宗与延寿争葬父事，延寿与其友田建阴杀季宗。建独坐死<sup>③</sup>，延寿会赦，乃以告季儿。季儿曰：“嘻！独今乃语我乎？”遂振衣欲去<sup>④</sup>，问曰：“所与共杀吾兄者为谁？”延寿曰：“田建。田建已死，独我当坐之。汝杀我而已。”季儿曰：“杀夫不义，事兄之仇亦不义。”延寿曰：“吾不敢留汝，愿以车马及家中财物尽以送汝，听汝所之。”季儿曰：“吾当安之？兄死而仇不报，与子同枕席而使杀吾兄，内不能和夫家，又纵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sup>⑤</sup>？”延寿惭而去，不敢见季儿。季儿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杀吾兄，义不可以留，又终不复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视汝两弟。”遂以襪自经而死<sup>⑥</sup>。冯翊王让闻之<sup>⑦</sup>，大其义，令县复其三子而表其墓<sup>⑧</sup>。君子谓友娣善复兄仇。《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sup>⑨</sup>季儿可以为则矣。

颂曰：季儿树义，夫杀其兄。欲复兄仇，义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冯翊表墓，嘉其义明。

## 〔注释〕

- ①友：友爱。娣(dì弟)：妹妹。 ②郃(hé盒)阳：西汉郃阳县，属左冯翊，在今陕西合阳东南。 ③坐死：判罪处死。  
④振衣：整衣。 ⑤戴天履地：头顶天，脚踩地，指活在世间。  
⑥襁(qiǎng抢)：背负小孩的布带。 ⑦冯(píng平)翊(yì意)：官名。亦为地名。汉高祖在秦内史地置河上郡，武帝时改名左冯翊，共辖24县，约当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其最高行政长官也称左冯翊。 ⑧表其墓：在其墓前刻石立碑，以示表彰。 ⑨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见《诗经·大雅·抑》。

## 〔今译〕

郃阳友娣，是郃阳县城人任延寿的妻子。她字叫季儿，有三个孩子。季儿的哥哥季宗为安葬父亲的事和任延寿发生争执，延寿伙同朋友田建暗中杀害了季宗。

后来田建被判罪处死，延寿却正好赶上大赦，被释放出来，回到家，便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季儿听。季儿听后问道：

“哼！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说着就整整衣服，准备离去。她又问延寿：“和你一块杀害我哥哥的是谁？”延寿回答：

“是田建。田建已经死了，现在只有我应该承担罪责，你杀掉我算了。”季儿说：“杀害丈夫是不义，事奉哥哥的仇人也是不义。”延寿说：“我不敢挽留你，愿意把车马和家里的财物全部送给你，随便你到哪里去。”季儿叹息道：“我该到哪里去呢？哥哥被杀，仇不能报，与你共寝，你却杀害了我哥哥，既无法使丈夫家和睦，又放纵哥哥的仇人，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延寿羞惭地离去，不敢见季儿。

季儿叫来大女儿说：“你父亲杀了我哥哥，为行义，我不能留在这里，但也永远不会改嫁。我要离开你们去死，你要好好地照看两个弟弟。”接着就上吊自杀了。左冯翊王让听说这件事，极力夸赞她的义举，又命令县里免除她三个孩子的赋税徭役，还在她墓前刻石立碑，以示表彰。

君子称赞友娣善于为哥哥复仇。《诗经》里说：“不犯错误不害人，很少不被作典范。”季儿就可以当作典范了。

颂说：季儿始终讲道义，丈夫却杀掉其兄。她准备为兄复仇，杀丈夫又不可行。不留下也不离去，她自杀抛弃生命。左冯翊派人立碑，赞美她执义贤明。

## 十五、京师节女

京师节女者①，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②。其夫有仇人，欲报其夫而无道径，闻其妻之仁孝有义，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为中譟③。父呼其女告之。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乃且许诺曰④：“旦日在楼上新沐⑤，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牖待之⑥。”还其家，乃告其夫⑦，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楼上东首，开户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而视之，乃其妻之头也。仇人哀痛之，以为有义，遂释不杀其夫。君子谓节女仁孝，厚于恩义也。夫重仁义，轻死亡，行之高者也。《论语》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⑧此之谓也。

颂曰：京师节女，夫仇劫父。要女问之⑨，不敢不许。期处既成⑩，乃易其所。杀身成仁，义冠天下。

## 〔注释〕

- ①京师：国都，都城。西汉都城是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 ②里：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 ③中谗：王引之曰：“‘谗’乃‘诃’之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为中诃长安”集解引徐广曰：“诃，伺候采察之名。”中诃(xiòng)，即从中刺探。 ④且(cú)：通“徂”，前往。 ⑤旦日：明日。新沐：即刚刚洗过头。《艺文类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览·人事部五》引“沐”下有“头”字。 ⑥户牖(yǒu)：门窗。 ⑦告：请求。
- ⑧君子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见《论语·卫灵公》。原文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成，成就，成全。
- ⑨间之：即从里面配合他。 ⑩期处：约定时间和处所。

## 〔今译〕

京师节女，是长安大昌里某人的妻子。她丈夫有个仇人，想报复她丈夫，却又找不到机会下手，听说她仁孝有义，就绑架了她父亲，以要挟她从中刺探情况。

父亲把节女叫去，告诉了她这件事。节女心想：不听从仇人的话，父亲就会被杀，这是不孝；听从了，丈夫就会被杀，这是不义。不孝不义，虽然活着，也无法在世上行动。她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的安全，于是就前往仇人那里，许诺帮助杀害丈夫，她说：“明天刚刚洗过头，在楼上靠东首躺着的就是他。我将打开门窗等着你。”

回到家，节女请丈夫睡在别的地方，她自己洗好头，就来到楼上东首，打开门窗，然后躺下。半夜时分，仇人果然来了，砍掉人头拿去，天亮一看，却是要杀的那人的妻子。

仇人悲哀痛心，认为节女有义，便放过了她丈夫，不再去杀害他。

君子称赞节女仁惠孝顺，恩义深厚。注重仁义，轻视死亡，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论语》里说：“君子勇于牺牲以成全仁德，不贪图活命以损害仁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京师一守节女子，夫仇劫去她父亲。要挟节女作内应，节女不敢不答允。时间地点约定好，请丈夫别处歇身。牺牲生命成仁德，义举感动天下人。

# 列女传卷六

## 辩通传

### 一、齐管妾婧

妾婧者①，齐相管仲之妾也②。宁戚欲见桓公③，道无从④，乃为人仆，将车宿齐东门之外⑤。桓公因出，宁戚击牛角而商歌甚悲⑥，桓公异之，使管仲迎之。宁戚称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谓，不朝五日，而有忧色。其妾婧进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忧色，敢问国家之事耶，君之谋也⑦？”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闻之也，毋老老⑧，毋贱贱，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谓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⑨，屠牛于朝歌市⑩，八十为天子师⑪，九十而封于齐。由是观之，老可老耶？夫伊尹⑫，有嫫氏之媵臣也⑬，汤立以为三公，天子之治太平。由是观之，贱可贱耶？皋子生五岁而赞禹⑭，由是观之，少可少耶？骅骝生七日而超其母⑮，由是观之，弱可弱耶？”于是管仲乃下席而谢曰⑯：“吾请语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宁戚，宁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谓，是故忧之。”其妾笑曰：“人已语君矣，君不知识耶⑰？古有《白水》之

诗<sup>⑧</sup>，诗不云乎：‘浩浩白水，倏倏之鱼<sup>⑨</sup>。君来召我，我将安居<sup>⑩</sup>？国家未定，从我焉如<sup>⑪</sup>？’此宁戚之欲得仕国家也。”管仲大悦，以报桓公。桓公乃修官府，斋戒五日<sup>⑫</sup>，见宁子，因以为佐，齐国以治。君子谓妾婧为可与谋。《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刳菑。”<sup>⑬</sup>此之谓也。

颂曰：桓遇宁戚，命管迎之。宁称《白水》，管仲忧疑。妾进问焉，为说其诗。管嘉报公，齐得以治。

### 〔注释〕

- ①妾婧(jìng静)：管仲的妾，名婧。 ②管仲：春秋时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齐桓公任以为卿相，尊称仲父。曾佐助桓公成就霸业。 ③宁戚：卫国人。入齐后为大夫。 ④道无从：无门可入，没有什么途径，指中间无人引荐。 ⑤将车：赶车。 ⑥商歌：即用商声唱歌。商是一种乐调，声音悲凉。 ⑦君之谋：即为你自己谋划，指私事。 ⑧老老：即因老人年老而予以轻视。第一个“老”为动词，以……为老。下文“贱贱”等三句，语法与此相同。 ⑨太公望：即吕尚。周代齐国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 ⑩朝(zhāo招)歌：商朝都城。在今河南淇县。 ⑪天子师：吕尚被周文王尊为师，又被武王尊为师尚父，故称天子师。 ⑫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曾辅佐汤灭夏。 ⑬有斐氏之媵臣：见卷一之《汤妃有斐》。 ⑭宰(gāo高)子：或作“陶子”、“皋子”。皋陶之子伯益。赞：辅助。 ⑮𩇑(jué决)𩇑(tí提)：驴骡。公马母驴杂交所生。 ⑯谢：道歉。 ⑰知识：懂，明白。 ⑱《白水》之诗：古佚诗。《管子·小问》载此诗字句不同。 ⑲倏(shū叔)倏：光彩鲜明的样子。 ⑳安居：居于何处或何职。 ㉑焉如：到哪里。焉，安，何，哪里。 ㉒斋戒：祭祀或行礼之前，沐浴更衣，戒酒吃素，以示心诚。 ㉓先民

有言，询于刍蕘：见《诗经·大雅·板》。先民，古人。询，询问，请教。刍(chú锄)蕘(ráo饶)：本指干草和柴禾，此指割草打柴的人，也泛指平民百姓。

### 〔今译〕

齐管妾婧，是齐国相管仲的妾。宁戚想进见桓公，苦于无人引荐，便去做人家的仆从，赶着大车，住宿在齐都东门外。桓公正好从城门内出来，宁戚敲击牛角，用商声唱起歌，沉郁悲凉。桓公感到奇异，就让管仲去迎请他。宁戚说了句：“浩浩荡荡啊！白水。”管仲不知道什么意思，五天没上朝，面带忧愁之色。

管仲的妾婧走上来说：“今天您已经五天没上朝了，面带忧愁之色，敢问是为了国家的事，还是为自己谋划什么事情？”管仲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婧说：“我曾听说，不要因老人年老、贱人低贱、小孩年少、弱者瘦弱就加以轻视。”管仲问：“什么意思？”婧答道：“以前太公望70岁在朝歌市场上宰牛卖肉，80岁成为天子的老师，90岁被封为齐国诸侯。由此看来，老人就可以因他年老而予以轻视吗？伊尹本是有契氏的陪嫁奴仆，汤让他位居三公之列，使天下大治，社会太平。由此看来，贱人就可以因他低贱而予以轻视吗？皋子五岁时佐助大禹，由此看来，小孩就可以因他年少而予以轻视吗？驴骡生下七天后奔驰，赛过自己的母亲，由此看来，弱者就可以因他瘦弱而予以轻视吗？”于是管仲从席子上起来，向婧道歉，说：“我愿意给你讲讲事情的原委。前几天，国君让我迎请宁戚，宁戚说了句：‘浩浩荡荡啊！白水。’我不知其意，因而感到忧愁。”婧闻听笑道：

“人家已经告诉你了，您怎么不懂呢？古时有一首《白水》诗，诗里不是说吗：‘浩浩荡荡的白水，鳞光灿灿的大鱼。君王前来召请我，什么事情要我去？国家未明说用我，让我随你到哪里？’这表明宁戚打算在朝中做官。”管仲十分高兴，把此事奏报给桓公。桓公便修筑官署，斋戒五天，召见宁戚，接着任用他为佐辅大臣，齐国取得大治。

君子称妾婧是可以参与谋划的人。《诗经》里说：“古人有话说得好，应向樵夫来请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桓公遇到宁戚，命令管仲去迎请。宁戚称说《白水》诗，管仲忧愁心不宁。妾婧进见问缘故，又将古诗细讲明。管仲赞赏报桓公，齐国上下得安定。

## 二、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当恭王之时<sup>①</sup>，乙为郢大夫<sup>②</sup>，有入王宫中盗者，令尹以罪乙，请于王而絀之<sup>③</sup>。处家无几何，其母亡布八寻<sup>④</sup>，乃往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寻，令尹盗之。”王方在小曲之台，令尹侍焉。王谓母曰：“令尹信盗之<sup>⑤</sup>，寡人不为其富贵而不行法焉；若不盗而诬之<sup>⑥</sup>，楚国有常法<sup>⑦</sup>。”母曰：“令尹不身盗之也，乃使人盗之。”王曰：“其使人盗奈何？”对曰：“昔孙叔敖之为令尹也，道不拾遗，门不闭关<sup>⑧</sup>，而盗贼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盗贼公行，是故使盗得盗妾之布，是与使人盗何以异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过也！昔日妾之子为郢大夫，有盗王宫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岂知之哉？然终坐之。令尹独何人而不以是为过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上不明则下不治，相不贤则国不宁。所谓国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⑨。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讥令尹，又讥寡人。”命吏偿母之布，因赐金千镒。母让金、布曰：“妾岂贪货而干大王哉⑩？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复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谓乙母善以微喻。《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⑪此之谓也。

颂曰：江乙失位，乙母动心。既归家处，亡布八寻。指责令尹，辞甚有度。王复用乙，赐母金、布。

### 〔注释〕

①当恭王之时：恭王，即楚恭王。春秋时楚国国君。恭，或作“共”。名审。庄王之子。在位31年（前590—前560年）。江乙又见于《战国策·楚策一》，是在楚宣王时期，与此不同。②郢大夫：郢都的最高行政长官。③絀（chù触）：通“黜”，贬退。④亡：丢失。寻：长度单位。八尺一寻。⑤信：确实。⑥诬：原作“巫”，据黄鲁曾本改。⑦常法：《艺文类聚·布帛部》引注云：“常法，谓诬罪人，其罪罪之。”梁端曰：“‘其’字上疑脱‘以’字。”⑧关：门闩。⑨理人者：有治国安民才能的人。⑩干：冒犯。原作“失”，据梁端本改。⑪猷之未远，是用大谏：见《诗经·大雅·板》。猷（yóu由），计谋，政策。《毛诗》作“犹”，二字通。是用，是以，所以。

### 〔今译〕

楚江乙母，是楚国大夫江乙的母亲。楚恭王时，江乙任郢大夫，有人进入王宫偷盗，令尹以此事归罪江乙，请求恭王把他贬退了。

江乙在家闲居不久，他母亲丢了八寻布，去报告恭王说：“夜里我丢了八寻布，是令尹偷走的。”当时恭王正在小曲台上，由令尹侍奉着。恭王对江乙的母亲说：“如果令尹真的偷了，我决不会因为他富贵就不按法律处治；如果令尹没偷，是你诬告，楚国也有固定的法律。”江乙的母亲说：“令尹没有亲自去偷，而是让人偷的。”恭王问：“他怎么让人偷的？”江乙母答道：“从前孙叔敖当令尹的时候，东西丢在路上也没人拾，家门也不用问，盗贼都消失了。当今令尹执政，耳不聪，目不明，盗贼公开活动，因而使他们偷走了我的布，这与让人偷盗又有什么不同呢？”恭王说：“令尹在朝上，盗贼在民间，令尹无法知道他们的活动，还有什么罪？”江乙母说：“唉！大王的话是多么没道理啊！过去我儿子当郢大夫，有人偷盗王宫里的东西，我儿子因此被处罚，受到贬退。他也知道盗贼的行动吗？但最终还是被判了罪。令尹是什么人而不把这事看作罪过呢？早先周武王说过一句话：‘百姓们犯了错误，全是由我一个人造成的。’上面的人不明智，下面就不会治理好，辅佐国君的人没有贤德，国家就不会有安宁。所谓国家没有人，不是真的没人，而是说没有具备治理才能的人。大王应该明察。”

恭王听了江乙母的话说：“讲得好。这不仅批评了令尹，也批评了我。”恭王命令官吏把布偿还给她，还赐给她黄金千镒。江乙母拒收黄金和布匹，说道：“我难道是贪图财物才来冒犯大王吗？我只是不满令尹对国家的治理。”始终不肯接受。恭王说：“做母亲如此聪慧，她儿子一定不会愚笨。”便又召来江乙，加以任用。

君子称赞江乙母善于通过细微的事情，来让人明白道

理。《诗经》里说：“谋划事情目光短，所以大力来劝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江乙失掉职位，母亲为此心不平。江乙回家安闲居，母亲丢布八寻整。前去王宫斥令尹，言辞非常能持中。恭王重又召江乙，母亲受赏被称颂。

### 三、晋弓工妻

弓工妻者①，晋繁人之女也②。当平公之时③，使其夫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④。平公怒，将杀弓人。弓人之妻请见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愿有谒于君。”平公见之。妻曰：“君闻昔者公刘之行乎⑤？羊牛践葭苇⑥，惻然为民痛之⑦，恩及草木，岂欲杀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盗食其骏马之肉，反饮之以酒。楚庄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绝纆，与饮大乐⑧。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报，名垂至今。昔帝尧茅茨不剪⑨，采椽不斫⑩，土阶三等⑪，犹以为为之者劳，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为之亦劳。其干生于太山之阿⑫，一日三睹阴，三睹阳，傅以燕牛之角，缠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鱼之胶⑬。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选也⑭，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杀妾之夫，不亦谬乎？妾闻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⑮，右手发之，左手不知⑯，此盖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赐金三镒。君子谓弓工妻可与处难。《诗》曰：“敦弓既坚”⑰，“舍矢既钧”⑱。言射有法也。

颂曰：晋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将加以刑。妻往说公，陈其干材。列其劳苦，公遂释之。

## 〔注释〕

①弓工：制作弓的工匠。 ②繁人：官名。 ③平公：即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名彪。在位26年（前557——前532年）。 ④札：铠甲上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叶片。 ⑤公刘：古代周族领袖。传为弃曾孙。 ⑥葭（jiā加）苇：芦苇。 ⑦恻（cè测）然：忧伤悲痛的样子。 ⑧楚庄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绝纓，与饮大乐：事见《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复恩》。上文秦穆公事见《吕氏春秋·爱士》、《韩诗外传》卷十、《淮南子·汜论》、《史记·秦本纪》、《说苑·复恩》等。援，拉，拽。绝，断。纓，系帽子的绳子。 ⑨茅茨（cí词）：茅草屋顶。剪：是指剪齐茅尾。 ⑩采：木名。即栎木。椽：椽子，放在檩上架着屋顶的木条。斫（zhuó浊）：砍削。 ⑪土阶：土筑台阶。三等：三层。王照圆曰：“三等，言卑也。” ⑫太山：即泰山。太，通“泰”。阿（ē）：山的转弯处。 ⑬傅以燕牛之角，缠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鱼之胶：傅，附上。燕牛，燕国出产的牛。荆麋，楚国出产的麋鹿。河，原作“阿”，据梁端本改。《太平御览·兵部七十八》引蔡毋遂注云：“燕角善，楚筋细，河胶粘。” ⑭妙选：中选的上等好料。 ⑮附枝：王照圆曰：“附枝，不敢纵也。” ⑯左手不知：王照圆曰：“左手不知，腕不动也。” ⑰敦弓既坚：见《诗经·大雅·行苇》。敦弓，画弓，即用五彩画装饰的弓，此泛指精美的弓。 ⑱舍矢既均：见《诗经·大雅·行苇》。舍矢，发箭，射出箭。均，射中。

## 〔今译〕

晋弓工妻，是晋国繁人的女儿。晋平公在位，曾派她丈夫制作弓，过了三年才制成，平公拉弓射箭，竟连一层铠甲也没穿透。平公很生气，打算杀掉制作弓的人。

弓工的妻子请求进见平公，说：“我是繁人的女儿，弓工

的妻子，希望能拜见国君。”平公召见了她。她问平公：“国君听说过公刘的事迹吗？羊牛踩倒了芦苇，他都满面忧愁，为百姓感到痛心。恩德施及草木，怎么会杀害无辜的人呢？有人盗窃并宰杀秦穆公的骏马，被穆公发现，穆公却送给那人酒喝。楚庄王的一个大臣拽庄王夫人的衣服，这个大.臣的帽带被夫人弄断，庄王反倒和这个大臣一起饮酒娱乐。这三位君主仁德显扬天下，最后都得到报答，名声流传至今。从前帝尧居处简朴，茅草搭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作的椽子也不砍削，土筑的台阶仅有三层，但他还是认为修筑房子的人已经很疲劳了，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也是感到安逸的。眼下我丈夫为制造这张弓，已经付出巨大的劳动。弓的干长在泰山的转弯处，一天三次观察其阴阳，然后再附上燕地牛的角，缠上楚地麋鹿的筋，糊上河鱼的胶。这四样都是中选的上等材料，然而国君不能用它射穿一层铠甲，这是国君不会射箭，现在反而要杀掉我丈夫，不也太荒谬了吗？我听说过射箭的方法，左手象顶住外物，右手象攀住树枝，右手发箭，左手腕子不动，这大概就是射箭的方法。”平公按她所说射了一箭，穿透了七层铠甲，于是就释放了她丈夫，并赐以黄金三镒。

君子称赞弓工妻能够和丈夫一起渡过难关。《诗经》里说：“雕弓拉起真坚牢”，“发出众箭都射中”。这是说懂得射箭的方法。

颂说：晋平公让人作弓，三年之后才作好。因射不成他大怒，弓工眼看命难保。弓工妻子见平公，陈述弓的材料妙。列举丈夫的劳苦，平公将弓工放掉。

#### 四、齐伤槐女

齐伤槐女者，伤槐衍之女也①。名婧。景公有所爱槐②，使人守之，植木悬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槐者死。”于是衍醉而伤槐，景公闻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惧，乃造于相晏子之门③，曰：“贱妾不胜其欲，愿得备陈于下。”晏子闻之，笑曰：“婴其有淫色乎？何为老而见奔？殆有说④。内之至哉⑤！”既入门，晏子望见之曰：“怪哉！有深忧。”进而问焉。对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为公民，见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五谷不滋之故，祷祠于名山神水，不胜曲蘖之味⑥，先犯君令，醉至于此，罪故当死。妾闻明君之莅国也⑦，不损禄而加刑，又不以私害公法⑧，不为六畜伤民人，不为野草伤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时⑨，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⑩，曰：‘当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⑪：‘吾所以请雨者，乃为吾民也。今必当以人祀，寡人请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顺天慈民也⑫。今吾君树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杀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伤执政之法而害明君之义也。邻国闻之，皆谓君爱树而贱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⑬。明日朝，谓景公曰：“婴闻之，穷民财力谓之暴，崇玩好，威严令谓之逆，刑杀不正谓之贼⑭。夫三者，守国之大殃也。今君穷民财力，以美饮食之具，繁钟鼓之乐，极宫室之观⑮，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严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刑杀不正，贼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时命罢守槐之役，拔植悬之木，废伤槐之法，出

犯槐之囚。君子曰：伤槐女能以辞免。《诗》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sup>⑩</sup>此之谓也。

颂曰：景公爱槐，民醉折伤。景公将杀，其女悼惶<sup>⑰</sup>。奔告晏子，称说先王。晏子为言，遂免父殃。

### 〔注释〕

①衍：人名。 ②景公：即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名杵臼。在位58年（前547——前490年） ③造：去，到。晏子：即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历仕灵、庄、景公，被景公任用为相，以贤著称。 ④殆：恐怕。 ⑤内（nà那）：同“纳”，接纳，放进来。 ⑥不胜曲蘖（niè聂）之味：喝多了酒。曲蘖，指酒。 ⑦莅国：即君位，统治国家。 ⑧恚（huì会）：愤怒，怨恨。 ⑨宋景公之时：宋景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头曼。在位64年（前516——前453年）。宋景公略晚于齐景公，此处又称其谥号，疑有误。 ⑩太卜：官名。主管卜筮的最高长官。 ⑪稽（qǐ起）首：古时的一种礼节。跪下，拱手至地，头亦至地。 ⑫天：原作“夫”，据黄鲁曾本改。慈：爱。 ⑬惕然：恐惧的样子。 ⑭贼：残害。 ⑮观（guàn贯）：楼台。 ⑯是究是图，亶其然乎：见《诗经·小雅·常棣》。究，深思。图，谋划。亶（dǎn胆），确实。 ⑰悼惶：害怕。

### 〔今译〕

齐伤槐女，是一个伤害槐树，名叫衍的人的女儿。她名叫婧。齐景公喜欢上一棵槐树，就派人守护它，还栽植木桩，上面悬挂命令说：“触着槐树的判刑，伤害槐树的处死。”这个时候，衍喝醉了酒，伤害了槐树，景公得知后说：“这是最早违犯我命令的人。”他让官吏拘捕起衍，听

候判决。

婧很为父亲的性命担忧，便跑到齐相晏子家门口，说：

“贱妾我欲望太大，希望能拜见晏相，陈述我的想法。”晏子听说，笑了笑：“晏婴我难道有邪淫的表情吗？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遇上来私奔的人？她大概有话要讲。放她进来！”婧进了门，晏子一看，说：“怪呀！她好象忧虑重重。”于是就开始问她话。

婧答复说：“我父亲名叫衍，有幸住在城郭内，成为国君的臣民，他见最近阴阳不谐调，风雨不及时，五谷不滋长，就向名山神水祈祷，加以祭祀，喝多了酒，第一个违反了国君的命令，醉成这个样子，犯了这样的罪，一定会被处死。我听说明智的君主统治国家，不减少俸禄，不增加刑罚，也不因为私怨损害国法，不因为六畜伤害百姓，不因为野草伤害禾苗。过去宋景公在位，天大旱，三年都没下雨，景公叫来太卜，让他占卜，卜辞说：‘应当用人来祭天。’景公就走下殿堂，面朝北稽首说：‘我请求下雨，是为了我的百姓。如果现在非用人祭祀不可，那我请求用我自己。’话没说完，大雨就从天而降，遍及周围千里。所以这样，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景公能够顺应天意，爱护百姓。现在我国国君种上槐树，下令说触着它的要处死，为了它，准备杀掉我父亲，使我成为孤儿。我担心这会损害执政制定的法律，破坏明君应有的德义。邻国知道这件事，都说国君爱护树木，贱视人民，行吗？”

听了婧的一席话，晏子心中一惊，醒悟过来。第二天一上朝，他便对景公说：“我听说，穷尽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称为凶暴；崇尚喜好的玩物，发布威严的命令称为违逆；刑罚

不正，随便杀人称为残贼。这三者对执掌国政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祸患。眼下国君穷尽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用来美化饮食器具，增置钟鼓乐曲，加高宫室楼台，这是最严重的施行凶暴的举动；崇尚喜好的玩物，发布威严的命令，这是最明显的违逆民意的行为；触着槐树的判刑，伤害槐树的处死，刑罚不正，随便杀人，这是最狠毒的残害百姓的举动。”景公说：

“我恭听指教。”晏子出来后，景公马上命令取消守护槐树的劳役，拔掉悬挂命令的木桩，废除有关槐树的法令，放出触伤槐树的囚犯。

君子说：伤槐女能够用言辞使父亲免罪。《诗经》里说：“认真考虑细思量，道理确实是这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景公喜欢槐树，一百姓醉酒触犯。景公想要杀掉他，女儿婧惶恐不安。奔走进说齐晏相，称说先王品行善。晏子劝谏齐景公，其父灾祸终避免。

## 五、楚野辩女

楚野辩女者<sup>①</sup>，昭氏之妻也。郑简公使大夫聘于荆<sup>②</sup>，至于狭路，有一妇人乘车与大夫毂击而折大夫车轴<sup>③</sup>。大夫怒，将执而鞭之。妇人曰：“君子不迁怒，不贰过<sup>④</sup>。今于狭路之中，妾已极矣<sup>⑤</sup>，而子大夫之仆不肯少引<sup>⑥</sup>，是以败子大夫之车，而反执妾，岂不迁怒哉？既不怒仆，而反怨妾，岂不贰过哉？《周书》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sup>⑦</sup>今子列大夫而不为之表，而迁怒贰过，释仆执妾，轻其微弱，岂可谓不侮鰥寡乎？吾鞭则鞭耳，惜子大夫之丧善也。”大夫惭而无以应。遂释之而问之。对曰：“妾，楚野之鄙人

也⑧。”大夫曰：“盍从我于郑乎⑨？”对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内矣⑩。”遂去。君子曰：辩女能以辞免⑪。《诗》云：“惟号斯言，有伦有脊。”⑫此之谓也。

颂曰：辩女独乘，遇郑使者。郑使折轴，执女忿怒。女陈其冤，亦有其序。郑使惭去，不敢谈话。

### 〔注释〕

①野：郊外，乡野。辩女：能言善辩的女子。②郑简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姬姓，名嘉。在位36年（前565—前530年）。聘：聘问，诸侯间或诸侯与天子间派使节问候。③毂（gǔ古）：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同车辐的一端相连，中间有圆孔用来插轴。④贰：重复。⑤极：到尽头，指紧靠路边。王筠曰：“‘极’者，谓车轴迫附于崖岸也。”⑥子大夫：犹大夫您。仆：驾车之人，车夫。少引：稍微避开。⑦毋侮鰥寡而畏高明：见《尚书·周书·洪范》。今本作“无虐茕独而畏高明”。本传所引与《史记·宋世家》所引相同，定为古本无疑。鰥（guān关），鰥夫，老而无妻或死了妻子的人。寡，寡妇。王照圆曰：“此‘鰥寡’亦但微弱之称耳。既云有夫，即非鰥寡明矣。”高明，指富贵之人。⑧鄙人：俗浅之人。⑨盍（hé何）：何不，为什么不。⑩狂夫：妇女对自己丈夫的谦称，相当于“拙夫”。在内：在家里。⑪辩：原本作“辨”。二字虽通，但与传名不统一。今据黄鲁曾本改。下文“辩女独乘”之“辩”字亦同。⑫惟号斯言，有伦有脊：见《诗经·小雅·正月》。伦、脊，道理。

### 〔今译〕

楚野辩女，是昭氏的妻子。郑简公派大夫到楚国聘问，来到一条狭窄的路上，有个妇女坐着车与大夫遇在一起，两

辆车的车毂发生碰撞，大夫车子的车轴被折断。大夫很生气，想抓住她鞭打。

那妇女说：“君子不拿别人出气，不重犯错误。刚才狭路之上，我的车子已被逼到路边，而大夫您的车夫却不肯让车子稍微避开点，这才碰坏了您的车子，您反要抓我，难道不是拿别人出气吗？您不去责备自己的车夫，反来怨恨我，难道不是重犯错误吗？《周书》里说：‘不要欺侮鳏寡无依的人而害怕富贵有势的人。’您身为大夫，没能起到表率作用，却拿别人出气，重犯错误，放过车夫来抓我，瞧不起微弱的人，难道能说是不欺鳏寡吗？我挨几下鞭子倒无所谓，只可惜大夫您丧失了善良的思想言行。”大夫羞惭不已，无话可答，就放过她，还询问她的情况。妇女回答说：“我生活在楚国乡野，是个俗浅的人。”大夫问她：“为什么不能跟我到郑国去呢？”妇女答道：“已经有拙夫昭氏在家里了。”说完就离开了。

君子说：辩女能够以巧妙的言辞来避免吃亏。《诗经》里说：“大声讲出话一番，其中道理很明显。”

颂说：辩女独自乘车出，遇出使的郑大夫。大夫车轴被碰断，要抓辩女想发怒。辩女陈述其冤屈，很有条理令人服。大夫羞惭忙离去，不敢再把言语出。

## 六、阿谷处女

阿谷处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sup>①</sup>。孔子南游，过阿谷之隧，见处子佩璜而浣<sup>②</sup>。孔子谓子贡曰：“彼浣者，其可与言乎？”抽觞以授子贡，曰<sup>③</sup>：“为之辞，以观其志。”子贡曰：“我，北鄙之人也<sup>④</sup>，自北徂南<sup>⑤</sup>，将欲之楚。逢天

之暑，我思潭潭⑥，愿乞一饮以伏我心。”处子曰：“阿谷之隧，隐曲之地⑦，其水一清一浊，流入于海。欲饮则饮，何问乎婢子？”授子贡觴⑧，迎流而挹之⑨，投而弃之，从流而挹之，满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礼不亲授。”子贡还报其辞。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⑩：“为之辞。”子贡往曰：“向者闻子之言，穆如清风⑪，不拂不寤⑫，私复我心。有琴无轸，愿借子调其音。”处子曰：“我，鄙野之人也⑬，陋固无心，五音不知⑭，安能调琴？”子贡以报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过贤则宾⑮。”抽絺绌五两以授子贡⑯，曰：“为之辞。”子贡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将欲之楚。有絺绌五两，非敢以当子之身也，愿注之水旁。”处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资财，弃于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⑰，窃有狂夫名之者矣⑱。”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妇人达于人情而知礼。”《诗》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⑲此之谓也。

颂曰：孔子出游，阿谷之南。异其处子，欲观其风。子贡三反，女辞辨深。子曰达情，知礼不淫。

### 〔注释〕

- ①浣(huàn)：洗涤。 ②处子：处女，年轻女子。璜：半璧形的玉。原作“璜”，据梁端本改。 ③觴(shāng)：酒具。 ④北鄙：北边乡野。 ⑤徂(cú)：往。 ⑥潭潭：王照圆注引郝懿行曰：“潭潭，《韩诗外传》作‘潭潭’，盖皆‘焯焯’之借音耳。《说文》云：‘焯，火热也。’疑作‘焯’为是。”焯，

读qián潜，又读xún旬。 ⑦隐曲：清幽僻静。 ⑧授：王照圆曰：“‘授’当作‘受’，字之误也。”《韩诗外传》卷一即作“受”。

⑨挹(yì意)：舀，盛出。 ⑩軫(zhěn诊)：转动琴弦的轴。

⑪穆：和畅。 ⑫拂：违背。寤：同“忤”，抵触。 ⑬鄙野：乡野。 ⑭五音：古乐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 ⑮过：孙诒让曰：“过，当作‘遇’，形近而误”。宾：礼敬。 ⑯絺(chī吃)绤(xì细)：葛布。五两：即五匹。 ⑰早命：即早点结婚。命，婚姻之命。 ⑱名：指男女双方已互相知道名字，成为未婚夫妻。 ⑲“南有乔木”四句：见《诗经·周南·汉广》。乔木，高大的树木，上竦，少枝叶。休，指在树下休息。息，梁端曰：“息，当作‘思’”。“此作‘息’者，后人以误本《毛诗》改之也”。思，语助词。汉，汉水，今名汉江。游，原作“辨”，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阿谷处女，是阿谷山道旁的一个洗衣女子。孔子师徒到南方游历，途经阿谷山道，看见一个佩带半璧美玉的年轻女子正在洗衣服。孔子问子贡：“你看那个洗衣女子，可以跟她说说话吗？”接着掏出酒杯，交给子贡，说：“去说说话，了解一下她的志向。”子贡走过去，说：“我住在北边乡野，从北往南，要到楚国去。赶上暑天，心里也燥热，希望能要杯水喝，静一静。”女子说：“阿谷山道是个幽深偏僻的地方，它这里的水流一条清，一条浊，最后汇入海中。想喝就喝呗，干吗要问我呢？”她拿过子贡的酒杯，逆着水流灌满，又倒出去，然后顺着流向舀上水，水很满，溢出杯子。她跪着将杯子放在沙子上，说：“按礼的规定，我不能亲手交给您。”子贡回来，把她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说：“哦，

我知道了。”

孔子抽出琴，拿掉上面的转轴后，交给子贡说：“去说说话。”子贡走过去，说：“刚才听您所言，如清风一样和畅，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我这里有一把琴，少了转动弦线的轴，希望您能给调调。”女子说：“我是一个乡野女子，见识短浅，十分鄙陋，不懂得五音乐理，怎么能调琴呢？”子贡回来，把她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说：“哦，我知道了。若遇上贤人，她就会表示礼敬。”

孔子又拿出五两葛布，交给子贡，说：“再去说说话。”子贡走过去，说：“我住在北边乡野，从北往南，要到楚国去。这里有五两葛布，我不敢说它能和您的价值相等，只是希望把它丢到水边上。”女子说：“过路客人，总要忧叹许久。您却拿出一些东西，随便丢在乡野中。我年龄很小，怎么敢接受您的东西？您没早点成婚，而我已经与拙夫互知名字了。”子贡回来，又把她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说：“哦，我知道了。这个妇女通达人情，懂得礼仪。”

《诗经》里说：“南方乔木高又大，不能休息在树下。汉水岸边出游女，想要追求却无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孔子游历到楚国，途中师徒过阿谷。认为处女与人异，很想观察其风度。子贡三次来转告，处女辨析颇深入。孔子说她通人情，懂得礼仪不淫浮。

## 七、赵津女娟

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sup>①</sup>，赵简子之夫人也<sup>②</sup>。初，简子南击楚，与津吏期。简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简子欲杀之。娟惧，持楫而走<sup>③</sup>。简子曰：“女子走何为？”对

曰：“津吏息女④。妾父闻主君来渡，不测之水⑤，恐风波之起，水神动骇，故祷祠九江三淮之神⑥，供具备礼，御鼈受福⑦，不胜巫祝杯酌余沥⑧，醉至于此。君欲杀之，妾愿以鄙躯易父之死。”简子曰：“非女之罪也。”媼曰：“主君欲因其罪而杀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杀之，是杀不辜也。愿醒而杀之，使知其罪。”简子曰：“善！”遂释不诛。简子将渡，用楫者少一人，媼攘卷掺楫而请曰⑨：“妾愿备员持楫⑩。”简子曰：“不谷将行⑪，选士大夫斋戒沐浴，义不与妇人同舟而渡也。”媼对曰：“妾闻昔者汤伐夏，左骖牝骊⑫，右骖牝靡⑬，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骖牝骐⑭，右骖牝骥⑮，而遂克纣，至于华山之阳。主君不欲渡则已，与妾同舟，又何伤乎？”简子悦，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⑯，其辞曰：“升彼阿兮面观清⑰，水扬波兮杳冥冥⑱。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⑲，妾持楫兮操其维⑳。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擢兮行勿疑㉑。”简子大悦，曰：“昔者不谷梦娶妻，岂此女乎？”将使人祝衮以为夫人㉒。媼乃再拜而辞曰：“夫妇人之礼，非媒不嫁。严亲在内㉓，不敢闻命！”遂辞而去。简子归，乃纳币于父母㉔，而立以为夫人。君子曰：女媼通达而有辞。《诗》云：“来游来歌，以矢其音。”㉕此之谓也。

颂曰：赵简渡河，津吏醉荒。将欲加诛，女媼恐惶。操楫进说，父得不丧。维久难蔽，终遂发扬。

### 〔注释〕

①赵：赵地，指春秋时晋国赵氏封地。河津吏：负责管理河上渡

口的官吏。 ②赵简子：即赵鞅、赵孟。又名志父。春秋时晋国的卿。晋定公中后期为执政，扩大封地，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

③楫(jí辑)：船桨。 ④息女：亲生女儿。 ⑤主君：对国君或卿大夫的称呼。此指赵简子。 ⑥九江：指长江水系的九条河。说法不一。刘歆以流入彭蠡泽(鄱阳湖)的湖汉九水为九江(见《尚书·虞夏书·禹贡》释文引)。三淮：不详何处。王照圆曰：“赵之河津去江、淮远矣，祷祠及之，盖望祭欤？” ⑦御(yù)：迎接。釐(xī希)：通“禧”，福。 ⑧巫祝：专门从事鬼神迷信活动的人。巫，原作“玉”，据梁端本改。酌(zhuó浊)：代指酒。余沥：残滴。 ⑨攘卷：卷起袖子。搯(shǎn闪)：持，拿着。 ⑩员：原作“父”。据梁端本改。 ⑪不谷：即不善。诸侯的谦称。谷，借为“穀”。赵简子虽未列诸侯，但在其封地有绝对权力，形同诸侯。 ⑫骖(cān餐)：车前辕马两侧的马。牝(pìn聘)：雌性鸟兽，与“牡”相对。原脱，据黄鲁曾本补。骊(lí离)：黑色的马。 ⑬靡：顾广圻曰：“疑‘靡’即‘麋’字，通用。”麋，麋鹿。 ⑭骐(qí其)：青黑色的马。 ⑮骖(huáng黄)：同“骀”，黄白色的马。 ⑯《河激》之歌：疑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一首船歌。它原来的内容，是反映“河水激扬，济之不易”(《太平御览·舟部四》引蔡毋邃注)。这里，娟采用了它的形式，重新填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⑰升：登上。阿：王照圆曰：“‘阿’盖‘舸’字之误耳。” ⑱杳(yǎo咬)：深远。冥冥：昏暗。 ⑲渚：河流。 ⑳维：系船的大绳子。 ㉑擢：王照圆曰：“擢，当作‘櫂’，谓楫也。”櫂(zhào照)，同“棹”。 ㉒祝祓(fú浮)：向神祷告，祈福消灾。 ㉓严亲：尊亲，指父母。 ㉔纳币：古代婚礼“六礼”之一，也称“纳徵”。双方订婚以后，男家向女家送聘礼。币，指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 ㉕来游来歌，以矢其音：见《诗经·大雅·卷阿》。矢其音，发出其歌声。矢，陈。

## 〔今译〕

赵津女娟，是赵地河上渡口官吏的女儿，赵简子的夫人。起初，赵简子率军南行，要攻打楚国，和渡口官吏约好了过河时间。但是等赵简子来到渡口，渡口官吏却喝醉了酒，躺倒了，无法送他们过河，简子于是想杀掉渡口官吏。

渡口官吏的女儿名叫娟，见父亲将要被杀，惊恐万分，拿起船桨就往外跑。简子问：“那个女子为什么要跑？”娟回答：“我是渡口官吏的女儿。我父亲听说主君您要过河，因为不了解水情，担心出现风浪，惊动水神，就向九江三淮的神灵祈祷，加以祭祀，献上供品，行了礼仪，迎请福佑，喝了点巫祝杯里的剩酒，以致醉成这个样子。如果您要杀的话，那就请杀我吧，我希望能用我的身体来换取父亲的生命。”简子说：“这不是你的罪过。”娟说：“主君您是因为他有了罪过才杀他，我担心他现在不知道疼痛，心里也不明白自己的罪过。假如他不明白自己的罪过，杀掉他实际就是杀害无辜。希望能等他醒了再杀他，好让他明白自己的罪过。”简子说：“讲得好！”于是就放了渡口官吏，不再杀他。

赵简子准备乘船渡河，但船上少一个划桨的人。娟卷起袖子，操起船桨，主动要求说：“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划桨。”简子说：“临行前，我挑选士大夫斋戒沐浴，提出按义办事，过河时不与妇女同在一条船上。”娟说：“我听说从前商汤攻打夏朝，驾车的马，左边是雌黑马，右边是雌野麋，最后却驱逐了桀王；周武王讨伐商朝，驾车的马，左边是雌青黑马，右边是雌黄白马，最后却战胜了纣王，势力发展到

华山以南。主君您不想过河便罢了，同我在一条船上，对您又有什么损害呢？”简子一听，很高兴，就和娟一块上了渡船。

船到河中间，娟给简子唱起了《河激》歌，歌中唱道：“登上渡船啊眼前清静，水起波浪啊昏暗不明。祈求福佑啊父醉不醒，将被杀掉啊我心惊恐。刑罚免除啊水也显清，我操船桨啊拉起大绳。蛟龙相助啊主归得胜，喊着轮桨啊莫疑前行。”简子非常高兴，心里说：“以前我梦见娶了妻子，难道就是这个女子吗？”他准备让人向神灵祈祷，求福除灾，立娟为夫人。娟知道后，两次下拜，推辞说：“按照妇女应行的礼仪，没有媒人是不能出嫁的。再说父母都在家里，我不敢听从您的命令！”于是辞别简子走了。简子率军回来以后，就向娟的父母行了纳币之礼，立娟为夫人。

君子说：渡口官吏的女儿娟通情达理，娴于辞辩。《诗经》里说：“来此游赏来唱歌，美妙声音得传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赵简率军要渡河，津吏酒醉地下躺。简子打算杀掉他，女儿名娟很惊慌。操桨进说赵简子，因而父亲身未亡。此女贤才难埋没，最后终于得发扬。

## 八、赵佛盼母

赵佛盼母者<sup>①</sup>，赵之中牟宰佛盼之母也。佛盼以中牟叛。赵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盼之母将论<sup>②</sup>，自言曰：“我不当死。”士长问其故<sup>③</sup>，母曰：“为我通于主君。乃言不通<sup>④</sup>，则老妇死而已。”士长为之言于襄子<sup>⑤</sup>。襄子出问其故<sup>⑥</sup>，母曰：“不得见主君则不言。”于是襄子见而问

之曰：“不当死，何也？”母曰：“妾之当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⑦。”母曰：“子反，母何为当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为不当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杀妾为有说也⑧，乃以母无教邪？妾之职尽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闻子少而慢者⑨，母之罪也；长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长又能使，妾何负哉？妾闻之，子少则为子，长则为友，夫死从子。妾能为君长子⑩，君自择以为臣，妾之子与在论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无罪也。”襄子曰：“善！夫佛盼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释之。君子曰：佛盼之母一言而发襄子之意，使行不迁怒之德，以免其身。《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写兮。”⑪此之谓也。

颂曰：佛盼既叛，其母任理⑫。将就于论，自言襄子。陈列母职，子长在君。襄子说之⑬，遂释不论。

### 〔注释〕

①佛盼（xī希）：盼，同“胖”。春秋末晋国卿赵简子的家臣。中牟邑宰。中牟在今河北邯郸与邢台之间。邑宰，相当于县长。一说佛盼为晋大夫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占据中牟，抵御赵简子的进攻。②论：判罪。③士长：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④乃：如果。⑤襄子：即赵襄子。春秋末晋国大夫。名无恤，一作“毋邲”。赵简子之子。曾与韩、魏合谋，灭掉智伯，进一步发展了赵氏的势力。⑥出：顾广圻曰：“‘出’当作‘使’。”⑦而：你的。⑧有说：有道理。⑨慢：怠慢，懈怠。⑩长子：使儿子长大。⑪既见君子，我心写兮：见《诗经·小雅·蓼萧》。写，愉，喜悦。⑫任理：在理，有理。⑬说（yuè悦）：通“悦”，高兴。

## 〔今译〕

赵佛盼母，是赵氏中牟邑宰佛盼的母亲。佛盼占据中牟，反叛赵氏。按照赵氏的法律，占据城邑反叛的，本人要处死，家人也要拘捕起来。临近判罪，佛盼的母亲愤愤不平地说：“我不应该死。”士长问她为什么，她提出：“请让我和主君谈谈，如果不成，老妇我也就去死算了。”士长把这事奏报给赵襄子。襄子又派人出去，问她为什么，但她坚持说：“见不到主君，我就不谈。”

于是，赵襄子召见了佛盼的母亲，问她：“你说你不应该死，为什么呢？”佛盼母却反问：“我又为什么应该死呢？”襄子回答：“因为你儿子反叛。”佛盼母又问：“儿子反叛，为什么母亲应该去死？”襄子答道：“做母亲的没能教育好儿子，因而使他走到反叛这一步。母亲为什么不应该去死？”佛盼母说：“唉！我以为主君杀我会有些道理，现在看来，不就是说我做母亲的没搞好教育吗？其实，我的职责早已尽到了，这事的责任完全在于主君！我听说孩子小时候懈怠，是母亲的罪过；长大后不会做事，是父亲的罪过。我儿子小时候不懈怠，长大后也能做事，我还负什么责任呢？我听说，儿子小时候是儿子，长大了就要当朋友看待，丈夫去世，就要听儿子的。我能为主君把儿子养大，主君自己愿意选择他作臣下，他沦为罪人，也只是主君的臣下，不是我的儿子，主君有凶暴的臣下，我没有凶暴的儿子。所以说我没有罪过。”襄子听了，说：“讲得好！佛盼的反叛，确是我的罪过。”接着就释放了佛盼的母亲。

君子说：佛盼母的一席话打动了襄子，使他施行美德，

不拿别人出气，佛盼母自己也得以幸免于难。《诗经》里说：“已经见到那君子，心情激动很高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佛盼反叛据中牟，母亲言行很在理。判罪之时将临近，进说襄子不畏惧，为母之责全讲明，指出儿错由君起。襄子对此很高兴，将她释放罪不及。

## 九、齐威虞姬

虞姬者，名媼之，齐威王之姬也①。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专权擅势②，嫉贤妒能，即墨大夫贤而日毁之③，阿大夫不肖反日誉之④。虞姬谓王曰：

“破胡，谗谀之臣也，不可不退。齐有北郭先生者，贤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闻之，乃恶虞姬⑤，曰：“其幼弱在于闾巷之时⑥，尝与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闭虞姬于九层之台，而使有司即穷验问⑦。破胡赂执事者，使竟其罪⑧。执事者诬其辞而上之。王视其辞，不合于意，乃召虞姬而自问焉。虞姬对曰：“妾媼之幸得蒙先人之遗体⑨，生于天壤之间，去蓬庐之下⑩，侍明王之宴，泥附王著⑪，荐床蔽席⑫，供执扫除，掌奉汤沐⑬，至今十余年矣。惓惓之心⑭，冀幸补一言，而为邪臣所挤，湮于百重之下⑮。不意大王乃复见而与之语。妾闻玉石坠泥不为污，柳下覆寒女不为乱⑯，积之于素雅⑰，故不见疑也。经瓜田不蹶履⑱，过李园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难中，有司受赂，听用邪人，卒见覆冒⑲，不能自明。妾闻寡妇哭城，城为之崩⑳；亡士叹市，市为之罢㉑。诚信发内，感动城市。妾之冤明于白日，虽独号于九层之内，而众人莫为毫厘㉒。此妾之罪二

也。既有污名，而加此二罪，义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为莫白妾之污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sup>②</sup>，申生被患<sup>③</sup>，孝顺至明，反以为残。妾既当死，不复重陈，然愿戒大王，群臣为邪，破胡最甚，王不执政，国殆危矣<sup>④</sup>。”于是王大寤，出虞姬，显之于朝市，封即墨大夫以万户，烹阿大夫与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齐国震惧。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饰非，务尽其职，齐国大治。君子谓虞姬好善。《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sup>⑤</sup>此之谓也。

颂曰：齐威情政，不治九年。虞姬讥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觉寐，卒距强秦<sup>⑥</sup>。

### 〔注释〕

- ①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田氏，名因齐，一作“婴齐”。在位371年（前356—前320年）。 ②佞（nìng泞）：巧言谄媚。 ③即墨大夫：即墨邑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墨，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毁：诽谤。 ④阿（ē）：齐邑，在今山东阳谷东南。不肖：不贤。 ⑤恶（wù务）：厌恶，憎恨。 ⑥幼弱：幼年。闾巷：里巷，也泛指民间。 ⑦有司：主管某部门的官吏。穷：穷究。 ⑧竟：确定。 ⑨幸得蒙先人之遗体：即有幸为父母所生。古人把自己的身体称为父母的遗体。 ⑩蓬庐：草屋。蓬，蓬蒿。庐，简陋的房屋。 ⑪泥附王著：泥，同“昵”，亲近。著，同“宁”，君主接受群臣朝见的地方，即殿上屏风与门之间的地方。孙诒让曰：“泥附王著，言在王宫为嫔御，昵近王之宁位也。” ⑫荐：铺垫。蔽：遮盖。 ⑬汤沐：沐浴。汤，热水，用来洗身。沐，洗头发。 ⑭倦（quán拳）倦：同“拳拳”。诚恳深切。 ⑮湮（yān淹）：埋没。 ⑯柳下覆寒女不为乱：柳下，指柳下惠。事见《荀子·大略》。 ⑰素雅：平常。 ⑱经瓜田不蹶（niè聂）履：经

过瓜田时不弯腰穿鞋。蹶，踩上。古人常以瓜田和李园比喻容易招惹嫌疑的地方。 ①9覆冒：诬陷。 ②0寡妇哭城，城为之崩：指齐杞梁妻事。见卷四之《齐杞梁妻》。 ②1亡士叹市，市为之罢：王照圆曰：“《左传》：鲁文公之夫人姜氏哭而过市，市人皆哭。疑此事也。但‘亡士’二字未知何字之误。”又引郝懿行曰：“亡士叹市，疑用伍子胥吹箫吴市事。见《春秋后语》。‘亡士’二字非误也。” ②2众人莫为毫厘：王照圆曰：“言众人莫为伸理也。毫厘，喻微小也。” ②3伯奇放野：伯奇，西周大臣尹吉甫之子，以孝著称。尹吉甫听信后妻谗言，将他放逐到乡野。 ②4申生被患：见卷七之《晋献骊姬》。被，遭受。 ②5殆：恐怕。 ②6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见《诗经·小雅·出车》。降，下，指心绪安定下来。 ②7距：通“拒。”抗拒，抵御。原作“矩”，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齐威虞姬，名叫娟之，是齐威王的王姬。齐威王即位后，最初九年，不问国政，一些大事都交给大臣去处理。有一个能说会道，喜欢谄媚的大臣，名叫周破胡，他专权擅势，嫉贤妒能。即墨大夫是位贤才，却经常受到他的诽谤，阿大夫无贤无能，却又常常得到他的称赞。虞姬对威王说：“周破胡是个进谗和阿谀的大臣，不能不将他贬退。齐国有一位北郭先生，非常贤明，也多才艺，可以把他请来，安排在大王左右。”周破胡知道这事，十分怨恨虞姬，造谣说：“她小时候住在里巷里，曾经和北郭先生私通。”于是威王对虞姬起了疑心，把她锁闭在九层高的楼台上，派官吏检查盘问，准备彻底弄清真相。周破胡又贿赂办事人员，企图给虞姬定罪。办事人员捏造了供词，呈给威王。

威王看了供词，感到不大满意，就召见虞姬，亲自进行

审讯。虞姬对威王说：“媼之我有幸为父母所生，活在世上，又离开草屋来侍奉贤明的大王，居处于大王左右，收拾床铺，清扫内室，负责沐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我怀着恳切的心情，希望能有幸进上一言，结果却遭到邪臣的排挤，被深深地埋没起来。想不到大王又能再次和我见面交谈。我听说玉石掉在泥里却没人认为它污秽，柳下惠遮盖受寒的女子却没人认为他淫乱，印象是平常逐渐形成的，所以不会被怀疑。路经瓜田时不弯腰穿鞋，通过李园时不抬手整帽，我没有如此避嫌，这是我第一个罪过。陷入困境以后，官吏又接受贿赂，听从邪人指使，最后我受到诬陷，还无法出来讲清楚。我听说寡妇哭城，城墙因此崩塌；亡士叹市，市场因此罢开。他们的诚实忠信，发自内心，连城墙和市场都受到感动。我的冤屈比白日还要明，然而尽管我在九层楼台中大声哭喊，众人却丝毫没有帮我申辩。这是我第二个罪过。带着污秽的名声，又加上这两个罪过，按义的要求本来是不能再活着的，我所以活着，是因为还没有消除污秽的名声，证明我的纯洁。况且自古就有这样的事情，如伯奇放逐荒野，申生遭难自杀。他们孝行非常显著，反而被视为凶残之人。我既然应该死，就不该再次陈述意见，但我还是希望能提醒大王，大臣们用心奸邪，其中周破胡最为险恶，大王若再不亲自掌政，齐国恐怕就要出现危机了。”于是威王醒悟过来，就放出虞姬，让她出入于朝廷和街市，并封赏给即墨大夫万户食邑，烹杀阿大夫和周破胡，随后率军收复原被诸侯侵占的土地，齐国上下都感到震惧。人们见阿大夫被烹杀，也不再敢掩饰错误，都力争尽职尽责，终使齐国得到大治。

君子赞扬虞姬喜欢为善。《诗经》里说：“已经见到那

君子，于是我心安定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威王为政懈怠，齐国不治有九载。虞姬揭露周破胡，自己反而遭迫害。虞姬陈述以往事，上指皇天表清白。威王终于心醒悟，抵御强秦兵未败。

## 十、齐钟离春

钟离春者①，齐无盐邑之女②，宣王之正后也③。其为人极丑无双，白头深目④，长指大节⑤，印鼻结喉⑥，肥项少发，折腰出胸⑦，皮肤若漆，行年四十⑧，无所容入，炫嫁不售⑨，流弃莫执。于是乃拂拭短褐⑩，自诣宣王⑪，谓谒者曰⑫：“妾，齐之不售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备后宫之扫除⑬。顿首司马门外⑭，唯王幸许之⑮。”谒者以闻⑯。宣王方置酒于渐台，左右闻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颜女子也⑰，岂不异哉？”于是宣王乃召见之，谓曰：“昔者先王为寡人娶妃匹⑱，皆已备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乡里布衣⑲，而千万乘之主⑳，亦有何奇能哉？”钟离春对曰：“无有。特窃慕大王之美义耳㉑！”王曰：“虽然，何喜？”良久㉒，曰：“窃尝喜隐㉓。”宣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㉔。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㉕，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问之，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膝㉖，曰：“殆哉㉗！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钟离春对曰：“今大王之君国也㉘，西有衡秦之患㉙，南有强楚之仇，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㉚，壮男不立，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笼疏，翡翠珠玑，幕络连饰㉜，万民罢极㉝，

此二殆也。贤者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谗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饮酒沈湎<sup>⑳</sup>，以夜继昼，女乐俳优<sup>㉑</sup>，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喟然而叹<sup>㉒</sup>，曰：“痛乎！无盐君之言，乃今一闻。”于是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sup>㉓</sup>，招进直言，延及侧陋<sup>㉔</sup>。卜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拜无盐君为后。而齐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君子谓钟离春正而有辞。《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喜。”<sup>㉕</sup>此之谓也。

颂曰：无盐之女，干说齐宣。分别四殆，称国乱烦。宣王从之，四辟公门。遂立太子，拜无盐君。

### 〔注释〕

- ①钟离春：《太平御览·人事部五》、《人事部二十三》引注云：“钟离，姓；春，名也。”《新序·杂事二》言“号曰无盐女。” ②无盐：战国齐邑。在今山东东平东。 ③宣王：即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田氏，名辟疆。齐威王之子。在位19年（前319—301年）。 ④白头：头象春白。 ⑤节：骨节。 ⑥印鼻结喉：王照圆曰：“印，犹仰也。印鼻，露孔也。喉，咽喉也。结喉，臃肿也。” ⑦折腰：驼背。出胸：即凸胸，胸骨突出。 ⑧行年：经历过的年岁。四十：《世说新语·轻诋》刘孝标注、《初学记·人部下》、《太平御览·人事部二十三》皆引作“三十”。《新序》同。 ⑨炫(xuàn绚)嫁不售：自我夸耀，以致嫁不出去。售，此指出嫁。 ⑩褐(hè贺)：用兽毛或粗麻织成的短衣。 ⑪诣(yì意)：到……去。 ⑫谒(yè业)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 ⑬愿备后宫之扫除：即愿意打扫后宫。这是愿意充当君王妃嫔的委婉说法。 ⑭司马门：宫殿的外门。 ⑮唯：句首语气词。表示

希望。 ①⑥以闻：将这事上报。闻，报告上级。 ①⑦强（qiǎng 抢）颜：厚颜，不知羞耻。 ①⑧妃（pèi 配）匹：配偶。妃，通“配”。 ①⑨布衣：普通百姓。 ②⑩干：求。万乘之主：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君主。万乘，兵车万辆。 ②⑪特：仅仅。窃：私下。 ②⑫良久：过了好一会儿。 ②⑬隐：隐语，谜语，即用暗比手法，不直述本意而借它辞暗示的语言。 ②⑭忽然不见：箫道管曰：“忽然不见，在古人乃事理难明之词。”陈汉章曰：“忽焉隐 其亡国之意而退，故云不见。” ②⑮立发：立刻打开。《隐书》：解释隐语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著录有《隐书》十八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曰：“《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论。”论，比喻。 ②⑯拊（fǔ 府）：拍。膝：《新序》作“肘”。 ②⑰殆：危险。 ②⑱君国：为国君，即统治国家。 ②⑲衡：通“横”，专横，放纵。 ③⑩春秋：年龄。 ③⑪山陵崩弛：君王死去的委婉说法。 ③⑫琅（láng 郎）玕（gān 肝）：美石。笼疏：窗上椽木。 玕（jī 机）：不圆的珠。 幕络：即莫难，珠名。《新序》作“莫落”。 ③⑬罢（pí 皮）：通“疲”。 ③⑭沈（chén 沉）酒：沉溺于酒。 ③⑮俳（pái 排）优：古时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 ③⑯喟（kuì 愧）然：叹息的样子。 ③⑰辟：开。公门：君王宫殿的外门、中门。 ③⑱侧陋：指地位卑微的贤能人士。 ③⑲既见君子，我心则喜：见《诗经·小雅·菁菁者莪》。

## 〔今译〕

齐钟离春，是齐国无盐邑的女子，齐宣王的正后。她的长相奇丑无比，头象春白，眼睛凹陷，手指粗长，骨节很大，仰鼻露孔，喉咙处有个大结，脖子肥大，头发稀疏，驼背凸胸，皮肤漆黑，已经40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她却自我

夸耀，以致始终嫁不出去，如同破烂物品扔在地上，无人过问。

一天，她整理了一下粗麻布衣服，亲自来进见齐宣王。她对接待宾客的谒者说：“我是齐国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大王很有圣德，所以愿意为大王打扫后宫。我在司马门外给大王叩头，希望得到大王恩准。”谒者把这事报告给宣王。宣王正在渐台上摆宴饮酒，左右的人听了谒者的话，不禁捂嘴大笑，说：“这真是个天下少有的厚脸皮的女子啊！难道她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于是宣王召见了钟离春，对她说：“从前先王为我娶了配偶，妃嫔都已经齐备。现在，你未被乡里百姓迎娶，反来求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君主，难道你有什么奇特的才能吗？”钟离春回答：“没有。我只是倾慕大王实行仁义的美德罢了。”宣王又问：“虽然这样，你有什么爱好吗？”停了一会儿，钟离春答道：“我曾经喜欢过隐语。”宣王说：“我正希望能听听隐语，请试一试吧！”宣王话没说完，钟离春刚一开口，话就变得隐晦起来，事理难明。宣王大吃一惊，马上翻开《隐书》来读，回去后又推想了一阵子，还是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第二天，宣王又把钟离春叫来询问，她不回答有关隐语的问题，只是抬起眼睛，咬着牙齿，举起手来，拍着膝盖说：“危险呀！危险呀！”象这样说了四遍。宣王说：“我愿意听听你的高见。”钟离春这才回答说：“现在大王统治齐国，西面有横暴的秦国为患，南面与强大的楚国结仇，国外有这两个国家为难，国内又聚集着一些奸臣，众人不会亲附大王。大王已经40岁了，还未立成年太子，不关心几个儿子，却喜欢和妇人们混在一起，对喜爱的看得过重，忽略了

应该依靠的人。一旦大王不幸去世，国家就会出现动乱不安的局面，这是第一个危险。大王修筑了五层高的渐台，象黄金白玉一样辉煌，用琅玕装饰窗棂，又用翡翠、珠玑、莫难等系连起来，极其华丽，可万民百姓却疲惫到了极点，这是第二个危险。现在能人贤士隐居山林，谄媚之人却居处于大王左右，奸邪伪诈之人在朝中得势，劝谏之人不能入宫通报，这是第三个危险。大王沉溺于酒宴之中，整日整夜地狂饮，还欣赏着女乐俳优的歌舞，放肆大笑，对外不与各国诸侯往来行礼，对内不治理国家政务，这是第四个危险。所以我说：‘危险呀！危险呀！’”

听完钟离春的一席话，宣王长叹一声说：“无盐君的一番话，说得真是痛快！现在我才知道了这些。”于是宣王下令拆毁渐台，撤去女乐，贬退那些谄媚之人，除掉那些雕琢饰品，挑选精兵良马，充实国家府库，敞开宫室四面的大门，让人们来直言进谏，还派人迎请那些地位卑微的贤士能人。宣王选择吉祥的日期，册立太子，进奉慈母，拜无盐君为王后。以后齐国非常安定，这完全是丑女钟离春的功劳。

君子说钟离春心正而有辞辩才能。《诗经》里说：“已经见到那君子，于是我心很欢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无盐邑的女子，冒然求宣王召见。分别陈述四危殆，声称国家将有难。宣王听从她的话，敞开四门纳谏言。接着册立王太子，所立王后是无盐。

## 十一、齐宿瘤女

宿瘤女者①，齐东郭采桑之女②，闵王之后也③。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初，闵王出游，至东郭，百姓尽观，宿瘤采

桑如故。王怪之，召问曰：“寡人出游，车骑甚众，百姓无少长，皆弃事来观，汝采桑道旁，曾不一视，何也？”对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观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职④，属之不二⑤，予之不忘，中心谓何？宿瘤何伤？”王大悦之，曰：“此贤女也！”命后乘载之。女曰：“赖大王之力，父母在内，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随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惭，曰：“寡人失之。”又曰⑥：“贞女一礼不备，虽死不从。”于是王遣归，使使者加金百镒往娉迎之。父母惊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见王，则变容更服，不见识也⑦。”请死不往。于是如故随使者。闵王归见诸夫人，告曰：“今日出游，得一圣女，今至，斥汝属矣”。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卫⑧。迟其至也⑨，宿瘤骇宫中，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⑩。不能自止。王大惭，曰：“且无笑⑪，不饰耳。夫饰与不饰，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饰与不饰相去千万⑫，尚不足言，何独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对曰：“性相近，习相远也。昔者尧、舜、桀、纣俱天子也，尧、舜自饰以仁义，虽为天子，安于节俭，茅茨不剪⑬，采椽不斫⑭，后宫衣不重采⑮，食不重味，至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桀、纣不自饰以仁义，习为苛文⑯，造为高台深池，后宫蹈绮縠⑰，弄珠玉，意非有厌时也，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至今千余岁，天下归恶焉。由是观之，饰与不饰相去千万，尚不足言，何独十百也？”于是诸夫人皆大惭，闵王大感，立瘤女以为后⑱，出令卑宫室，填池泽，损膳减乐，后宫不得重采。期月之间⑲，化行邻国，诸侯朝之。侵三晋⑳，惧秦、楚，立帝号㉑。闵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㉒。及女死之后，

燕遂屠齐，闵王逃亡而弑死于外。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sup>②</sup>此之谓也。

颂曰：齐女宿瘤，东郭采桑。闵王出游，不为变常。王召与语，谏辞甚明<sup>③</sup>，卒升后位，名声光荣。

### 〔注释〕

- ①宿瘤：一直长着的瘤子。 ②东郭：东边的外城。郭，外城，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 ③闵王：即齐闵王。闵，或作“湣”、“愍”。战国时齐国国君。田氏，名地，一作“遂”。齐宣王之子。在位约17年（前300—前284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攻破齐都临淄，闵王出逃至莒（今山东莒县），任用楚将淖齿为相，不久被淖齿杀害。 ④婢妾：使女，被使唤的女子。 ⑤属（zhǔ嘱）：交付。 ⑥又：王照圆曰：“‘又’当作‘女’，字形之误也。” ⑦见识：被认出来。见，被。 ⑧盛服：衣冠华丽齐整。 ⑨承侍。 ⑩迟：等到。《周易·归妹》“迟归有时”释文引陆绩云：“迟，待也。” ⑪失貌：失去常态。 ⑫且：姑且，暂且。 ⑬与不饰：三字原脱，据梁端本补。 ⑭茅茨（cí词）：茅草屋顶。剪：指剪齐茅尾。 ⑮采：木名。即栎木。椽：椽子，放在檩上架着屋顶的木条。斫（zhuó浊）：砍削。 ⑯重（chóng虫）采：多种色彩。重，重叠。 ⑰苛文：苛刻烦琐的法律条文。 ⑱绮（qǐ起）：素地织作花纹的丝织品。縠（hú胡）：绉纱一类的丝织品。 ⑲立：原脱，据梁端本补。 ⑳期（jī机）月：一整年。 ㉑三晋：指韩、赵、魏三国。战国初年，晋国为韩、赵、魏三家卿大夫所分，三家各立为国，列于诸侯，史称三晋。 ㉒立帝号：公元前288年，秦约齐称帝，秦昭王为西帝，齐闵王为东帝。不久，齐、秦先后去掉帝号。“立”前原有“一”字，据梁端本删。 ㉓力：

功劳。 ②③“菁菁者莪”四句：见《诗经·小雅·菁菁者莪》。菁(jīng京)，茂盛的样子。莪(é俄)，草名，又称莪蒿、萝蒿。中阿，即阿中。阿，大丘陵。乐且有仪，即乐且又仪。仪，宜，合人心愿。 ②④谏：原作“课”，据黄鲁曾本改。

### 〔今译〕

齐宿瘤女，是齐都东郭的一个采桑女子，齐闵王的王后。她脖子上长了个大瘤子，所以被称为宿瘤。当初，闵王出城游玩，来到东郭，百姓们纷纷观看，宿瘤女却象往常一样采摘桑叶。

闵王感到奇怪，就叫过来宿瘤女，问：“我出来游玩，车马很多，百姓们不论老幼都放下手里的活，前来观看，你却照样采桑，未曾看过一眼，为什么呢？”宿瘤女回答说：

“我接受父母的命令来采桑，没有接受命令来观看。”闵王说：“这真是个奇女啊！只是长了个大瘤子，可惜呀！”宿瘤女说：“作为使女，交给的事情都一心一意地去做，从不忘记，心里还有什么呢？一个瘤子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闵王非常喜欢她，赞叹道：“这真是个贤女啊！”接着又命令后面的车子载她入宫。宿瘤女说：“托大王的福，家里父母都还健在，假使我没有领受他们的命令和教诲就跟随大王入宫，那就成了私奔的女子，大王又怎么能加以任用呢？”闵王十分羞惭，说：“全是我的过错。”宿瘤女又说：“作为贞女，如果有一种礼仪不齐备，就是死也不听从。”于是闵王让她回家去，随后派使者带上黄金百镒，前去聘迎。宿瘤女的父母又喜又惊，打算让女儿洗洗澡，换换衣裳。宿瘤女却不同意，说：“这样去见大王，改变了容貌

和服饰，大王就会认不出来了。”她誓死不听从。父母只好让她和平常一样装束，跟着使者走了。

閔王回到宫里，见了夫人们，就告诉说：“今天出游，寻到一位圣女，她马上就来，那时你们都会被斥退。”夫人们都感到奇怪，便穿戴上整齐华丽的衣冠，服侍在閔王身边。等到宿瘤女来到，那个大瘤子使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夫人们捂着嘴笑起来，一旁的人见状也都失去常态。閔王非常羞惭，忙喊：“先别笑，她只是没有修饰罢了。修饰和不修饰，是要相差十倍百倍的。”宿瘤女接着说：“修饰和不修饰相差千倍万倍，还算不上什么，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呢？”閔王问：“为什么这样说？”宿瘤女回答说：“人的天性本是相近的，后来因为习染不同，才出现了较大距离。从前尧、舜和桀、纣都做过天子，尧、舜用仁义来修饰自己，虽贵为天子，却安于节俭，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作的椽子也不砍削，在后宫中，人们的衣服没有什么花纹，吃饭也没有多少美味，到现在已经数千年了，天下人仍然称赞他们的美好行为；桀、纣不用仁义修饰自己，经常制定烦苛的法律条文，修建高台深池，后宫里的人们穿着华丽的丝织品，摆弄着宝珠美玉，心里却始终不满足，最后自己死去，国家灭亡，受到天下人耻笑，到现在也已数千年了，天下人仍然指责他们的丑恶行径。由此看来，修饰和不修饰相差千倍万倍，还算不上什么，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呢？”听了这一席话，夫人们都羞惭不已，閔王也大为感悟，将宿瘤女立为王后，并发出命令，要求修造低矮的宫室，填平池泽，减少饭菜，撤并乐官，后宫里的人们不得穿用多种花纹的衣服。不到一年，这一行动就影响至邻近的国家，

不少诸侯前来朝见。闵王出兵攻伐三晋，使秦、楚大为震惧，他还曾接受帝号，立为东帝。闵王能够这样，宿瘤女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宿瘤女去世，燕国便派兵攻破齐都，闵王逃亡到外地，被人杀害。

君子称赞宿瘤女做事通达，遵行礼仪。《诗经》里说：“蒺藜片片绿生生，长在那座山陵中。已经见到那君子，合我心意乐盈盈。”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国有位宿瘤女，家住东郭常采桑。闵王出城来游玩，她仍采桑不观望。闵王喊她去问话，劝谏闵王把理讲。终于被立为王后，名声显赫很荣光。

## 十二、齐孤逐女

孤逐女者①，齐即墨之女②，齐相之妻也。初，逐女孤无父母，状甚丑，三逐于乡③，五逐于里，过时无所容。齐相妇死，逐女造襄王之门而见谒者曰④：“妾三逐于乡，五逐于里，孤无父母，摈弃于野，无所容止⑤。愿当君王之盛颜，尽其愚辞。”左右复于王，王辍食吐哺而起⑥。左右曰：“三逐于乡者，不忠也；五逐于里者，少礼也。不忠少礼之人，王何为遽⑦？”王曰：“子不识也。夫牛鸣而马不应，非不闻牛声也，异类故也。此人必有与人异者矣。”遂见，与之语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国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国是也。夫柱不正则栋不安，栋不安则榱椽堕⑧，则屋几覆矣。王，则栋矣；庶民，榱椽也；国家，屋也。夫屋坚与不坚在乎柱，国家安与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国相不可不审也⑨。”王曰：“诺。”其二日，王曰：“吾国相奚若⑩？”对曰：“王之

国相，比目之鱼也<sup>⑪</sup>，外比内比，然后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谓也？”逐女对曰：“朋其左右，贤其妻子<sup>⑫</sup>，是外比内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为乎？”逐女对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过之者，何为不可也？今则未有。妾闻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sup>⑬</sup>，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孙叔敖<sup>⑭</sup>，燕用郭隗而得乐毅<sup>⑮</sup>。大王诚能厉之<sup>⑯</sup>，则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对曰：“昔者齐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归之<sup>⑰</sup>；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sup>⑱</sup>；叶公好龙，而龙为暴下<sup>⑲</sup>。物之所征，固不须顷<sup>⑳</sup>。”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齐国以治。《诗》云：“既见君子，并坐鼓瑟。”<sup>㉑</sup>此之谓也。

颂曰：齐逐孤女<sup>㉒</sup>，造襄王门。女虽五逐，王犹见焉。谈国之政，亦甚有文。与语三日，遂配相君。

### 〔注释〕

- ①孤逐女：据传文，此女孤无父母，三逐于乡，五逐于里，故称孤逐女。 ②即墨：战国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③乡：古代一种居民组织。周代齐制，城邑内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里为乡。 ④造：前往。襄王：即齐襄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名法章。齐闵王之子。在位19年（前283——前265年）。 ⑤容止：收留。 ⑥哺（bū补）：口中所含的食物。 ⑦遽（jù巨）：匆忙，急速。 ⑧椳（cuī崔）椳（lǎo老）：即椳子，放在椳上架着屋顶的木条。 ⑨审：慎重。 ⑩奚（xī希）若：怎么样。 ⑪比目之鱼：即鲽（dié蝶）鱼。此鱼两眼都在右侧，古人认为它仅有一只眼，必须两两相并才能游行。比，并列。 ⑫贤其妻子：对妻子儿女象贤人一样看待。妻子，原作“夫妻”，据梁端本改。

⑬推：推崇，尊重。 ⑭楚用虞丘子而得孙叔敖：见卷二之《楚庄樊姬》。 ⑮燕用郭隗而得乐毅：战国之时，燕昭王立志广招贤士，大臣郭隗对他说：“大王如果真的要招致贤士，就请先从我开始。那些比我贤智的人一定会从千里之外来到燕国。”于是昭王就为郭隗修筑宫室，尊奉他为老师。不久，乐毅由魏入燕，被昭王任用为亚卿。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⑯厉：勉励，激励。 ⑰齐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归之：九九，即九九乘法。据《韩诗外传》卷三、《说苑·尊贤》，齐桓公曾设礼备宴，招致贤士，但过了一年也没人来。一天，有个乡野百姓自称懂得九九乘法，前来进见，说：“九九乘法的确是一种薄能小技，但人们会想到，懂九九乘法的人，国君都加以礼敬，何况是那些有更大才能的人呢？”齐桓公对他待以厚礼，一个月后果然有许多贤人能士来齐。 ⑱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韩诗外传》卷八、《淮南子·人间》载：齐庄公乘车外出打猎，有一只螳螂抬起爪子，想冲击车轮。庄王慨叹道：“如果它是人的话，一定会成为天下有名的勇士。”随后下令让车子后退，避开螳螂。勇士们闻知此事，纷纷前来归附。此处改齐庄公为越王。 ⑲叶公好龙，而龙为暴下：见《新序·杂事五》。暴，仓促。 ⑳顷：俄顷，短时间。 ㉑既见君子，并坐鼓瑟：见《诗经·秦风·车邻》。鼓，弹奏。 ㉒逐孤：王照圆曰：“逐孤，当作‘孤逐’。”

### 〔今译〕

齐孤逐女，是齐国即墨邑的女子，齐国相的妻子。当初，父母双亡，她成了孤儿，相貌也很丑，曾三次被乡人赶出来，五次被里人赶出来，过了出嫁年龄还没人娶她。

一天，孤逐女听说齐国相的妻子死了，就来到齐襄王的宫门外，对接待宾客的谒者说：“我三次被乡人赶出来，五次被里人赶出来，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被撵弃到荒郊野外，

无人收留。我希望能当着君王的面把要说的话讲出来。”左右的人将她的话报告给齐襄王，襄王放下饭碗，吐出嘴里的食物，赶忙站了起来。左右的人说：“三次被乡人赶出来，这是因为她不忠；五次被里人赶出来，这是因为她少礼。对待一个不忠少礼的人，大王为什么这样急着召见？”襄王回答说：“你们不懂。牛叫的时候马毫无反应，这不是因为马没听见牛叫的声音，而是因为它们不是同类。这个人一定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于是召见了孤逐女，一连和她谈了三天。

头一天，孤逐女问：“大王知道国家的柱子是什么吗？”襄王回答：“不知道。”孤逐女说：“柱子就是担任国家相职的人。柱子不正当栋梁就不安稳，栋梁不安稳椽子就会坠落，整个房屋就会面临倾覆的危险。君王就是栋梁，庶民百姓就是椽子，国家就是房屋。房屋能否坚固在于柱子，国家能否安定在于国相。现在大王非常英明，国相的安排也不可不慎重。”襄王说：“好吧。”

第二天，襄王问：“我的国相怎么样啊？”孤逐女答道：“大王的国相就象比目鱼一样，和外边并行，和里边并行，然后办好事情，取得成功。”襄王忙问：“这话什么意思？”孤逐女回答：“对左右的人象朋友一样看待，对妻子儿女象贤人一样看待，这就是和外边并行，和里边并行。”

到了第三天，襄王问：“我的国相能有什么作为吗？”孤逐女回答说：“他是个中才，但这样的人也很难得。如果有超过他的人，加以任用又有什么不行呢？只是现在还没发现。我听说圣明的君王在选用人才时，先尊崇和重用其中的一个人，所以楚国起用虞丘子便得到了孙叔敖，燕国起用郭

隗便得到了乐毅。大王如果真能鼓励他，他也是可以重用的。”襄王问：“我怎么重用他呢？”孤逐女回答说：“过去齐桓公尊崇一位只懂九九乘法的人，从而使德才兼备的贤士前来归附；越王敬重一只正在发怒的螳螂，从而使勇士们为他拚死效力；叶公喜欢龙，也使得龙迅速下临地面。万物的应验，本来就是不用等多长时间的。”襄王说：“讲得好！”于是就提高了国相的地位，加以尊敬和事奉，并让孤逐女嫁给他作妻子，齐国因此取得大治。

《诗经》里说：“已经见到那君子，并坐同乐弹鼓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国一位孤逐女，来到襄王宫门下。她虽五次被赶出，襄王仍然召见她。说起国家大政时，言辞有理很通达。同王交谈整三天，终为妻子进相家。

### 十三、楚处庄侄

楚处庄侄者<sup>①</sup>，楚顷襄王之夫人<sup>②</sup>，县邑之女也<sup>③</sup>。初，顷襄王好台榭<sup>④</sup>，出入不时，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谏者蔽塞，屈原放逐<sup>⑤</sup>，国既殆矣。秦欲袭其国，乃使张仪间之<sup>⑥</sup>，使其左右谓王曰：“南游于唐五百里有乐焉<sup>⑦</sup>。”王将往。是时庄侄年十二，谓其母曰：“王好淫乐，出入不时，春秋既盛<sup>⑧</sup>，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赂左右，以惑我王，使遁五百里之外，以观其势。王已出，奸臣必倚敌国而发谋，王必不得反国。侄愿往谏之。”其母曰：“汝，婴儿也，安知谏？”不遣。侄乃逃。以缁竿为帜<sup>⑨</sup>，侄持帜，伏南郊道旁。王车至，侄举其帜，王见之而止，使人往问之。使者报曰：“有一女童伏于帜下，愿有谒于王。”王曰：“召

之。” 侄至，王曰：“女何为者也？” 侄对曰：“妾，县邑之女也，欲言隐事于王，冠塞闾蔽塞而不得见<sup>①</sup>，闻大王出游五百里，因以帟见。” 王曰：“子何以戒寡人？” 侄对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 王曰：“不知也。” 侄对曰：“‘大鱼失水’者，王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强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王曰：“何谓也？” 侄曰：“王好台榭，不恤众庶，出入不时，耳目不聪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国无强辅，外内崩坏，强秦使人内间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sup>②</sup>。今祸且构，王游于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国非王之国也。” 王曰：“何也？” 侄曰：“王之致此三难也，以五患。” 王曰：“何谓五患？” 侄曰：“宫室相望，城郭阔达，一患也；宫垣衣绣<sup>③</sup>，民人无褐，二患也；奢侈无度，国且虚竭，三患也；百姓饥饿，马有余秣<sup>④</sup>，四患也；邪臣在侧，贤者不达，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难。” 王曰：“善！” 命后车载之，立还反国。门已闭，反者已定。王乃发鄢郢之师以击之<sup>⑤</sup>，仅能胜之。乃立侄为夫人，位在郑子袖之右<sup>⑥</sup>，为王陈节俭爱民之事，楚国复强。君子谓庄侄虽违于礼而终守以正。《诗》云：“北风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sup>⑦</sup> 此之谓也。

颂曰：楚处庄侄，虽为女童。以帟见王，陈国祸凶。设王三难，王患累重。王载以归，终卒有功。

### 〔注释〕

①处：处女，女孩。庄侄：王照圆曰：“庄，盖其姓也。” 侄，

名。②楚顷襄王：战国时楚国国君。熊氏，名横。楚怀王之子。在位36年（前298—前263年）。③县邑：指以楚国郢都为中心的王国内的都邑。④台榭（xiè谢）：高台及高台上修筑的供游观的建筑物，此泛指亭台楼阁。⑤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名平，字原。初仕于楚怀王时，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受郑袖等人谗害而被解职，顷襄王时又被放逐。秦兵攻破郢都后，投汨罗江而死。⑥使张仪间之：张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曾任秦相，四处游说，压各国服从秦国。张仪入楚游说是在楚怀王时。顷襄王即位时，张仪已死十数年。此处所言疑有误。间（jiàn见），离间。⑦唐：即高唐观，楚国在云梦泽中修建的一座台观。⑧春秋既盛：指已到壮年。对“行年四十”而言。春秋，年龄。⑨缙（tī题）：浅红色的帛。⑩阨（è厄）：阻塞。⑪日以滋甚：原作“滋日以甚”，据梁端本改。⑫宫垣（yuán原）：指宫中，宫墙之内。垣，墙。⑬秣（mò末）：喂马的饲料。⑭鄢（yān烟）：指鄢水（今名蛮河）一带，主要在今湖北宜城境内。⑮位在郑子袖之右：此处所言疑有误。郑子袖，即郑袖，楚怀王的夫人。右，古时以右为尊。⑯“北风其喈”四句：见《诗经·邶风·北风》。喈（jiē皆），寒冷。雨雪，下雪。霏霏，《毛诗》作“其霏”。霏，雪花纷飞的样子。惠，友爱。

### 〔今译〕

楚处庄姪，是楚顷襄王的夫人，县邑的女子。起初，顷襄王喜欢游赏亭台楼阁，不按时出入宫室，年龄已过40，还未选立太子，进谏的人被阻挡在外面，屈原遭到放逐，楚国面临巨大危险。秦国企图进攻楚国，便派张仪到那里从事离间活动，让顷襄王的左右近臣对顷襄王说：“往南到高唐观游玩，这五百里长的路上都有可供享乐的东西。”顷襄王一

听，就准备动身。

这个时候，庄侄12岁，对母亲说：“大王过分喜欢享乐，出入宫室没有一定时间，已到壮年还不立太子，现在秦又派人重赂左右近臣，迷惑我们大王，让他跑到五百里之外，以观察动向，寻找时机。大王外出后，朝中奸臣一定会依靠敌国策动反叛，大王必然难以返回国都。我想去劝谏一下大王。”她母亲却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劝谏？”说什么也不让庄侄去。于是庄侄只好设法逃出来。她将一块浅红色的帛系在竹竿上作为旗帜，拿着它趴在城南郊的道路旁。

见顷襄王的车子过来了，庄侄便举起旗帜，顷襄王发现后就让车子停下来，派人过来询问。使者回去报告说：“有一个女孩趴在旗帜下，希望能进见大王。”顷襄王说：“叫她过来。”庄侄走过去，顷襄王便问：“你想干什么？”庄侄回答：“我是县邑的一个女子，想同大王谈谈隐语的事，担心遇到阻塞见不到大王，听说大王要到五百里以外游玩，所以我就拿着旗帜来了。”顷襄王问：“你有什么话要提醒我？”庄侄答道：“大鱼离开了水，有龙却没有尾，墙就要从里面崩塌，而大王却未察觉。”顷襄王听了，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庄侄说：“‘大鱼离开了水’，是说大王离开国都五百里，一味享乐，没预料到灾祸即将发生；‘有龙却没有尾’，是说大王年已40，还没有选立太子，国家没有强有力的佐辅，必然濒临灭亡；‘墙就要从里面崩塌，而大王却未察觉’，是说灾祸和动乱即将构成，而大王却不思悔改。”顷襄王问：“这话是指什么？”庄侄说：“大王喜欢游赏亭台楼阁，不关心众民百姓，不按时出入宫室，耳不

聪，目不明，已过40还未选立太子，国家没有强有力的佐辅，朝廷内外分崩离析，强秦又派人从内部离间大王的左右近臣，致使大王不知悔改，而且错误越来越严重。现在灾难就要来临，大王外出五百里游玩，如果真的去了，楚国就不是大王您的楚国了。”顷襄王问：“为什么？”庄佷回答：“大王遇到这些灾难，是因为有五种隐患存在。”顷襄王问：“哪五种隐患？”庄佷回答说：“宫室一望无边，城郭广阔通达，这是第一种隐患；宫里的人穿着刺绣衣服，庶民百姓却连粗麻布衣服都穿不上，这是第二种隐患；奢侈无度，国力行将虚弱枯竭，这是第三种隐患；老百姓们在饥饿中挣扎，大王的马却有多余的饲料，这是第四种隐患；奸邪之臣居处左右，贤能之士却很不得志，这是第五种隐患。有这五种隐患存在，所以大王面临着上述三种灾难。”

顷襄王听完庄佷一番话，赞叹道：“说得好！”命令后面的车子载上庄佷，立刻掉头返回国都。这时城门已经关闭，叛乱者已经控制了国都。顷襄王只好调来鄢地和郢都周围的军队，进攻叛乱者，最后勉强取胜。于是顷襄王立庄佷为夫人，位在郑袖之上。庄佷经常向顷襄王陈述先王节俭爱民的事迹，楚国又重新强大起来。

君子认为庄佷虽然违背了礼仪，但最后做到了以正直自守。《诗经》里说：“寒冷刺骨北风吹，纷纷扬扬大雪飞。喜我爱我知心友，我们携手一起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楚国处女叫庄佷，只是一个小女孩。举着旗帜见楚王，进言楚国有凶害。给王讲了三灾难，全是由于五患在。楚王载她一起归，终于有功传后代。

## 十四、齐女徐吾

齐女徐吾者，齐东海上贫妇人也。与邻妇李吾之属会烛①，相从夜绩②。徐吾最贫，而烛数不属③。李吾谓其属曰：“徐吾烛数不属，请无与夜也④。”徐吾曰：“是何言与⑤？妾以贫，烛不属之故，起常先，息常后，洒扫陈席以待来者⑥，自与蔽薄⑦，坐常处下⑧。凡为贫，烛不属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烛不为暗，损一人烛不为明，何爱东壁之余光⑨，不使贫妾得蒙见哀之恩⑩，长为妾役之事？使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应，遂复与夜，终无后言。君子曰：妇人以辞不见弃于邻，则辞安可以已乎哉？《诗》云：“辞之辑矣，民之协矣。”⑪此之谓也。

颂曰：齐女徐吾，会绩独贫。夜托烛明⑫，李吾绝焉。徐吾自列，辞语甚分⑬。卒得容入，终没后言。

### 〔注释〕

- ①李吾之属：即李吾一伙人。属，类。会烛：合用火炬。烛，火炬。  
②绩：缉麻，把麻搓成绳或线。  
③属（zhǔ 嘱）：连接，接续。  
④与夜：即夜里在一块。  
⑤与（yú 鱼）：同“欤”。句末语气词。表示疑问。  
⑥来者：指来一起夜绩的人。  
⑦自与蔽薄：指自己常常坐在又破旧又薄的席子上。王照圆曰：“‘蔽’当作‘敝’。”  
⑧下：指后面，即离火炬较远的地方。  
⑨东壁：王照圆曰：“东壁，星名，犹言四壁耳。”  
⑩见哀之恩：被怜悯的恩惠。见，被。  
⑪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见《诗经·大雅·板》。辑，和谐。协，融洽。《毛诗》作“洽”。庾本亦作“洽”，疑据《毛诗》改。  
⑫托：依靠。  
⑬分：明辩。

## 〔今译〕

齐女徐吾，是齐国东海边上一位贫穷的妇女。她同邻居李吾等一伙妇女合用火炬，夜里一块纺麻缉线。她家里最贫穷，火炬常接续不上。

一次，李吾对别的妇女说：“徐吾的火炬屡屡接续不上，夜里请不要和她在一起。”徐吾说：“这是什么话呀？我家中确实贫穷，火炬接续不上，可我经常是最早起床，最晚休息，泼水扫地，铺设席子，等待来人，自己使用又破旧又薄的席子，坐在后面。这些都是因为家中贫穷，火炬接续不上的缘故。一间房子里增加一个人，火炬不会变得更暗，减少一个人，也不会变得更亮，为什么爱惜四壁的余光，不让我这贫穷的人得到怜悯和恩惠，从而能够长期去做我的活计呢？你们诸位经常给予我恩惠，不也可以吗？”李吾无言应对，夜里便又和徐吾坐在一起，以后也再没说什么。

君子说：这个妇女通过言辞使自己未被邻人舍弃，那怎么可以不好好使用言辞呢？《诗经》里说：“言辞出口很和顺，人们便会很齐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国东海女徐吾，与人缉线她最穷。夜里干活靠烛亮，李吾说话很绝情。徐吾把事讲清楚，言辞在理事辨明。最后没有被舍弃，再也无人和她争。

## 十五、齐太仓女

齐太仓女者<sup>①</sup>，汉太仓令淳于公之少女也<sup>②</sup>。名缙紫。淳于公无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时<sup>③</sup>，淳于公有罪当刑。是时肉刑尚在，诏狱系长安<sup>④</sup>，当行会逮，公骂其女曰：“生

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⑤！”缇紫自悲泣，而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⑥。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⑦，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⑧，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欤？吾甚自愧。夫训道不纯⑨，而愚民陷焉⑩。《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⑪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其道毋由，朕甚怜之。夫刑者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⑫，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后，凿颠者髡⑬，抽胁者笞⑭，刖足者钳⑮。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谓缇紫一言发圣主之意，可谓得事之宜矣。《诗》云：“辞之怛矣，民之莫矣。”⑯此之谓也。

颂曰：缇紫讼父，亦孔有识⑰。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小女之言，乃感圣意。终除肉刑，以免父事。

### 〔注释〕

- ①齐：西汉初年分封的同姓诸侯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  
②淳于公：即淳于意。西汉初年临淄人，著名医学家。早年曾为齐太仓令，主管都城的粮仓，故又称仓公。事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③孝文皇帝：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之子。在位23年（前179—前157年）。  
④诏狱：奉皇帝诏令囚禁犯人的牢狱。系：押解。长安：西汉都城，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⑤缓急：紧急之际。  
⑥坐法：犯法被判罪。  
⑦画衣冠：在罪犯的衣服上涂画特殊的颜色。章服：用图形作为等级标志的衣服。戮（lù路）：羞

辱。⑧肉刑五：五，《史记·孝文本纪》作“三”。《汉书·刑法志》亦作“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黥、劓二，别左右趾合一，凡三也。”黥（qīng情），用刀刺面，再涂上墨。劓（yì义），割掉鼻子。别（yuè阕），把脚砍掉。趾，脚。五，疑为“三”之误。库本即作“三”。⑨道（dǎo导）：同“导”，引导。⑩陷：指陷入犯罪的境地。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见《诗经·大雅·酌洞》。恺（kǎi凯）悌（tì惕），和易近人。《毛诗》作“岂弟”，二者同。⑫息：生。⑬颠：头。髡（kūn昆）：剃去头发。⑭胁：肋骨。笞（chī吃）：用竹板或鞭子、木杖抽打。⑮钳（qián前）：用铁圈束颈。⑯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见《诗经·大雅·板》。怿（yì义），喜悦。莫，安定。⑰孔：很。

### 〔今译〕

齐太仓女，是汉代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的小女儿。她名叫缇萦。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汉文帝在位时，淳于公犯了罪，应该判刑。当时肉刑还存在，奉诏命囚禁犯人的牢狱狱吏，要把淳于公押解到长安。淳于公被逮捕，准备押走，他大骂自己的几个女儿，说：“可怜我生的不是儿子，急难时刻没有一个能帮助我的！”

听了父亲的话，缇萦悲伤落泪，亲自跟随父亲到了长安，并上书文帝说：“我父亲做官吏的时候，齐国人都夸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法，被判罪，要除以肉刑。我悲伤的是，人死了不会复活，受过刑后，割断的肢体无法接续上，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情愿献身当官府的奴婢，替父亲赎罪，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奏书呈上后，文帝很同情缇萦这个孝女，便下诏说：

“听说有虞当政之时，在罪犯的衣帽上涂画特殊颜色，让他们穿上与别人不同的用图形作为等级标志的衣服，以此来羞辱他们，人们见到后引以为戒，不敢再犯法，国家治理得多好啊！现在刑法中有三种肉刑，但奸诈的行为仍无止息，过失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因为我仁德太少，教诲不明吗？我甚感惭愧。教训引导不正就会使愚民失足犯罪。《诗经》里说：‘和易近人好君子，为民父母顺民意。’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进行教化就先施用刑罚，其中有人想改邪归正，但却没什么办法，我很同情他们。人们受了刑罚，以致被砍断肢体，割裂肌肉和皮肤，终身不能再生长，这是多么痛苦，多么没有仁德的事啊！这难道符合为民父母的意思吗？要废除肉刑！”从此以后，在刑罚中，原来的凿头改为剃去头发，抽去胸骨改为用鞭子等抽打，砍掉脚改为用铁圈束颈。淳于公最后也得以赦免。

君子认为缙萦一席话打动了圣明君主，事情可以说办得恰到好处。《诗经》里说：“言辞出口令人喜，百姓安定很满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缙萦为父辩冤屈，很有勇气和见识。满怀诚意上奏书，言辞文雅吐己志。小小女子一番话，感动圣主把恩施。终使肉刑得废除，父亲再无受刑事。

# 列女传卷七

## 孽嬖传

### 一、夏桀末喜

末喜者①，夏桀之妃也②。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③，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④，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姿。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⑤，鞮其头而饮之于酒池⑥，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龙逢进谏曰⑦：“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听，以为妖言而杀之。造琼室瑶台以临云雨⑧，殫财尽帑⑨，意尚不厌⑩。召汤，囚之于夏台，已而释之⑪。诸侯大叛。于是汤受命而伐之⑫，战于鸣条⑬。桀师不战，汤遂放桀⑭，与末喜、嬖妾同舟⑮，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⑯。《诗》曰：“懿厥哲妇，为枭为鸱。”⑰此之谓也。

颂曰：末喜配桀，维乱骄扬。桀既无道，又重其荒⑱。奸轨是用⑲，不恤法常⑳。夏后之国㉑，遂反为商。

## 〔注释〕

①末喜：或作“妹喜”、“妹嬉”。 ②夏桀之妃也：王照圆曰：“《后汉书》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脱。”梁端曰：“《太平御览·皇亲部一》引此句下有‘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十字并注‘以女妻人曰女’六字。今本盖有脱文。”桀，夏代国王。名履癸。 ③倡（chāng昌）优：歌舞演戏的人。侏儒：身材矮小的人。古时贵族常用他们来表演歌舞。狎（xiá辖）徒：陪伴饮乐的人。奇伟戏：奇特的歌舞、杂技等表演。 ④烂漫之乐：杂乱浮靡的音乐。 ⑤牛饮：象牛一样俯身而饮。 ⑥鞿（jī积）：缠绕。 ⑦龙逢：即关龙逢。夏代大臣。 ⑧琼室：美玉装饰的房子。瑶台：美玉砌成的台子。以临云雨：形容琼室、瑶台之高。临，及，到。 ⑨殫（dān丹）：尽，竭尽。 ⑩厌：满足。 ⑪已而：不久， ⑫命：指天命。《尚书·商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殛（jī极），诛杀。 ⑬鸣条：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一说在今河南封丘东。 ⑭放：放逐，驱逐。 ⑮嬖（bì毕）：宠爱。 ⑯南巢：地名。在今安徽巢县西南。 ⑰懿厥哲妇，为梟为鸱：见《诗经·大雅·瞻卬》，懿，通“噫”，叹词，表示感叹。厥，其。哲，聪慧多谋。梟（xiāo消），相传长大后吃掉母亲的恶鸟。鸱（chī吃），猫头鹰。古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 ⑱荒：淫逸过度。 ⑲奸轨是用：即只是一味地为奸作乱。轨，通“宄”，犯法作乱。是，助词，标志宾语前置。 ⑳法常：法度准则。 ㉑夏后：即夏朝。也称夏后氏、夏氏。《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有时也指夏代国王。

## 〔今译〕

夏桀末喜，是夏桀的王妃。她容貌非常漂亮，却少有仁

德，暴虐无道，虽是女子，但有着与男子一样的心计，常常佩着剑，戴着帽子。桀不行礼仪，玩弄妇女，搜求美女，统统纳人后宫。桀收罗了一批歌舞演戏、身材矮小和陪伴饮乐的人，并选出可以进行奇特表演的，聚合在身边，又让人创作杂乱浮靡的音乐来听，白天黑夜同末喜及宫女们饮酒取乐，没有终止的时候。桀搂抱着末喜，置于膝上，对她百般依从，昏乱无道，骄逸奢侈，姿意妄为。桀派人挖掘了一个大酒池，里面可以行船，敲一次鼓就有三千人象牛一样俯身而饮，还常用绳子缠住他们的头，让他们爬在池边上喝酒，好多人喝醉后就掉在池子里淹死了，末喜看后大笑，觉得很快活。

关龙逢进谏说：“君主昏乱无道，国家一定会灭亡的！”桀说：“太阳有灭亡的时候吗？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就什么时候灭亡。”没有听从关龙逢的进谏，还说他是口出妖言，把他杀了。桀修筑了许多美玉装饰的房子和美玉砌成的台子，都修得很高，耗尽了财货，但还不满足。桀召来汤，把他囚禁在夏台，不久又释放了他。各地诸侯纷纷反叛。于是汤奉天命攻伐夏朝，在鸣条与桀的军队发生大战。桀的军队不战自溃，汤驱逐了桀，桀与末喜及其他爱妾一块，坐船漂流到海上，最后死于南巢山中。

《诗经》里说：“可叹此妇太逞能，如同恶象猫头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末喜配桀为宠妃，骄傲放纵把乱作。夏桀为政很无道，从此更是淫欲多。只是一味来为奸，法度准则遭削弱。夏王朝把天下失，于是灭亡商立国。

## 二、殷纣妲己

妲己者①，殷纣之妃也②。嬖幸于纣。纣材力过人③，手格猛兽④。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⑤，高天下以声⑥，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饮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⑦，靡靡之乐⑧，收珍物积之于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丘，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⑨，纣乃为炮烙之法⑩，青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⑪：“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囚箕子⑫，微子去之⑬。武王遂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⑭。纣师倒戈，纣乃登廩台⑮，衣宝玉衣而自杀。于是武王遂致天之伐，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⑯，以为亡纣者，是女也。《书》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⑰《诗》云：“君子信盗，乱是用暴”⑱。匪其止共，维王之邛”⑲。此之谓也。

颂曰：妲己配纣，或乱是修⑳。纣既无道，又重相谬。指笑炮灸，谏士刳囚㉑。遂败牧野，反商为周。

### 〔注释〕

①妲(dá)己：有苏氏的女儿，姓己名妲。 ②殷纣之妃也：《太平御览·皇亲部一》引此句下有“纣伐有苏，有苏女以妲己，美于辩，用心邪僻，夸比于体，戚施于貌”25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索隐引曹大家注云：“体柔，人之夸毗也。”），可能是本

传的佚文。纣，商（殷）代国王，史称商纣或殷纣，也称帝辛。

- ③材力：气力。④格：击，打。⑤矜（jīn 今）：夸耀。⑥声：声名。⑦北鄙之舞：一种俗鄙放荡的舞蹈。北鄙，殷都朝歌北边的鄙野，《史记·殷本纪》作“北里”。⑧靡靡之乐：一种颓废柔弱的音乐。⑨畔：通“叛”，反叛。⑩炮（páo 袍）烙（luò 落）之法：一种残酷刑罚。即在铜柱上涂上油膏，用炭火烧烫，让有罪的人在上面行走。烙，《史记》作“格”。⑪比干：纣的叔父，官至少师。与微子、箕子合称殷之“三仁”。⑫箕子：纣的诸父，官至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曾劝谏纣，遭囚禁。商亡后被周武王释放。⑬微子：纣的庶兄。名启。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数谏纣，纣不听，于是出走。后被周公旦封于宋，成为周代宋国的始祖。⑭牧野：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⑮廩台：在朝歌城中修筑的高台。廩，或作“鹿”。《新序·刺奢》：“纣为鹿台，七年乃成，其大三里，高千尺。”⑯小白旗：梁端注引陈奂曰：“小白，即杂帛也。《左传》谓之‘少帛’。‘白’与‘帛’通。”⑰“牝鸡无晨”三句：见《尚书·周书·牧誓》。牝（pìn 聘）鸡，母鸡。晨，即司晨，打鸣。索，萧条，败落。⑱君子信盗，乱是用暴：见《诗经·小雅·巧言》。盗，指谗佞奸人。是用，是以，因此。⑲匪其止共，维王之邛：见《诗经·小雅·巧言》。匪，非。止，达到。共，通“恭”，指忠于职守。维，为，是。邛（qióng 穷），病。⑳或：通“惑”，迷惑，蛊惑。㉑剖（kū 枯）：剖开而挖空。指比干被剖心。

### 〔今译〕

殷纣妲己，是殷纣的王妃。她很得殷纣的宠爱。纣力气超过常人，能徒手与野兽搏斗。纣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言辞也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纣向群臣夸耀才能，在天下人中

间抬高声威，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纣喜欢饮酒作乐，一时也离不开妲己，她称赞的纣就加以尊崇，她憎恶的纣就将其杀掉。纣命人创作新的淫荡乐曲，俗鄙舞蹈，颓废音调，收罗珍宝奇物塞进后宫，阿谀之臣和大批宫女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纣将酒糟堆成山丘，让酒流满池子，把肉悬挂成林，叫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在里面追逐玩耍，整夜狂欢，妲己对这些非常喜爱。

纣的行径引起了百姓的怨恨，诸侯中也有人反叛，于是纣便加重刑罚，设制了炮烙酷刑，在铜柱上涂上油膏，用炭火烧烫，让罪犯在上面行走，罪犯很快就坠落到炭火之中烧死，妲己看后大笑。比干进谏说：“不遵行先王典章法度，听信妇人的话，灾祸马上就要发生！”纣十分生气，认为他是口出妖言。妲己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个孔穴。”就让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他的心脏来观看。纣还囚禁了箕子，微子也被迫逃离国都。于是周武王承受天命，出兵讨伐殷纣，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纣的军队阵前倒戈，纣最后爬上廩台，穿着宝玉衣自杀了。周武王便传达上天讨伐殷纣的意旨，割下妲己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以示殷纣灭亡是这个女人造成的。

《尚书》里说：“母鸡没有早晨打鸣的。如果母鸡早晨打起鸣来，那么这一家必定会萧条败落下去。”《诗经》里说：“君子听信盗贼言，便会出现大动乱”。“从不忠于其职守，君王一手造祸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妲己匹配殷纣王，一心只想搞惑乱。殷纣做事很无道，从此走得更要远。指点取笑炮烙人，谏士被剖狱中关。牧野之战纣败死，殷商灭亡周朝建。

### 三、周幽褒姒

褒姒者①，童妾之女②，周幽王之后也③。初，夏之褒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④，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⑤，莫吉。卜请其漦藏之而吉⑥。乃布币焉⑦，龙忽不见，而藏漦椁中⑧，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发也。及周厉王之末⑨，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裸而噪之⑩，化为玄蜃⑪，入后宫。宫之童妾未毁而遭之⑫，既笄而孕⑬，当宣王之时产⑭，无夫而乳，惧而弃之。先是有童谣曰⑮：“**檿弧箕服⑯，实亡周国！**”宣王闻之。后有人夫妻卖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夫妻夜逃，闻童妾遭弃而夜号⑰，哀而取之，遂窜于褒。长而美好，褒人媿有狱⑱，献之以赎。幽王受而嬖之，遂释褒媿，故号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废后，申侯之女⑲，而立褒姒为后，废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为太子。幽王惑于褒姒，出入与之同乘，不恤国事，驱驰弋猎不时⑳，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流湎㉑，倡优在前，以夜续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㉒，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㉓，有寇至则举。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数为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不至。忠谏者诛，唯褒姒言是从，上下相谖，百姓乖离㉔，申侯乃与缙、西夷犬戎共攻幽王㉕。幽王举烽燧征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㉖，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㉗。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㉘，是为平王。自是之后，周与诸侯无异。《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㉙此之谓也。

颂曰：褒神龙变，实生褒姒。兴配幽王，废后、太子。

举烽致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灭其祀⑩。

### 〔注释〕

①褒姒：褒国（也称有褒，在今陕西汉中西北褒城一带）人，姓姒。②童妾：小女婢。③周幽王：西周国王。姬姓，名宫涅，一作“宫生”。周宣王之子。在位11年（前781——前771年）。④褒人：《国语·郑语》韦昭注：“褒人，褒君。”⑤夏后：夏代国王。去：赶走。⑥浆（lí离）：唾液。⑦布：陈列。币：丝织品，用以祭祀。⑧楛：匣子。原作“积”，据黄鲁曾本改。⑨周厉王：西周国王。名胡。⑩噪（zào造）：大声叫喊。⑪玄：黑色。蚺（yuán元）：或作“鼃”，蜥蜴。⑫未毁：《国语·郑语》作“未既龀”，韦昭注：“毁齿曰龀。”梁端曰：“此疑‘毁’下脱‘齿’字。”毁齿，儿童换牙，又指儿童换牙的年龄，即六七岁左右。遭：遇上。⑬既笄（jī机）：即可以插簪子的年龄。指女子成年。⑭宣王：即周宣王。西周国王。名靖，一作“静”。厉王之子。在位46年（前827——前782年）。⑮童谣：儿童歌谣。往往有预示吉凶的内容。⑯檠（yǎn掩）弧：山桑木做的弓。箕服：形如簸箕的箭袋。⑰闻童妾遭弃而夜号（háo豪）：闻，原作“闕”，据黄鲁曾本改。梁端曰：“‘妾’下疑脱‘之女’二字。”⑱姁（xū虚）：褒君名。有狱：犯了罪，该吃官司。狱，罪，过失。⑲申侯：申国国君。申，国名。姜姓。传为伯夷之后。原居今陕西、山西间。周宣王时一部分东迁，分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春秋初期为楚文王所灭。⑳弋（yì义）猎：射猎。㉑流湎（miǎn免）：沉溺于酒。㉒万端：即万方，各种方法。㉓烽隧（suì岁）：烽火狼烟。㉔乖离：背离。㉕缯（zēng增）：或作“曾”、“鄞”。国名。在今河南方城一带。西夷犬戎：西夷，即西戎，我国古代西方的少数民族，犬戎即其中一支。犬戎主要游牧于泾渭流域（今陕西彬县、岐山

一带)，是商周西边的主要敌人。 ②⑥ 骊（骊离）山：山名。在

今陕西临潼东南）。 ②⑦ 赂：财物。 ②⑧ 即：顺从，依就。

②⑨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见《诗经·小雅·正月》。赫赫，兴盛的样子。宗周，指西周王都镐京。周为天下所宗，因而王都所在地称宗周。

③⑩ 果灭其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周与诸侯无异”，但在名义上仍为诸侯的大宗，为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直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被秦灭掉。此言“果灭其祀”，不确。

### 〔今译〕

周幽褒姒，是一个小女婢的女儿，周幽王的王后。当夏朝衰败的时候，褒国国君的神灵变化成两条龙，一起出现在夏王的宫廷中，说：“我们是褒国的两个国君。”夏王占卜后得知，杀掉龙或赶走龙，都不吉利。夏王再次占卜得知，请求龙留下唾液收藏起来，才是吉利的。于是陈列祭物，准备向龙祈祷，但龙忽然不见了，留下了唾液。夏王将唾液收藏在匣子里，放在郊野，直到周朝建立也没有人敢打开它。到周厉王末年，打开观看，里面的唾液流到宫廷，无法清除。厉王让妇女们光着身子对它大声叫喊，唾液便变成一条黑蜥蜴，爬进后宫。后宫里的一个小女婢碰上了它，成年后就怀了孕，周宣王时生下了孩子，因为是没有丈夫生孩子，她很害怕，就把孩子抛弃了。

在这之前，民间流传着一首童谣，说：“桑木做成的弓啊形如簸箕的箭袋，一定会把周国灭掉！”宣王听到了这首歌谣。后来发现一对卖桑弓箕箭袋的夫妻，宣王就准备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夫妻二人连夜出逃，路上听到小女婢扔掉的孩子在黑夜中大声哭叫，很觉可怜，便收养了她，夫妻二

人最后逃奔到褒国。那孩子长大后容貌非常美丽，褒国国君妲己犯了罪，就把她献给周幽王赎罪。幽王接受了她，并加以宠爱，于是释放了褒君妲己，因此她被称为褒姒。褒姒生了伯服以后，幽王就废掉申国国君女儿的后位，立褒姒为王后，还废黜太子宜咎，立伯服为太子。

幽王被褒姒迷住了，出入宫室都和她同乘一辆车，不问国事，常常骑马坐车，跑出去射猎，好让褒姒满意。幽王饮酒无度，让倡优在面前演戏跳舞，整日整夜地玩乐消遣。褒姒不爱笑，幽王想方设法让她笑，她还是不笑。幽王设置了烽火狼烟和巨大的鼓，有敌寇来到就点燃烽火报警。有一次，幽王点燃了烽火，诸侯们都到了，却没有发现敌人，褒姒看后这才大笑起来。幽王为了让她高兴发笑，又接连几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就不相信警报了，也不来了。幽王还杀掉那些忠心劝谏的大臣，一意顺从褒姒，朝野上下互相蒙骗，百姓们也都离心离德，于是申国国君联合缙国、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狼烟召集救兵，但却没有一路诸侯领兵前来。于是申国国君的联军在骊山脚下杀死幽王，俘虏了褒姒，又将周室的财物全部席卷而去。诸侯们便遵从申国国君的意思，共同拥立幽王原太子宜咎，这就是周平王。从此以后，周王室逐渐衰落，地位几乎同诸侯一样了。

《诗经》里说：“强盛宗周统四方，褒姒一笑使它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褒君神灵变成龙，后来生出那褒姒。褒姒长大配幽王，幽王废后与太子。点燃烽火调军队，褒姒大笑寇未至。申侯联军攻伐周，幽王果然被杀死。

## 四、卫宣公姜

宣姜者，齐侯之女，卫宣公之夫人也①。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为太子。又娶于齐，曰宣姜，生寿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寿，乃与寿弟朔谋构伋子②。公使伋子之齐，宣姜乃阴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杀之③，曰：“有四马白旄至者④，必要杀之⑤！”寿闻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弃父之命，则恶用子也⑥？”寿度太子必行⑦，乃与太子饮，夺之旄而行，盗杀之⑧。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⑨，寿已死矣。伋子痛寿为己死，乃谓盗曰：“所欲杀者，乃我也。此何罪？请杀我！”盗又杀之。二子既死，朔遂立为太子。宣公薨⑩，朔立，是为惠公，竟终无后，乱及五世⑪，至戴公而后宁⑫。《诗》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⑬此之谓也。

颂曰：卫之宣姜，谋危太子。欲立子寿，阴设力士。寿乃俱死，卫果危殆。五世不宁，乱由姜起。

### 〔注释〕

①卫宣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晋。在位19年（前718——前700年）。 ②构：罗织罪名，加以陷害。 ③阴：暗中。界上：此指卫齐两国的边界上。 ④白旄（máo毛）：指以白旄（白色牦牛尾）作装饰的出使用的符节。 ⑤要（yāo妖）：半路拦截。 ⑥恶（wū乌）：怎么，哪里。副词，加强反诘语气。 ⑦度（duó夺）：揣度，推测。 ⑧盗：强盗。指上文的“力士”。 ⑨遽（jù具）：急速。 ⑩薨（hōng轰）：古时称诸侯及有爵位的重臣去世为薨。 ⑪乱及五世：顾广圻曰：“据《左氏传》及《卫世

家》，‘五’是‘三’之误。三，谓宣、惠、懿也。” ⑫戴公：

即卫戴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名申。在位一年（前660年）。

⑬乃如之人，德音无良：见《诗经·邶风·日月》。乃，竟。之人，这人。《毛诗》“人”下有“兮”字。德音，好名誉。

### 〔今译〕

卫宣公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卫宣公的夫人。起初，卫宣公原来的夫人夷姜生了伋子，立为太子。后来宣公从齐国娶了妻子，称为宣姜，生了儿子寿和朔。夷姜死后，宣姜想立寿为太子，就和朔密谋策划，诬陷伋子。宣公派伋子出使齐国。宣姜便暗中派力士等待在边界上，准备杀掉伋子。她对力士说：“看见有人乘着四匹马拉的车子，拿着白旄符节，一定要截住他，把他杀掉！”

寿知道这件事后就告诉了伋子，说：“您一定要躲避开！”伋子却说：“不行，违背父亲的命令，哪里还算得上儿子？”寿心想伋子肯定要出行，就和伋子一块喝酒，等伋子醉了，就夺下白旄符节，先赶到边界上，结果被强盗杀死。伋子醒来以后，找不到白旄符节，便急忙去追赶，来到边界时，寿已经死了。伋子对寿替自己死感到非常痛心，就对强盗说：“要杀掉的是我，他有什么罪？请杀死我吧！”强盗又杀死了伋子。二人死后，朔被立为太子。宣公去世，朔即位为君，这就是惠公，惠公竟一直没有后嗣。卫国的动乱持续了五世，到戴公以后才安定下来。

《诗经》里说：“天下竟有这种人，不顾名誉坏心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卫宣夫人叫宣姜，图谋杀掉那太子。想立子寿为

太子，暗中策划召力士。寿与太子同被害，卫国果有危难至。五世没有得安宁，大乱全由宣姜始。

## 五、鲁桓文姜

文姜者，齐侯之女，鲁桓公之夫人也①。内乱其兄齐襄公②。桓公将伐郑，纳厉公③。既行，与夫人俱将如齐也。申繻曰④：“不可。女有家⑤，男有室，无相渎也⑥，谓之有礼。易此必败。且礼，妇人无大故则不归⑦。”桓公不听，遂与如齐。文姜与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⑧，因拉其胁而杀之⑨，遂死于车。鲁人求彭生以除耻，齐人杀彭生。《诗》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⑩此之谓也。

颂曰：文姜淫乱，配鲁桓公。与俱归齐，齐襄淫通。俾厥彭生⑪，摧干拉胸⑫。维女为乱，卒成祸凶。

### 〔注释〕

- ①鲁桓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姬姓，名允，一作“轨”。在位18年（前711—前694年）。 ②内乱：指乱伦，在家内淫乱私通。齐襄公：齐国国君。姜姓，名诸儿。在位12年（前697年—前686年）。 ③纳厉公：送郑厉公回国。郑厉公，郑国国君。姬姓，名突。在位11年（前700—前697年，前679—前673年）。曾因与大臣祭仲发生矛盾，一度出奔边邑。 ④申繻（xū需）：或作“申俞”。鲁国大夫。 ⑤有家：即有夫。男子有妻称为有室。 ⑥渎：轻慢，亵渎。 ⑦大故：指因恶逆等大罪过而被休出。 ⑧乘之：帮助桓公登车。 ⑨拉：折断。胁：肋骨。 ⑩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见《诗经·大雅·瞻卬》。 ⑪俾（bǐ比）：使。 ⑫摧干：折断躯干。

## 【今译】

鲁桓文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鲁桓公的夫人。她在出嫁前就有淫荡乱伦行为，曾与哥哥齐襄公私通。一次，鲁桓公准备出兵伐郑，送郑厉公回国复位。计划确定后，桓公打算和夫人文姜一块到齐国去。申饬劝谏说：“不行。女子有丈夫，男子有妻子，不能互相轻慢，这就叫有礼。违背了它，一定会坏事。况且妇人没有因大罪被休出，就不能回娘家。”桓公不听，便与文姜一起前往齐国。

到齐后，文姜与襄公通奸，桓公知道了非常气愤，不停地加以禁止，文姜就把这事告诉了襄公。襄公摆酒宴请桓公，等把他灌醉，就派公子彭生抱起他来，帮着他上车，趁机折断他的肋骨，将他杀掉，桓公死在车上。鲁国请求抓住彭生以消除耻辱，齐国便杀了彭生。

《诗经》里说：“祸乱不是从天降，出自妇人丧天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女文姜行淫乱，配鲁桓公做夫人。随同桓公到齐国，齐襄与她相奸淫。指使彭生大力士，折躯断肋桓公殒。这个女子惹祸端，造成祸凶真残忍。

## 六、鲁庄哀姜

哀姜者，齐侯之女，庄公之夫人也<sup>①</sup>。初，哀姜未入时，公数如齐，与哀姜淫。既入，与其弟叔姜俱<sup>②</sup>。公使大夫宗妇用币见<sup>③</sup>。大夫夏甫不忌曰：“妇贄不过枣、栗<sup>④</sup>，以致礼也；男贄不过玉帛、禽鸟，以彰物也<sup>⑤</sup>。今妇费用币，是男女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无乃不可乎？”

公不听。又丹其父桓公庙宫之楹⑦，刻其桷⑧，以夸哀姜⑨。哀姜骄淫，通于二叔公子庆父、公子牙⑩。哀姜欲立庆父。公薨，子般立。庆父与哀姜谋，遂杀子般于党氏⑪，立叔姜之子，是为闵公。闵公既立，庆父与哀姜淫益甚，又与庆父谋杀闵公而立庆父，遂使卜畸袭弑闵公于武闾⑫，将自立。鲁人谋之，庆父恐，奔莒⑬，哀姜奔邾⑭。齐桓公立僖公，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乃召哀姜，鸩而杀之⑮。鲁遂杀庆父。《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⑯此之谓也。

颂曰：哀姜好邪，淫于鲁庄。延及二叔，骄妒纵横。庆父是依，国适以亡。齐桓征伐，鸩杀哀姜。

### 〔注释〕

- ①庄公：即鲁庄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姬姓，名同。在位32年（前693—前662年）。 ②弟：同“娣”，女弟，妹妹。周代贵族女子出嫁，以妹妹和侄女随嫁。 ③宗妇：同姓大夫的妻子。币，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 ④贄(zhì至)：初次拜见尊长时所送的礼物。 ⑤彰物：指显示贵贱等差。 ⑥无乃：恐怕，大概。 ⑦丹：用朱色漆。楹：柱子。 ⑧刻：雕刻。桷(jué决)：方形的椽子。 ⑨夸哀姜：夸耀于哀姜。 ⑩叔：丈夫的弟弟，小叔子。 ⑪党氏：鲁国大夫。其长女孟任为子般（一作“子斑”）之母。 ⑫卜畸(yǐ以)：鲁国大夫。武闾：宫中侧门名。 ⑬莒：国名。己姓，或说曹姓。其地主要在今山东莒县一带。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 ⑭邾(zhū朱)：国名。即邾，也称邾婁。曹姓。其地主要在今山东邹县一带。战国时为楚所灭。 ⑮鸩(zhèn镇)：以鸩酒杀人。鸩相传是一种毒鸟，羽毛为紫绿色，放在酒里，能毒死人。 ⑯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见《诗经·王风·中谷》。

有雍》。啜(chuò绰)，哭泣时抽噎的样子。何嗟及矣，即嗟何及矣。

### 〔今译〕

鲁庄哀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鲁庄公的夫人。起初哀姜还没来鲁国时，庄公就多次到齐国，和她淫乱。来鲁后，哀姜与妹妹叔姜一块在庄公身边侍寝，庄公让同姓大夫的妻子带着玉帛等礼物进见哀姜。大夫夏甫不忍说：“妇女所拿的礼物不过枣子、栗子，用来表示礼敬；男子所拿的礼物不过玉帛、禽鸟，用来显示贵贱等差。现在妇女所拿的礼物为玉帛，这是男女没有区别了。男女的区别，是国家的大法。恐怕不行吧？”庄公没有听从。庄公还命人在他父亲桓公庙宫的柱子上涂刷红漆，在椽子上雕花，以此向哀姜夸耀。

后来哀姜与两个小叔子即公子庆父、公子牙私通。哀姜很想立庆父为君。庄公去世，子般即位。庆父和哀姜经过密谋，就在党氏家杀掉子般，立叔姜所生的儿子为君，这就是闵公。闵公即位后，庆父与哀姜淫通更加放肆，哀姜又与庆父密谋杀害闵公，立庆父作国君，于是，派卜翳在武闾袭杀了闵公，庆父准备自立为君。鲁国人商量办法对付他，庆父很害怕，逃奔到莒国，哀姜也逃奔到邾国。齐桓公支持拥立僖公，听说哀姜和庆父私通，危害鲁国，就叫去哀姜，用毒酒将她杀死。鲁国最后也杀掉了庆父。

《诗经》里说：“呜咽悲泣心伤痛，后悔莫及叹无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哀姜为人很奸邪，常常无度淫庄公。与俩小叔也私通，十分骄妒又蛮横。一心想要靠庆父，鲁将危亡不安

定。齐桓派兵平鲁难，鸩杀哀姜国得宁。

## 七、晋献骊姬

骊姬者，骊戎之女<sup>①</sup>，晋献公之夫人也<sup>②</sup>。初，献公娶于齐，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献公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生奚齐、卓子。骊姬嬖于献公。齐姜先死，公乃立骊姬以为夫人。骊姬欲立奚齐，乃与弟谋曰<sup>③</sup>：“一朝不朝，其间容刀<sup>④</sup>。逐太子与二公子而可间也。于是骊姬乃说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sup>⑤</sup>；蒲与二屈，君之境也<sup>⑥</sup>，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畏；边境无主，则开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与二屈，则可以威民而惧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骊姬既远太子，乃夜泣。公问其故，对曰：“吾闻申生为人甚好仁而强<sup>⑦</sup>，甚宽惠而慈于民，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民之故行强于君。君未终命而歿<sup>⑧</sup>，君其奈何？胡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骊姬曰：“为民与为父异。夫杀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宠<sup>⑨</sup>，除乱而众说<sup>⑩</sup>，孰不欲焉？虽其爱君，欲不胜也<sup>⑪</sup>。若纣有良子而先杀纣，毋章其恶<sup>⑫</sup>，钧死也<sup>⑬</sup>，毋必假手于武王以废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sup>⑭</sup>，此皆为民而不顾亲。君不早图，祸且及矣。”公惧，曰：“奈何而可？”骊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sup>⑮</sup>？彼得政而治之，殆将释君乎？”公曰：“不可！吾将图之。”由此疑太子。骊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梦见齐姜，亟往祀焉<sup>⑯</sup>！”申生祭于曲沃，归福于绛<sup>⑰</sup>。公田不在<sup>⑱</sup>，骊姬受福，乃置

鸩于酒，施毒于脯<sup>①</sup>。公至，召申生，将胙<sup>②</sup>，骊姬曰：“食自外来，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地坟<sup>③</sup>。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犬死；饮小臣<sup>④</sup>，小臣死之。骊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见申生哭曰：“嗟乎！国，子之国，子何迟为君？有父恩忍之<sup>⑤</sup>，况国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献公使人谓太子曰：“尔其图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则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则骊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经于新城庙<sup>⑥</sup>。公遂杀少傅杜原款；使阍楚刺重耳<sup>⑦</sup>，重耳奔狄；使贾华刺夷吾<sup>⑧</sup>，夷吾奔梁<sup>⑨</sup>。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献公卒，奚齐立，里克杀之；卓子立，又杀之；乃戮骊姬<sup>⑩</sup>，鞭而杀之。于是秦立夷吾，是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为怀公。晋人杀怀公于高粱<sup>⑪</sup>，立重耳，是为文公。乱及五世然后定。《诗》曰：“妇有长舌，惟厉之阶。”<sup>⑫</sup>又曰：“哲妇倾城。”<sup>⑬</sup>此之谓也。

颂曰：骊姬继母，惑乱晋献。谋潜太子，毒酒为权<sup>⑭</sup>。果弑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乱昏。

### 〔注释〕

- ①骊戎：族名。西戎别居于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的一支。 ②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诡诸。在位26年（前676——前651）。 ③弟：同“娣”，女弟，妹妹。周代贵族女子出嫁，以妹妹和侄女随嫁。 ④一朝不朝，其间容刀，王照圆曰：“间，隙也，言不朝之时甚少耳，便有乘其间而用刀中伤之者。” ⑤曲沃，君之宗邑也：曲沃，晋邑名。在今山西闻喜东北。春秋初年，晋昭侯封叔父成师（曲沃桓叔）于此。成师就是献公的曾祖。晋

武公代晋后，曲沃仍为别都。宗邑，祖庙所在的城邑。 ⑥蒲与二屈，君之境也：蒲、屈，晋邑名。蒲在今山西隰县西北。二屈，即北屈和南屈。二屈毗邻，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南屈即在其南。蒲靠近秦国，二屈靠近狄人，故言“君之境”。 ⑦强：《国语·晋语一》韦昭注：“强，强御也。”强御，强暴有势力。下文“行强”指行逆篡权。 ⑧歿（mò末）：死亡。 ⑨父：王照圆曰：“《晋语》‘父’作‘交’，此字形之误。交，俱也。”宠：荣耀。 ⑩说（yèu阅）：高兴。 ⑪欲不胜（shēng生）：即经不起贪欲的诱惑。 ⑫章：彰显。 ⑬钧：同样。 ⑭武公兼翼：武公，即晋武公。名称。成师（曲沃桓叔）之孙，献公之父。原称曲沃武公。公元前679年，他率兵伐晋，占领晋都邑翼，杀掉晋侯缙，被周王室命为晋君，列于诸侯，改称晋武公。翼，又称絳，在今山西翼城南。楚穆弑成：指楚穆王（太子商臣）领兵围困王宫，迫使父亲楚成王自杀一事。参见卷五之《楚成郑瞽》。梁端引梁玉绳曰：“事在晋献公后，与《楚平伯嬴传》称‘秦穆公’、《齐伤槐女传》称‘宋景公’同一乖刺。” ⑮老：告老退位。 ⑯亟（jí极）：急，赶快。 ⑰福：祭过神的酒肉。 ⑱田：外出打猎。 ⑲脯：干肉。 ⑳胙（zuò作）：祭祀用的肉。此指献胙。 ㉑坟：隆起。 ㉒小臣：阍官。 ㉓忍：残忍。 ㉔经：上吊。新城：即曲沃，因献公重新为太子修建，故名。 ㉕阍楚：晋国宦官。《国语·晋语三》韦昭注：“阍，阍士也。楚，谓伯楚，寺人披之字也。于文公时为勃鞞。” ㉖贾华：晋国大夫。 ㉗梁：国名。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南。公元前641年为秦穆公所灭。 ㉘戮（lù路）：羞辱。 ㉙高粱：晋邑名。在今山西临汾东北。 ㉚妇有长舌，惟厉之阶：见《诗经·大雅·瞻卬》。维，是。厉，祸患。阶，阶梯，含有根源的意思。 ㉛哲妇倾城：见《诗经·大雅·瞻卬》。城，指国家。 ㉜权：计谋。

## 〔今译〕

晋献骊姬，是骊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夫人。起初献公从齐国娶了妻子，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又从戎地娶了两个女人，生了公子重耳和夷吾。后来献公攻打骊戎，取得胜利，得到骊姬，把她带回晋国，生了奚齐和卓子。骊姬受到献公的宠爱。齐姜早死，献公就立骊姬为夫人。

骊姬想立奚齐为太子，便同妹妹商量说：“不朝见的时候，可以趁机动手。赶走太子和两个公子以后也就有空子可钻了。”于是骊姬就劝献公说：“曲沃，是君王祖庙所在的城邑；蒲和二屈，是君王在边境上的城邑，它们都不能没有主管的人。祖庙所在的城邑没有主管的人，百姓就不畏惧；边境上的城邑没有主管的人，就会使敌人产生入侵的念头。敌人有了入侵的念头，百姓轻视政令，这是国家的祸患。如果让太子主管曲沃，让两个公子主管蒲和二屈，就可以使百姓畏惧，使企图入侵的敌人丧胆。”于是献公就让太子住曲沃，重耳住蒲，夷吾住二屈。

太子被赶到远处以后，骊姬便在夜里哭泣。献公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我听说申生为人很讲仁德，势力强大，做事很宽厚仁惠，爱护百姓，现在他认为君王被我迷惑，必然会搞乱国家，为了国家和百姓，他恐怕要反叛君王，篡夺政权。君王还不到该死的时候就要去死，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杀了我？不要因为一个小女子来祸乱百姓。”献公问：

“他爱百姓还不爱他父亲吗？”骊姬说：“对待百姓和对待父亲是不一样的。杀掉国君，有利于百姓，百姓谁不拥戴？如果对双方都有利并获得荣耀，消除祸乱，让民众高兴，那么

有谁不想这样呢？即使他爱君王，也经不住贪欲的引诱。假如殷纣有个好儿子先杀了纣，不去彰扬其罪恶，同样是死，不一定非得借周武王的力量来断绝其祭祀。从我们先君武公兼并翼都，到楚穆王杀害楚成王，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百姓而不顾私亲。君王不早点想办法，马上就会大祸临头的。”献公感到害怕，问：“怎么办才好呢？”骊姬说：“君王为什么不告老退位，把国政交给他呢？他得到政权，统治全国，这样大概就会放过君王吧？”献公说：“不行！我要好好地谋划一下。”从此就对太子起了疑心。

后来，骊姬派人以献公的名义告诉太子说：“君王梦见了齐姜，要赶快去祭祀！”申生在曲沃进行祭祀，随后把用过的酒肉带往绛都。献公外出打猎，不在宫里，骊姬接受了酒肉，就在酒里下了鸩毒，在肉里放了毒药。献公回到宫里，叫来申生，申生想把祭肉献上去，骊姬忙说：“食物是从外面带来的，不能不先试试。”把酒倒在地上，泥土隆起。申生很惊恐地跑了出去。骊姬又让人拿肉给狗吃，狗死去；拿酒给小宦官喝，小宦官也死掉了。于是骊姬脸朝天，捶着胸大哭起来，找到申生又哭喊起来：“唉呀！国家是你的国家，你早晚不是要当国君吗？有父亲的恩义尚且如此残忍，更何况对待国人呢？杀害父亲以求得私利，人们谁还会对你好呢？”献公派人对太子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太傅里克对太子说：“太子进去自己讲清楚了就可以活着，否则性命难保。”太子说：“我们国君老了。如呆进去加以辩诬，骊姬就会被处死，没有了骊姬，我们国君就会心里不安。”于是，太子在新城的庙里上吊自杀了。

献公随后杀掉少傅杜原款，派阎楚刺杀重耳，重耳逃亡。

到狄；派贾华刺杀夷吾，夷吾逃奔梁国。赶走了公子们，献公立奚齐为太子。献公去世，奚齐即立为君，被里克杀掉，接着卓子继立，里克又杀掉卓子，并逮住骊姬加以羞辱，用鞭子把她打死。于是秦国拥立夷吾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惠公。惠公死，儿子圉即位，这就是怀公。晋人在高粱杀死怀公，拥立重耳为君，这就是文公。晋国大乱持续了五世，到这时才安定下来。

《诗经》里说：“妇人有条长舌头，灾难根源由此生。”又说：“多谋女子毁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骊姬为太子继母，诱惑迷乱晋献公。设计谗毁那太子，更下毒在酒肉中。果使太子自杀死，两位太子也远行。骊姬后来服罪死，她使五世不安宁。

## 八、鲁宣缪姜

缪姜者①，齐侯之女，鲁宣公之夫人②，成公母也③。聪慧而行乱，故谥曰缪④。初，成公幼，缪姜通于叔孙宣伯⑤，名乔如。乔如与缪姜谋去季、孟而擅鲁国⑥。晋、楚战于鄢陵⑦，公出佐晋。将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辞以晋难，请反听命。又货晋大夫⑧，使执季孙行父而止之，许杀仲孙蔑，以鲁士晋为内臣⑨。鲁人不顺乔如，明而逐之⑩。乔如奔齐，鲁遂摈缪姜于东宫⑪。始往，缪姜使筮之⑫，遇《艮》之六⑬。史曰⑭：“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⑮。君必速出！”姜曰：“亡⑯！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⑰元，善之长也；亨，嘉之会也⑱；利，义之和也⑲；贞，事之干也。终故不可诬也⑳，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

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放②，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卒薨于东宫。君子曰：惜哉！缪姜虽有聪慧之质，终不得掩其淫乱之罪。《诗》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②此之谓也。

颂曰：缪姜淫泆③，宣伯是阻④。谋逐季、孟，欲使专鲁。既废见摈，心意摧下。后虽善言，终不能补。

### 〔注释〕

- ①缪（mù 穆）姜：或作“穆姜”。缪，通“穆”。 ②鲁宣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姬姓，名倭，一作“倭”。在位18年（前608—前591年）。 ③成公：即鲁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在位18年（前590—前573年）。 ④故谥曰缪：《逸周书·谥法》：“名与实爽曰缪。”爽，违背。 ⑤叔孙宣伯：鲁国宗室大臣。叔孙氏，名乔如，一作“侨如”。 ⑥季、孟：即季孙氏、孟孙氏（一作“仲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分别为鲁桓公之子仲庆父、叔牙、季友的后裔，故合称“三桓”。他们是春秋后期掌握鲁国实权的宗室贵族。此时季、孟两氏的大宗是季孙行父（季文子）、仲孙蔑（孟献子），二人曾先后为鲁国执政。擅：独揽。 ⑦鄆陵：郑邑名。在今河南鄆陵北。 ⑧货：贿赂。 ⑨士：通“事”，事奉。 ⑩明（méng 盟）：通“盟”，结盟。 ⑪摈缪姜于东宫：将缪姜幽禁在东宫。东宫，鲁国别宫。 ⑫筮（shì 誓）：用蓍（shī 师）草占卜算卦。 ⑬《艮》之六：即《艮》变为六。六，《左传·襄公九年》作“八”。顾广圻认为当据改为“八”。 ⑭史：官名。掌管祭祀和记事等。 ⑮《随》，其出也：《周易·

杂卦》：“《随》，无故也。”无故即没有故处，当然要走出故处。这是据《随卦》挂名含义得出的结论。下文缪姜的话则是就《随卦》卦辞而言。 ⑯亡(wú无)：通“无”，不。 ⑰《随》，元、亨、利、贞，无咎：《周易·随卦》卦辞。 ⑱亨(xiǒng想)，嘉之会：亨，即享，宴享。行嘉礼时必设宴享，有主有客，故此言会。 ⑲利，义之和：据古人的义利观，行公利为义，行私利为利，利之和为公利，所以缪姜出此言。 ⑳故：同“固”。诬：欺骗。 ㉑放：王照圆、梁端曰：此盖字形之误。《左传》作“姣”。 ㉒“士之耽兮”四句：见《诗经·卫风·氓》。耽(dān丹)，玩乐太甚。说(tuō脱)，解脱。 ㉓佚(yì意)：放荡，荒淫。 ㉔是阻：王照圆注引郝懿行曰：“‘是阻’疑‘实阻’，字之误也。”《说文·心部》：“阻，骄也。”

### 〔今译〕

鲁宣缪姜，是齐国国君的女儿，鲁宣公的夫人，鲁成公的母亲。她非常聪慧，但生活淫乱，所以死后人们把“缪”定为她的谥号。起初，成公年幼，缪姜和叔孙宣伯私通，宣伯名叫乔如。乔如同缪姜谋划除掉季、孟二氏，专擅鲁国国政。晋与楚在鄢陵进行战争，成公率鲁兵出征援晋。临行前，缪姜对成公说：“一定要赶走季、孟二氏！他们背叛了国君。”

成公以晋国危难为借口，请求回来之后再听命。乔如又向晋国大夫行贿，让他们扣留季孙行父，许诺杀掉仲孙蔑，让鲁国作为内臣，事奉晋国。鲁国人不顺从乔如，结盟后将他驱逐。乔如逃亡到齐国，鲁国把缪姜幽囚在东宫。

缪姜刚到东宫的时候，让人占卜，得到《艮》变为六。史官说：“这叫做《艮》变为《随》。《随》是出走的意思。”

您会很快出去的。”缪姜说：“不！这卦象在《周易》里说：‘《随》，元、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善的最高体现；亨，是嘉礼中的宾主相会；利，是义的总汇；贞，是事情的本体。说到底，在这里是不能有任何欺骗行为的，所以尽管得到《随卦》，也不会有灾祸。现在我作为女人，参与了叛乱，本来地位就低，又加上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导致国家不安定，不能说是亨；做事害及自身，不能说是利；不顾自己的身份而刻意修饰容貌，不能说是贞。有这四种德行的，得到《随卦》才可以没有灾祸。这四种我都没有，怎么能合于《随卦》卦辞呢？我走上邪恶的道路，怎么能没有灾祸呢？我肯定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缪姜最后果然死在东宫。

君子说：可惜呀！缪姜虽然生来聪慧，但始终无法掩饰其淫乱的罪行。《诗经》里说：“男子玩乐太过分，那还能得到解脱。女子玩乐太过分，那就会久陷泥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鲁宣缪姜行淫荡，宣伯生性也骄横。二人密谋逐季、孟，想让宣伯专鲁政。缪姜幽禁在东宫，心中常常有悲痛。后来虽然善解说，仍然无法掩秽行。

## 九、陈女夏姬

陈女夏姬者①，大夫夏徵舒之母也②。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③。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为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与陈灵公皆通于夏姬④，或衣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见之⑤，谓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为之⑥，不待

幽闲于朝廷⑦，以戏士民，其谓尔何？”二人以告灵公。灵公曰：“众人知之吾不善⑧，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贼泄冶而杀之⑨。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召徵舒也。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⑩。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⑪，射杀灵公。公孙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其明年，楚庄王举兵诛徵舒，定陈国，立午，是为成公。庄王见夏姬美好，将纳之。申公巫臣谏曰⑫：“不可。王讨罪也，而纳夏姬，是贪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愿王图之！”王从之，使坏后垣而出之⑬。将军子反见美⑭，又欲取之。巫臣谏曰：“是不祥人也。杀御叔，弑灵公，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天下多美妇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庄王以夏姬与连尹襄老⑮。襄老死于郟⑯，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见夏姬，谓曰：“子归，我将媾汝。”及恭王即位⑰，巫臣媾于齐，尽与其室俱，至郑，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从之。巫臣使介归币于楚⑱，而与夏姬奔晋。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⑲，而分其室。《诗》云：“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⑳言嬖色殒命也。

颂曰：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

### 〔注释〕

①陈女夏姬：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称夏姬是因为其丈夫陈大夫御叔的采邑在夏，一说御叔的父亲字子夏，御叔便以夏为氏。王照圆曰：“‘陈’当作‘郑’，字之误。” ②大夫夏徵舒之母也：

《史记·陈杞世家》正义引“大夫”上有“陈”字，“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梁端本据以增补。夏徵舒，字子南，又称夏南。

③伎术：才艺，技能。伎，通“技”。 ④公孙宁、仪行父：春秋时陈国大夫。公孙宁即孔宁。陈灵公：陈国国君。妫姓，名平国。在位15年（前613—前599年）。 ⑤泄冶：陈国大夫。 ⑥率，诱导。君：原作“居”，据黄鲁曾本改。 ⑦幽闲：指昏暗和空闲之时。 ⑧之：王照圆曰：“‘之’字衍。” ⑨徵：王照圆曰：“‘徵’疑‘微’字之误。微，隐也。” ⑩疾：厌恶。 ⑪弩（nǔ努）：弩弓，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厩（jiù旧）：马棚。 ⑫申公巫臣：楚国宗族大臣。屈氏，曾为申县（今河南南阳）之尹，故名。又称屈巫、巫臣，字子灵。奔晋后为邲（今河南温县东北）大夫。 ⑬垣：墙。 ⑭将军子反：即下文之“大夫子反”。又称公子侧。曾任楚司马。 ⑮连尹：楚官名。 ⑯邲（bì毕）：郑地名。在今河南郑州西北，荥阳东北。公元前597年，楚庄王领兵在此大败晋军，襄老即死于这一战争。 ⑰恭王，即楚恭王。恭，一作“共。名审。庄王之子。在位31年（前590—前560年）。 ⑱介：副使。归币于楚：将齐国赠给的礼物带回楚国。 ⑲子重：楚国宗室大臣。即公子婴齐。楚庄王之弟。曾任楚左尹、令尹。 ⑳“乃如之人兮”四句：见《诗经·邶风·蟋蟀》。之人，是人，这人。兮，《毛诗》作“也”，二字通。怀，借为“坏”，败坏。信，诚信，忠贞。命，寿命。

### 〔今译〕

陈女夏姬，是陈国大夫夏徵舒的母亲。她姿容美丽无比，才艺也非常出众。虽已年老，但身体还很健壮，所以她曾经三次当王后，七次当夫人，公侯们争相聘娶，没有不被她迷惑而丧失意志的。夏姬的儿子夏徵舒是陈国的大夫。

公孙宁、仪行父和陈灵公都与夏姬私通，有时还穿着她的衣服在朝廷上开玩笑。泄冶发现后对公孙宁、仪行父说：

“国君有不好的地方，你们应该加以掩饰。现在你们自己就引着国君做坏事，甚至不等昏暗和空闲之时，就在朝廷上当着士人百姓的面开玩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二人把这个话告诉了灵公。灵公说：“别人知道我不好，这倒没什么妨害；泄冶知道了，我感到羞耻。”于是就派人暗中将泄冶杀掉了。

后来，陈灵公和公孙宁、仪行父在夏氏家里喝酒，还叫来了夏微舒。灵公和二人开玩笑说：“微舒长得象你们。”二人也说：“不如说更象君王。”微舒对这些话很反感。等灵公喝完酒出来，微舒便在马棚门口安置了弩弓，射死灵公。公孙宁、仪行父都逃奔到楚国，灵公太子午逃亡到晋国。第二年，楚庄王发兵诛杀微舒，使陈国安定下来，并立午为国君，这就是成公。

楚庄王发现夏姬很有姿色，想收纳她。申公巫臣进谏说：“不行。君王是来讨伐有罪之人的，现在却要收纳夏姬，这是贪恋女色。贪恋女色叫做淫，淫就会受到严重惩罚。希望君王好好考虑考虑！”庄王听从了，让人毁掉后墙，送出夏姬。将军子反见夏姬漂亮，也想娶她。巫臣劝止说：“这是个不吉利的人。她先后使御叔、灵公和夏南丧命，使孔、仪二人逃亡，又几乎使陈国灭亡。天下漂亮女人很多，为什么非要找她不可？”子反也就没再坚持。庄王把夏姬给了连尹襄老。不久襄老在郟地战死，连尸体都没找回来。他儿子黑要又与夏姬通奸。申公巫臣来见夏姬，对她说：“你先回娘家去，我将娶你做妻子。”

楚恭王即位后，申公巫臣到齐国聘问，把家室和财产全都带到郑国，派人去叫夏姬说：“可以得到襄老的尸体。”夏姬跟着到了郑国。巫臣派副使将齐国赠送的礼物带回楚国，就和夏姬逃往晋国。大夫子反对此十分怨恨，便同子重一起消灭了巫臣的家族，瓜分了他们的家室和财产。

《诗经》里说：“就是这样一个人，败坏礼教乱婚姻。行不贞洁心不专，不知性命极易损。”这是说宠爱女色容易使人亡命。

颂说：夏姬美丽才艺多，致使陈国遭败破。使二大夫逃亡走，儿子也遇杀身祸。几乎毁掉楚庄王，巫臣败乱奔晋国。子反悔恨又恐惧，巫臣家族被分割。

## 十、齐灵声姬

声姬者，鲁侯之女，灵公之夫人<sup>①</sup>，太子光之母也<sup>②</sup>。号孟子。淫通于大夫庆克，与之蒙衣乘辇而入于闾<sup>③</sup>。鲍牵见之<sup>④</sup>，以告国佐<sup>⑤</sup>。国佐召庆克，将询之。庆克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国佐非我<sup>⑥</sup>。”孟子怒。时国佐相灵公，会诸侯于柯陵<sup>⑦</sup>，高子、鲍子处内守<sup>⑧</sup>。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sup>⑨</sup>。孟子诉之曰<sup>⑩</sup>：“高、鲍将不内君<sup>⑪</sup>，而欲立公子角<sup>⑫</sup>，国佐知之。”公怒，刖鲍牵而逐高子、国佐<sup>⑬</sup>，二人奔莒。更以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乃率师围莒，不胜。国佐使人杀庆克。灵公与佐盟而复之<sup>⑭</sup>。孟子又诉而杀之。及灵公薨，高、鲍皆复，遂杀孟子，齐乱乃息。《诗》云：“匪教匪诲，时维妇寺。”<sup>⑮</sup>此之谓也。

颂曰：齐灵声姬，厥行乱失<sup>⑯</sup>。淫于庆克，鲍牵是疾。潜诉高、鲍，遂以奔亡<sup>⑰</sup>。好祸用亡，亦以事丧。

## 〔注释〕

①灵公：即齐灵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环。在位 28 年（前 581—前 554 年）。②太子光：即后来的齐庄公。③蒙衣：穿着妇女的衣服，用头巾盖住头。这是当时妇女外出的习俗。辇（niǎn 辇）：用人拉挽的车子。阨（hóng 宏）：宫中夹道门，巷门。④鲍牵：即鲍庄子。齐国大夫。⑤国佐：即国武子。佐，一作“差”。齐国正卿。⑥非：非难，责怪。⑦相：即相礼，负责礼节仪式。柯陵：郑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南，临颖北。⑧高子：据《左传·成公十七年》，此指高无咎。齐国正卿。⑨索客：检查旅客。⑩诬：诬陷。⑪内（nà 那）：接纳。⑫公子角：与齐灵公同为齐顷公之子。⑬刖（y uè 阅）：一种酷刑，把脚砍掉。⑭盟：在神灵前立誓缔约。复之：恢复国佐的职位。此下所述，与《左传》不同。⑮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见《诗经·大雅·瞻卬》。匪教匪诲，指并非另有别人教诲君王做坏事。时，是。维，只。寺，通“侍”，近侍。⑯失：同“佚”。⑰亡：梁端引陈奂曰：“‘亡’疑‘妄’字之误。《说文·女部》：“妄，乱也。”

## 〔今译〕

齐灵声姬，是鲁国国君的女儿，齐灵公的夫人。号称孟子。她与大夫庆克淫乱私通，曾让庆克穿着女人衣服，用头巾盖住头，和自己一块坐辇车进入宫中的夹道门。鲍牵发现了，报告给国佐。国佐派人喊庆克，想询问一下。庆克躲在家里，好久都不出门，还告诉孟子说：“国佐责备我。”孟子非常生气。

当时国佐作为相礼，随灵公在柯陵与诸侯会见，高子、鲍

子留守国内。等到灵公启程回国，快要到达都城的时候，高、鲍关闭城门，检查旅客。孟子借机诬陷说：“高、鲍二人不想让国君进城，准备立公子角为君，国佐知道这件事。”灵公大怒，砍掉了鲍牵的脚，赶走了高子和国佐。二人逃亡到莒国。灵公另外任用崔杼为大夫，派庆克佐助他。灵公又率军围攻莒国，没能取胜。国佐派人杀掉了庆克。在与国佐盟誓后，灵公恢复了职位。孟子再一次加以诽谤，终使国佐遭到杀害。灵公去世后，高、鲍二人都恢复了职位，于是他们杀掉孟子，齐国的内乱也随之平息。

《诗经》里说：“没人教王行坏乱，只因听信女侍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灵夫人叫声姬，为人不正行淫欲。庆克和她私通奸，鲍牵既见蒙冤屈。进谗诽谤高与鲍，二人只得出奔莒。喜欢害人造祸乱，己亦被杀身死去。

## 十一、齐东郭姜

齐东郭姜者，棠公之妻<sup>①</sup>，齐崔杼御东郭偃之姊也<sup>②</sup>。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吊而说姜<sup>③</sup>，遂与偃谋娶之。既居，其室比于公宫<sup>④</sup>，庄公通焉<sup>⑤</sup>，骤如崔氏<sup>⑥</sup>。崔子知之。异日，公以崔子之冠赐侍人。崔子愠<sup>⑦</sup>，告有疾，不出。公登台以临崔子之宫，由台上与东郭姜戏。公下从之，东郭姜奔入户而闭之。公推之曰：“开！余。”东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发<sup>⑧</sup>。”公曰：“余开崔子之疾也<sup>⑨</sup>，不开？”崔子与姜自侧户出，闭门，聚众鸣鼓。公恐，拥柱而歌。公请于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请改心事吾子<sup>⑩</sup>。若不信，请盟。”崔子曰：“臣不敢闻命。”乃避之。公又请于崔氏之

宰曰⑩：“请就先君之庙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闻命。”公逾墙而逃，崔氏射公，中踵⑪，公反堕，遂弑公。先是时，东郭姜与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爱之，使为相室⑫。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⑬，小子强。及姜入后，生二子明成⑭。成有疾，崔子废成而以明为后⑮。成使人请崔邑以老⑯，崔子哀而许之，棠母咎与东郭偃争而不与。成与强怒，将欲杀之，以告庆封。庆封，齐大夫也，阴与崔氏争权，欲其相灭也，谓二子曰：“杀之！”于是二子归杀棠母咎、东郭偃于崔子之庭。崔子怒，诉之于庆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于此。吾事夫子，国人之所以知也，唯辱使者⑰，不可以已。”庆封乃使卢蒲癸帅徒众与国人焚其库厩而杀成、强⑱。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经而死。崔子归，见库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经而死。君子曰：东郭姜杀一国君而灭三室⑲，又残其身，可谓不祥矣。《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败。”⑲此之谓也。

颂曰：齐东郭姜，崔杼之妻。惑乱庄公，母咎是依。祸及明、成，争邑相杀。父母无聊⑲，崔氏遂灭。

### 〔注释〕

- ①棠公：春秋时齐国棠邑大夫。棠，在今山东聊城西北。  
 ②崔杼：即崔武子。齐国大夫。御：车夫。 ③说（yuè阅）：喜欢。  
 ④比：紧靠。 ⑤庄公：即齐庄公。齐国国君。名光。在位六年（前553—前548年）。 ⑥骤：屡次，多次。 ⑦愠（yùn运）：怨恨。 ⑧收发：梳头。 ⑨开：梁端曰：“‘开’字当作‘问’。”黄鲁曾本、黄嘉育本、库本作“闻”。 ⑩吾

子：对人表示亲近的称呼。 ⑪宰：家臣。 ⑫踵(zhǒng肿)：脚后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史记·齐太公世家》作“股”。 ⑬相室：治理家政的人。 ⑭城：据下文及《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作“成”。 ⑮生二子明成：梁端曰：“‘子’上‘二’字衍，‘明’下又衍‘成’字，涉颂‘明、成’而误。当据《左传》校正。” ⑯后：继嗣，继承人。 ⑰请崔邑以老：请求退休回崔邑居住。崔在今山东济阳东北，是崔氏祖庙所在的城邑。 ⑱辱：原作“厚”，据黄鲁曾本改。 ⑲卢蒲癸(piè)：庆封属大夫。强：原作“辱”，据库本改。 ⑳三室：即三家，指崔、棠、东郭。 ㉑枝叶未有害，本实先败：见《诗经·大雅·荡》。败，败坏。《毛诗》作“拔”，为“败”之借字。 ㉒无聊：无所依托。

### 〔今译〕

齐东郭姜，是棠公的妻子，齐国崔杼的车夫东郭偃的姐姐。她长得非常漂亮，很有姿色。棠公死，崔杼前去吊唁，喜欢上东郭姜，便同东郭偃商量，娶东郭姜为妻。

东郭姜到崔家以后，因住宅紧靠公宫，庄公和她私通，并屡次到崔家。崔杼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庄公把崔杼的帽子赐给侍从。崔杼心中怨怒，便声言有病，不出家门。庄公登上高台，走近崔杼的宫室，并在台上挑逗东郭姜。庄公下了高台，走过来，东郭姜匆忙跑进屋里，把门关上。庄公推推门，说：“开门，是我。”东郭姜说：“老头子在这里，还没有梳头。”庄公说：“我是来探问崔子病情的，还不开门吗？”崔杼和东郭姜从侧门出来，关上门，叫来兵众，鸣锣击鼓。庄公惊恐不已，接着柱子唱起歌来。他向崔杼请求说：“我知道自己有罪，请让我改正错误并事奉您。倘若不

信，我请求盟誓。”崔杼说：“臣下我不敢听命。”于是就避开了庄公。庄公又向崔杼的家臣请求说：“请允许我死在先君的庙堂里。”崔杼的家臣说：“君王的臣下崔杼有病不在，侍臣我不敢听命。”庄公想跳墙逃跑，崔杼用箭射他，射中脚后跟，他掉在墙下，接着就被杀死了。

在这之前，东郭姜和与前夫生的儿子棠母咎一块来到崔家，崔杼很宠爱棠母咎，让他管理家政。崔子与前妻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成，小的名叫强。东郭姜到崔家后，又生了个儿子，名叫明。崔成得了病，崔杼废掉崔成，立崔明为继承人。崔成派人见崔杼，请求退休回崔邑，崔杼也很哀怜崔成，就答应了，棠母咎和东郭偃却坚持力争，不让把崔邑给崔成。崔成和崔强很生气，准备杀掉他们，并告诉了庆封。庆封是齐国大夫，暗中一直和崔杼争夺权力，企图让他们互相攻灭，于是就对二人说：“杀掉他们！”二人回去后，就在崔杼的朝廷上杀了棠母咎、东郭偃。崔杼发怒，向庆氏诉说：“我不肖，有儿子不能加以教诲，以致发展到这种地步。国人都知道我待您很好，眼下只有请您派些人去，才能让他们停下来。”庆封便派卢蒲癸带领众兵和国人焚烧了崔家的仓库和马棚，杀掉崔成和崔强。崔杼的妻子哀叹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接着上吊死了。崔杼从外面回来，发现仓库和马棚都被焚毁，妻子和儿子也都死了，于是自己也上吊自杀了。

君子说：东郭姜使一位国君被杀死，使三家遭灭亡，最后自己也死了，可以说是一个不吉祥的人。《诗经》里说：“枝叶虽然未损伤，树根已烂难久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齐国有位东郭姜，大夫崔杼的妻子。惑乱庄公私通奸，听从母咎无异辞。灾祸波及明与成，争夺城邑相继死。作为父母无依托，崔杼于是绝子嗣。

## 十二、卫二乱女

卫二乱女者，南子及卫伯姬也。南子者，宋女，卫灵公之夫人①。通于宋子朝②，太子蒯聩知而恶之。南子谗太子于灵公曰：“太子欲杀我。”灵公大怒蒯聩，蒯聩奔宋。灵公薨，蒯聩之子辄立，是为出公。卫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③，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与孔氏之竖浑良夫淫④。姬使良夫于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内我于国，报子以乘轩⑤，免子三死⑥。”与盟，许以姬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悦。良夫乃与蒯聩入舍孔氏之圃。昏时，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与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悝于厕⑦，强盟之。出公奔鲁，子路死之，蒯聩遂立，是为庄公。杀夫人南子，又杀浑良夫。庄公以戎州之乱又出奔⑧，四年而出公复入。将入，大夫杀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为乱五世，至悼公而后定⑨。《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⑩此之谓也。

颂曰：南子惑淫，宋朝是亲。潜彼蒯聩，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两君。二乱交错，咸以灭身。

### 〔注释〕

①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元。蒯(kuǒi)聩(kuī)之父。在位42年（前534—前493年）。 ②宋子朝：宋国公子。

也称宋朝（名朝）。相传容貌很美。③孔文子：卫国大夫。或称文叔。名圉。孔悝（kǔī亏）之父。④竖：贴身小吏。⑤乘轩：乘坐大夫所乘的车子，即封为大夫。⑥三死：即三种死罪，指着紫衣（君服）、袒裘（天热偏袒裘）、带剑。⑦介冑之士：披甲戴盔的武士。厠：指边侧之处。⑧戎州之乱：戎州，戎人的城邑，与卫都邻近，在今河南兰考境。卫庄公三年（前478年），庄公毁其城邑，夺其财物，引起戎州人不满。庄公为大夫石圃所攻，逃到戎州，被戎州己氏杀死。见《左传·哀公十七年》。下文言庄公又出奔，疑误。⑨悼公：即卫悼公。名黔，出公季父。在位五年（前469——前465年）。上文所说五世，是指悼公前的灵公、出公、庄公、君起、出公（复立）。⑩“相鼠有皮”四句：见《诗经·鄘风·相鼠》。相，看。仪，威仪，指端庄大方的态度和行为。

### 〔今译〕

卫二乱女，是南子和卫伯姬。

南子是宋国的女子，卫灵公的夫人。她曾与宋子朝私通，太子蒯聩知道以后对她非常厌恶。南子就在灵公面前进谗，诬陷说：“太子想要杀我。”灵公很生蒯聩的气，蒯聩逃亡到宋国。灵公去世，蒯聩的儿子辄即立为君，这就是出公。

卫伯姬是蒯聩的姐姐，孔文子的妻子，孔悝的母亲。孔悝辅佐出公。文子死，伯姬跟文子的贴身小吏浑良夫通奸。伯姬派浑良夫到蒯聩那里去。蒯聩说：“如果您能帮助我回国即位，作为我的报答，让您乘坐大夫的车子，免除您的三项死罪。”蒯聩还与他盟誓，答允让伯姬做他的妻子。浑良夫大为欢喜，告诉给伯姬，伯姬也十分高兴。于是浑良夫便同蒯聩回到国都，住在孔家的菜园子里。天黑以后，两个人穿着女人衣服，用头巾盖住头，来到伯姬住处。吃完饭，伯

姬拿着戈走在前头，太子和五名披甲戴盔的武士跟着，将孔悝逼到墙角里，<sup>3</sup>强迫他盟誓。出公只得逃亡到鲁国，子路也为此被杀。于是蒯聩被立为君，这就是庄公。庄公杀掉灵公夫人南子，又杀掉浑良夫。不久庄公因戎州之乱再度出奔，四年后出公又重新回国。快到国都时，大夫们杀掉孔悝的母亲，迎立出公。二女制造祸乱，延及五世，卫国到悼公即位后才安定下来。

《诗经》里说：“瞧那老鼠还有皮，这人行为无威仪。既然行为无威仪，为何还不快死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南子惑乱又荒逸，亲昵私通淫宋朝。谮毁蒯聩卫太子，迫使蒯聩出奔逃。孔悝母亲有奸夫，参与两君废与保。二乱交相来为害，最后也都被杀掉。

### 十三、赵灵吴女

赵灵吴女者，号孟姚，吴广之女<sup>①</sup>，赵武灵王之后也<sup>②</sup>。初，武灵王娶韩王女为夫人，生子章，立以为后，章为太子。王尝梦见处女鼓瑟而歌曰<sup>③</sup>：“美人荧荧兮<sup>④</sup>，颜若苕之荣<sup>⑤</sup>。命兮命兮<sup>⑥</sup>，逢天时而生，曾莫我嬴嬴<sup>⑦</sup>！”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sup>⑧</sup>，想见其人。吴广闻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爱幸之，不能离。数年，生子何。孟姚数微言后有淫意<sup>⑨</sup>，太子无慈孝之行。王乃废后与太子，而立孟姚为惠后，以何为王，是为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主父，封章于代<sup>⑩</sup>，号安阳君。四年，朝群臣，安阳君来朝，主父从旁观窥群臣宗室，见章儻然也<sup>⑪</sup>，反臣于弟，心怜之。是时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主父游沙丘宫<sup>⑫</sup>，章以其徒作乱，李兑乃起四邑之兵击

章<sup>⑬</sup>。章走主父，主父闭之，兑因围主父宫。既杀章，乃相与谋曰：“以章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sup>⑭</sup>。”乃遂围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馥而食之<sup>⑮</sup>。三月余，遂饿死沙丘宫。《诗》：“流言以对，寇攘式内。”<sup>⑯</sup>言不善之从内出也。

颂曰：吴女苕颜，神寤赵灵。既见嬖近，惑心乃生。废后兴戎<sup>⑰</sup>，子何是成。主闭沙丘，国以乱倾。

### 〔注释〕

- ①吴广：战国时赵国人。相传为虞舜后裔。 ②赵武灵王：赵国国君。名雍。在位27年（前325—前299年）。曾改革军事，推广胡服骑射，增强了国力，扩大了疆土。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死。
- ③鼓：弹奏。瑟（sè色）：一种弦乐器。 ④荧荧：容光四射，艳丽动人的样子。 ⑤苕（tiáo条）：草名。其花大而鲜艳。荣：开花。
- ⑥命兮命兮：《史记·赵世家》作“命乎命乎。”命，命运。
- ⑦曾莫我羸羸：据《史记》，孟姚名叫娃羸，此处“羸”乃其自谓。疑衍一“羸”字。《史记》即作“曾无我羸”，不重“羸”字。 ⑧数（shuò朔）：屡次。 ⑨微言：用暗喻示意。 ⑩代：赵地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⑪儻（lěi磊）然：憔悴颓丧的样子。
- ⑫沙丘宫：在沙丘营造的离宫。沙丘，在今河北广宗西北。
- ⑬李兑：赵国大臣。曾先后为司寇、相国，封奉阳君。 ⑭吾属：我们这些人。属，类。夷：灭族。 ⑮馥（kòu扣）：待母哺食的雏鸟。 ⑯流言以对，寇攘式内：见《诗经·大雅·荡》。流言，谣言。寇攘，盗窃。式，于，在。内，指宫廷中。 ⑰兴戎：引起战争。此指惠文王和公子章之间的争斗。

## 〔今译〕

赵灵吴女，号称孟姚，是吴广的女儿，赵武灵王的王后。起初，武灵王娶韩国国君的女儿为夫人，生了儿子章，被立为王后，章被立为太子。后来武灵王曾梦见一个年轻姑娘弹着瑟唱道：“美人容光四射啊，相貌如同苕草花。好命运啊好命运，恰逢天时而生下，恨人不知我女娃！”有一天，武灵王喝酒喝得很高兴，几次说起他作的梦，幻想着能见到那个女子。吴广听到这件事，便通过王后把女儿孟姚送进宫中。孟姚姿容秀美，武灵王非常宠爱她，简直不能离开身边。几年后，孟姚生下儿子何。她屡次向武灵王暗示王后有淫逸的念头，太子没有慈孝的行为。于是武灵王废掉王后和太子，立孟姚为惠后，又把王位交给何，何就是惠文王。武灵王自己号称主父，把公子章封在代地，号称安阳君。

四年后，赵惠文王临朝召见群臣，安阳君也来朝见。主父从旁边观察群臣和宗室贵族，发现公子章垂头丧气，虽年长却要向弟弟称臣，心里很哀怜他。这时候惠后已经去世很久了，往日的恩情也衰弛下来，于是武灵王就想把赵国分开，让章在代称王，这个计划还没决定下来就中止了。

主父到沙丘宫游玩，公子章率领兵众作乱，李兑便调动了四个城邑的军队攻打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逃到主父那里，主父关闭宫门，将他藏匿起来，于是李兑派兵包围了主父所在的宫室。杀掉公子章之后，李兑等人商量说：“因为公子章而围困主父，即使放下武器，我们这些人也会遭灭族。”于是他们就继续围困主父。主父想出宫办不到，又找不到吃的，只得掏小麻雀充饥，过了三个多月就饿死在沙

丘宫。

《诗经》里中：“进说谗言来诬陷，盗寇窃居宫廷间。”这是说坏事往往是从内部引发的。

颂说：吴女孟姚貌美丽，神奇感晤赵武灵。既被宠爱与亲近，惑乱之心便产生。王后被废起内讧，子何登位继大统。主父困死沙丘宫，赵国从此不安定。

#### 十四、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赵人李园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sup>①</sup>。初，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sup>②</sup>。李园为春申君舍人<sup>③</sup>，乃取其女弟与春申君。知有身<sup>④</sup>，园女弟乘间谓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余年<sup>⑤</sup>，而王无子，即百岁后<sup>⑥</sup>，将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后，彼亦各贵其所亲，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sup>⑦</sup>，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王兄弟诚立<sup>⑧</sup>，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楚王必幸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sup>⑨</sup>，乃出园女弟，谨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为太子。园女弟为后，而李园贵用事，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及考烈王死，园乃杀春申君，灭其家。悼立，是为幽王<sup>⑩</sup>。后有考烈王遗腹子犹立<sup>⑪</sup>，是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负刍之徒闻知幽王非考烈王子<sup>⑫</sup>，疑哀王，乃袭杀哀王及太后<sup>⑬</sup>，尽灭李园之家，而立负刍为王，五年而秦灭之。《诗》云：“盗言孔甘，乱是用饭。”<sup>⑭</sup>此之谓也。

颂曰：李园女弟，发迹春申。考烈无子，果得纳身。知

重而入⑮，遂得为嗣。既立畔本⑯，宗族灭弑。

### 〔注释〕

- ①楚考烈王：战国时楚国国君。熊氏，名元，一作“完”。在位25年（前262—前238年）。 ②春申君：即黄歇。楚国贵族。考烈王时为令尹，先后封于淮北与吴（今江苏苏州），号春申君。
- ③舍人：官名。左右亲近的小吏。 ④有身：即怀孕。 ⑤三：《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皆作“二”。此误。
- ⑥百岁：古人以为人不过百岁，因讳言死，故常用百岁代指死。
- ⑦非徒然也：不仅如此。 ⑧王：原脱，据黄鲁曾本补。 ⑨大然之：很同意她的想法。 ⑩幽王：段玉裁曰：“此下当脱‘幽王死’三字也。”《史记·楚世家》：“十年，幽王卒。” ⑪遗腹子犹立：《史记·楚世家》作“同母弟犹代立”，《六国年表》作“弟郝立”。 ⑫考烈王弟公子负刍：《史记·六国年表》、《楚世家》皆言负刍为哀王庶兄。 ⑬太后：即楚考李后。 ⑭盗言孔甘，乱是用谗：见《诗经·小雅·巧言》。盗，指谗奸小人。谗（tán谈），进食，引申为增多或加剧。 ⑮重（chóng虫）：《毛诗·大雅·大明》郑笺：“重，谓怀孕也。” ⑯畔本：背叛国家的根本大法，指幽王以春申君之子而继统为君。畔，通“叛”。

### 〔今译〕

楚考李后，是赵国人李园的妹妹，楚考烈王的王后。起初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为此深感忧虑。李园是春申君的舍人，他把自己的妹妹送给了春申君。李园妹妹知道自己怀孕了，便找了个机会对春申君说：“楚王与您亲近，授以尊位，就是兄弟也赶不上。现在您已在楚为相20余年，楚王没有儿子，他去世时就会把君位交给他的兄弟。再说楚国以后

有了新国君，新国君也会让自己亲近的人尊荣显贵，您又怎么可能长久地受到宠爱呢？不仅如此，您在楚长期专权，对楚王的兄弟多有失礼之处，他们果真立为国君，您就会大祸临头；怎么能够保住相印和江东的封地呢？现在我知道自己怀了孕，但别人还都不知道。我来您这里不久，如果您真能凭借在楚国的重要地位把我进献给楚王，楚王必然会宠爱我。日后老天保佑我有了儿子，那就是您的儿子，他成为国王，整个楚国都可以得到，这和面临难以预料的罪责，哪一个更有利呢？”春申君以为她说得很对，就让她离开家，为她设立馆舍，小心守护，并把她介绍给考烈王。考烈王召见了她而且加以宠爱，不久生下儿子悼，立为太子。

李园妹妹成了王后，李园也显贵起来，并专擅朝政。他还豢养武士，企图杀掉春申君来灭口。等到考烈王去世，李园便杀掉春申君，消灭了他一家。悼立为君，这就是幽王。后来考烈王的遗腹子犹又继幽王为君，这就是哀王。考烈王的弟弟公子负刍一帮人听说幽王不是考烈王的儿子，也怀疑上哀王，于是就袭杀了哀王和太后，消灭了李园的全家，立负刍为王。负刍即位后第五年，秦国就灭掉了楚国。

《诗经》里说：“谗奸之言非常甜，祸乱有增而无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赵人李园的妹妹，通过春申得恩宠。楚考烈王无子嗣，她果被召进宫中。知道有孕才侍王，儿子可将王位登。既立为君实叛本，身死宗族被屠净。

## 十五、赵悼倡后

倡后者①，赵悼襄王之后也②。前日而乱一宗之族③。

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谏曰：“不可。女之不正，国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乱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乱与不乱，在寡人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为太子。倡后既入为姬，生子迁。倡后既嬖幸于王，阴潜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废嘉而立迁，黜后而立倡姬为后。及悼襄王薨，迁立，是为幽闵王④。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赂，而使王诛其良将武安君李牧。其后秦兵径入，莫能距，迁遂见虏于秦，赵亡。大夫怨倡后之潜太子及杀李牧，乃杀倡后而灭其家，共立嘉于代，七年不能胜秦，赵遂灭为郡。《诗》云：“人而无礼”，“不死胡俟”？⑤此之谓也。

颂曰：赵悼倡后，贪叨无足⑥。隳废后适⑦，执诈不慙⑧。淫乱春平，穷意所欲。受赂亡赵，身死灭国⑨。

### 〔注释〕

①倡后者：《史记·赵世家》集解、《张释之冯唐列传》索隐引“邯郸之倡”四字，当在此下，今已脱去。倡，歌舞艺人。邯郸，赵国国都，即今河北邯郸。②赵悼襄王：战国时赵国国君。名偃。在位九年（前244—前236年）。③日：卢文弼校改为“嫁”（梁端注引）。④幽闵王：在位八年（前235—前228年）。《史记·赵世家》作“幽缪王”。⑤人而无礼，不死胡俟：见《诗经·邶风·相鼠》（二句分属两章）。胡，《毛诗》作“何”，二字同。俟（sì四），等待。⑥贪叨：贪婪，贪残。⑦隳（huī灰）：毁坏。后适（dí敌）：指原王后和太子嘉。适，指正妻所生的长子或其他儿子。⑧慙（què却）：诚实。⑨灭国：顾广圻认为“于韵不合，兼与上句‘亡赵’复”，所以将“国”校改为“族”。

## 〔今译〕

赵悼倡后，是赵悼襄王的王后。第一次出嫁，她就使得一个宗族受到扰乱。她丈夫死后，悼襄王见她貌美，把她娶来。李牧进谏说：“不行。女子行为不正派，这会引起国家的不安以至覆亡。这个女子曾扰乱过一个宗族，大王不感到害怕吗？”悼襄王回答说：“扰乱还是不扰乱，这在于我如何当政。”最后还是娶了她。

起初，悼襄王后生了儿子嘉，立为太子。倡后入宫为姬，生了儿子迁。倡后得到悼襄王的宠爱以后，就暗中向他说王后和太子的坏话，并让人冲撞太子，引太子犯罪。悼襄王于是废掉嘉，立迁为太子，并废黜王后，立倡姬为王后。后来悼襄王去世，迁即立为君，这就是幽闵王。

倡后荒淫无度，很不正派，曾和春平君私通，还多次接受秦国的贿赂，让幽闵王诛杀良将武安君李牧。在这之后，秦国军队直入赵国，赵军无法抵御，幽闵王迁被秦俘虏，赵国灭亡。大夫们怨恨倡后谱毁太子及诛杀李牧的行为，就杀掉倡后，灭了她一家，共同拥立嘉在代称王，七年后仍未能战胜秦国军队，赵国于是彻底灭亡，成为秦的一个郡。

《诗经》里说：“既然言行不守礼”，“还等什么不去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颂说：赵悼襄王有倡后，贪婪凶残无息止。王后、太子遭贬废，言行欺诈不诚实。淫乱成性通春平，为所欲为很放肆。接受秦赂使赵亡，国家破灭己身死。

# 列女传卷八

## 续列女传

### 一、周郊妇人(续《仁智》第十二①)

周郊妇人者②，周大夫尹固所遇于郊之妇人也。周敬王之时③，王子朝怙宠为乱④，与敬王争立，敬王不得入。尹固与召伯盈、原伯鲁附于子朝。《春秋》鲁昭二年六月⑤，晋师纳王⑥，尹固与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数日道还，周郊妇人遇郊，尤之曰⑦：“处则劝人为祸，行则数日而反，是其过三岁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师果杀尹固。君子谓周郊妇人恶尹氏之助乱，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⑧，终如其言。《诗》云：“取辟不远⑨，昊天不忒。”此之谓也。

#### 〔注释〕

①续《仁智》第十二：原无，据目录增。后仿此。 ②周郊：指东周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的郊外。 ③周敬王：东周国王。名丐，一作“匄”。景王之子。在位44年（前519——前476年），一说在位42年（前519——前478年）。 ④王子朝：周景王长庶子。怙宠：依仗景王的宠爱。 ⑤二年六月：王照圆曰：“‘年’、‘月’二

字误，当作‘二十六年’。”梁端曰：“《左传》在昭二十六年十一月，传下文云‘是其过三岁乎？至昭二十九年，京师杀尹固’，尤其明证。”库本即作“二十六年”。⑥纳王：送敬王回洛邑。

⑦尤：责备。⑧大期：指死的大致时间期限。⑨取辟不远，昊天不忒：见《诗经·大雅·抑》。辟（pì僻），比喻，打比方。《毛诗》作“譬”，二字通。忒（tè特），差错。

### 【今译】

周郊妇人，是周大夫尹固在周都城郊遇到的一个妇女。周敬王时，王子朝依仗景王的宠爱，和敬王争夺王位，敬王无法进入都城。尹固与召伯盈、原伯鲁党附子朝。据《春秋》鲁昭公二十六年，晋国军队送敬王入都城，尹固和子朝带着周王室的典籍出亡楚国。

几天以后，尹固顺原路回来，周郊妇人在都城郊外碰上他，责备他说：“在这里就怂恿别人惹祸，出行了却又没几天就回来，这人难道能活三年吗？”到了昭公二十九年，京师里果然有人杀了尹固。

君子说周郊妇人厌恶尹氏帮助叛乱者，知道天道不会保佑他，便向他明示死亡的大致时间，事情发展的结果，真的如周郊妇人所说。《诗经》里说：“所打比方并不远，上天赏罚从未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二、陈辩女（续《辩通》第七）

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为我歌①，我将舍汝②。”采桑女乃为之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

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③大夫又曰：“为我歌其二。”女曰：“墓门有棘，有鸛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止。讯予不顾，颠倒思予。”④大夫曰：“其梅则有，其鸛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⑤，因之以饥饿，加之以师旅⑥，其人且亡，而况鸛乎？”大夫乃服而释之。君子谓辩女贞正而有辞，柔顺而有守。《诗》云：“既见君子，乐且有仪。”⑦此之谓也。

### 〔注释〕

①女（rǔ乳）：同“汝”，你。 ②舍：放过。 ③“墓门有棘”六句：见《诗经·陈风·墓门》。墓门：陈国国都城门名。棘：酸枣树。斯，劈开。夫，他，那人。谁昔，往昔。 ④“墓门有梅”六句：见《诗经·陈风·墓门》。段玉裁、王照圆、梁端曰：“梅”当作“棘”。《楚辞·天问》“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父聘吴，过陈之墓门，见妇人负其子，欲与之淫泆，肆其情欲。妇人则引《诗》刺之曰：‘墓门有棘，有鸛萃止。’故曰繁鸟萃棘也。言墓门有棘，虽无人，棘上犹有鸛，汝独不愧也。”王逸守《鲁诗》义，可知《墓门》二章并作“棘”，后人据《毛诗》妄改为“梅”。下文“其梅则有”之“梅”亦当作“棘”。鸛（xiāo消），通“梟”，猫头鹰。萃（cuì翠），栖集。止，语助词。后一“止”字，《毛诗》误作“之”。讯，责让，斥责。讯予，即予讯。颠倒，混乱，倾覆，陷于困境。 ⑤摄：夹处。 ⑥加：侵袭。 ⑦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见《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仪，仪表，表率。

### 〔今译〕

陈辩女，是陈国一个采桑女子。晋国大夫解居甫出使

宋国，途中经过陈国，遇见一个采桑女子，就拦住她，调戏她说：“你给我唱支歌，我就放你过去。”采桑女子便为大夫唱道：“墓门有些酸枣丛，拿斧把它砍干净。那人不是好家伙，人人知他心不正。恶行暴露他不改，这人坏心早生成。”大夫又说：“再给我唱一支。”女子又唱道：“墓门有些酸枣丛，猫头鹰在树上停。那人不是好家伙，作歌讥刺这恶行。讥刺责骂他不听，灾难临头才信从。”大夫问：“有了酸枣树，那猫头鹰在哪里？”女子回答说：“陈是小国，夹处于大国之间，大国趁着饥荒来控制它，利用军队来欺凌它，眼下陈国人都已经逃亡，何况是猫头鹰呢？”大夫很佩服她，就放她走了。

君子称赞辩女贞正而善言辞，柔顺而有操守。《诗经》里说：“已经见到那君子，心中快乐有楷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三、聂政姊(续《节义》第十三)

齐勇士聂政之姊也<sup>①</sup>。聂政母既终，独有姊在。及头濮阳严仲子刺韩相侠累<sup>②</sup>，所杀者数十人，恐祸及姊，因自披其面<sup>③</sup>，抉其目<sup>④</sup>，自屠剔而死<sup>⑤</sup>。韩曝其尸于市，购问以千金<sup>⑥</sup>，莫知为谁。姊曰：“弟至贤，爱妾之驱，灭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韩，哭聂政尸，谓吏曰：“杀韩相者，妾之弟，积深井里聂政也<sup>⑦</sup>。”亦自杀于尸下。晋、楚、齐、卫闻之，曰<sup>⑧</sup>：“非独聂政之勇，乃其姊者<sup>⑨</sup>，烈女也。”君子谓聂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灭名。《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sup>⑩</sup>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怀。此

之谓也。

### 〔注释〕

- ①聂政之姊：据《史记·刺客列传》及其集解，名荣，一作“葵”。  
②严仲子：即严遂。战国时魏国大臣。濮阳（在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事韩烈侯，与韩相侠累（又称韩傀，韩烈侯的叔父）争权，直斥其过失。后逃亡到齐，求得聂政代为报仇。 ③披：裂开。  
④抉：挖出。 ⑤剔：分解骨肉。 ⑥购：悬赏。 ⑦轵（zhǐ止）：魏邑名。在今河南济源南。深井，里名。聂政一家为避仇离魏齐，故上文称聂政为“齐勇士”。 ⑧晋：指三晋，即韩、赵、魏三国。 ⑨乃：而且。 ⑩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见《诗经·小雅·常棣》。威，畏。孔怀，很关心。

### 〔今译〕

聂政姊，是齐国勇士聂政的姐姐。聂政母亲去世后，家里亲人只剩了他姐姐。后来聂政为濮阳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并接连杀了数十人，由于担心姐姐受到牵连遭祸，使用刀裂开自己的脸皮，挖出眼睛，分解骨肉，自杀而死。

韩国将聂政的尸体暴晒于街市，悬赏千金，查问死者是谁，但却没有人知道。

聂政的姐姐听到此事，说：“我弟弟有贤德，爱护我，但埋没姓名，并不是他的本意。”于是她到了韩国，伏在聂政尸体上痛哭，还对官吏说：“刺杀韩相的，是我弟弟，轵邑深井里人聂政。”最后她在聂政的尸体旁自杀了。三晋和楚、齐、卫等国的人知道这事，都说：“不仅仅聂政勇敢，而且他姐姐也堪称烈女。”

君子赞扬聂政的姐姐仁惠勇敢，不避死亡，没有让弟弟埋没姓名。《诗经》里说：“死的威胁极恐怖，只有兄弟最关注。”这是说面对死亡这可怕之事，只有当兄弟的才真正给以关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四、王孙氏母(续《节义》第十四)

王孙氏之母者，齐大夫王孙贾之母也。贾年十五，事齐闵王<sup>①</sup>。国乱，闵王出见弑，国人不讨贼。王孙母谓贾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sup>②</sup>。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乎？”王孙贾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齿乱齐国<sup>③</sup>，弑闵王，欲与我诛之者袒右<sup>④</sup>！”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君子谓王孙母义而能教。《诗》云：“教诲尔子，式穀似之。”<sup>⑤</sup>此之谓也。

#### 〔注释〕

- ①齐闵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参见卷六之《齐宿瘤女》。  
②闾：里巷的大门。 ③淖齿：本为楚国将领。燕破齐时率兵救齐，被齐闵王任用为相。不久，他杀掉闵王，与燕瓜分齐国的土地和抢到的宝器。 ④袒（tǎn坦）右：露出右臂。 ⑤教诲尔子，式穀似之：见《诗经·小雅·小宛》。式，发语词。穀，善。似，通“嗣”，继嗣。

#### 〔今译〕

王孙氏母，是齐国大夫王孙贾的母亲。王孙贾在15岁时就

事奉齐闵王。齐国动乱，闵王出逃被杀，国人却没有前去讨伐杀害闵王的凶手。

王孙母对儿子王孙贾说：“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我就靠在房门上等着你；你天黑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倚在里巷的大门上等着你。如今你事奉君王，君王出逃了，你连他所在的地方都不知道，你还回来干什么？”于是王孙贾便跑入街市，号令百姓说：“淖齿败乱齐国，杀害闵王，谁愿意跟我一块去除掉他，请露出右臂来！”街市中有400人跟从王孙贾，同他一起讨伐淖齿，最后将淖齿刺死。

君子称赞王孙母遵行德义，善于教诲。《诗经》里说：“好好教育你儿子，光大祖德善继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五、陈婴母(续《贤明》第十六)

汉棠邑侯陈婴之母也。始婴为东阳令史<sup>①</sup>，居县素信，为长者<sup>②</sup>。秦二世之时<sup>③</sup>，东阳少年杀县令，相聚数千人，欲立长帅，未有所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之，县中从之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曰：“我为子家妇，闻先故不甚贵<sup>④</sup>。今暴得大名<sup>⑤</sup>，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败则易以亡，可无为人所指名也<sup>⑥</sup>。”婴从其言，以兵属项梁<sup>⑦</sup>，梁以为上柱国<sup>⑧</sup>。后项氏败，婴归汉，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婴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业，流祚后世<sup>⑨</sup>，谋虑深矣。《诗》曰：“貽厥孙谋，以燕翼子。”<sup>⑩</sup>此之谓也。

### 〔注释〕

①东阳：秦代县名。在今安徽天长西北。令史：县令属下的书

吏。 ②长者：指性情谨厚的人。 ③秦二世：即胡亥。秦始皇之子。在位三年（前209—前207年）。 ④先故：上世，祖先。 ⑤暴：突然。大名：指称王。 ⑥指名：注目，注意。 ⑦项梁：本为楚国贵族子弟。陈胜起义后，他与侄项羽在吴（今江苏苏州）起兵，反对秦王朝，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后战死。 ⑧上柱国：楚官名。为上卿，相当于相国，多系荣誉爵位。 ⑨祚：福。 ⑩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贻，留给。《毛诗》作“诒”，二字通。孙（xùn 迅），通“逊”，恭顺，此指顺从天道。燕，安定。翼，庇护。

### 〔今译〕

陈婴母，是汉棠邑侯陈婴的母亲。陈婴原是东阳县令手下的一名书吏，在县里素来讲信用，被人们视为忠厚长者。秦二世统治时期，东阳的年轻人杀死县令，聚集了几千人，想推举个首领，没有合适的人，就请陈婴担任。陈婴借口干不了，加以谢绝，但最后大家还是硬让他做了首领，县里跟从他的有2万人，还准备拥立他为王。

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我做你陈家的媳妇以后，听说你家祖上未出现过什么显贵人物。现在突然获得大名，是不吉利的。不如领兵归属别人，事情成功了还能封侯，失败了也容易逃脱，不会被人注意。”陈婴听从了母亲的话，将兵众交给项梁统领，项梁让陈婴担任了上柱国。后来项氏失败，陈婴归附于汉，因功封为棠邑侯。

君子说：陈婴母能了解天命，而且能保持先祖旧业，使福泽流传后世，谋虑确实深远。《诗经》里说：“留下顺天好谋计，保护儿子享安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六、王陵母(续《节义》第十九)

汉丞相、安国侯王陵之母也①。陵始为县邑豪②，高祖微时兄事陵③。及高祖起沛，陵亦聚党数千④，以兵属汉王。项羽与汉为敌国⑤，得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⑥，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⑦，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无以老妾故怀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剑而死⑧，以固勉陵。项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终与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传爵五世。君子谓王陵母能弃身立义，以成其子。《诗》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⑨终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 〔注释〕

- ①安国：汉代县名。在今河北安国。 ②县邑：县城。此指沛县（今属江苏）县城。 ③高祖：汉高祖刘邦。沛县人。秦末响应陈胜起义，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灭秦后曾被项羽封为汉王。楚汉战争中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微：微贱。兄事陵：象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王陵。 ④聚党：聚众。 ⑤项羽：本为楚国贵族后代。名籍，字羽。参与领导秦末农民起义，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楚汉战争中兵败自杀。 ⑥东向坐陵母：让王陵母朝东而坐。古以东向坐为尊。 ⑦老妾：年老妇女的谦称。 ⑧伏剑：用剑自杀。 ⑨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见《诗经·邶风·谷风》、《小雅·小弁》。躬，自己，自身。阅，容纳。遑(huáng 黄)，何暇，哪里有空。恤，顾惜。

### 〔今译〕

王陵母，是汉朝丞相、安国侯王陵的母亲。王陵起初是

县城里的豪强，汉高祖微贱时，象事奉兄长一样奉王陵。等到高祖在沛县起兵，王陵也聚众数千人，后来交给高祖统领。

项羽与高祖做对，抓走了王陵的母亲，押在军中。王陵的使者来到，项羽便让王陵母朝东坐着，想以此招降王陵。过后，王陵母偷偷地为使者送行，临别时哭泣着说：“替我告诉王陵，要好好地事奉汉王。汉王是个仁慈厚道的人，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三心二意。你就说我已经死了！”于是她举剑自杀而死，以坚定王陵的意志。项羽大为恼怒，就烹煮了她的尸体。王陵更为母亲的言行所感动，终于跟随高祖，平定了天下，最后被用为丞相，封侯传爵延续了五世。

君子称赞王陵母能够舍身立义，成就儿子的功业。《诗经》里说：“自己尚无容身处，儿孙后人哪能顾！”这只是自己终身保持仁德。王陵母的仁德则远及以后五世。

## 七、张汤母(续《仁智》第十八)

汉御史大夫张汤之母也<sup>①</sup>。汤以文法事汉孝武帝<sup>②</sup>，为御史大夫，好胜陵人。母数责怒，性不能悔改<sup>③</sup>。后果为丞相严青翟及三长史所怨<sup>④</sup>，会赵王上书言汤罪，系廷尉<sup>⑤</sup>，丞相及三长史共致其罪<sup>⑥</sup>，遂自杀。昆弟、诸子欲厚葬之。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sup>⑦</sup>，亦何厚葬？”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槨<sup>⑧</sup>。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sup>⑨</sup>。丞相严青翟自杀。君子谓张汤母能克己感悟时主。《诗》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sup>⑩</sup>此之谓也。

## 〔注释〕

①御史大夫：官名。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管监察、司法，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 ②文法：法制，法令条文。汉孝武帝：汉武帝刘彻。西汉皇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 ③悛（quān圈）：改，悔改。 ④三长史：据《史记·酷吏列传》、《汉书·张汤传》，指朱买臣、王朝、边通三人。长史，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属官。 ⑤系廷尉：被廷尉拘囚。廷尉，官名。掌管刑狱，为九卿之一。 ⑥致：上奏，上告。 ⑦被：蒙受，遭受。恶言：无理中伤的语言。 ⑧椁（guǒ果）：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 ⑨案：即案问，审问。 ⑩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见《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孟姜，姜氏长女，此泛指女子。德音，好声誉，即品德好的意思。

## 〔今译〕

张汤母，是汉朝御史大夫张汤的母亲。张汤由于熟悉法令条文，得以事奉汉武帝，被任用为御史大夫。张汤喜欢争强斗胜，欺侮别人。他母亲多次怒气冲冲地斥责他，但他的禀性一直没有改变。后来张汤果然遭到丞相严青翟和三长史的怨恨，又赶上赵王上书数说张汤的罪过，张汤于是被廷尉拘囚，接着丞相和三长史一起上告他的罪过，张汤就自杀了。

张汤的兄弟和儿子们准备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却说：“张汤是天子的大臣，遭受恶语中伤而死去，还厚葬他干什么？”大家使用牛车拉载张汤的尸体，埋葬时只有棺材，未备外椁。天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就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于是审问三长史，把他们全都杀掉。丞

相严青翟也被迫自杀。

君子称赞张汤母能够克制自己，感悟当时的君主。《诗经》里说：“那位女子很善良，品德高尚永不忘。”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八、隽不疑母(续《母仪》第十七)

汉京兆尹隽不疑之母也①。仁而善教。不疑为京兆尹，行县录囚徒还②，其母辄问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③，母喜笑，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无所出④，母怒，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⑤。君子谓不疑母能以仁教。《诗》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⑥言天道好生⑦，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 〔注释〕

①京兆尹：官名。职掌相当于郡太守，辖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以东、渭河以南地。这一行政区划也称京兆尹，治所在长安（今西安西北），为三辅之一。隽（juàn倦）不疑：汉昭帝时任京兆尹。《汉书》有传。②录囚徒：审查并记录囚犯的罪状。③即不疑多所平反：此七字及上句“活几何人”四字原脱，据梁端本补。④出：即囚徒平反后被放出。⑤严而不残：原作“不严不残”，据库本改。《汉书》本传同。⑥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见《诗经·小雅·小旻》。昊，当作“旻”。王先谦曰：“‘昊’乃‘旻’之讹，二字形近，故《雨无正》‘昊天疾威’，亦讹作‘旻’。”《毛诗》即作“旻”。疾，憎恶。威，威吓。敷，布。下土，指人间。⑦好（hào浩）生：爱惜生灵，不事杀戮。

## 〔今译〕

隽不疑母，是汉朝京兆尹隽不疑的母亲。她仁慈贤惠，善于教诲。隽不疑当上京兆尹，每次到县里审查、记录囚犯的罪状，回来以后，他母亲总是询问他为囚犯平反的情况，打听有多少人被免除死罪活下来。如果听说隽不疑为很多人平反，他母亲就高兴地笑起来，吃饭、说话也与别的时候不一样。可有时没有囚犯被释放出来，他母亲就很生气，甚至为此不去吃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隽不疑担任官吏期间，对人严厉但却不凶残。

君子称赞不疑母能够用仁惠来教育儿子。《诗经》里说：“苍天憎恶行凶残，使那淫威布人间。”这是说天道爱惜生灵，对在人间施行威吓和暴虐表示憎恶。

## 九、杨夫人(续《贤明》第十八)

杨夫人者，汉丞相、安平侯杨敞之妻也<sup>①</sup>。汉昭帝崩<sup>②</sup>，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sup>③</sup>，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sup>④</sup>。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浹背<sup>⑤</sup>，徒曰“唯唯”而已<sup>⑥</sup>。延年出更衣<sup>⑦</sup>，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sup>⑧</sup>：“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sup>⑨</sup>。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同心，犹与无决<sup>⑩</sup>，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sup>⑪</sup>，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敞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sup>⑫</sup>。《诗》云：“辰彼硕女，令德来教。”<sup>⑬</sup>此之谓也。

## 〔注释〕

①安平：县名。在今河北安平。杨敞：《汉书》有传。 ②汉昭帝，即刘弗陵。西汉皇帝。武帝之子。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  
③大将军：官名。为将军的最高称号，职掌统兵征战。汉武帝以大司马（原称太尉）为大将军所兼官号，授予霍光大司马大将军职，在中朝（宫廷中）掌握全部政务，丞相只在名义上办理例行之事。车骑将军：官名。军事上的职位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霍光、张安世在《汉书》中有传。 ④大司农：官名。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田延年：《汉书》有传。 ⑤浹（jiāo佳）：湿透。 ⑥唯唯：应答词，顺应而不表示可否。 ⑦更衣：解手，上厕所。亦指厕所。 ⑧遽（jù具）：急忙。 ⑨君侯：对列侯或丞相的称呼。 ⑩犹与：同“犹豫”。 ⑪参（sān三）语：《汉书·杨敞传》颜师古注：“三人共语，故云参语。” ⑫机：关键。 ⑬辰彼硕女，令德来教：见《诗经·小雅·车鞫》。辰，善良。硕女，美女。

## 〔今译〕

杨夫人，是汉朝丞相、安平侯杨敞的妻子。汉昭帝去世，昌邑王刘贺继承帝位，生活淫乱，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商量，准备废掉刘贺，重新拥立别人为皇帝。计划确定以后，他们派大司农田延年告知杨敞。杨敞一听，惊恐得不知说什么好，背上的汗流出来，湿透了衣服，他只是顺口答应着，不明确表示态度。

田延年出去解手，杨敞的夫人赶忙从东厢房里出来，对杨敞说：“这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主意已定，让九卿来告知君侯您。君侯您不快点答应和大将军同心，犹豫不

决，这样首先就要被诛杀。”等田延年从厕所回来，她便同杨敞、田延年一块交谈，最后杨敞允诺了，表示接受大将军的指教和命令。于是他们共同废掉昌邑王，拥立宣帝。过了一个多月，杨敞去世，被增封食邑3500户。

君子认为杨敞夫人可以说是知道事情的关键。《诗经》里说：“那位善良好女子，会以美德来教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十、霍夫人显(续《孽嬖》第十七)

霍夫人显者，汉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之妻也①。奢淫虐害，不循轨度②。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遗诏③，辅翼少主④。当孝宣帝时⑤，又以立帝之功，甚见尊宠，人臣无二。显有小女，字成君，欲贵之，其道无由。会宣帝许后当产疾，显乃谓女监淳于衍曰⑥：“妇人挽乳大故⑦，十死一生。今皇后当挽身，可因投药去之。使我女得为后，富贵共之。”衍承其言，捣附子⑧，碎太医大丸中⑨，持入，遂药弑许后。事急，显以情告光，光惊愕。业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论⑩。显遂为成君衣，补治入宫具，果立为后。是时许后之子以正适立为太子⑪，显怒，欧血不食⑫，曰：“此乃帝在民间时子，安得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当为王耶？”复教皇后，令毒杀太子。皇后数召太子食，保阿辄先尝之⑬。光既薨，子禹嗣为博陆侯，显改更光时所造茔而侈大之，筑神道⑭，为辇阁⑮，幽闭良人、奴婢⑯。又治第宅，作乘舆辇⑰，盪绣细鞞⑱，黄金涂，为荐轮⑲，使婢以五采系鞞显游戏⑳，又与监奴冯子都淫乱㉑。禹等纵弛日甚。宣帝既闻霍氏不

道，又弑许后事泄，显恐怖，乃谋为逆，欲废天子而立禹②。发觉，霍氏中外皆腰斩，而显弃市③，后废处昭台宫。《诗》云：“废为残贼，莫知其尤。”④言怙于恶⑤，不知其为过。霍夫人显之谓也。

### 〔注释〕

- ①博陆：县名。在今河北蠡县南。 ②轨度：法度，制度。  
③遗：原作“贵”，据黄鲁曾本改。 ④辅翼：辅佐。少主：指汉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 ⑤孝宣帝：汉宣帝刘询。西汉皇帝。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 ⑥女监：负责护理的女子。监，《汉书·外戚传》作“医”。 ⑦娩(miǎn免)乳：生孩子。娩，同“娩”，分娩。大故：大事。 ⑧附子：一种有毒的草。 ⑨大丸：一种药丸。 ⑩上：指宣帝。论：判罪。  
⑪正适(dí敌)：嫡子。 ⑫欧(ōu偶)：同“呕”，吐。 ⑬保阿(é)：抚养和教育贵族子女的妇女。 ⑭神道：墓道。  
⑮鞶(niǎn碾)阁：用木材架起的供鞶车往来的道路。鞶，一种人拉的车子。 ⑯良人：美人。 ⑰乘(shèng剩)舆：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 ⑱晝：顾广圻据《汉书·霍光传》认为当是“晝”字之误。茵(yīn因)：通“茵”，垫子。鞞(fú伏)：车轼(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上供人凭伏的铺垫物。 ⑲为：段玉裁曰：“‘为’当作‘韦絮’二字。”梁端曰：“段校从《霍光传》也。此传或止一‘韦’字，声近误‘为’耳。”韦，熟牛皮。荐，垫，用为动词。 ⑳系：带子。挽(wǎn晚)：拉。 ㉑监奴：管理家务的奴隶。 ㉒天：原作“太”，据黄嘉育本改。 ㉓中外：即中外亲，也称中表亲。中指舅父子女，为内兄弟；外指姑母子女，为外兄弟。腰斩：一种酷刑。将罪犯从腰部斩断。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曝尸街头。 ㉔废为残贼，莫知其尤：见《诗经·小雅·四月》。废(shì誓)，同“怙”，

习惯，惯于。残贼，摧残、损害别人。尤，罪过。 ㊟怵(shì  
誓)：习惯，惯于。原作“怵”，据王照圆本改。

〔今译〕

霍夫人显，是汉朝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的妻子。她淫逸无度，残暴凶狠，不守法规。汉武帝临终前，霍光由于忠诚谨慎，接受遗诏，受命辅佐年幼的君主。汉宣帝在位时，霍光又因拥立宣帝之功倍受尊宠，可以说是人臣无二。霍光夫人显有个小女儿，字叫成君，显很想让她尊贵起来，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后来正好赶上宣帝的许皇后临产得病，显就对女监淳于衍说：“女人生孩子是件大事，十有九个要送命。现在皇后要生了，可以趁机放毒药除掉她。如果我女儿成为皇后，咱们就共享富贵。”淳于衍听了她的话，捣碎附子，放在太医调好的大丸里，拿进宫去，毒死了许皇后。事情紧急，显就告诉了霍光，霍光十分惊讶。当时已经准备处治淳于衍，于是他便上奏书，从而使皇帝签署命令，不再给淳于衍判罪。接着，显给成君换上衣服，添置入宫所需的东西，最后成君果然被立为皇后。

这个时候，许皇后生的儿子以嫡子身份立为太子，显对此非常生气，口中吐血，不思饮食，愤愤地说：“这个孩子是皇帝即位前在民间生的，怎么能立为太子呢？如果我女儿有了儿子，就只能当个诸侯王吗？”她又告诉皇后，让皇后毒死太子。但皇后几次叫太子去吃饭，照料太子生活的人总是先把饭尝一尝，显的计谋未能得逞。

霍光死了以后，儿子霍禹继为博陆侯，显重修霍光生前为自己建造的坟墓，使它非常高大，还修建墓道，横空架筑

辇车往来的道路，让美女、奴婢终身守在那里。同时显又修治宅第，制作诸侯乘坐的车辇，车座和车轼铺有绣花的垫子，并用黄金涂饰，在轮子上缠上牛皮，显让奴婢们用五彩的带子拉着车子，载着她到处游玩嬉戏。她还与管理家务的奴仆冯子都淫乱私通。霍禹等人放纵、堕落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后来，汉宣帝知道了霍氏暴虐无道的罪行，杀害许皇后的事也泄露出来，显对此非常惊恐，就密谋反叛，企图废掉天子，立霍禹为皇帝。计谋败露后，霍氏一家包括中表亲属都被腰斩，显被处死，曝尸街头，皇后也被幽囚在昭台宫中。

《诗经》里说：“惯于作恶把人害，始终不知思悔改。”这是说有人习惯作恶，却不知自己的罪过。说的就是霍光夫人显这样的人。

## 十一、严延年母(续《仁智》第十七)

河南太守东海严延年之母也<sup>①</sup>。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sup>②</sup>，东海号曰“万石严姬”<sup>③</sup>。延年为河南太守，所在名为严能。冬月<sup>④</sup>，传属县囚，论府下，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sup>⑤</sup>。其母常从东海来，欲就延年腊<sup>⑥</sup>。到洛阳，适见报囚<sup>⑦</sup>，母大惊，便止都亭<sup>⑧</sup>，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闭阁不见<sup>⑨</sup>。延年免冠顿首阁下，母乃见之，因责数延年曰<sup>⑩</sup>：“幸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义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sup>⑪</sup>，欲以致威，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顿首谢，因为御归府舍<sup>⑫</sup>。母毕正

腊已<sup>③</sup>，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自意老当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sup>④</sup>，扫除墓地耳<sup>⑤</sup>。”遂去。归郡，见昆弟宗族，复为言之。后岁余，为府丞所章<sup>⑥</sup>，结延年罪名十事<sup>⑦</sup>，下御史案验<sup>⑧</sup>，遂弃延年于市。东海莫不称母贤智。君子谓严母仁智信道。《诗》云：“心之忧矣，宁自今矣。”<sup>⑨</sup>其严母之谓也。

### 〔注释〕

- ①河南：郡名。辖今河南西部一带。治所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太守：官名。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东海：郡名。辖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治所在郟（今山东郟城北）。严延年：汉宣帝时人。事见《汉书·酷吏传》。②二千石：汉代对郡守（太守）的通称。当时郡守（太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故有此称。③严媼（yù育）：犹严老太太。媼，年老的女人。④冬月：指冬季的几个月，即农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⑤屠伯：宰杀牲畜的能手。用以比喻滥用刑杀的酷吏。⑥腊：腊祭，年终祭祀众神和祖先。汉代腊祭在农历十二月，故后世以十二月为腊月。⑦报囚：判决罪犯。⑧都亭：亭为一种基层行政单位，郡县治所置都亭。⑨阁（gé阁）：旁门，小门。⑩责数（shǔ暑）：责备。⑪顾：却，反而。乘：凭靠。⑫御：驾车。⑬正腊：腊祭之日为腊日，汉代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为腊日，这一日进行的祭祀称为正腊。⑭东归：原作“东海”，据库本改。⑮扫除墓地：即等着处理丧事。⑯府丞：府中的佐吏。章：上书言事。⑰结：罗列。⑱御史：据《汉书·酷吏传》，此指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佐，负责监察郡国行政，劾案公卿奏章等。案验：查证证实。⑲心之忧矣，宁自今矣：见《诗经·大雅·瞻卬》。宁，岂，难道。今，原作“全”，据黄嘉育本改。

## 【今译】

严延年母，是河南太守东海人严延年的母亲。她生了五个儿子，都有当官为政的才能，职位也都升至二千石，东海一带称她为“万石严老太太”。严延年做了河南太守，当地人叫他严能。冬季的几个月中，下属各县的囚犯被严延年召传来，一块在郡府判决，处死的人很多，血流了好几里，河南郡的人称他为“屠伯”。

严延年的母亲常从东海来，为的是和严延年一块进行腊祭。一次，她到洛阳，正好看见严延年判决罪犯，就在都亭停下，不肯进入府中。严延年出去，到都亭拜见母亲，母亲却关上小门，不见他。严延年摘掉帽子，顿首门外，母亲才见他，并斥责他说：“你有幸充任郡守，独自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没有听说你实行仁义教化，来保全和安抚百姓，却见你凭靠刑罚大量杀人，想以此表现自己的威风，这哪里有为民父母的思想？”严延年承认了错误，叩头道歉，接着亲自驾车，请母亲回到府宅。

过完正腊，母亲对严延年说：“天道神明，不能光一味杀人。我不想在年老时看见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到杀戮，我要走啦！离开你回到东边老家，准备办理你的丧事。”于是她就离开了洛阳。回到东海郡，遇见兄弟和宗族的人，就又提起这件事。过了一年多，府丞上奏告发严延年，给他罗织了十条罪状，皇帝交御史查讯核实，严延年被处死，曝尸街头。东海郡的人没有不称赞严延年母亲贤智的。

君子赞扬严母仁智守道。《诗经》里说：“悲伤早就积在心，难道只是始于今？”说的就是严母这样的人。

## 十二、汉冯昭仪(续《节义》第十八)

汉冯昭仪者<sup>①</sup>，孝元帝之昭仪<sup>②</sup>，右将军、光禄勋冯奉世之女也<sup>③</sup>。元帝二年，昭仪以选入后宫，始为长使，数月为美人，生男，是为中山孝王，美人为婕妤。建昭中<sup>④</sup>，上幸虎圈斗兽<sup>⑤</sup>，后宫皆从。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sup>⑥</sup>，左右贵人、傅昭仪皆惊走，而冯婕妤直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天子问婕妤：“人情皆惊惧，何故当熊？”对曰：“妾闻猛兽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为昭仪，随王之国，号中山太后。君子谓昭仪勇而慕义。《诗》云：“公之媚子，从公于狩。”<sup>⑦</sup>《论语》曰：“见义不为，无勇也。”<sup>⑧</sup>昭仪兼之矣。

### 〔注释〕

①冯昭仪：据《汉书·冯奉世传》，名媛。昭仪，妃嫔的称号，为妃嫔中的第一级。下文中“长使”、“美人”、“婕妤”和“贵人”也都是妃嫔的称号。②孝元帝：汉元帝刘奭。西汉皇帝。公元前48——前34年在位。③光禄勋：官名。掌领宿卫侍从。冯奉世：《汉书》有传。④建昭：汉元帝年号（前38——前34年）。⑤上：指汉元帝。幸：特指皇帝到某处去。⑥槛（jiàn鉴）：圈兽类的栅栏。⑦公之媚子，从公于狩：见《诗经·秦风·驺虞》。媚子，宠爱的人。于狩，去打猎。狩，冬天打猎，此泛指打猎。⑧见义不为，无勇也：见《论语·为政》。

### 〔今译〕

汉冯昭仪，是汉元帝的昭仪，右将军、光禄勋冯奉世的

女儿。元帝即位第二年，被选入宫，初为长使，数月后成为美人，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中山孝王，她又从美人升为婕妤。建昭年间，元帝到虎圈斗兽，后宫的人都跟着去了。

突然，一只熊从圈里跑出来，攀上栅栏，向大殿窜去。一旁的贵人和傅昭仪都惊恐而逃，冯婕妤却一直站在那里，挡着跑来的熊，左右卫士忙将熊杀掉。天子问冯婕妤：“人们都感到惊恐，你为什么仍站在那里，挡着熊呢？”冯婕妤回答：“我听说猛兽逮住一个人就会停下来，我担心熊跑上皇帝的宝座，所以用身体挡在它前面。”元帝听后深为感叹，对她表示敬重。傅昭仪等人都是很觉羞惭。第二年，中山王受封，元帝升冯婕妤为昭仪，让她随中山王到封国，号称中山太后。

君子称赞冯昭仪英勇果敢，追慕道义。《诗经》里说：“君王宠爱的那人，跟他一起去打猎。”《论语》里说：“遇到应挺身而出事情却袖手旁观，这是不勇敢的表现。”冯昭仪确实是既有义又有勇的人。

### 十三、王章妻女(续《仁智》第十九)

王章妻女，汉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①。仲卿为书生，学于长安，独与妻居。疾病，无被，卧牛衣中②，与妻诀③，泣涕。妻呵怒曰④：“仲卿！尊贵在朝廷，谁愈于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⑤！”后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将军王凤秉政专权，章虽为凤所举，意不肯附会。有日食之变，章上封事⑥，言凤不可任用。事成当上，妻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流涕时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书遂上。天子不忍退凤，章犹是为凤所陷⑦，事至大逆⑧，收系下狱。章有小女，年

十二，夜号哭曰：“平日坐狱上<sup>⑨</sup>，闻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sup>⑩</sup>，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问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sup>⑪</sup>。凤薨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将军，闵章无罪<sup>⑫</sup>，白还其妻子财产田宅<sup>⑬</sup>，众庶给之<sup>⑭</sup>。君子谓王章妻知卷舒之节<sup>⑮</sup>。《诗》云：“昊天已威，予慎无罪。”<sup>⑯</sup>言王为威虐之政，则无罪而遭咎也<sup>⑰</sup>。

### 〔注释〕

①王仲卿：王章字仲卿，西汉泰山巨平（今山东泰安西南）人。仕于元帝、成帝时期。《汉书》有传。 ②牛衣：用麻或草编的为牛御寒的覆盖物。 ③与妻诀：王章自觉将死，故与妻辞诀。诀，辞别，告别。 ④呵（hē）：怒责，大声喝斥。 ⑤鄙，俗浅。 ⑥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百官上书奏报机密要事，为防泄露，用袋封缄，称为封事。下文“事成当上”之“事”，亦指封事。 ⑦犹：通“由”。 ⑧大逆：指犯上谋反的重大罪行。 ⑨平日坐：《汉书·王章传》作“平生”，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平生，先时也。”顾广圻曰：“此盖后人增‘日’字，又改‘生’为‘坐’。” ⑩君：指父亲。素：平素。刚：刚直。 ⑪合浦：西汉郡名。在今广西东南、广东西南一带。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东北。 ⑫闵：同“悯”，怜悯。 ⑬白：禀告。《汉书》此下有“上”字。 ⑭众庶：众民，此指原来耕种王章田地的农民，他们在王章被害后流落他方。 ⑮卷舒：曲伸。 ⑯昊天已威，予慎无罪：见《诗经·小雅·巧言》。昊天，天，此喻帝王。已，太，过于。威，威虐，威暴。慎，诚，确实。 ⑰遭（gòu构）：遇，遭遇。

### 〔今译〕

王章妻女，是汉朝京兆尹王章的妻子和女儿。王章早年

是个书生，到长安求学，独自与妻子住在一起。一次，王章得了病，也没有被子，便躺在牛衣中，向妻子诀别，哭泣流泪。妻子生气地大声喝斥：“仲卿！那些朝廷上的尊贵人物，有谁能比你仲卿强呢？现在患了点病，身处困境，不自励上进，反而哭泣流泪，这是多么俗浅啊！”王章后来出仕为官，当上了京兆尹。

汉成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专擅朝政，王章虽为王凤所举荐，心里却不愿意附和他。一天，出现了日食的灾变，王章借机呈上密封的奏章，说王凤不可任用。奏章写好，准备呈上的时候，妻子劝阻他说：“人应该知足，你难道不想想当年在牛衣中流泪的情景吗？”王章说：“这不是你女人家应当明白的事。”于是就呈上了奏章。成帝不忍心贬退王凤，而王章却因此受到王凤的诬陷，以致被扣上犯上谋反的罪名，投入狱中。

王章有个小女儿，12岁，曾在夜里大声哭喊：“以前在狱中，听狱卒们呼叫囚徒，常常是呼叫九个人，但今天叫到第八个就停下了。我父亲一向刚直，最早死去的肯定是他。”第二天一问，父亲果然被害。王章的妻子和儿女都被远徙到合浦。王凤死后，成都侯王商升为大将军，哀怜王章无罪，就向皇帝说明，将王章生前的财产田宅还给他的妻子和儿女，原来在那里耕种的农民也都回去了。

君子称王章妻很有屈伸之节，深知进退之理。《诗经》里说：“老天施威太凶残，我实没有把罪犯。”这是说君王为政暴虐，无罪的人也会遇到灾祸。

#### 十四、班婕妤（续《辩通》第十七）

班婕妤者，左曹越骑班况之女①，汉孝成皇帝之婕妤也②。贤才通辩。始选入后宫，为少使③，俄而大幸为婕妤④。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⑤。今欲同辇，得无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而喜曰：“古有樊姬⑥，今有班婕妤。”每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⑦，必三复之。每进见上疏，依古礼。自鸿嘉之后⑧，成帝稍隆于女宠。婕妤进侍者李平，平得幸，立为婕妤。帝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⑨。”乃赐平姓曰卫，所谓卫婕妤也。其后赵飞燕姊妹有宠骄妒，潜诉婕妤云⑩：

“挟邪诅祝⑪。”考问班婕妤，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⑫，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弗为也。”上善其对而怜悯之，赐黄金百斤。时飞燕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皇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曰：“承祖考之遗德兮，荷性命之俶灵⑬。登薄驱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⑭，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⑮。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⑯。陈女图而镜鉴兮，顾女史而问《诗》⑰。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艳之为尤⑱。美皇、英之女舜兮，荣任、嬖之母周⑲。虽愚陋其靡及兮⑳，敢舍心而忘兹？历年岁而悼惧兮，闵繁华之不滋㉑。痛阳禄与柘观兮，仍襦裸而离灾㉒。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

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②。犹被覆载之厚德兮③，不废捐于罪尤。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供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④。重曰⑤：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罔扃⑥。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⑦。广屋荫兮檐帷旒，房栊虚兮风泠泠⑧。感帷裳兮发红罗，纷悴悴兮繄素声⑨。神眇眇兮密靖处⑩，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⑪。仰视兮云屋，双涕下兮横流⑫。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⑬。惟人生兮一世，忽壹过兮若浮。已独向兮高明⑭，处生民兮极休。勉娱情兮极乐，与福禄兮无期。《绿衣》、《白华》⑮，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好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君子谓班婕妤好辞同辇之言，盖宣后之志也⑯；进李平于同列，樊姬之德也；释诅祝之潜，定姜之知也⑰；求供养于东宫，寡李之行也⑱。及其作赋，哀而不伤，归命不怨。《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侗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⑲其班婕妤好之谓也。

### 〔注释〕

- ①左曹越骑：据《汉书·叙传》，此指左曹越骑校尉，为卫戍京师的将领之一。②汉孝成皇帝：汉成帝刘骘。西汉皇帝。元帝之子。公元前32—前7年在位。③少使：妃嫔的称号，为妃嫔中的第十一级。少，原作“小”，据黄鲁曾本改。④俄而：不久。⑤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⑥樊姬：见卷二之《楚庄樊姬》。⑦《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汉书》颜师古注：“《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皆古箴戒之书也。”

象，原作“家”，据黄鲁曾本改。 ⑧鸿嘉：汉成帝年号（前20—前17年）。 ⑨卫皇后：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原为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后入宫，生戾太子，被立为皇后。 ⑩潜（zèn）诉：诬陷，诽谤。 ⑪诅祝：求神给人祸害。 ⑫修正：善良正直。 ⑬祖考：泛指祖先。 荷：承当。倂（chù触）：美善。 ⑭渥（wò沃）：优厚。 ⑮翕（xī希）赫：隆盛。增成：原作“层城”，据黄鲁曾本改。《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后宫有八区，增成第三也。” ⑯寤寐：醒时与睡时。犹言日夜。累息：长叹。申：伸展。佩离：佩巾。离，通“縹”。 ⑰女史：女官名。《周礼》中，天官、春官所属都有女史。属天官的，掌管王后礼仪，佐内治，为内官；属春官的，掌管文书，为府吏之属。 ⑱晨妇：指如同母鸡打鸣司晨一样行男子之事的妇女。《尚书·周书·牧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褒：指褒姒。见卷七之《周幽褒姒》。艳：《汉书·外戚传》作“阎”。又《谷永传》：“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颜注：“阎，嬖宠之族也。《鲁诗·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阎妻扇方处。’”阎，《毛诗》作“艳”。梁端曰：“此后人依《毛诗》改之。”艳（阎）妻，或以为即指褒姒，或以为褒姒之外的另一内宠，或以为周厉王的内宠。尤：罪过。 ⑲皂、英：指娥皇、女英。见卷一之《有虞二妃》。女：嫁人。 任、妣：指太任、太妣。见卷一之《周室三母》。 ⑳兮：原作“平”，据黄嘉育本改。 ㉑悼惧：恐惧。繁华之不滋：《汉书》颜注：“滋，益也。言时逝不留，华色落也。” ㉒阳禄与柘观：《汉书》颜注引服虔曰：“二馆名也，生子此观，皆失之也。”颜注：“二观并在上林中。” 仍：频频。离：遭遇。 ㉓奄莫：黄昏。奄，同“暗”。昧幽：阴暗。 ㉔被：蒙受。覆载：指天地。 ㉕休：树荫。 ㉖重：《汉书》颜注：“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赋也。” ㉗玄宫：深宫。应门：正门。禁闥（tà榻）：宫殿的小门。扃（jiōng）：上闩，关锁。 ㉘萋（qī欺）：草茂盛的样

子。 ②⑨广屋：大屋。檐(chān 搀)帷：幕帐。栊(lóng 龙)：窗棂子。泠(líng 零)泠：清凉的样子。 ③⑩感：动。帷裳：朝祭的服装。红罗：轻软的红色丝织品。悴(cuì 脆)慄(chì 翅)：象声词，指衣服磨擦声。纨(wán 丸)素：精致洁白的细绢。

③⑪眇眇：高远的样子。密靖：寂静。 ③⑫丹墀(chí 池)：古时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故称丹墀。墀，台阶上面的空地，也指台阶。履綦(qí 其)：鞋的装饰物。 ③⑬云屋：《汉书》颜注以为状若云之屋。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曰：“《西京杂记》：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幙于甘泉紫殿，世谓三云殿。案，与上‘丹墀’皆是思君之处，非泛指云状。”下：《汉书》无此字，疑衍。 ③⑭羽觞：酒器。作雀鸟状，左右形如两翼。 ③⑮向(xiǎng 想)：通“享”，宴享。 ③⑯《绿衣》：《诗经·邶风》中的一篇。《毛序》：“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汉书》“衣”后有“兮”字，此脱。《白华》：本为《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后亡其辞而仅存其义。《汉书》颜注：“《白华》，《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③⑰宣后：指周宣姜后。见卷二之《周宣姜后》。

③⑱定姜：指卫姑定姜。见卷一之《卫姑定姜》。 ③⑲寡李：王绍兰曰：“‘李’当为‘孝’字之误也。寡李即陈寡孝妇，专心养姑，班婕妤好求供养皇太后于长信宫，其事正同，故云‘寡孝之行也’。” ④⑰“有斐君子”七句：见《诗经·卫风·淇奥》。斐，文采美好的样子。《毛诗》作“匪”，为“斐”之借字。切、磋、琢、磨，雕刻骨器叫做切，雕刻象牙叫做磋，雕刻翠玉叫做琢，雕刻美石叫做磨。这里用来比喻人的文采美好，品德高尚。瑟，庄重的样子。倜(xiàn 现)，豪爽的样子。赫，光明的样子。晷(xuǎn 选)，显著的样子。终，始终，永久。谖(xuān 宣)，忘记。

## 〔今译〕

班婕妤，是左曹越骑班况的女儿，汉成帝的婕妤。她贤能多才，通达智辩。刚被选入宫时，只当个少使，不久大受宠爱，升为婕妤。

一次，成帝在后庭游玩，想让班婕妤和自己一块乘坐辇车。班婕妤推辞说：“我观看古时图画，发现贤圣君主都有名臣守在左右，到了三代末期的君主才有女宠奉侍一旁。今天想一块乘坐辇车，该不会象他们一样吧？”成帝很赞成她的话，就不再要求了。太后知道这事，高兴地说：“古时有樊姬，现在却有班婕妤。”班婕妤每次诵读《诗经》及《窈窕》、《德象》、《女师》等书，都要反复三遍。每次进见上疏，她也都遵依古礼。

鸿嘉以后，成帝渐渐喜好女宠。班婕妤把侍女李平献给了成帝，李平受到宠爱，被立为婕妤。成帝说：“当初卫皇后也是由微贱起家的。”便赐给李平卫姓，称作卫皇后。此后赵飞燕姊妹得宠，骄横嫉妒，诬陷班婕妤说：“婕妤心怀奸邪，求神给人灾祸。”成帝审问班婕妤，婕妤回答：“我听说死生听从命运，富贵由天安排。善良正直尚且不能获得幸福，行为奸邪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况且如果鬼神有知，它就不会听信没当好臣下的人的诉说；如果它无知，告诉它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是不会去做的。”成帝对她的回答非常满意，同时对她产生了怜悯之情，赐给她黄金百斤。

赵飞燕骄横嫉妒愈演愈烈，班婕妤担心时间长了，自己会受到危害，便要求到长信宫中服侍供养皇太后。成帝同意了。班婕妤退居东宫，曾作赋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赋里说：

继承先祖的遗德，身怀美好的灵性。驱体单薄  
选入宫，安排在那后庭中。蒙受皇上的厚恩，如同  
日月极盛明。弘扬先烈的隆盛，获取宠爱在增成。  
受宠又觉非己位，那时光阴却最美。日夜长叹心不  
安，伸开佩巾虑不废。取出女图相对照，问《诗》  
来把女史会。悲叹晨妇的劝戒，哀痛褒、艳的有  
罪。称颂皇、英嫁虞舜，盛赞任、姒母周邦。自  
己愚陋难企及，那敢放胆将此忘？多年以来心恐  
惧，哀怜荣色日衰亡。阳禄、拓观悲失子，幼年连  
连把命丧。难道我把灾殃种？不能祈祷求天命。白  
日很快失光芒，傍晚天色变昏冥。仍蒙天地般皇  
恩，决不自弃把恶行。东宫奉养皇太后，长信宫中  
居末等。供奉洒扫幕帐间，终身都将留这里。愿在  
山脚埋尸骨，松柏余荫下安息。

重说：潜入深宫处幽静，门户紧闭叫难应。华  
殿落尘玉阶苔，中庭青绿草茂盛。广屋处荫幕帐  
暗，房椽稀疏风泠泠。吹动衣服轻轻飘，相互磨擦  
出响声。天神高远处寂静，谁得荣光见天子？低头  
瞧见红石阶，想起天子的鞋饰。抬头仰望三云屋，  
两眼泪水流不止。和颜悦色看左右，端起酒杯将忧  
释。人生在世真不易，就象浮云总漂流。自己宴享  
富贵者，百姓和美亦无愁。勉使自己心欢娱，福禄  
随身永相守。《绿衣》、《白华》两首诗，自古以  
来早就有。

后来成帝去世，班婕妤被安排去守护园陵，死后就葬在  
园中。

君子说：班婕妤辞谢共乘辇车的要求，这是具有周宣姜后的志向；进献李平与自己同列，这是具有楚庄樊姬的仁德；躲过求神降祸的诬陷，这是具有卫姑定姜的智慧；请求在东宫供养皇太后，这是具有陈寡孝妇的品行。后来她作赋，悲哀而不自伤，一切归于天命，从不抱怨别人。《诗经》里说：“那位君子文采多，如象牙经过切磋，似美玉经过琢磨。他平素仪态端庄，向来声誉很显赫。那位君子文采多，永远不忘在心窝。”说的就是班婕妤这样的人。

## 十五、赵飞燕姊姊（续《孽嬖》第四）

赵飞燕姊姊者，成阳侯赵临之女<sup>①</sup>，孝成皇帝之宠姬也。飞燕初生，父母不举<sup>②</sup>，三日不死，乃收养之。成帝常微行出<sup>③</sup>，过河阳主<sup>④</sup>，乐作。上见飞燕而悦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乃封父临为成阳侯。有顷，立飞燕为皇后，其弟为昭仪。飞燕为后而宠衰，昭仪宠无比，居昭阳舍，其中廷彤朱<sup>⑤</sup>，殿上漆，砌皆铜沓黄金涂<sup>⑥</sup>，白玉阶，壁往往为黄金缸<sup>⑦</sup>，函蓝田璧玉<sup>⑧</sup>，明珠翠羽饰之<sup>⑨</sup>，后宫未尝有焉。姊姊专宠而悉无子，娇媚不逊，嫉妒后宫。帝幸许美人，有子。昭仪闻之，谓帝曰：“常给我从中宫来<sup>⑩</sup>，今许美人子何从生？”怼<sup>⑪</sup>，手自搗<sup>⑫</sup>，以头击柱，从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尔<sup>⑬</sup>！”帝曰：“我故语之，反怒为？”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如是，不食何为？陛下常言‘约不废汝’，今许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sup>⑭</sup>？”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之上者。无忧也！”乃诏

许氏夫人，令杀所生儿，革篋盛殓之<sup>⑮</sup>，帝与昭仪共视，复殓，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狱垣下。中宫史曹宫<sup>⑯</sup>，字伟能，御幸生子，帝复用昭仪之言，勿问男女杀之。宫未杀，昭仪怒。掖庭狱丞籍武因中黄门奏事曰<sup>⑰</sup>：“陛下无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帝不听。时儿生八九日，遂取去杀之。昭仪与伟能书及药，令自死。伟能得书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儿额上有壮发<sup>⑱</sup>，似元帝。今儿安在？已杀之乎？”乃饮药死。自后御幸有子者辄死，或饮药自隋<sup>⑲</sup>，由是使成帝无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sup>⑳</sup>。君子谓赵昭仪之凶嬖，与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乱，与周幽王同风。《诗》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滨？泉之竭矣，不云自中？”<sup>㉑</sup>成帝之时，舅氏擅外<sup>㉒</sup>，赵氏专内，其自竭极，盖亦池泉之势也。

### 〔注释〕

- ①成阳：县名。在今河南信阳东北。 ②不举：不养育。
- ③帝：原作“童”，据黄鲁曾本改。微行：装作一般人出行。微，不显露。 ④河阳：当从《汉书·外戚传》作“阳阿”。阳阿，县名。在今山西阳城西北。 ⑤彤朱：朱红色。 ⑥砌：门槛。
- 沓：合。 ⑦壁往往为黄金钲（gōng刚）：《汉书》“壁”下有“带”字。王照圆曰：“壁中横木如带，以黄金饰其外，如钲形，因谓之钲。故服虔注曰：‘钲，壁中之横带也。’缘服此注有‘带’字，而流俗传写，《汉书》遂衍作‘壁带’，误矣。”钲，本指车毂中的孔。 ⑧函：衔。蓝田：山名。在今陕西蓝田东，以出产美玉著名，又称玉山。 ⑨珠：原作“朱”，据黄鲁曾本改。翠羽：翠色（青绿色）的鸟羽。 ⑩给（dài带）：哄骗，欺骗。中宫：皇后住的宫殿。 ⑪怼（duì对）：怨恨。 ⑫搯（dǎo捣）：同“捣”，捶。 ⑬归：归于地下，即死去。 ⑭谓何：即为何，

为什么。⑮革：皮革。《汉书》作“箠”。篋（qiè窃）：小箱子。絙（jiān尖）：本指捆东西的绳子，此指用绳子捆起来，也指封闭。⑯中宫史：在宫中服侍皇后的女史。据《汉书》，曹宫曾“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⑰掖庭狱丞：主管后宫刑罚和牢狱的官吏。中黄门：在宫廷中服役的太监。⑱壮发：额前下生长的头发。⑲隋（duò惰）：通“堕”，堕胎。⑳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外藩，有封地的诸侯王。汉哀帝刘欣是元帝庶孙，定陶恭王之子，继成帝为皇帝，亦无子嗣。㉑“池之竭矣”四句：见《诗经·大雅·召旻》。竭，干涸。云，语助词。滨，水边。《毛诗》作“频”，二字同。㉒舅氏：指成帝的舅舅王凤、王商等。

### 〔今译〕

赵飞燕姊妹，是成阳侯赵临的女儿，汉成帝的宠姬。赵飞燕出生时，父母不加养育，可三天过后她仍未死，父母便收养了她。汉成帝经常装作一般人外出，一次经过阳阿公主家时，公主令人献上乐舞。成帝发现赵飞燕，就喜欢上她，召她入宫，大加宠幸。赵飞燕有个妹妹，也被召入宫，二人同为婕妤，在后宫中最为尊贵。成帝于是封其父赵临为成阳侯。不久，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封她妹妹为昭仪。

赵飞燕成为皇后以后，恩宠渐衰，昭仪却倍受宠爱。她住在昭阳宫内，宫里的厅堂刷成朱红色，大殿上也上了漆，门槛上扣上铜板，又用黄金涂饰，台阶全用白玉制成，墙壁上横木的外面以黄金装饰，其形如缸，里面镶嵌着蓝田美玉，旁边又以明珠、翠羽连缀为饰，这在后宫中是空前的。赵飞燕姊妹专宠，但都没生孩子。她们十分娇媚，很不恭顺，对后宫其他人心怀嫉妒。

汉成帝曾到许美人那里，许美人有了孩子。赵昭仪知道

了，对成帝说：“陛下常常骗我说从中宫里来，现在许美人的孩子又是怎么生出来的？”昭仪怨怒不止，用手捶打自己，拿头向柱子上撞击，从床上投到地上，哭泣流泪，也不吃饭，说：“现在应当把我安排到那里？我死掉算啦！”成帝说：“我本要把这事告诉你，为什么反要发怒？”也不去吃饭。昭仪说：“陛下自己那样做了，为什么不吃饭呢？陛下常讲‘约定好了，决不违背你’，眼下许美人有了孩子，违背了誓约，这为什么？”成帝说：“和你们赵氏约好，所以才不立许氏为皇后，使天下无人能在赵氏之上。不要忧愁！”成帝便诏令许氏夫人，让她杀掉孩子，盛在皮箱里，用绳子捆起来，成帝和昭仪一块看了一下，就又派人盖上御史大夫的印章，封闭起来，拿到监狱的墙下埋了。

中宫史曹宫，字伟能，和成帝有了孩子，成帝又听从赵昭仪的话，下令不论男女都要杀掉。曹宫没有杀，昭仪非常生气。掖庭狱丞籍武通过中黄门上奏说：“陛下没有继嗣，儿子无论贵贱，都应引起重视！”成帝不听，当时小孩刚生下来八九天，便被拿去杀掉了。昭仪送给伟能一封信和一包药。伟能看过信，说：“姊妹俩真是要专擅天下啦！我儿子额前下长有头发，很象元帝。现在他在哪里？已被杀掉了吗？”于是伟能喝下毒药死了。从此以后，和成帝有孩子的都被杀掉，或者喝下药自己堕胎，这样成帝始终未能有后嗣。成帝去世后，只得让诸侯王入继大统，但依然没有繁育后代。

君子说：赵昭仪凶残专擅，与褒姒同一品行；成帝淫惑昏乱，和周幽王同一作风。《诗经》里说：“池水枯竭非一天，岂不开始在边沿？泉水枯竭源头断，岂不开始在里面？”

汉成帝时，舅氏擅权于朝中，赵氏专宠于宫内，皇权出现枯竭，很象池水与泉水的变化势头。

## 十六、汉孝平王后(续《贞顺》第十一)

汉孝平王后者，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①。为人婉淑有节行②。平帝即位，后年九岁。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③，以女配帝，设诈以成其礼，讽皇太后遣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纳采④，太师、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积而告宗庙⑤。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将军奉乘舆法驾⑥，迎皇后于安汉公第。司徒授玺绶⑦，登车称警蹕⑧，时自上林延寿门入未央前殿⑨。群臣就位行礼毕，大赦天下，赐公卿下至趋宰执事⑩，皆有差。后立岁余，平帝崩，后数年，莽篡汉位，后年十八。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哀伤⑪，意欲嫁之，令立国将军孙建世子豫将医往问疾⑫，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废疾⑬，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⑭，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谓平后体自然贞淑之行，不为存亡改意，可谓节行不亏污者矣。《诗》曰：“髡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⑮此之谓也。

### 〔注释〕

①孝平皇帝：汉平帝刘衎。西汉皇帝。元帝庶孙，中山孝王之子。公元1—5年在位。 ②婉淑：柔顺善良。 ③只：疑误。《汉书·外戚传》无此字。 ④讽：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长乐(lè)：即长乐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郊

汉长安故城东南隅。内有长信、长秋等殿。汉初为朝会之所，惠帝后为太后所居，称东宫。少府：官名。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宗正：官名。九卿之一。掌管皇族事务机关，多由皇族中人充任。正，原作“政”，据黄鲁曾本改。尚书令：官名。本为少府的属官，掌章奏文书。汉武帝以后职权渐重。纳采：古代婚礼“六礼”之一。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备礼前往求婚。⑤四十人：《汉书》作“四十九人”。皮弁：用鹿皮制作的帽子。素积：素裳，细褶布衫。⑥司徒、司空：二“司”字上皆当有“大”字。乘（shèng剩）舆：皇帝乘坐的车子。法驾：皇帝的车驾。⑦玺绶：古代印玺上系有彩色组绶（丝带），称玺绶。用以指印玺。⑧警蹕（bì毕）：在皇帝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禁止行人来往。警，警戒。蹕，清道。⑨上林：即上林苑。《汉书》王先谦补注引姚鼐曰：“汉上林有两处，一在城内，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时所起，所包广远，在南山之下。若城内上林，高帝时即有之，萧何所请令民入田者也，盖景、武之后不以为豫游之所，而属大农以铸钱藏币……。后自莽第入宫，皆在城内，无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未央：即未央宫。西汉常为朝见之处。遗址在今西安西北郊汉长安故城内西南隅。⑩趋宰：同“驺宰”，统领仆隶的小头目。⑪惮：原作“悍”，据黄鲁曾本改。⑫豫：《汉书》作“豫饰”二字。疑此“豫”即“豫”字之误，又脱去“饰”字。豫（xiàng象），盛饰。⑬废疾：《汉书》作“发病”。废，通“发”。⑭燔（fán凡）：焚烧。⑮“髡彼两髦”三句：见《诗经·邶风·柏舟》。髡（dàn旦），头发下垂的样子。刘向引此以喻汉平帝。两髦（máo矛），头发向两边分开，下垂至眉际。古时男子不满20岁是披着头发的。汉平帝九岁登基，14岁便夭亡。实，是。维，为。仪，匹，配偶。之，到。矢，誓，发誓。靡，无。他，《毛诗》作“它”，二字同。

## 〔今译〕

汉孝平王后，是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的女儿，汉平帝的皇后。她为人柔顺善良，颇有节行。平帝即位时，皇后年九岁。王莽专擅朝政，想象霍光那样，将女儿嫁给皇帝，便以欺诈手法办完结婚所需的礼仪，用含蓄的话劝说皇太后派长乐少府、宗正和尚书令行纳采之礼，太师、大司徒、大司空以下40人戴着鹿皮帽子，穿着细褶白布衫，在宗庙里祷告。第二年春天，皇太后又派大司徒、大司空和左右将军跟着皇帝的车驾，到王莽的宅第迎接皇后。大司徒将印玺交给皇后，登上车在前面开道，按时经过上林延寿门进入未央宫前殿。大臣们都站在各自的位置上行礼，随后诏令大赦天下，赏赐公卿及其以下的大小官吏，多少各有等差，连掌管仆隶的小头目和一些打杂的也都有份。

皇后立了一年多，平帝去世，又过了几年，王莽篡位，当时皇后18岁。刘汉王朝被废灭以后，她经常称病，不参加朝会。王莽对她很是敬畏，也很感哀伤，想让她改嫁，就派立国将军孙建的世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医生去给她看病。她大为恼怒，用竹板和鞭子抽打一旁的侍从，接着得了重病，不肯起床，王莽也不再敢强求她了。后来，汉军杀掉王莽，焚烧未央宫。她说：“我有什么脸面见汉家的人！”便自己跳到火里烧死了。

君子称赞平后有自然贞淑的品行，不因为汉室的存亡而改变志向，节操和德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和玷污。《诗经》里说：“那个披发少年郎，是我一生的对象，誓死不会变心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十七、更始韩夫人(续《孽嬖》第十八)

汉更始韩夫人者，更始皇帝刘圣公之夫人也①。佞谄邪媚，嗜酒无礼。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众起②，自立为更始将军，兵威日盛，遂自立为帝，以绍汉统③。及申屠建讨莽④，首诣宛⑤，更始视之曰：“不如此，当与霍光等。”韩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于政事，而韩夫人嗜酒淫色，日与更始醉饱沉湎⑥，乃令侍中于帟幕之内诈为更始⑦，与群臣语。群臣知非更始声，莫不怨恨。尚书奏事⑧，韩夫人曰：“帝方对我饮乐，正用是时来奏事！”由是纲纪不摄，诸侯离叛，赤眉入关，不能制⑨，乃将妻子，奉天子玺绶，降于赤眉，为赤眉所杀。《诗》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⑩其更始与韩夫人之谓也。

### 〔注释〕

①刘圣公：即刘玄。西汉远支皇族，东汉光武帝刘秀族兄。公元23年称帝，年号更始，故称更始皇帝。 ②新市、平林、下江之众：指新莽末年绿林农民起义军的三支队伍。天凤四年（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发动起义，以绿林山（今湖北当阳东北）为根据地，史称绿林军。后来他们分兵转移。王常、成丹西进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王凤、王匡等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起义，称平林兵，以应王匡。他们共立刘玄为帝。 ③绍：继续。 ④申屠建：绿林军将领。曾任西屏大将，率军攻占长安。后为刘玄所杀。 ⑤首诣宛：将王莽的首级送到宛城。《后汉书·刘玄传》“首”上有“传”字，此

脱。宛，今河南南阳。 ⑥沉湎：沉溺于酒。 ⑦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办理杂事，出入宫廷。 ⑧尚书：官名。掌管文书奏章。《后汉书》作“常侍”。 ⑨赤眉：指赤眉军。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军。天凤五年（18年），樊崇在莒县（今属山东）一带起义，聚众数万人，因用赤色染眉作标志，故称赤眉军。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 ⑩彼昏不知，一醉日富：见《诗经·小雅·小宛》。一醉，聚饮而醉。一，《毛诗》作“壹”。日富，日益自满。富，满，盛。

### 〔今译〕

更始韩夫人，是更始皇帝刘圣公的夫人。她奸佞谄媚，好行邪僻，喜欢饮酒，不守礼仪。起初，王莽统治末年，更始皇帝随新市、平林、下江兵众起事，自立为更始将军，以后兵威日渐强盛，便自立为帝，以承继汉统。

后来，申屠建率兵讨伐王莽，把王莽的首级传送到宛城，更始看看首级，说：“不这样，就会与霍光同列。”韩夫人说：“不这样，皇帝哪能得到帝位？”她花言巧语，使更始满心欢喜。日子一长，更始怠于政事，韩夫人则嗜酒淫逸，天天与更始沉溺酒中，大吃大喝，还命令侍中躲在帷幕内，装作更始，和大臣们说话。大臣们听出不是更始的声音，都非常怨恨。一次，尚书来奏报政事，韩夫人说：“皇帝刚想同我饮酒作乐，怎么赶这个时候来奏报政事！”从此以后，纲纪难以维持，诸侯纷纷背叛，赤眉军入关，更始没有办法控制，就带着妻子儿女，捧着天子印玺，投降赤眉军，被赤眉军杀掉。《诗经》里说：“那些昏聩无知者，日日醉饮益骄奢。”说的就是更始与韩夫人这样的人。

## 十八、梁鸿妻(续《贤明》第十七)

梁鸿妻者，右扶风梁伯淳之妻①，同郡孟氏之女也②。其姿貌甚丑，而德行甚修③。乡里多求者，而女辄不肯。行年三十，父母问其所欲，对曰：“欲节操如梁鸿者。”时鸿未娶，扶风世家多愿妻者④，亦不许。闻孟氏女言，遂求纳之。孟氏盛饰入门，七日而礼不成。妻跪问曰：“窃闻夫子高义，斥数妻⑤。妾亦已偃蹇数夫⑥。今来而见择，请问其故。”鸿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⑦，与共遁世避时。今若衣绮绣，傅黛墨⑧，非鸿所愿也。”妻曰：“窃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隐居之具矣。”乃更粗衣，椎髻而前⑨。鸿喜曰：“如此者，诚鸿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运期，字俟光⑩，共遁逃霸陵山中⑪。此时王莽新败之后也，鸿与妻深隐，耕耘织作，以供衣食，诵书弹琴，忘富贵之乐。后复相将至会稽⑫，赁舂为事⑬。虽杂庸保之中⑭，妻每进食，举案齐眉⑮，不敢正视。以礼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谓梁鸿妻好道安贫，不汲汲于荣乐⑯。《论语》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⑰此之谓也。

### 〔注释〕

①右扶风：政区名。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户县、咸阳、旬邑以西地。相当于郡，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也称扶风。右扶风亦为官名，相当于郡太守。据《后汉书·逸民传》，梁鸿为扶风平陵（今咸阳西北）人。伯淳：梁鸿字。《后汉书》作“伯鸾”。②也：原脱，据梁端本

补。 ③修：善，美好。 ④世家：世代显贵的家族。妻（qī气）：以女嫁人。 ⑤斥：斥退，拒绝。 ⑥偃蹇、傲慢，慢待。 ⑦褐裘：粗陋的衣服。 ⑧傅：涂。黛墨：指画眉的颜料。 ⑨椎髻（jì计）：将髻束为一撮，其形状似椎。髻，挽束在头顶的头发。 ⑩自名曰运期，字侯光：《后汉书》作“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王照圆曰：“‘侯’、‘侯’字形相近。此当别有所据。” ⑪霸陵：县名。治所在今陕西西安东北。 ⑫相将：相共，相随。会（kuài快）稽：郡名。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 ⑬赁舂（chōng充）：受雇为人舂米。 ⑭庸保：受雇佣被役使的人。 ⑮举案齐眉：把托盘举得和眉一样高。案，盛食物的有脚的托盘。 ⑯汲（jí级）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论语·述而》。

### 〔今译〕

梁鸿妻，是右扶风人梁鸿的妻子，梁鸿同郡孟氏的女儿。她相貌很丑，但德行很好。同乡里有许多来求婚的，她却老是看不中。年过30了，父母问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回答说：“想找一个象梁鸿那样有节操的人。”当时梁鸿尚未娶妻，扶风很多世代显贵的家族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他却没有答应。听到孟氏女说的那句话，他便请求娶其为妻。

孟氏的女儿身着华丽的服装进了梁家门，但七天过去了，梁鸿仍未与她举行婚礼。孟氏女跪下问：“我私下里听说夫子您德义很高，许多人要将女儿嫁给您，您都回绝了。我也已慢待了不少想娶我的人。现在我进了您家，却被严加选择，请问其中的缘故。”梁鸿说：“我想找一个身穿粗陋衣服的人，和她一起逃避时世。眼下你穿着绣花织纹的衣

服，涂画眉毛，这与梁鸿我想象得大不相同。”孟氏女说：

“我相貌丑陋，担心夫子您无法容忍，才这样打扮一下。幸好我带着准备隐居的衣物。”于是她便换上粗布衣，将头顶上的头发挽束成一撮，好象椎子，走上前来。梁鸿高兴地说：

“这才真是我的妻子。”梁鸿给她起了德曜的宇，孟光的名，给自己起名运期，字侯光，二人一块逃隐霸陵山中。

当时正是王莽新朝败亡之后，梁鸿与妻子隐居深山，耕种织作，用来满足自己的衣食需要。他们还常常读书弹琴，将荣华富贵抛在脑后。后来，夫妻又相随来到会稽郡，受雇为人舂米，以维持生活。虽然梁鸿整天和受雇佣被役使的人混在一起，但妻子每次送饭上来，却都将托盘举得与眉毛一样高，不敢正视梁鸿。她时时注意用礼仪修养身心，当地的人都很尊重和敬仰她。

君子称赞梁鸿妻乐道安贫，不追求荣耀和愉悦。《论语》里说：“不行道义而得来富贵，对我来说，如同浮云一般。”

## 十九、明德马后(续《母仪》第七)

明德马后着，汉明帝之后①，伏波将军、新息忠成侯马援之女也②。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选入太子家③。接待同列，如承至尊④，先人后己，发于至诚，由此见宠。时及政事，后推心以对，无不当理，意有所未安，则明陈其故。是时后宫未有妊育者，常官继嗣当时而立⑤，荐达左右，如恐弗及。其后宫有进见者，辄奉养慰纳之，其宠益进者，与之愈隆。是时宫中尚无人，事皆自为。舞衣袿裁成，

手皆瘃裂⑥，终未尝与侍御者私语，防僮御杂错，或因有所诉，恐万分见于颜色，故预绝其渐。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长秋宫，以率八妾⑦。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⑧，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练，御者秃裙不缘，率皆羌胡倭越⑨，未尝请旧人僮使。诸王亲家朝请⑩，望见后袍极粗疏，反以为绮，就视乃笑。后曰：“此缁染色好⑪，故用之耳。”老人知者，无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观，未尝临御窗⑫，又不好音乐。上时幸苑囿离宫，以故希从⑬，辄戒言不宜晨起及禽⑭，因陈风邪雾露之戒。辞意甚备，上纳焉。诵《易经》，习《诗》、《论》、《春秋》，略说大义。读《楚辞》，不竟赋诵过耳，疾浮华⑮。听言观论，辄撻发其要⑯。读《光武皇帝本纪》，至于“献千里马、宝剑者，上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尝不叹息。时有楚狱⑰，因证相引⑱，系者甚多。后恐有单辞妄相覆冒⑲，承间为上言之，惻然感动⑳，于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论所纳，非臣下得闻。后志在克己辅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为虎贲中郎㉑，弟黄门侍郎㉒，迄永平世不迁。明帝体不安，召黄门侍郎防奉参医药，夙夜勤劳。及帝崩，后作起居注㉓，省去防参医药事。公卿诸侯上书，言宜遵旧典，封舅氏。太后诏曰：“外戚横恣，为世所传，永平中常自简练，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枢机之位。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饥饿，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诸王财令半楚、淮阳王㉔，‘吾子不当与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㉕？吾自束修㉖，冀欲上不负先帝，下不亏先人之德，身服大练缣裙㉗，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无香薰之饰，但布帛耳。如是者，

欲身帅众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俭。前过濯龙门上<sup>②</sup>，见外家问起居，车如流水马如龙，苍头衣绿襦<sup>③</sup>，领袖正白，顾视旁御者，远不及也。亦不遣怒，但绝其岁用，冀以默止灌耳<sup>④</sup>。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禄食养其亲，奉修祭祀，身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大官之牲、郡国既珍、司农黍稷<sup>⑤</sup>，身则衣御府之余缙，尚未足耶？必当得一县上令？长乐宫有负言之责，内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时，城门越骑校尉治母丧<sup>⑥</sup>，起坟微大。后太后以为言，惶惧，即时削减成坟<sup>⑦</sup>。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诸家，莫敢犯禁。广平、巨鹿、乐成王入问起居，见车骑鞍勒皆纯黑，无金银采饰，马不逾六尺，章帝缘太后意<sup>⑧</sup>，白赐钱五百万。新平主衣绀缙直领<sup>⑨</sup>，谪以不得厚赐<sup>⑩</sup>。于是亲戚被服如一<sup>⑪</sup>，教化不严而从，以躬亲率先之故也。置织室、蚕室濯龙中，后亲往来，占视于内<sup>⑫</sup>，以为娱乐。教诸小王，试其诵论，衍衍和乐<sup>⑬</sup>，日夕论道，以终厥身。其视养章帝过所生。章帝奉之，竭尽孝道。君子谓德后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可为母后表仪。《诗》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sup>⑭</sup>此之谓也。

### 〔注释〕

- ①汉明帝：即刘庄。东汉皇帝。光武帝之子。公元58—75年在位。年号永平。 ②新息：县名。在今河南息县。 ③岐嶷：峻茂之状，形容幼年聪慧。太子：即汉明帝，时为太子。 ④至尊：帝王的尊称。 ⑤当时：当其时，即适时。 ⑥袿（guī圭）：妇女穿的上衣。瘃（zhú竹）：冻疮。 ⑦立长秋宫：即立皇后。长

秋宫，皇后所居之宫。宫，原作“官”，据黄嘉育本改。八妾：《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一娶九女，正嫡一人，余者妾也，故云八妾。”

⑧马贵人：即马皇后，时为贵人。 ⑨大练：粗帛。不缘：不加边饰。羌胡倭越：皆为古代边疆少数民族。 ⑩朝请：古时春朝称朝，秋朝称请。此泛指朝拜。 ⑪缯（zēng增）：丝织品的总称。 ⑫御窗：皇宫里的窗子。 ⑬希：少。 ⑭晨起及禽：清晨同禽鸟一样早起。 ⑮读《楚辞》，不竟赋诵过耳，疾浮华：陈汉章曰：“‘不竟’二字乃‘尤善’之误，‘诵’即‘颂’之本字，‘过’字衍，‘耳’字当作‘其’字，当在‘疾’字下。《续汉书》曰：‘读《楚辞》，尤善赋颂，疾其浮华。’正本此传。”

⑯撻（tì替）发：揭开，揭发。 ⑰楚狱：指楚王刘英谋反一案。 ⑱因证相引：王照圆曰：“‘因’盖‘囚’字之误。《后汉书》作‘囚相证引’，此误倒其文耳。” ⑲单辞：无人对质的言辞，片面之辞。覆冒：诬陷。 ⑳恻（cè测）：伤痛。 ㉑虎贲中郎：指马廖。据《后汉书·马援列传》，“中郎”后当有“将”字。虎贲中郎将为皇帝近卫兵首领。 ㉒黄门侍郎：指马防、马光。其职为侍从皇帝，传达诏命。 ㉓起居注：帝王的言行录。 ㉔先帝言诸王财令半楚、淮阳王：先帝，指明帝。楚、淮阳王，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皆为光武帝之子。王照圆曰：“财，犹仅也。言诸子封国，仅及楚、淮阳之半耳。‘先帝’下‘言’字宜移于‘淮阳王’之下，属下句读之。” ㉕阴氏：指光武帝皇后阴丽华一族。 ㉖束修：检束修洁。 ㉗缣（jiān兼）：双丝织的微带黄色的细绢。 ㉘濯（zhuó浊）龙：《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续汉志》曰：“濯龙，园名也。近北宫。” ㉙车如流水：“水”下原有“马如流水”四字，据黄鲁曾本删。苍头：指奴仆，因以深青色巾包头，故称。褱（gōu勾）：臂套，用来束衣袖，以便活动。原作“直领”，据黄鲁曾本删改。 ㉚灌（huān欢）：喧哗，张狂。 ㉛既：卢文弨校改为“之”（梁端注引）。 ㉜城门越骑

校尉：指马防。 ③③成坟：梁端曰：“二字疑衍。《后汉书》无。”  
③④章帝：即刘炟。明帝之子。广平王刘羨、巨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等亦皆为明帝之子，但非马后所生。缘：依照。 ③⑤绀（gàn 贛）缟（gǎo 稿）：天青色的细绢。 ③⑥谪（zhé 哲）：责备。  
③⑦被服：以被服不离身体，比喻亲身感受。 ③⑧占视：王照圆曰：“‘占’与‘覘’同。覘视，窥观也。” ③⑨衍（kàn 看）衍：和乐的样子。 ④⑩“惟此惠君”四句：见《诗经·大雅·桑柔》。惠，顺，此指顺从民意。宣，明。猷（yóu 犹），道。《毛诗》作“犹”，二字通。考慎，慎重考察。相，辅佐大臣。

### 〔今译〕

明德马后，是汉明帝的皇后，伏波将军、新息忠成侯马援的女儿。她自幼聪慧，13岁时，被选入当时还是太子的明帝宫中。后来又与其他人一起，象事奉皇帝一样侍奉太子，处处先人后己，十分真诚，因而受到宠爱。明帝经常与她谈论政事，她用心答对，都很在理，有时她觉得明帝做事有不妥之处，就明确指出其中原委。当时后宫没人怀孕生孩子，她常常说应按时选立继嗣，还举荐自己身边的人，生怕误了大事。对后宫中进御明帝的人，她关心照料，越是得到明帝宠爱的人，她越是表示亲切。当时宫中人手不多，有些事情她便自己动手。一次，她裁成一件歌舞用的上衣，手都冻肿冻裂了，但她始终未同手下的奴仆谈起这些，担心奴仆人多嘴杂，万一有的说给明帝，就会让明帝动情费神，所以她非常注意杜绝此事的发生。她处事总是这样谨慎小心。永平三年，官吏上书提出应选立皇后，以率导后宫八妾。明帝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皇太后说：“马贵人在后宫中最有德行，就

选立她吧。”于是马皇后就成了明帝的皇后。

马皇后平时身着用粗帛作的衣服，服侍的奴仆也都穿着不加边饰的衣裙，她们是一些羌胡倭越的女子，但马皇后从未召来以前使用的奴仆。诸侯王和一些亲戚之家来朝拜，马皇后的衣袍本来很粗疏，他们却以为很华丽，靠近一看，都笑起来。马皇后说：“这种丝织品染色很好，所以我才用它作衣服。”熟悉马皇后的人无不为此叹息。马皇后不喜欢出入宫室，游玩观赏，甚至没有从窗子里往外张望过。她也不喜欢听音乐。明帝常去苑囿离宫，她借故推辞，很少跟随，还时时告诫明帝不应在清晨同禽鸟一样早起，以免碰上风邪雾露。她的话很在理，明帝听从了。

马皇后平时喜欢诵读《易经》，精习《诗经》、《论语》、《春秋》，能略说其中大义。她爱读《楚辞》，尤其喜欢赋颂，但又不满意其浮华之风。她听取和观察人们说话言谈，总是能揭示其大要。她阅读《光武皇帝本纪》，当读到“有人献千里马、宝剑，皇帝用马驾鼓车，将剑赐给骑士，手里不拿珠玉”一段，便连连叹息。当时曾发生楚王刘英谋反一案，被拘囚的人相互证引，逮捕的人很多。马皇后担心其中有以片面之辞胡乱诬陷的情况，便找机会进言明帝，言语颇多伤感，于是明帝穿上衣服，夜里起来，在彷徨不安中思考这件事，这些都是臣下们所不知道的。

马皇后一心一意地克制自己，辅佐皇帝，从不因私家利益来干涉朝廷政务。她哥哥做虎贲中郎将，弟弟做黄门侍郎，在整个永平年间都没得到升迁。明帝身体不舒服，叫来黄门侍郎马防在一旁侍奉。马防从早到晚治病进药，十分勤劳。但在明帝去世后，马皇后作起居注，却略去了马防参与

医药一事。公卿诸侯上书，提出应该遵奉旧典，封赏舅氏。成为太后的马皇后下诏说：“外戚强横放纵，世人皆知，永平年间常对他们精心简选，深知对舅氏不可加以放任，不可让他们居枢机重位。现在连年水旱，百姓四出流落，甚至发生饥饿，这个时候搞封赏，就是失宜，不行。况且先帝曾说‘我的儿子不应与光武帝的儿子同等’，诸王的封赏只有楚王、淮阳王的一半，现在怎么能拿马氏与阴氏相比呢？我自己检束修洁，希望能上不辜负先帝，下不损减先人之德，身着粗帛和双丝细绢做成的衣裙，食不求鲜美，左右之人都不加香薰装饰，只穿用布帛。所以这样，是想以自己的行动来率导众人。我以为外戚亲家见我这样，应当感到痛心，努力克制自己，然而他们却都说太后素来就喜欢节俭。从前经过濯龙门之上，看见外家问视起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奴仆戴着绿色的臂套，领子和袖子都是白色。看看我身边的侍从，和这比起来，真是相差太远了。也用不着为此生气，只是断绝他们一年的费用，以求他们能默默地停止铺张挥霍。君主是最了解臣下的，何况又是亲属呢？人们所以想得到封侯，是因为想用俸禄赡养双亲，维持祭祀，使自己得到温饱。现在祭祀能得到大官的牲品、郡国的珍献、司农的粮食，穿用能得到皇室府库中多余的丝织品，难道还不满足吗？一定要得到一个县的县令才罢休吗？长乐宫要担负起劝诫别人的责任，你们这样做，难道内心不感到愧对世人吗？”在这之前，城门越骑校尉办理母亲的丧事，修造的坟墓稍微大了一些。后来马皇后问起这件事，他十分害怕，赶忙加以削减。

从此，上下相承，都遵奉法度，连诸侯王和公主也不敢违反禁令。广平王、巨鹿王、乐成王入朝问视起居，章帝见

他们车骑鞍勒都是纯黑色的，没有金银花饰，马也不过六尺，便依照马皇后的意思，报告马皇后之后赐钱500万给他们。新平公主穿着天青色的细绢，外衣是直领，太后训斥了她，并下令不得给予厚赐。于是亲戚们也受到濡染，虽然教化不严，但是都听马皇后的话，这是马皇后自己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结果。马皇后在濯龙设置织室和蚕室，亲自往来观看，以此来求得娱乐。她教诲年幼的诸侯王们，考问他们诵读和讲论经史的情况，气氛十分和乐。她从早到晚谈说道理，直至逝世。她对章帝的关怀照料，比对亲生的孩子还要好。章帝也悉心尊奉赡养马皇后，竭尽孝道。

君子称赞明德马后的举动，认为她对家庭来说可以为女子的榜样，对国家来说可以为母后的仪范。《诗经》里说：“至德顺民好君王，深为百姓所景仰。心地明正善治理，慎重考察择卿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二十、梁夫人嫔（续《辩通》第十八）

梁夫人嫔者①，梁竦之女②，樊调之妻③，汉孝和皇帝之姨④，恭怀皇后同产姊也⑤。初，恭怀后以选入掖庭，进御于孝章皇帝，有宠，生和帝，立为太子，窦后母养焉⑥。和帝之生，梁氏喜相庆贺，闻窦后⑦。窦后骄恣，欲专恣害外家，乃诬陷梁氏。时竦在本郡安定，诏书收杀之，家属移九真⑧。后和帝立，窦后崩，诸窦以罪恶诛放。嫔从民间上书自讼曰：“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⑨，皇天授命，育生明圣，托体陛下⑩。为窦宪兄弟所潜诉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狱，体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脱身，窜伏草野，尝恐殁命，无由自达。今遭陛下

神圣之德，揽统万机，宪兄弟奸恶伏诛，海内旷然<sup>⑪</sup>，各得其所。妾幸苏息<sup>⑫</sup>，拭目更视，敢昧死自陈。父既湮没<sup>⑬</sup>，不可复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远在绝域<sup>⑭</sup>，不知死生。愿乞母、弟还本郡，收葬竦枯骨。妾闻文帝即位，薄氏蒙达<sup>⑮</sup>；宣帝纪统，史氏复兴<sup>⑯</sup>。妾自悲既有薄、史之亲，独不得蒙外戚余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杂讯问<sup>⑰</sup>，知事明审<sup>⑱</sup>，引见。嫫对上泣涕，赏赐义姊<sup>⑲</sup>。嫫既素有节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宠之，称梁夫人，擢嫫夫樊调为郎中<sup>⑳</sup>，迁羽林郎将。恭怀后遂乃改殡于承光宫，葬西陵。追谥竦为褒亲愍侯，征还母及弟等，及既到<sup>㉑</sup>，乃封侯<sup>㉒</sup>，食邑五千户。君子谓梁夫人以哀辞发家，开悟时主，荣父之魂，还母万里，为家门开三国之祚<sup>㉓</sup>，使天子成母子之礼。《诗》云：“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sup>㉔</sup>此之谓也。

### 〔注释〕

- ①嫫(yì意)：人名。 ②梁竦(sǒng耸)：东汉安定郡(辖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治所在临泾，即今甘肃镇原东南)乌氏(zhī支)县(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字叔敬，九江太守、陵乡侯梁统之子。见《后汉书·梁统列传》。 ③樊调：南阳人。 ④汉孝和皇帝：汉和帝刘肇。东汉皇帝。公元89—104年在位。年号永元。 ⑤同产：同母。 ⑥窦后：汉章帝皇后。母养：作为自己的儿子收养。 ⑦闻：被……闻知。 ⑧九真：郡名。在今越南北部。 ⑨宠幸：原作“龙乘”，据黄嘉育本改。 ⑩托体：附体。 ⑪旷：明亮。 ⑫苏息：死里逃生，困厄后得到休息。 ⑬湮(yān烟)没：埋没，指死亡。 ⑭绝域：极远的地方。 ⑮文帝即位，薄氏蒙达：薄姬为汉高祖刘邦姬，生子刘恒，为代

王，故称代太后。后刘恒入继帝位，即汉文帝，尊其为皇太后，封其弟薄昭为轹侯，追尊其父为灵文侯。 ⑩宣帝纪统，史氏复兴：史良娣为汉宣帝祖母。宣帝的母亲死后，宣帝由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宣帝继位时，贞君及史良娣兄史恭已去世，于是史恭三子皆以旧恩受封为侯。 ⑪杂：共同。 ⑫明审：清楚属实。 ⑬姊：即和帝的母亲恭怀皇后的姐姐，也就是和帝的姨母。原作“妃”，据黄鲁曾本改。 ⑭擢(zhuó)：提拔，选拔。 ⑮及：原作“素”，据黄鲁曾本改。 ⑯乃：原作“曾”，据黄鲁曾本改。 ⑰为家门开三国之祚：据《后汉书·梁统列传》，和帝封梁竦三子为侯，梁棠为乐平侯，梁雍为乘氏侯，梁翟为单父侯。祚，原作“拜”，据黄鲁曾本改。 ⑱“世之不显”四句，见《诗经·大雅·文王》。不，通“丕”，大。显，光明。犹，计谋。翼翼，忠敬的样子。思，语助词。皇，美好。士，百官群臣。

### 〔今译〕

梁夫人嫫，是梁竦的女儿，樊调的妻子，汉和帝的姨母，恭怀皇后的姐姐。起初，恭怀皇后被选入后宫，侍奉章帝，受到宠爱，生了和帝，立为太子，被窦皇后当作儿子抚养。和帝出生的时候，梁家高兴地互相庆贺，窦皇后知道了。窦皇后非常骄傲放纵，一心想专擅后宫，加害其他外戚，就诬陷梁家。当时梁竦正在老家安定郡，章帝下诏逮捕并杀害了他，家属迁徙到九真。

后来和帝即位，窦皇后去世，窦氏因罪恶多端被诛杀和放逐。梁嫫从民间上书辩冤说：“我的妹妹从前曾被选入后宫做了贵人，承蒙先帝厚恩，受到宠爱，得皇天之命，生育了明圣之君，就是陛下。后来我们一家为窦宪兄弟所诬陷，家破人亡，父亲梁竦冤死牢狱，尸骨得不到掩埋，老母孤

弟，也远徙万里，只有我一人脱身，在草野中躲藏隐匿，曾担心丢了性命，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思。现在遇上陛下以神圣仁德，统揽政务，突宪兄弟因奸邪作恶遭到诛杀，全国上下平定安宁，各得其所。我有幸死里逃生，拭目重观，敢冒死陈述已见。父亲既已去世，无法复生，母亲年近70，弟弟梁棠等身处极远之地，不知死生。希望能让母亲和弟弟还归本郡，收葬父亲梁竦的枯骨。我听说文帝即位，薄氏得以荣达；宣帝承继大统，史氏家族复兴。我暗自悲叹虽已有与薄、史一样的亲戚关系，却不能蒙受外戚应得的厚恩。”

梁慤的奏疏呈上，和帝大为感悟，派中常侍、掖庭令一同讯问核查，得知所奏之事属实，就召见了梁慤。梁慤对着和帝哭泣流泪，和帝赏赐了这位坚持行义的姨母。梁慤既素有节操德行，又最先提出并办成这件事，和帝对此非常赞赏，称她为梁夫人。梁慤的丈夫樊调被提拔为郎中，随后升迁为羽林郎将。恭怀皇后的灵柩改停在承光宫，安葬于西陵。和帝还追谥梁竦为褒亲愍侯，召回梁慤的母亲及弟弟等人，他们回来以后都封了侯，食邑五千户。

君子称赞梁夫人以哀婉的言辞起家，感悟了当时的君主，使父亲的阴魂得到荣显，使母亲能从万里之外回归故里，为家族开创了三侯国之统，也使天子履行了母子之礼。

《诗经》里说：“世代显贵又著名，谋事谨慎极忠敬。贤士众多纷纷现，生此王国很有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 附录一

### 《列女传》宋人序跋

#### 王回序

《古列女传》八篇，刘向所序也。向为汉成帝光禄大夫，当赵后姊娣嬖宠时，奏此书以讽宫中。其文美刺《诗》、《书》已来女德善恶，系于家国治乱之效者，故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篇，而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其十二传无颂，三传其同时人，五传其后人，而通题曰向撰，题其颂曰向子歆撰，与汉史不合，故《崇文总目》以《陈婴母》等十六传为后人所附。予以颂考之，每篇皆十五传耳，则凡无颂者，宜皆非向所奏书，不特自陈婴母为断也。颂有齐仓公女等，亦汉时人，而秦已上女史见于他书而此顾不录者犹众，亦不特周郊妇等四人而已。颂云画之屏风，而史有颂图在八篇中，今直祕阁吕缙叔、集贤校理苏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尝见《母仪》、《贤明》四卷于江南人家，其画为古佩服，而各题其颂像侧，然《崇文》及三君北游诸藏书家皆无

此本，不知其传果向之颂图欤？抑后好事者据其颂，取古佩服而图之欤？莫得而考已。余读向书，每爱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脱缪于千岁之间，幸存而完者，此一书耳，复为他手窜疑于其真，故并录其目，而以颂证之，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盖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故云余二十传，其文亦奥雅可喜，非魏晋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妇至东汉梁嫫等，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余友介甫尝谑余曰：“子政述诸狂女，而成书证其君，迂哉其所学也！子何区区喜治之耶？”余以谓先王之俗既熄，学士大夫诵《诗》、《书》，修仁义，进取当路之功，有卓犖显赫，若不可攀者，试穷其迹，其不概于圣人多矣。然圣人之道亦未尝废狂狷也，况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恶者固足以垂家国之戒，狂者虽未中礼义，而壹志于善，行成于房闼，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质而充其美，自家形国，则虽列于贤妃治臣，著之《诗》、《书》可也。余是以闵其不幸，而与向之举，于其君固有直谅多闻之益也，窃明而存之，以告后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长乐王回序撰。（各旧本均有此序，文字小异。今仍以《文选楼丛书》本为底本，对照他本，择善而从，但均不出校记。下曾序、蔡跋仿此。）

### 曾巩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

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

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可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尔。编校馆阁书籍臣曾巩序。

### 蔡驥跋

谨按《列女传》颂义大序、小序及颂，或者皆以为刘向子刘歆作。驥谨按《隋书》、《崇文总目》及本朝曾校书序，则非歆作明矣。然《崇文总目》则以续十二传无颂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为一十四篇，并传颂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则以向所撰《列女传》七篇，并《续列女传》二十传为一篇，共计八篇。今止依此，将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观者宜详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谨书。

## 附录二

### 征引书目

- |         |                    |                             |
|---------|--------------------|-----------------------------|
| 列女传考证   | 顾广圻（段玉裁说出此）        | 嘉庆元年顾氏小读书堆重刊宋本《列女传》附        |
| 列女传补注   | 王照圆                | 《郝氏遗书》本                     |
| 列女传补注校证 | 臧庸（王念孙、王引之、牟房说皆出此） | 《列女传补注》（《郝氏遗书》本）附           |
| 列女传补注正讹 | 王绍兰                | 《雪堂丛刻》本                     |
| 列女传补注校录 | 王筠                 | 载《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集第一期（1931年3月） |
| 列女传校注   | 梁端                 | 《振绮堂遗书》本                    |
| 札 逯     | 孙诒让                | 光绪二十年瑞安孙氏刊本                 |
| 列女传集解   | 萧道管                | 《石遗室丛书》本                    |
| 列女传斟注   | 陈汉章                | 1935年象山陈氏铅印本                |

- |               |            |                             |
|---------------|------------|-----------------------------|
| <b>列女传校证</b>  | <b>欧缙芳</b> | 载台湾《文史哲学报》第十八期<br>(1969年5月) |
| <b>周易正义</b>   |            |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
| <b>周易古经今注</b> | 高 亨        | 中华书局1984年版                  |
| <b>周易大传今注</b> | 高 亨        | 齐鲁书社1979年版                  |
| <b>尚书正义</b>   |            |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
| <b>毛诗正义</b>   |            |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
| <b>诗三家义集疏</b> | 王先谦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 <b>韩诗外传集释</b> | 许维遹        | 中华书局1980年版                  |
| <b>周礼注疏</b>   |            |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
| <b>仪礼注疏</b>   |            |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
| <b>礼记正义</b>   |            |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

大戴礼记解诂 春秋左传正义	王聘珍	中华书局点校本 中华书局1980年影 印阮刻《十三经注 疏》本
春秋公羊传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影 印阮刻《十三经注 疏》本
春秋穀梁传注疏		中华书局1980年影 印阮刻《十三经注 疏》本
经典释文	陆德明	中华书局1983年影 印《通志堂经解》本
论语正义	刘宝楠	世界书局《诸子集 成》本
孟子正义	焦循	中华书局点校本
尔雅义疏	郝懿行	《郝氏遗书》本
说文解字	许慎	中华书局1963年影 印陈昌治本
广雅疏证	王念孙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3年影印王氏家 刻本
集韵	丁度等	中国书店1983年影 印扬州使院重刻本
史记	司马迁	中华书局点校本
汉书补注	王先谦	中华书局1983年影 印虚受堂本

后汉书	范 晔	中华书局点校本
逸周书		《抱经堂丛书》本
国 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战国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晏子春秋集释	吴则虞	中华书局1962年版
水经注疏	杨守敬 熊会贞	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史通通释	浦起龙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管 子		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
荀子集解	王先谦	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
吕氏春秋校释	陈奇猷	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	中华书局1989年版
新 序	刘 向	《铁华馆丛书》本
说苑校证	向宗鲁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白虎通	班 固等	《抱经堂丛书》本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颜氏家训集解	王利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北堂书钞	虞世南	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孔广陶本

艺文类聚

欧阳询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初学记

徐 坚等

中华书局点校本

太平御览

李 昉等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缺卷据日本聚珍本配补)

楚辞补注

洪兴祖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文 选

萧 统

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本